



Maple Leaf Series

红枫叶译丛

2001年加拿大最高文学奖
——总督文学奖

Such a Long Journey

长路漫漫

[加拿大]罗辛顿·米斯垂 著
赵伐 张陟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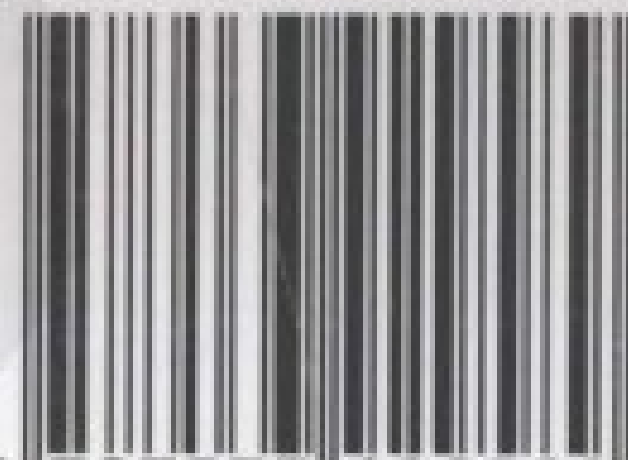
Such a Long Journey

本书简介

1971年，印度孟买。银行小职员古斯塔德收到一位老朋友的信，信里请求他去霍尔旧货市场的一个书报摊取一个包裹，并照着包裹里纸条上的指示行事。于是，古斯塔德便开始了他的漫长旅途。深埋的秘密、惊人的巨款使古斯塔德一步步走向深渊，欺骗、背叛、威胁让他举步维艰。生活里无数个小烦恼与被卷入政治阴谋的大烦恼不停地噬咬着他、困扰着他……

本书于出版当年既荣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该书还令作者获得了英联邦作家奖最佳图书奖，并入围布克奖。本书已被翻译成德语、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和日语，并于1998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ISBN 978-7-5339-2958-9



9 787533 929589 >

定价: 25.00元

电子书
PDFG



Maple Leaf Series
红枫叶译丛

荣获 1991 年加拿大最高文学奖
——总督文学奖

Such a Long Journey

长路漫漫

[加拿大] 罗辛顿·米斯垂 著
赵伐 张陟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舟车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路漫漫 / (加) 米斯垂 (Mistry, R.) 著; 赵伐, 张陟译.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39-2958-9

I. 长… II. ①米…②赵…③张…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0397 号

© 2006 by Rohinton Mistry. By arrangement with McClelland & Stewart Ltd. Toronto, Canada.

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8-71 号

长路漫漫

[加拿大] 罗辛顿·米斯垂 著 赵伐 张陟 译

责任编辑 朱怡瓴

装帧设计 刘 炜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www.zjwycbs.cn)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310006)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11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9-2958-9

定价: 25.00 元

主要人物表

古斯塔德·诺布尔	银行职员,小说主人公
迪娜瓦兹	古斯塔德的妻子
索拉博	古斯塔德的大儿子
达柳斯	古斯塔德的二儿子
罗姗	古斯塔德的小女儿
吉米·比利莫利亚少校	退伍军人,古斯塔德·诺布尔一家的邻居和朋友
库蒂夏小姐	古斯塔德·诺布尔一家的邻居
丁肖基	银行职员,古斯塔德的朋友和同事
阿拉梅	丁肖基的妻子
梅顿先生	银行经理,古斯塔德的顶头上司
特穆尔	瘸子,古斯塔德·诺布尔一家的邻居
劳丽·库媿娜	银行职员,古斯塔德的同事
拉巴迪夫妇	古斯塔德·诺布尔一家的邻居
班吉	警察巡官,古斯塔德·诺布尔一家的邻居
佩马斯特医生	古斯塔德·诺布尔一家的医生
吴拉姆·穆罕默德	吉米·比利莫利亚少校的同伴
马尔科姆·萨尔达纳	古斯塔德年轻时的朋友

前言

QIANYAN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三百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一百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式”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一百多年前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史》,1994年)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正如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然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

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猎奇心理，我们把自己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百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的经典文学作品上，以加拿大国花——美丽的红枫叶为标志，推出了“红枫叶译丛”，系统介绍加拿大获奖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情感、梦想与追求。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成长趋势，尤其是小说的发展，不断采撷加国文坛上绽开的朵朵奇葩，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由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加拿大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第一辑共两本：获得 1982 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集《走下坡路的男人》和获得 1991 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长路漫漫》。

译丛主编 赵 伐
戴维·斯坦斯(David Staines)

目录 Mulu

前言	赵 伐 戴维·斯坦斯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20
第三章		037
第四章		054
第五章		067
第六章		088
第七章		105
第八章		121
第九章		139
第十章		156
第十一章		170
第十二章		186
第十三章		203
第十四章		217
第十五章		235
第十六章		253
第十七章		272
第十八章		287

第十九章 306

第二十章 321

第二十一章 337

第二十二章 350

后记 367

译后记 373

他召来年迈的僧侣,求教于他们:过去的帝王何以能主宰世界?他问道:“他们最初如何掌控世界?这世界又为何沦落到我们今天这般凄凉境地?在为宏业而劳役的日子里,他们又何以能潇洒人生?”

——斐尔杜西¹(摘自《列王纪》)

这一路可真冷,
正是一年中最不便
旅行之时,而且长路漫漫……

——T. S. 艾略特²(摘自《东方智者之旅》)

旧的言语刚在舌尖上死去,新的音乐又从心上进来;旧辙方迷,新的田野又在面前奇妙地展开。

——R. 泰戈尔³(摘自《吉檀迦利》)

1 斐尔杜西,波斯史诗家阿布·卡辛·曼苏尔(935—1020)的笔名。他的代表作是于1000年用波斯语写成的史诗《列王纪》。

2 T. S. 艾略特(1888—1965),生于美国的英国诗人、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曾获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

3 R.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诗人,曾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章

DIYIZHANG

—

就在古斯塔德·诺布尔面朝东方向奥尔穆兹德神¹祷告时，第一缕晨曦尚未映亮天空。时间快六点了，在公寓楼院子里的那棵孤零零的树上，麻雀开始叽喳。每天早晨，古斯塔德一边念诵自己的“腰带经”²，一边听着它们的啁啾声。有一点是肯定的：总是麻雀先叽喳，乌鸦后呱呱。

几个门洞的那头，金属锅盆的丁零当啷声在开始一点点地啮噬着宁静的边缘。卖牛奶的小贩蹲在高高的铝桶旁，给各家主妇的锅盆里分发牛奶。他那把手柄带钩的小长勺伸进铝桶又提起来，伸进铝桶又提起来，动作之快，几乎点滴不洒。为每位主妇分完奶之后，他把小长勺挂在奶桶上，理理腰布，然后搓搓裸露在外的膝盖，等着大家付钱。片片干枯的死皮从他的手指上掉下来。女人们厌恶地往后退缩，

1 奥尔穆兹德神，拜火教（中国人称其为祆教，现译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神明，被认为是世界的创造者、光明的源泉和善的化身。

2 “腰带经”，帕尔西年轻人初入拜火教时，会获赠一条羊绒编织的腰带和一件棉背心。“腰带经”是他们缠腰时吟诵的经文。



但早晨静谧的时光依然维持着安宁。

古斯塔德轻轻整理着祈祷时戴的帽子，把它从自己布满皱纹的宽额前移开，合合适适地扣在灰白的头发上。帽子黑色的丝绒与他灰烬般颜色的鬓脚反差很大，可他那又密又浓、精心梳理的髭须却跟绒帽一样既黑又软。因为高大、膀阔，每当亲朋好友谈起健康或疾病时，古斯塔德就成了他们羡慕的对象。他们说，对一个在人生的潮起潮落中沉浮了五十载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一个就在几年前经历了一场重大事故的人来说，他看上去依然如此扎实，就连那场事故也没给他落下什么严重后果，除了有点跛。他的妻子迪娜瓦兹讨厌提这样的事。快摸木头¹，她总是告诉自己，然后环顾四周，找一张合适的桌子或椅子，偷偷地用手指摸一摸。可古斯塔德并不介意谈论他的那场事故，谈论他冒死抢救大儿子的那个日子。

他听见一阵尖声的叫喊盖过锅盆的叮当声：“狗日的蠢贼！该把你交给警察才对！等他们扳断你的手，看你还加不加水！”那是库蒂夏小姐的声音，于是，黎明的宁静很不情愿地让位给了新一天的疯狂。

库蒂夏小姐的威胁没有谁真正相信。她自己从不买奶贩子的牛奶，但却坚信定期申斥会让他规规矩矩，而且也是为了其他人好。总得有人来让这些奸商知道，住在这里，住在霍达达德公寓楼里的人，没有谁是傻瓜。她说自己是个岁数七十的枯瘦女人了，现在很少外出了，因为她的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僵硬。

可是，因为多年来她赢得的小气、任性、满口脏话的名声，这楼里她能向其诉说自己身子骨或其他什么事的人已经不多了。在孩子们看来，库蒂夏小姐就是童话故事中那个无处不在的巫婆的再现。他们总是飞快地逃过她的门口，尖叫道：“老妖婆来了，快逃！老妖婆来了，快逃！”既是出于害怕，也是想惹她抱怨、咒骂、挥舞拳头。不管身子骨是否僵硬，只要她想动，你就会看见她行动敏捷得令人吃惊。

¹ 拜火教教徒的迷信，以为摸到木头就能驱邪避难。

如果外面有什么她想看的事情发生,她会从窗户旁冲上阳台,冲到楼梯边。

对于这只有声不见人的叫骂,奶贩子早已习惯了。他咕哝着,说给自己的顾客听:“好像是我兑的奶。是从奶牛身上挤的奶。老板说去吧,卖牛奶去,我做的就这些。折腾我这样的可怜人又有什么好处?”

依稀的晨光中,女人们缄默、疲惫的面容眨眼之间变得温柔、端庄起来。她们急着想买了这兑水的、淡淡的白色液体后,好回家做家务。迪娜瓦兹也等着,一只手拿着铝锅,另一只手举着钱。她身材矮小,茶褐色的头发剪到齐耳处,那是八年前他们的女儿罗姗第一个生日聚会时剪的,如今依然是这个发型。她不知道现在这发型是否还适合她,不过古斯塔德说当然适合,但她从不相信他的品位。当迷你短裙时兴时,她出于好玩撩起连衣裙从房间里漫步而过,逗得小罗姗哈哈大笑。可他却认为她应当认真考虑考虑——想想看,四十四岁的女人穿上迷你短裙会是啥样?“时髦是年轻人的事。”她说道,有些慌张。这时,他用深沉的嗓音,唱起纳特·金·科尔¹的情歌:

只要心中有爱,
你就会青春常在,
纵然你躺在旧摇椅上梦想往日,
纵然时光把你茶色头发变得银白……

她喜欢他把歌词第四句中的“金色头发”改成“茶色头发”,听到这句时她总是粲然一笑。

她手里拿的锅还残留着昨天牛奶的印记。最后几滴奶刚被她和古斯塔德用来兑了茶水,没时间洗。她觉得,要是自己没坐那么长的

¹ 纳特·金·科尔(1919—1965),美国音乐史上最具独特性的歌手,他的嗓音兼具爵士乐的神采和抒情歌的浪漫情调。



时间听他给她念报纸,而且在这之前还谈论他们的大儿子,谈论他不久就要去印度理工学院读书,洗锅的时间本来是有的。“索拉博会出人头地的,不信你等着瞧!”古斯塔德带着父亲的自豪说道。“我俩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她今早是怎么了,就这样坐着闲聊,浪费时间?她说不清楚。不过,像这样有关他们儿子的大好消息并不是每天都有。

几个女人走了,迪娜瓦兹往前挪了挪,快轮到她了。和其他家庭一样,他们一家也在等待政府发放牛奶供应卡,等得没完没了。这期间她只得光顾奶贩子,他那根又细又短的发辫蓄在被刮得锃亮的脑袋正中,始终让她觉得好笑。她知道这是印度的某个种姓的习俗,确切哪个种姓她不能肯定,但她还是忍不住觉得那发辫很像灰鼠的尾巴。早晨,他给头皮抹上油,抹得那尾巴闪闪发亮。

她买了牛奶,回想起只有穷人或仆人才用供应卡买牛奶的那些日子,回想起自己和古斯塔德还买得起帕尔西人开的乳牛场出产的上等奶制品的那些日子(库蒂夏小姐现在仍买得起),此后,物价就开始涨涨涨,再没跌过。她希望库蒂夏小姐别再对奶贩子叫骂了。这无济于事,只能使他更恨他们。天晓得他会在牛奶里加些什么,要知道,这些住在孟买城里和周围贫民窟的穷人有时候瞧你的那眼神,好像恨不得把你赶出家门,好让他们自己的家人取而代之。

她知道库蒂夏小姐是好意,尽管这些年来有关这老婆子的怪事在这院子里广为流传。古斯塔德根本就不想与她有丝毫瓜葛。他说她那些愚蠢的废话会让即使是健全的大脑也要颠三倒四,永远回不过神来。也许迪娜瓦兹是库蒂夏小姐唯一的朋友了。她儿时所受到的要无条件尊敬长者的训练使她更容易接受库蒂夏小姐的怪癖。她并不觉得这些癖性可恶、气人,有时候反而觉得有趣。当然,有时候也觉得无聊,但从不讨厌。毕竟,多数时候库蒂夏小姐无非是想对一些自然法则无法解释的事情提供帮助和建议而已。她自称熟谙咒术,擅长魔法,精于占兆,既能施咒驱咒,也懂法术巫术,更会释梦圆梦。按她的

说法，更为重要的是她能读懂俗事与偶然背后所隐藏的含意。有时候，她那些稀奇古怪、捕风捉影的想象还真有点滑稽可笑。

迪娜瓦兹很注意从不过分激发库蒂夏小姐的这一特长。不过她知道，对她这把年纪的人，一双耐心聆听的耳朵就足矣。更何况，还有谁不曾发现全然不信超自然的东西还是很难的？

楝树下，古斯塔德在轻声祈祷，他那白衣裹身的英姿在晨曦中更加中看，奶贩子周围丁零当啷的声响好像离他非常遥远。吟诵完该读的段落后，他松开缠在腰间的腰带。等把这条长九英尺的细长、手工织成的神圣腰带完全解下来之后，他像挥舞皮鞭一样噼里啪啦抖了几下，一次，两次，三次。只需行家里手手腕这么一抖，恶神阿里曼¹便被赶跑了。这本事只有那些时常吟诵“腰带经”的人才会有。

祷告念到此时此刻是他最得意的。还是孩提时代，他就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力大无比的猎手，英勇无畏地投身无人涉足的丛林、不为人知的疆域，手无寸铁，除了他那条威力无穷的神圣腰带。他只需在空中舞动那可怕的腰带，就能叫巨兽的脑袋搬家，令铁齿铜牙的老虎肝脑涂地，让食人肉的野蛮人落花流水。一天，他在父亲的书架上找寻时，发现了那本关于受人爱戴的英格兰屠龙英雄的故事。从此，只要张口祈祷，他就是拜火教教徒的“圣乔治²”，哪里发现恶龙，不论在餐桌下，在橱柜里，在床底下，甚至躲在晾衣架背后，他就用自己那条信得过的腰带把它们开膛破肚。那些口吐火焰的怪兽身首分家，鲜血淋漓的头颅四处滚落。

房门打开，砰地又关上，硬币丁零当啷，一个声音响起，特别叮嘱奶贩子下次送奶。有人在跟他开玩笑：“喂，送奶的，干吗不把牛奶和水分开卖？这样方便顾客，你也轻松，不必兑来兑去。”接下来又是奶贩子常有的那阵慷慨激昂的否认。

1 阿里曼，拜火教中的恶之神，被认为是光明之神奥尔穆兹德的主要对手。

2 圣乔治，传说中骑马降龙、保卫英国的守护神。



政府控制的全印广播电台播发的早间新闻从一扇敞开的窗户轻轻地、小心翼翼地传了出来。印地语那一个个清晰、流畅、甜美的单词考验着清晨的空气，立刻与另一套公寓骤然传出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外广播节目你呼我应，那英语因为短波的嚓嚓声和滋滋声而格外刺耳。

古斯塔德的祈祷没被那个玩笑打断，也没受收音机的声音干扰。今天的新闻没法让他对神不敬，他已经看过今天的《印度时报》了。因为睡不着，他比以往起得更早。当他拧开龙头准备漱口刷牙时，自来水喷了几下，发出噗噗的响声。他吓了一跳，往后一退，猛地把手抽了回去。是空气，他告诉自己，是全市停止按量供水之后，从昨天上午七点就一直没水的管道里放出的空气。他觉得自己很蠢，居然被龙头发出的响声吓了一跳。他关掉龙头，然后慢慢地、一点点地拧松。龙头依然发出噗噗的声响，像是在威胁。

对于迪娜瓦兹，那熟悉的滋滋声、喷发声和汨汨声就是醒来的召唤。她感觉到床上自己身旁的那个位置空了，然后自己笑了，因为今天她料到丈夫会最先起床。她睡眼蒙眬地凝视着挂钟，直到看清上面的时间，接着又翻过身趴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二

那天早晨，还没等到太阳升起，还没到祷告的时间，古斯塔德就急切地等待着《印度时报》。尽管漆黑一片，但他没有开灯，因为黑暗反而使一切显得清爽、规整。他抚摸着自已坐的那把椅子的扶手，想起过去的那些岁月，祖父曾在自己的家具店里爱不释手地对这把椅子精雕细琢。还有这张黑色书桌。他还记得家具店的招牌，甚至现在仍历历在目。清楚得好像我眼前的一张照片：诺布尔父子精制家具店。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招牌，那时候还小，还不识字，可那些字周围龙飞凤舞的图画还是认得的。一个闪着樱桃木颜色的玻璃门面的

橱柜,一张带顶棚的、有四根帐杆的大床,几把有着雕刻椅背和豪华、匀称的爪形弯腿的椅子,一张颇有气势的黑色书桌,所有这些都跟我儿时家中的那些家具一模一样。

如今,有些家具在我这里。是从破产的厄运下拯救出来的。“破产”这两个字像锉刀一般冰冷。那声音尖厉、残忍、无情,就像执法官鞋掌上钉的铁钉。那些铁钉在石头铺就的地面上发出歹毒的响声。那个狗娘养的执法官——抢走了他那肮脏的手所能触及的所有东西。我那可怜的父亲,失去了一切。剩下几件是我抢下来的,靠马尔科姆的帮忙,留在那辆旧货车里。执法官没找到。马尔科姆·萨尔达纳,真正的朋友。可惜,我和他没联系了。真正的哥们,就像比利莫利亚少校以前那样。

最后这名字让古斯塔德摇头。这个该死的比利莫利亚。如此没脸没皮之后,居然现在还有胆量写信来求助,好像啥事都没发生过。想要我回信,让他等到死的那一天吧。古斯塔德把少校的那封恬不知耻的信挥到脑后,因为它有可能打破黑暗中的秩序。儿时记忆中的那些家具又一次令人欣慰地聚拢在他的周围。这些家具围绕着他的整个人生,像一个个圆括弧,保护着他的心智。

他听见邮件箱的金属盖被掀了起来,几乎与此同时看见那份报纸白色的边缘塞进屋里。但他依然坐着,没动,让那人先走吧,没必要让他知道我在等待。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不上来。

等脚踏车被蹬走之后,一切又寂静了下来。古斯塔德打开灯,戴上眼镜。他没看有关巴基斯坦的恐怖标题,只瞥了一眼那个怀抱死婴、正在哭泣的半裸的母亲。图片下的文字写的是士兵用孟加拉人的婴儿练刺刀,但他并没停下来读这段说明,因为这幅图片与过去几周定期刊出的其他图片看上去一样。他翻开报纸,找到刊有印度理工学院入学考试成绩的那一版。他把那版报纸平摊在餐桌上,从橱柜里拿出一张印有儿子索拉博报考号码的纸条,核对了一下,然后去叫醒迪娜瓦兹。



“嘿，起来！儿子考上了！”他摸了摸她的肩膀，既充满了爱，又急不可耐，还有些负疚，因为那封信。他把比利莫利亚少校的信藏起来了，没给她看。

迪娜瓦兹翻过身，笑了。“我告诉过你，他会考上的。可你就是放心不下。”她走进卫生间，即使今天有足够的时间刷牙、沏茶，但她还是先接上透明的塑料软管，把水缸灌满水。现在才五点，离自来水停水还有整整两个钟头。她拧开黄铜做的龙头，水头涌动着流过软管，后面紧追着一长串的气泡，就像过去她小儿子的小鱼缸里冒起的那种气泡。过去，达柳斯是多么喜爱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生命啊，向别人炫耀的时候，他能自豪地背出它们可爱的名字：古比、帆鳍鲷、天使鱼、方鳍鱼、吻口鱼，一时间，这些鱼成了他生活的中心。

可现在，鱼缸空了，鸟笼也空了，放在厕所边过道上的黑架子上，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放在一起的还有索拉博的蝴蝶陈列盒，以及很久以前在颁奖日那天他获得的那本可笑的书——《了解昆虫》还是叫别的什么。为这事还有过一场争吵，她说捕杀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生命很残忍，可古斯塔德说索拉博应该得到鼓励：如果他坚持下去，上大学选择这个专业，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等等，他会闻名于世的。

生了锈的大头针依然钉着几只蝴蝶的躯体，就几只。各种颜色的翅膀像异域花卉的花瓣，散落在盒子的底部，与折断了的触须和细小的头混在一起，与躯体分开之后，那些头再也不像头了。有一阵子，这些东西曾让迪娜瓦兹感到奇怪：这些圆圆的黑胡椒怎么钻进盒子里去的？后来她才毛骨悚然地意识到那些圆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水流的喷涌，气泡的泛起，软管的抖动，总引起她的注意。接着，水流变得正常了，她摁住软管，以防从缸边滑落，要不是手掌里还有那么一点点水流动的感觉，那软管简直就像没水一样。

古斯塔德想叫醒索拉博。迪娜瓦兹拦住了他，“让他睡吧。晚个把钟头，他被录取的结果也变不了。”

古斯塔德欣然认可。不过，他还是朝里屋走去。黑暗中，他能看见

十五年前自己给索拉博的床边装的那扇板条门，这小子以前睡觉很不安分，仿佛白天的调皮捣蛋还要一直持续到晚上。每晚，用餐椅沿床边设置的屏障不起作用，他总是把椅子推到一边。因此只好装门了。索拉博立刻称其为“门床”，并且在他用软垫、床单、枕头等所有找得到的东西在床上搭建房子时，他发现这扇新加的门用处不小。

如今，门床归罗姗了。她的一只骨瘦如柴的胳膊从板条之间的缝隙伸了出来，垂在床边。很快，她就九岁了。古斯塔德望着她瘦弱的身材，心想：长得和她妈一样。他转过头，朝索拉博睡的地方望去，他睡的那床窄席，白天是卷起的，放在达柳斯的床下。古斯塔德一直想再安一张正儿八经的床，但在这间小小的房子里哪儿还有地方？

望着他的儿子，古斯塔德的眼里充满了快乐和自豪，而且他很放心：这张十九岁的脸庞与童年时代躺在门床里的那张脸庞一样，依旧无忧无虑。他担心时光会不会把这一切给结束掉。他知道，对他来说，这一天早已来过了，当时他父亲的书店被人使阴招给夺走了，给毁了。惊吓、羞辱令他母亲一病不起。贫困的魔爪连羞带辱，下手真快。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了。从此，对他来说，睡眠不再是件幸福的事，而是焦虑不安的时候，是愤愤不平的时候——那是一种奇怪的、毫无目标的愤恨，一种无奈，而且每次醒来，他都会疲惫不堪，诅咒即将来临的一天。

就这样，他望着索拉博无忧无虑地安睡，那张脸好像快要绽出笑容；他望着达柳斯，十五岁的他简直就是古斯塔德体格强健的父亲年轻时的缩影；他望着罗姗，这孩子只占了门床的一小块，两条辫子横在枕头上。就在他默默地挨个儿端详他们时，古斯塔德祝愿自己的儿女们一生一世天天晚上都平静安详。他轻轻地、温柔地哼起了战时的一首歌，儿女们小的时候，他曾把这首歌改了词，哼着催他们入睡：

保佑我们大家吧，保佑我们大家吧，
保佑我的索拉博，保佑我的达柳斯，



还有我的小罗姗,还有……

索拉博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古斯塔德停了下来。跟公寓的其他房间一样,这间屋子漆黑一片,窗户和通风口都用灯火管制时用的遮光纸给封住了。那是他九年前封的,跟中国打仗的那年。他想,那一年发生的事可真不少。罗姗出生,接着就是我的那场事故。运气呀。髌骨骨折,在床上躺了十二个星期,躺在接骨师的沙袋中。接着是城市里的暴乱,宵禁、警棍、燃烧的公共汽车,随处可见。1962年是多么可怕的一年。还有那可耻的败仗,举国上下人们谈论的尽是中国人的所向披靡,印度军队好像都是一帮小锡兵。

当中国人从喜马拉雅山上滚滚而来的时候,人人都说这证实了黄种人的奸诈。中餐馆和中式美容院没了顾客,华人立刻变成了妖魔鬼怪。迪娜瓦兹常警告达柳斯:“要不把饭吃完,中国佬会把你抓走的。”可达柳斯对她的恐吓满不在乎,他才不怕呢。在和一年级的同学商量了之后,对付那些把小孩子抓去跟老鼠、猫和小狗一起炖的黄种人,他有自己的办法。他说他会端起在排灯节¹上买来的玩具枪,装上一卷响炮,砰砰几枪杀死那些胆敢走进他们住处的黄种人。

可让达柳斯特别失望的是,没有中国士兵走进他们的公寓楼。取而代之的是一队队募捐的政客。看他们属于什么政党,他们就发表什么演说,有的盛赞国大党执政的英雄壮举;有的则抨击它无能,派遣印度步兵拿着过时的武器、穿着夏天的衣服去喜马拉雅山送死。每一个政党都开出彩旗飘飘的卡车在城里穿来穿去,幅幅标语别出心裁,把支持政党与支持军队生拉硬扯地编织到一起。募捐者对着麦克风喊哑了嗓子,奉劝人们要像士兵一样无私,为了保卫祖国母亲,他们正用自己宝贵的鲜血染红喜马拉雅山上的白雪。

于是,人们受到感召,要抵御黄祸的进犯。他们把被单、毛衣、围

¹ 排灯节,印度传统的宗教节日,每年在10月或11月举行。

巾扔出窗外,扔到从下面经过的敞篷卡车上。在一些富人区,募捐活动演变成了一场斗富,邻居们争相要赛过对方,试图装出既有钱,又爱国,更豪爽的样子。女人们从自己身上摘下金手镯、金耳环、金戒指,把它们捐掉。现金,包括纸钞和硬币,被裹在手帕里,扔进感激涕零的募捐人的手里。男人们扯下自己的衬衫、夹克,踢掉自己的鞋,抽出自己的皮带,全抛进卡车。这是一个怎样的时刻呀!看到这样的团结、这样的慷慨,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充满了自豪和欣喜的泪水。事后,据说有些捐赠的物品出现在孟买的旧货市场上,出现在随处可见的路边小贩的货摊上。

古斯塔德没去动他贴的那些遮光纸。他说这样贴着有助于孩子们睡好觉。尽管迪娜瓦兹认为这主意滑稽可笑,但她没有争辩,因为他父亲最近刚在疗养院里去世。她心想,也许是死神刚刚来过使他觉得黑暗更能减轻痛苦。

“孩子他爸,啥时合适把这些黑纸撕掉?不过,我可没催你哟。”她说,时不时言有所指地表达几句,比如遮光纸积尘,很难清扫;是蜘蛛结网的理想之地;给蟑螂产卵提供最好的场所;使整个房间黑暗、压抑。

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那遮光纸依然把所有的光,不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全挡在外面。“在这房子里,好像从来就没有过早晨。”迪娜瓦兹继续在抱怨。渐渐地,她学会了对付灰尘、蜘蛛网和家中害虫的新方法。一家人慢慢习惯了这暗无天日的生活,似乎窗户从来就是被遮光纸挡住的一样。不过,偶尔当迪娜瓦兹因为琐事特别心烦时,这些纸成了她发泄的对象:“这下可好了。儿子收集蛾和蝴蝶,老子收集蜘蛛和蟑螂。要不了多久,这幢楼房要成为大型的昆虫博物馆啰。”

可三年后,为了争夺克什米尔的一块土地,又像刚刚分治¹时那

¹ 指1947年的印巴分治。按照“蒙巴顿方案”,印度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而后双方之间爆发了三次(1947年、1965年、1971年)争夺领土的战争。



样战争再次降临,灯火管制又得实施了。于是,古斯塔德自豪地向妻子显示,自己的决定有多么明智。

三

他离开熟睡的孩子们,回去看报纸上的其他内容。天边尚未破晓,祷告的时间还没到。他跟着迪娜瓦兹来到厨房,给她念起标题来:“东巴基斯坦的恐怖统治”。

“等会儿,我在给水缸灌水。”她说道,流水声使她听不见他在念什么。今天的水压很低,灌水的时间更长,她一边在心里纳闷,一边把那块细麻布洗净,准备过滤当天要喝的水。她把打湿了的细麻布啪的一声蒙在陶罐敞开的罐口上,然后熟练地用手指在湿布的中心往下摁了摁,压出一个漏斗形。

“报上说孟加拉国人民联盟¹宣布成立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龙头关掉之后,古斯塔德继续说道,“在餐厅吃午饭时,我对大家说过这是绝对会发生的事。他们在说叶海亚²将军会让谢赫·穆吉布·拉赫曼³组建政府的。我说,要是那些狂人和独裁者会尊重选举结果,我砍下自己的右臂送给你们。”

“接下来会出什么事?”他没理睬她的问题,而是默默地读着孟加拉难民涌向边境的报道。他们带来的是有关恐怖和兽行的消息;有关酷刑、杀戮和残害的消息;有关妇女躺在水沟里,乳房被割掉的消息;有关婴儿被挑在刺刀上,烧焦的尸体遍地都是,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¹ 孟加拉国人民联盟,孟加拉国一政党。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巴基斯坦人民穆斯林联盟,1952年改为现名。

² 叶海亚,即叶海亚·汗(1921—1980),巴基斯坦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1969—1971)。

³ 谢赫·穆吉布·拉赫曼(1920—1975),东巴基斯坦政治领袖,孟加拉国创建者之一,长期担任孟加拉国最高领导人。

的消息。

陶罐里的水灌到了边缘。迪娜瓦兹往罐里滴了六滴深红色的液体。家人不把水烧开就喝总是令她头痛。可古斯塔德却说过滤和加高锰酸钾就足以起到预防作用了。她使劲拧干褪了色的花睡衣的一角，那双快速衰老的手青筋突出，因为用力而鼓起。水壶里开水沸腾，盖子轻摇，发出嗒嗒嗒的响声。

“不知道比利莫利亚少校会怎么看。”她说，舀了三勺茶叶放了进去。水壶响亮的咯咯声变成了低沉的咕嘟声。她讨厌直接用水壶沏茶，可他们家用了二十多年的那个深褐色的英国茶壶裂了口。那个漏水、发霉、破损了的茶壶套，也得换新的了。

“比利莫利亚少校？看什么？”他怀疑她是否知道了自己藏起的那封信，于是努力装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

“看巴基斯坦这局势，据说要打仗了。以他军队的背景，他应该了解点内部消息。”

吉米·比利莫利亚少校住在这幢公寓楼的时间几乎跟诺布尔一家同样久了。古斯塔德总是拿他来作为孩子们学习的好榜样，敦促他们走路就要像少校叔叔那样，挺胸收腹，腰板笔直。这个退役少校喜欢拿自己在军队和战斗中的辉煌故事来逗索拉博和达柳斯乐。对这两个年轻的听众来说，这些故事很快变成了传奇，而他们的少校叔叔也成了传奇英雄。他讲到1948年胆小怕死的巴基斯坦人在克什米尔一遇到印度士兵便夹着尾巴逃之夭夭；讲到西北边境那些恐怖部落的惨败，在英帝国时期，他们曾让强大的英国军队头痛不已。少校说，对于这些野蛮、疯狂的部落来说，打仗和杀人无非是场好玩的游戏。被巴基斯坦人放纵之后，这些人酗酒行凶，沿途洗劫，但并不攻城略地。他们慢慢腾腾地砍杀无辜，挨家挨户地搜寻金钱、宝石和女人。少校叔叔说，他们这样优哉游哉地尽情享乐给印度援军提供了宝贵时间。仗打赢了，克什米尔平安了。孩子们总会长吁一口气，拍手叫好。他讲述了很多故事，什么强攻伯尼哈尔关，巴拉穆拉之战，斯利那加



攻城战¹等等,这些故事引人入胜,连古斯塔德和迪娜瓦兹也听得津津有味。

去年,比利莫利亚少校从公寓楼消失了。离开时没给任何人打招呼,因此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事后不久来了辆卡车,有人拿着他的公寓的钥匙,奉命运走了他的东西。卡车后面的挡泥板上有人用油漆龙飞凤舞地涂了几个字:超车请鸣笛。邻居追问时,那个司机和他的帮手啥也不肯说。能从他们嘴里掏出来的话只是“Humko kuch nahin maaloom”²。

少校的突然离去深深地伤害了古斯塔德,但他不愿让任何人看出来。只有迪娜瓦兹感觉得到那伤痛有多深。“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就这么不辞而别,太不应该了。真是没规没矩。”关于这件事,除了这句话之外,他再也没说别的。

不过,虽说古斯塔德不肯承认,但吉米·比利莫利亚远不止是一位邻居。至少,他曾经像慈爱的兄长,几乎成了他们家的一员,孩子们的第二个父亲。古斯塔德甚至在考虑在自己的遗嘱中指定他作为孩子们的监护人,万一他和迪娜瓦兹有什么不测。比利莫利亚消失了一年之后,每次一想到他,古斯塔德的心里还是伤痛依旧。他真希望迪娜瓦兹没有提起他。收到那封信已经是够气人的了,而且是那种信——每次一想到它,我就怒火中烧。

他竭力做出一副不感兴趣的姿态,却挖苦得有点过头:“吉米怎么看巴基斯坦人,我怎么知道?他也没告诉我们他的新住址,否则,我们可以给他写信,请他发表专家级的看法。”

“你还在生气。”迪娜瓦兹说,“可我依然相信,有足够的理由,他是不会像那样不辞而别的。终有一天我们会找到其中的缘由的。他是个好人。”她一边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一边搅动着铝壶里的茶叶。颜

1 1947年印度独立后,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的战役。

2 印地语,意为“我们一无所知”。

色好像合适了,于是她倒了两杯。她从冰箱里取出昨天剩下的那点牛奶,奶贩子还没来,不过这点牛奶还能将就。古斯塔德把茶倒进茶碟里,吹了吹。等他看完报纸,祈祷的时间快到了,于是他取下自己祈神时戴的黑丝绒帽子,走到屋外。院子里的那棵孤寂的树上,麻雀嘁嘁喳喳地叫个不停,令人欣慰。

当“腰带经”念到一半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收音机的响声,开始是印地语,接着又掺杂进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外广播节目,但古斯塔德不会受到干扰,因为他已经知道所有的新闻了。

四

印地语广播结束了,收音机里开始响起广告和押韵的词藻:阿牟尔牌黄油¹(“……货真实惠,绝对美味……”),哈曼香皂,樱花鞋油。另外那台嚓嚓作响、噪声刺耳、正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节目的收音机被关掉了。

古斯塔德把腰带重新系上,满意地发现腰带两头剩余的长度相等,跟平常一样。他耸了耸肩膀,好让背心更贴身。随着身体的扭动,背心在腰带下不那么紧绷了,在一圈肚子上给了他喜欢的那种宽松的感觉。一股冷风从后背透了进来。这使他想起背心上的那条垂直的破缝。他的好几件背心都有破缝,需要重新缝补,迪娜瓦兹总是很烦。缝了也没用,刚缝好一处,另一处又撕开了,因为布本身都已经朽了。他让她别着急,像平常一样,对家里这些窘迫的迹象一笑了之:“没事,就当背了台空调。”

他面朝天空,眼睛闭上,开始诵经。他默默无声,只是嘴唇在蠕动。此时,院子里家家户户发出的声音被一台柴油机的轰鸣淹没了。

¹ 阿牟尔牌黄油,印度奶制品巨头古吉拉特合作公司为与国外的雀巢品牌竞争而推出的新一代黄油品牌。



是卡车？柴油机空转了一阵，他忍着没有转过头去看。他最讨厌的莫过于早祷被人打断。简单地说，这是没礼貌。他对别人讲话时最不情愿被粗鲁地打断，因此，对善神就更不该这样了。尤其是今天，有这么多感激的话需要表达，索拉博考上印度理工，就这么一次天佑神助的精彩努力便补偿了他所有的勤劳、所有的艰辛。

雷鸣般轰响的卡车开走了，在大门口留下一团油烟。渐渐地，清晨的空气中飘来了那股刺鼻的气味。古斯塔德皱了皱鼻子，继续他的念诵。

等他念完，那辆卡车早被忘得一干二净。他朝窗户下黑石墙对面的那积满尘土的一小块地走去，那里生长着两堆灌木丛，开始了他每天要做的园艺。灌木丛中缠了许多碎纸片。每天清晨，他都要打理这两簇植物，不过，只有长春花是他种的，薄荷是不知什么时候自己长出来的。他以为是杂草，还差点把它连根拔了。可站在楼上阳台正往下看的库蒂夏小姐非常熟练地解说了这个特殊物种的药用功效。“这东西很少见，非常少见！”她朝下喊道，“它的香气能控制高血压！”这种植物的小白花呈唇形，长成穗状，里面的籽用水浸泡后咽下，治好过各种各样的胃病。于是，迪娜瓦兹执意要他留下这植物，不为别的，能让老太婆高兴也行。可是，发现新药的消息很快就不胫而走，人们纷纷前来索要叶子或那具有魔力的花籽。这植物长得快要压住长春花了，不过，每天的索取遏制了它的蓬勃生长。那粉色的五瓣红花给了古斯塔德莫大的喜悦。

他清理完碎纸片、裹糖的玻璃纸、冰淇淋的棍子，然后去打理他的玫瑰。他用挂照片的粗铁丝把玫瑰花盆牢牢地绑在院子进门的一根柱子上，铁丝绕了好几圈，死结打了好几个，任何企图捣蛋的人想要解下这花盆，得花上好几个小时。此时，柴油烟的气味又来了，引着他走到大门外。

门柱上贴了一张告示，卡车停过的地方留下一团油黑发亮的水渍。市政府张贴的那张官方告示有的地方因为糨糊和气泡鼓了起来。

看完告示之后，他在心里很快地测算了一下。这些狗娘养的发神经了。拓宽道路有什么必要？他迈开快步估量了一下距离。院子的面积要缩小到现在的一半还不到，对底楼的住户来说，那堵黑石墙将犹如大山一般压到跟前。所有住户将像羊或鸡一样被困在一起，这哪儿是公寓楼，简直就是集中营。路上的噪声、干扰离得更近。不知羞耻的人沿着墙根拉屎撒尿，到处是苍蝇、蚊子，臭气熏天。深夜，这地方成了一座偌大的公共厕所。

不过，这仅仅是个提议，还不会有结果。房东是不会按市政府的“公平市场价”出让他的一半房产的。这年头再也找不到比政府的“公平市场价”更不公平的价格了。房东肯定要起诉的。

柴油气味依然未散，跟着他飘进院子。这使他想起九年前他遭遇车祸的那一天，当时，他髌骨骨折，躺在道路上，汽车纷纷向他驶来，闻到的也是这气味，同样浓烈、持久。他皱了皱鼻翼，希望风能改一改方向。他走进房间时，那让他走路蹒跚的髌骨开始隐隐作痛起来。



第二章

DIERZHANG

—

迪娜瓦兹决定不帮古斯塔德,不帮他实施那个疯狂的、完全行不通的方案。把一只活鸡弄到家里来!接下来又会是什么?他从没像这样来她厨房干过活。没错,有时候他钻进来,朝她的锅里闻闻,尤其是在周日的时候,甜言蜜语地哄她用洋葱、香菜和青辣椒做份冷盘,配炉子上炖的杂烩¹一起吃。可二十一年来,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正经八百地来捣腾锅碗瓢盆,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会有什么后果。

“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这柳筐?”古斯塔德一边问,一边用一个敞口的柳筐把鸡给罩住,那筐挂在厨房天花板附近的一根钉子上,有好多年了。他倒不是真的想知道,而只是想他俩之间重新有话可说,想驱散自他从克劳福德市场上回来,购物袋里鼓鼓囊囊塞了这只不安分的活物之后她流露出的冷漠。

“谁知道?”她的回答简短、冷淡。

他怀疑库蒂夏小姐很有可能跟她说了什么预兆,可出于谨慎,他还是用求和的声音说道:“这柳筐终于派上用场了。幸好没扔掉。真

¹ 杂烩,扁豆、香料和肉烩在一起的一道菜,与米饭一起吃。

的,这筐是从哪儿来的?”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知道。”

“是的,是的,宝贝,你是说过。”他哄道,“从现在起,用这筐给这鸡罩两天,让它好好休息,安心睡觉,多长点肉。”

“谁知道?在我们家,鸡总是杀了才拿回家的。”

“味道不一样,真的,在你做的酱汤里游两天,味道不一样。再加一点洋葱和土豆,哈哈,酱汤!宝贝,你做的酱汤真棒!”他咂了咂嘴巴。

整个计划古斯塔德是昨天才想起的。前一天夜里他梦见了童年的童年,醒来的时候还能记起每一个细节:那是个狂欢、喜庆的日子,房子里欢声笑语,遍地是花,花瓶里鲜花烂漫,门廊上花团簇拥,还有音乐,终日不断的音乐:《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金银圆舞曲》、《溜冰圆舞曲》、《春之声圆舞曲》、《蝙蝠序曲》等等等等,在留声机上不停地放,在他的梦里不停地放,与此同时他的祖母把仆人一趟又一趟地差出去为她监办的宴席买专用的香料。

如此感人和幸福的场景充满了自己童年的那个可爱的家,可醒来时他的伤感更刻骨铭心。他记不清梦中庆祝的究竟是什么节日——也许是谁的生日或什么周年。不过,他父亲从市场上带回来的是活鸡,节日前喂上两天,好养肥点。那宴席真是没得说的。

古斯塔德小时候,他父亲家是必须买活鸡的。别的,什么宰杀了的、褪了毛的、掏空内脏的家禽,祖母一概不准买。他记得那些鸡被装在一个封了口的筐子里,一个仆人用头顶着跟着他父亲回到家,有时候两只,有时候四只或八只,要看请多少客人。祖母会查看这些咯咯直叫、纷纷躲开的家禽,总是夸她儿子选得好,然后对着清单核查一包包的香料和配料。

可香料和配料仅仅是秘诀的一半。当有人称赞她的美味菜肴时,她总是说:“买鸡就得买活的,咯咯叫的,活蹦乱跳的,否则干脆就别买。买来后先喂两天,少一天也不行。要喂细粮,最好的粮食。要时刻



记住：鸡的肚子吃什么，最终就是我们的肚子吃什么。两天过后，备好罐子，点燃炉子，把香料熬好，然后杀鸡，清洗，烹饪。要快，要快，要快，不好浪费时间。”这样做，鸡肉的味道有什么不同？她会说，肉有汁，新鲜，味香，比两天前在市场上灌饱的瘦鸡那皮包骨头的肉纤维要好吃得多。

整整一天，古斯塔德的这场关于过去欢乐时光的美梦一直陪伴着他。他作出决定，这套寒碜的公寓也要充满他童年的家里所拥有过的幸福和欢乐，哪怕就一次，仅仅一次，哪怕就只有一天。而且他决定那一天将是周六，他将邀请银行的一两个朋友来吃饭——我的老朋友丁肖基少不了——就几个人。吃鸡，多花点钱没关系。庆祝罗姗的生日，庆祝索拉博考上印度理工。

当柳筐倒扣下去时，那只鸡透过筐子细长的缝隙好奇地朝外张望。安全地躲在这圆顶的罩子下面，这鸡开始断断续续地咯咯起来。“拿点米来。”古斯塔德说。

“我才不碰它呢！”迪娜瓦兹厉声说道。假如古斯塔德以为他能哄她来照料一下这只鸡，那可惜他错了。

“提供膳宿乃本人专长。”从前为赢得她的芳心，他曾这样开过玩笑。可如今他的话中含怨，“谁在叫你碰它？只是弄点米放在小盘子里递给我。”他想息事宁人，可声音却失去了耐性。下班后他直接去的克劳福德市场，现在还穿着上班的制服：领带，白衬衫，白裤子。除了被那鸡弄脏的那一块外，周身都是白的，当时他正用一截扎手的棕绳把鸡拴在餐桌的一条腿上。这一天真漫长，他很累了。

不过，日子好过的时候，克劳福德市场是他不屑一顾的地方。这与他的父亲不同。他的父亲逛起市场来兴趣盎然，而且把它看成是挑战。正如他所说的：那是入虎穴，下龙潭，跟店家们死缠烂磨，讨价还价，取笑他们的人，贬低他们的货，讥讽他们的穿着打扮，语气却总是介于打趣与骂架之间，不软不硬恰到好处，最后高举旗帜凯旋，毫发无损，占尽了那些骗子和无赖的便宜。他的父亲对此津津乐道，可跟

他不一样,古斯塔德害怕去克劳福德市场。

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境况不同:他的父亲去市场,至少总有一个仆人陪同,来去打的;可古斯塔德却独自一人,而且囊中羞涩,提着篮子,里面垫上报纸吸住肉的血水,以免滴到公共汽车上,引起麻烦,或者更糟糕的是引起车上素食者的愤怒和抗议。一路上,他心里焦急,心里发虚,觉得自己的篮子里装着比炸弹还危险的东西。

对古斯塔德来说,克劳福德市场没有吸引力。这地方肮脏、恶臭、拥挤,地上因为动物的黏液和菜蔬的烂叶而湿滑。卖肉的地方如洞穴般黑暗、恐怖,头顶上挂着巨大的、看上去杀气腾腾的挂肉钩(有的是空的,有的则挂着半胴牛肉,空着的铁钩更吓人)。屠夫们耍尽花招,招揽顾客,要么就是硬缠软磨,要么就是吹嘘自己卖的是上等好肉,同时危言耸听地暗示对手卖的是臭肉,而且总是高声叫喊。在昏暗的光线和恶臭的空气中,胆大和好斗的苍蝇嗡嗡乱飞,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地咄咄吓人:屠夫的声音因为不停地吼叫而嘶哑;汗水如溪流般从他们的脸上和胳膊上淌下,滴到黏糊潮湿、血迹斑斑的背心和围裙上;鲜血时而涓流,时而凝固,随处可见,血腥扑鼻;骨头要么鲜血淋漓,要么剔得白骨耀眼;还有屠夫,一边跟顾客讨价还价,一边打着手势,胡乱地挥舞着手中那始终闪着恐怖白光的砍刀。

古斯塔德知道自己对克劳福德市场的恐惧来源于他祖母的告诫:小心屠夫。她总是提醒道:“千万别跟刀儿匠吵架。要是他发火了,咔嚓,一刀把你宰了,连想都不想一下。”接着,她的口气变得温和了些,循循善诱,不再那么吓人,透露出她这句至理名言的依据:“记住,刀儿匠的一生,他这行当,他学到的手艺,就是怎么杀怎么宰,那是他的第二本性。他嘴里喊着真主,马上就手起刀落。”

要是有人笑她,祖母就会坚称她的确目睹过屠夫手起刀落、刀剁人肉的场景。过去,这毛骨悚然的故事曾让古斯塔德着迷,因此当他刚开始在克劳福德市场购物时,他总是想起祖母讲的那故事,津津有味但惴惴不安。在那地方,他从没感到自在过。



他想为罗姗的生日买只鸡。小贩把鸡一只只提起来让他选时,隔着鸡毛他很难看出肥瘦。“看这只,先生,这只很肥。看翅膀底下。翻过来,翻过来看,母鸡伤不了的,别担心。看,戳戳这儿,很厚,肉好多。”就这样,小贩一只接一只地折腾着这些家禽,抓起鸡腿,倒提起来,手掂量着强调它们的沉重。

古斯塔德看着,东捏捏,西戳戳,装出一副内行的样子,但其实一无所知。每只鸡看上去都差不多。最后选的那只,也是他根据它叫声的大小来决定的,这只鸡的抗议好像比别的要大声一些。他承认自己对家禽最不在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能为家人买鸡吃的次数屈指可数。选鸡绝对不是他的专长所在。

牛肉则不同。选牛肉是古斯塔德的专长。许多年前,他的大学同学马尔科姆·萨尔达纳教给他所有关于黄牛和水牛的常识。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马尔科姆帮他藏匿家具,躲避那兀鹰一般的法官的搜查。

书店的破产使古斯塔德的父亲变得伤心气馁,再也没兴致继续他每周一趟的市场之行了。当他珍爱的书籍和书店消失之后,他的胃口也没了,消失在了没完没了的司法程序当中。眼看着父亲明显消瘦,古斯塔德担心极了。他做家教,用他微薄的收入竭尽全力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好在有马尔科姆的建议和指导,一块块的卢比还算经用,出乎他的想象。

作为果阿人¹,马尔科姆要高得多,而且皮肤白得多。他喜欢把自己的白皙解释为是葡萄牙殖民者与当地人混种的结果。他的嘴唇又厚又红,黑发光滑、发亮,总是从左边分开,往后梳。他的父亲教钢琴和小提琴,为学生参加由皇家音乐学院和三一学院定期在孟买举行的考试做辅导。在长相和才华方面,马尔科姆非常像他的父亲。他母亲在孟买室内管弦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手,他哥哥吹双簧管。他自己

¹ 果阿人,居住在印度西南部一地区的人。

给大学唱诗班的练唱和表演弹钢琴。他说他要当一个职业音乐家,可他父亲坚持要他读完学士学位。

古斯塔德羡慕马尔科姆,甚至有些嫉妒他,希望自己也会玩玩什么乐器。虽然在过去快乐的日子家里也曾有过音乐,他父亲有台收音电唱两用机,装在用锃亮的柚木做的黑柜子里,虽然架子上摆着一排排的唱片,但家里一件乐器也没有,只有他母亲小时候抱着曼陀林拍的一张照片。这让古斯塔德很感兴趣。有时候,母亲两眼远眺,给他讲起那把曼陀林,讲起她曾常弹的歌,声音轻柔、无奈,在诺布尔家,这声音软弱无力,影响不了谁。

愿与古斯塔德交往的人不多,但马尔科姆家始终喜欢他去。有时候,马尔科姆的父亲萨尔达纳先生来一曲小提琴独奏,或者马尔科姆为他父亲伴奏,此时古斯塔德会暂时忘掉自己的忧愁。在那些穷困潦倒的日子里,连一个安那、一个派沙¹都得掰成两半用的时候,音乐家马尔科姆教他吃牛肉来减轻开销的压力。马尔科姆总是说:“幸好在印度人当中我们是少数民族。让他们去吃豆子吧,绿豆、黄豆,再拌上他们称作‘hing’的臭烘烘的阿魏²。让他们打一辈子的臭屁吧。现代一点的印度人吃羊肉,如果想更时髦一点的话,或者吃鸡。可我们则从他们的圣牛身上获取蛋白质。”有时候,他会模仿经济学教授的口气说道:“供求规律,要始终记住。牛肉价低,关键就在于此。而且因为是圣牛,所以很健康。”

周日早上,古斯塔德常跟马尔科姆一起去克劳福德市场,但第一站总是去马尔科姆望弥撒的教堂。古斯塔德跟他一起进去,用手指在圣水器里蘸蘸,然后在胸前画个十字,为了随群,不得罪任何人,他一丝不苟地学着朋友的样子。

1 安那和派沙,印度和巴基斯坦货币。一派沙(其复数形式译为派士)等于百分之一卢比。一安那等于十六分之一卢比。

2 阿魏,一种植物树脂,以前用作镇痉药。



第一次去,古斯塔德就被教堂和里面的仪式深深吸引了,这跟祆庙里的完全不同。但他很小心,从小他就养成了抗拒其他宗教的习惯。按照他所受的教育,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然而人总得坚守自己的信念,因为宗教不像衣服的时尚,可以随意改变,或随波逐流。在这一点上,他的父母尤其在意,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改变信仰、离经背教的人和事比比皆是。

于是,古斯塔德很快便决定,尽管这里的音乐动听,偶像耀眼,法衣华丽,令人难忘,但他仍钟情于弥漫在祆庙里的那神秘的宁静和内心的从容。不过,有时候他怀疑马尔科姆是不是有心无心地、但并不是那么在行地在企图引诱他改变自己的信仰。

不管音乐家马尔科姆的意图何在,经过了几个周日上午之后,在谈论牛肉和相关话题之前,他打开了有关天主教的话匣子。他说,一千九百多年前,当使徒多马¹登上马拉巴尔海岸²,走进渔民当中时,基督教就传到了印度。“比7世纪你们拜火教教徒为躲避穆斯林从波斯来的时间还要早。”他取笑道。

“也许是吧。”古斯塔德反驳说,“不过,在你们上帝之子降生前一千五百多年,在菩萨来世之前一千年,在摩西之前二百年,我们的先知琐罗亚斯德³就已经在世了。而且你知不知道,拜火教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多大的影响?”

“好啦,好啦,伙计!”马尔科姆笑道,“我投降。”因为教堂离克劳福德市场只有很短的一截路,他们很快便来到偌大的肉市场。在那儿,古斯塔德对牛肉有了大致的了解:它的营养价值、烹饪的最佳方法、上等的好肉,更重要的是克劳福德市场里卖上等好肉的屠夫。

1 多马,基督教中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2 马拉巴尔海岸,印度西南部一沿海地区。

3 琐罗亚斯德,原意为“老骆驼”,古波斯人,约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相传是拜火教的创立者。

第二个周日,马尔科姆继续讲他的基督教。印度的圣人、婆罗门、禁欲者和圣徒们谦恭地走近使徒多马,他们想知道他是谁,为何逗留此地。他们会面的地方在海滩。使徒多马报出自己的姓名,然后说:麻烦各位,请把双手合拢,浸到水里,然后把水往天上拂。大家照办了,水飞溅到天上,又掉回到海里。使徒多马问:你们的神能让水不掉下来吗?废话,多马先生,印度圣人回答道,那是引力的定律,梵天的定律,毗湿奴和湿婆¹的定律,因此肯定会掉下来的。

接着,牛肉大师马尔科姆点出了买肉最关键的要领:如果脂肪带点黄色,那是黄牛肉,没有水牛肉好,水牛肉的脂肪是白的。他说,要区分这两种肉并不容易,从黄到白,其间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层次,而且肉市场里的光线让人眼花,因此黄的经常看上去像白的。去了几次之后,他让古斯塔德打头,说是让他练习,练习再练习,那是所有行家里手的秘诀。

紧接着,使徒多马转身面对渔民,说道:如果我的神能做到,如果他能让水不掉下来,你们愿意膜拜他,背弃你们那些异教的众神、满地的偶像吗?印度圣人们相互耳语起来:我们不妨玩玩,逗逗这个多马老兄,这个疯狂的外国人。于是他们对他说:好吧,好吧,我们愿意,尊敬的多马,我们肯定愿意。

于是,使徒多马敏捷地往水里蹚了几步,双手合拢,把海水拂向空中。啊,看哪!海水悬在了半空:小水滴,大水滴,长长的,圆圆的,全都悬在半空,折射着阳光,光彩绚丽,闪耀着缔造万物的造物主的光辉。人们聚集在海滩上,有渔民、外地游人、朝圣者、外国使者、长老、银行家、商人、流氓、无赖、懒汉、游民,还有印度教的圣人们,全都当即跪下双膝,祈求使徒多马多讲讲他的神,好让他们也追随他。

学了区别黄牛肉和水牛肉之后,最后一步涉及如何挑选上等好

¹ 梵天,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为创造之神;毗湿奴,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为守护之神;湿婆,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为破坏之神。



肉。马尔科姆透露说脖子上的肉,也就是屠夫们说的牛颈肉,是最嫩的,脂肪最少,最容易煮熟,因此省燃料。而且牛颈肉味道最美,马尔科姆告诉古斯塔德,一旦他学会了吃牛肉,就再也不会吃羊肉了,即便有朝一日他吃得起羊肉。

许多年之后,当古斯塔德自己去买肉时,他很愿意与朋友和邻居分享马尔科姆的智慧。他想训练他们吃牛肉的技艺,这样就能放弃吃昂贵的羊肉的习惯了。可惜,没有谁像他那样对马尔科姆的教诲言听计从。最终,古斯塔德不得不彻底放弃传播牛肉福音的希望。

而且到如今古斯塔德自己也不再去克劳福德市场买肉了,而是将就着买屠夫们上门兜售的那些残筋剩肉。如今,他与马尔科姆也失去了联系,因而也省去了他的尴尬,因为他费尽口舌也说不清楚自己不去克劳福德市场与禁欲主义者在全国掀起的抗议宰牛有什么微妙、复杂的联系。悄悄地当个没人知晓的吃牛肉的背教者要容易得多。

二

罗姗透过柳筐的缝隙朝里看,不肯给那鸡喂食。她从没见过活鸡,甚至连没煮过的死鸡也没见过。“来,来,来,别害怕。”她爸爸说,“想想它在你生日晚餐的盘子里,你就不会害怕了。”他拎起柳筐,罗姗猛地一下把米粒扔进去,赶紧把手抽了回来。

此时,那只鸡适应了新的环境,忙着啄起地上的米,发出心满意足的咕咕声。罗姗被这家禽和它的动作深深吸引住了。她把它想象成自己的宠物,就像她的《英语读物》中讲的那只狗。她可以带着它去院子里散步,牵着那根扎手的棕绳,就像牵只狗一样,或者它可以蹲在她肩上,就像《英语读物》里画的那个带着绿鹦鹉的少年一样。

她正在厨房里无限遐想的时候,达柳斯和索拉博也来看鸡了。达柳斯把米放在手上。那鸡啄着他的手掌。

“胆不小嘛。”索拉博一边说,一边摸着鸡的翅膀。

“啄得疼不疼？”罗姗问。

“不疼，就是有点痒。”达柳斯回答。这时，罗姗也想摸摸，于是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可那鸡突然紧张起来。它扑打着翅膀，拉了一堆屎，往后退缩。

“拉屎啰，拉屎啰！”罗姗叫道。

迪娜瓦兹备受考验的耐心到了极限，“你看看，你看看，弄得一团糟！厨房被你的这只可恶的鸡弄得一团糟！还有外屋，你那些书和报纸，还有窗户、通风口的那些遮光纸！到处都是灰，都是土，乱七八糟！我受够了！”

“好的，好的，亲爱的，我知道。”古斯塔德说，“过几天我和索拉博就做个书架，所有的书和报纸都会摆好的。你说呢，索拉博？”

“没错。”索拉博回答。

迪娜瓦兹看着父子俩说：“做个书架当然好。不过，别以为我会打扫那些鸡屎，别想错啰！”

“这只鸡要养到周六上午，屎还多着呢！”古斯塔德说，“别担心，我会清扫的。”他若无其事地承担下这活，可他肯定错估了自己。在他儿时的家中，跟在家禽后面清扫的是仆人。

索拉博按下鸡的双翅，让它安定下来，好让妹妹来抚摸，“来吧，它不会伤你的。”

“你看看，你看看，”古斯塔德喜笑颜开地说道，“索拉博逮鸡的样子很在行嘛，好像一辈子都是干这行的。我跟你说过，我们的儿子在印度理工肯定会出类拔萃，肯定会成为那儿毕业的最优秀的工程师。”

索拉博松开手，那只鸡箭一般地冲到桌子下面，那根草草编织的棕绳因为它的奔跑而舞动起来，像条扭动的细蛇在缠绕。“得了吧，”他咬牙切齿地对父亲说，“逮只鸡跟读工程有何相干？”

古斯塔德吃了一惊，“开个小玩笑，你干吗发这么大的脾气？”

“什么小玩笑？”索拉博说道，声音更大起来，“自从考试结果出



来,你就左一个印度理工,右一个印度理工,听得我要发疯了。”

“别这么大声武气地对你爸说话。”迪娜瓦兹说。没错,她知道他们一直在没完没了地谈这事,在安排,在筹划。筹划儿子怎么住学生公寓、周末回家,筹划他们怎么带上午餐去看他、去野炊。学校离湖很近,那儿的风景很美。儿子印度理工毕业后,再去美国,也许去麻省理工,然后——可每次谈到这儿,迪娜瓦兹便会说就此打住,别再想入非非了,因为索拉博连印度理工都还没开始读呢。

她知道他的感受。即使儿子这样对他,他也忍住没有提高嗓门,“为这事,我们都很高兴,还有什么呢?你知道你爸干吗去买鸡?上了一天的班,他还去克劳福德市场。家里两个儿子都长大了,自己还去集市买东西,那是丢脸的事。他像你这年龄的时候,就已经自己挣钱交学费、挣钱养父母了。”

索拉博离开了厨房。古斯塔德放下柳筐,把那鸡罩住,“好了,别管它,都不要打扰它。”

*

半夜,迪娜瓦兹醒来上厕所时,听见那鸡发出轻微的咯咯声。一定是又饿了,她想,于是打开灯。那微弱的乞求声让她忘了自己对买活鸡是如何坚决地反对。她走到米罐前,不小心碰翻了量米的铜杯。铜杯掉到地上,发出的哐当声吵醒了全家人。立刻,大家都来到厨房。

“出了什么事?”古斯塔德问。

“我去后屋,鸡在叫。大概是想吃东西了。”她说,伸出捏着一把米的手。

“想吃东西?你以为它想吃东西?你晓得个啥?”古斯塔德说。

柳筐里轻轻地传来咯咯咯的回应。“爸,你看,它看到我们很高兴。”罗姗说。

“真的?”女儿的话把他逗乐了,打消了他的烦恼,“既然鸡醒了,

那就喂点东西吧,然后去睡觉。”

他们相互又说了一遍“晚安”、“愿神保佑”之类的话,然后回到各自的床上。

三

第二天傍晚放学后,罗姗给那鸡喂东西,和它一起玩,“爸,我们一直喂下去,好吗?我会照顾好它的,我保证。”

古斯塔德觉得有意思,同时也有点感动。他朝达柳斯和索拉博眨眨眼,问道:“你俩看呢?为了罗姗,我们是不是把它留下来?”他以为两个儿子会反对,会舔着嘴唇期待着明天的盛宴。

可索拉博说:“无所谓。只要妈能容忍厨房里喂只活鸡。”

“爸,我们把这鸡喂下去,好不好?连索拉博也这样想,是不,索拉博?”

“喂了一天就够麻烦的了。”古斯塔德说。

周六早晨,那个经常来公寓楼送肉上门的屠夫敲开门。古斯塔德领着他来到厨房,朝柳筐指了指。屠夫伸出一只手来。

古斯塔德生气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你的顾客。现在为这件小事你还想要报酬?”

“别生气,先生。不是要报酬。手掌里总得放点什么,这样动起刀来就没罪过了。”

古斯塔德给了他一个派沙,“我忘了这个。”他离开厨房,在前门等着,不愿看到也不愿听到那最后绝望的咯咯声。

过了一会儿,那鸡忽地从他双腿之间一蹿而过,冲进院子里。屠夫在后面追:“抓住它,抓住它!”

“怎么啦?”古斯塔德叫道,也追逐起来。

“唉,先生。我提了绳子,揭开柳筐。我左手提绳,右手提筐,可鸡从胯下跑了!”



“不可能！我亲自拴的！”一跑起来，古斯塔德那轻微的跛行就变成难看的又瘸又拐。跑得越快，就瘸得越厉害，他不愿意人们看见他这样。屠夫在他前面跑，快追上那只鸡了。幸好，那只鸡跑进院子后往右拐，紧贴着那堵黑石墙逃，那条路不通往大街，是死胡同。

瘸腿特穆尔也在场，迈着他那一瘸一拐的步伐也在追。他朝鸡扑了过去，令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吃惊的是，他居然成功了。他抓住鸡的一双腿提了起来，狂喜地朝古斯塔德挥舞，那鸡绝望地尖叫着、扑腾着。

从早到晚，刮风下雨，人们都会在院子里看到特穆尔，大家叫他“瘸腿特穆尔”。每次，古斯塔德一想到接骨师居然神奇地治愈了自己髌部的骨折，他就会想到特穆尔。这种髌骨骨折病人不幸接受了传统的治疗，结果却终身离不开拐杖，在可怜的行走中一瘸一拐，一摇一晃，一步一喘，一辈子渺无希望，只剩下痛苦的人生，特穆尔就是他们当中最惨的一例。

对院子里的那棵孤零零的楝树，瘸腿特穆尔总是敬而远之，仿佛它要伸出它的树枝给他一拳似的。小时候，为了取下挂在树上的风筝，他从上面摔了下来。这棵树对他并不仁慈，但对其他人却不然。对院子里的孩子们，在他们得麻疹和水痘时，从树枝上削来的树皮给他们止过痒。对古斯塔德，在他无助地躺在床上那十二个星期里，这棵树的叶子使他没有便秘（迪娜瓦兹用臼和杵把树叶捣成墨绿色的汁给他喝）。对仆人、小贩和路过的乞丐，这棵树的嫩枝搓成条就可用做牙刷和牙膏。年复一年，这棵树毫不吝啬地奉献着，满足着任何人的要求。

但对特穆尔，这棵树却并不仁慈。他从上面摔下来，摔断了髌骨。虽然不是头着地，但由于撞击力，他的体内受了损伤，也许就像地震一样，远离震中的房屋反而被震裂。

摔跤之后，一切都变了。特穆尔的父母让他继续上学，希望这对他有所补偿。不管这补偿有用没用，但他一直很乐意拄着一对小拐杖

步履蹒跚地去上学,父母给他付学费。后来,学校拒绝收他,很客气地建议说,要是特穆尔的求学经历能得以终止,那对所有相关的人都会更好。他的父母过世很久了,是他哥在照顾他。他哥类似旅行推销员,时常不在家,不过特穆尔并不在意。尽管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但他仍然愿意跟孩子们在一起,不愿与成人为伍,古斯塔德除外。不知什么原因,他崇拜古斯塔德。

人们经常看见瘸腿特穆尔围着那棵邪恶的楝树指挥来往的行人,提醒孩子们要想平安无事就得远离它,否则就会遭遇他的命运。他不再使用拐杖了,但为了提醒大家,他不停地来回走动,扭动着身子,一瘸一拐,一起一伏。

总的来说,孩子们待他还是好的。因为他残疾,占他便宜的事有,但除此之外,很少有人恶意地捉弄他。凡是在天上运动的东西都令他着迷——往上飞的,往下扑的或冲的,自由自在鼓翼飞翔的。不论是鸟或蝴蝶,还是纸折的飞镖或掉下来的树叶,他孜孜以求,总想得到。知道他的这个爱好,有时候孩子们会朝他面前抛起一个球,或一根树枝,或一块鹅卵石,但总是让他伸手够不着。可他总是英勇地扑上前去,跌倒在地。或者他们会把足球扔得老远,然后站在一旁看着他跌跌撞撞追上前去。就在他以为自己快要追上的时候,他那双不协调的脚会把球踢得更远,于是这场令他沮丧的追逐又得从头开始。

但总的来说,瘸腿特穆尔和孩子们相处得不错。对他的某些令人讨厌的习惯,失去耐性的是大人。他喜欢跟踪人,总是咧着大嘴笑嘻嘻地从院子大门跟到公寓楼的门口,跟上楼梯,直到人家当着他的面关上房门。对此,有的住户很烦,他们总是躲在大门处朝院子里窥望,看看前方是否无碍,或者等他转过身,然后才溜进院子。其他人用吼的办法把他喝退,疯狂地挥舞着双臂,直到他明白自己是不受欢迎的,尽管他根本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即使他跟人的习惯没有惹恼人,他挠痒的习惯肯定会让人不舒服。他总是不停地挠啊挠啊,似乎着了魔,主要挠他的下胯和腋窝。他



的手又是抠,又是搓,一圈接一圈地抓个不停,那些更善于寻找特点的人干脆管他叫“炒蛋”。女人们说他是在故意骚扰她们。她们说一当着她们的面时,他的手就往下面移,然后对自己又搓又揉,根本就不是在挠痒。她们称他“下流坯”,心里清楚得很他的那些动作是什么意思,也不管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像这样吊着这么个大家伙,又没内裤兜着搂着,让他吊儿郎当满院子乱跑真的是有失体面。

最近,瘸腿特穆尔说话总是语句很短,一掠而过,语速快得吓人,让人听了不知所云。他身上似乎发生了什么内在的调整,用口舌的敏捷来补偿腿脚的迟缓。但这样的结果对特穆尔还是听者都特别令人丧气。只有古斯塔德等少数人才能破译他的话。

“古……古斯塔德鸡……鸡跑……跑了。古……古斯塔德鸡跑得快……快……快。我……我……我抓……抓古……”特穆尔自豪地抓起鸡腿,提起来给大家看。

“很好,特穆尔,干得好!”古斯塔德说着,习惯了听他结巴的那双耳朵从他迸出的一个个音节中辨别着单词。特穆尔阵阵迸出的话语总是没有逗号、感叹号、分号、问号,全部被他抹掉,无一幸免。飞快的语速只允许使用句号。不过,他的句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句号,而是为了再次给肺充氧而想停就停的那阵阵短暂的停顿。

“古……古……跑了。鸡……鸡……鸡跑得快……快……快。”他咧嘴笑了,扯着鸡的尾巴。

“好了,好了,特穆尔,赛跑完了。”他接过鸡,把它递给手里拿着刀等在一旁的屠夫。特穆尔捏住自己的喉咙,做了个割喉的动作,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古斯塔德忍不住笑了。受到鼓励的特穆尔又叫了一声。

库蒂夏小姐站在楼上的窗前,看着他们追着逮鸡。她把头伸出窗外,拍手喝彩:“干得好,特穆尔,干得好!这下,作为本院的逮鸡人,我们有事让你干了。这下,你不仅是个逮耗子的,还是个逮鸡的。”她把头缩了回去,关上窗户,也许是偷偷地乐去了。

瘸腿特穆尔并没有真正逮到过老鼠，而只是把公寓楼房客们逮到的老鼠加以集中处理。为鼓励全民应对鼠害的威胁，市政府的疫害防治部门作为一项运动规定，每上缴一只老鼠就奖励二十五个派士，死活不论。因此，把左邻右舍捕鼠笼子里的老鼠收集起来送到疫害防治部门，靠这种方式特穆尔挣了点小钱。有洁癖的人把整个笼子都给了他，里面的老鼠还是活的，后面的事就交给政府来办。官方的办法是用水淹死，把笼子浸在一个水缸里，等到合适的时候才提起来。尸体被堆在一边等候处理，空笼子还给特穆尔，外加相应的一笔赏钱。

不过，要是他哥不在家，特穆尔不会把活鼠直接送去政府。他先把它们带回家，想以政府的方式款待款待它们，教它们游泳、潜水。他把水桶灌满水，然后把老鼠一只只地摀进水里，直到它们快死了，憋得气喘吁吁，才把它们松开，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玩，一直玩到没了劲儿，或由于估错了时间把老鼠给淹死为止。

有时，他换个玩法，烧一大壶开水，朝老鼠泼去，效仿有些勇敢的邻居自行了结他们捕到的老鼠的办法。可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每次只泼一点点开水。老鼠痛苦地尖叫、挣扎，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它们的反应，尤其是它们的尾巴，为他能赋予这些动物以各种颜色而自豪。当这些老鼠由土灰变成粉红，然后变成血红的时候，他咯咯地笑了。要是开水用完了，但老鼠还没烫死，他就把它们扔进水桶。

一天，特穆尔的秘密被人发现了。尽管没人为此责难他，但邻居们一致同意从此再也不把活鼠交给他了。

不过，也许他比大家设想的要懂得多。当库蒂夏小姐称他是逮耗子的，他的笑容消失了，脸上飘过一丝愧色，“古……古斯塔德大……大老鼠。政……政府要……要的老鼠。古……古斯塔德淹……淹死老……老鼠。鸡……鸡跑了用大……大刀。”

“没错。”古斯塔德说，“好。”怎么跟特穆尔交谈才是最好的方式，他从来就没选择好。一不小心，他就发现自己总是越说越快。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点头，打手势，加上一两个词的简短回答。



瘸腿特穆尔跟着他来到公寓门口。他咧开嘴，朝他挥手道别。迪娜瓦兹、罗姗和两个儿子在门口等着。“鸡腿上的绳子被谁解开了。”古斯塔德说，“不知道是谁干的。”他看着他们，话中有话。屠夫回到厨房，这一次手里牢牢地逮着鸡，罗姗已经泪眼汪汪了，“哼，我很想知道这究竟是谁干的。买这么贵的鸡来办生日，庆祝考上大学，结果绳子被解了！难道这就是感谢？”

厨房里传来一声发自肺腑的尖叫。屠夫出现了，用抹布擦拭着刀，“好鸡，先生，肉多。”他离开时朝古斯塔德一家行了个穆斯林的额手礼。

罗姗失声抽泣起来。古斯塔德放弃了他的追问。一家人带着谴责的眼光看着他。接着，迪娜瓦兹走进厨房。

两只乌鸦透过窗户的铁丝网好奇地朝里张望。水龙头边石头矮台上的那堆瘫软的羽毛和躯体吸引着它们的注意力。当迪娜瓦兹走进厨房时，它们狂叫起来，伸展翅膀，犹豫了片刻之后，飞走了。

第三章

DISANZHANG

一

就在晚宴前几个小时，库蒂夏小姐借口推托了迪娜瓦兹不顾丈夫明确的反对而发出的邀请。库蒂夏小姐解释说，那天早晨她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就发现在桌子的正中有一只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肆无忌惮地张望，嘴里吐着舌头。更糟糕的是，当她的左脚脱下皮拖鞋，用力把蜥蜴拍死的时候，它的尾巴掉了下来，而且继续在桌子上扭来舞去，至少有五分钟。库蒂夏小姐说，这肯定是个恶兆。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她是不会走出自己的家门的。

这让古斯塔德大笑不已，直到妻子威胁说要关掉炉子、干脆把锅勺放下为止，“等你朋友丁肖基来了而鸡还没煮好时，看你还傻笑得出来不？”

“对不起，对不起。”古斯塔德说道，努力装出一副正经的样子，“我只是在想象那只蜥蜴朝库蒂夏小姐伸舌头时是啥模样。”他试图忙着为晚餐的准备做点什么，“下酒吃的小点心和落花生放哪儿了？”

“啥都要问，难道放我兜里？”她在炉子上搅着什么，完了之后砰的一声把锅勺放下，“在罐子里。还会在哪儿？”

“亲爱的，别心烦。丁肖基人很好。病好了刚回去上班，看上去



很虚弱,白得跟鬼一样。他需要我们陪陪,需要吃点你做的可口的饭菜。”迪娜瓦兹揭开锅盖,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饭粒,顿时,米饭的香味充满了整个厨房。她砰的一声把盖子扣上。她根本不喜欢古斯塔德的朋友。

丁肖基比古斯塔德早六年进银行。连续干了三十年,不管什么场合,他经常自豪地或抱怨地这么说。他比古斯塔德的岁数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朋友交情。在银行这种唯利是图、枯燥冷淡的机构中,培养起这样的关系是罕见的。

古斯塔德找到那两个罐子,把下酒的小点心全倒进两个小碗里。这时他才注意到一只碗有缺口,另一只碗有一条裂纹,用淡褐色的残留物涂了涂。没关系,丁肖基是老朋友了,不必讲排场。酒喝什么?

深褐色的瓶子里还剩一点点大力士朗姆酒,是比利莫利亚少校消失前不久送来的最后的礼物。古斯塔德在考虑是不是把这瓶酒拿出来。他再次提起酒瓶,斜了斜,想估摸一下还剩多少。差不多有两杯。够丁肖基喝了,冰柜里还有三瓶金鹰啤酒,他还可以让客人选择。

从厨房的角度,迪娜瓦兹能看见橱柜和那瓶朗姆酒。“今晚该来的应该是这个人,而不是你那个傻瓜朋友丁肖基。”她指着酒说。

“你是说大力士?”他装作笑了。这可恶的比利莫利亚。该给她看看那封信,不该藏起来。该让她知道这家伙有多厚颜无耻。

“你总是拿玩笑来搪塞我。你心里清楚我是啥意思。”门铃响了,响亮而自信,“到底还是来了。”她埋怨着,奔回到自己的炉子边。

“说到你,你就到。”古斯塔德走到门口,“欢迎,丁肖基,欢迎欢迎!正在说你,说你会万寿无疆。”他们相互握手,“怎么一个人?老婆呢?”

“不舒服,伙计,不舒服。”为此,丁肖基看上去特别高兴。

“但愿没什么。”

“没什么,只是点女人的毛病。”

“我们刚才还在想今天终于能见到阿拉梅了。很遗憾。我们会想

她的。”

丁肖基把头伸过来，一边吃吃地笑，一边悄声说：“你信不信，我不想。最好把那只老鹰留家里。”

古斯塔德经常怀疑，丁肖基常常提及他那桩苦难的婚姻，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他笑了，在丁肖基凑近耳语的时刻，他小心翼翼地吸了口气，总算发现他朋友满嘴的龋齿今天只发出一点点臭味。从扑面的恶臭到温和的气味，这口臭有它自己的循环周期。眼下正值低潮。当然，很难保证今晚他的情绪变了，这口臭是否会升级。在银行上班时，有时丁肖基上午来的时候还口气清新，可跟哪个喋喋不休、牢骚满腹的顾客吵了一架之后就变了。而且要是经理梅顿先生因为这事对他劈头盖脸地责难，那这口臭很快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丁肖基口臭的顽疾让很多医生都束手无策。但自从古斯塔德信服了接骨师的魔力之后，他劝说丁肖基也去看看。毕竟，嘴巴、牙龈和牙齿跟骨头不无关系。一开始，丁肖基不肯去，还不屑一顾，“得了吧，伙计。我的骨头，最大的毛病不在嘴里，在下面，在我胯下。跟我家那只老鹰在一起，这根骨头没用。好多年了，都萎缩了。你的那个接骨师能帮我复原吗？”

不过，他最终还是被说动了，去看了一趟接骨师。接骨师给他的处方是嚼一种特殊的树分泌的树脂，每天嚼三次。一周以后，效果很明显。比如在银行里，顾客们在柜台前等着取钱的时候头再也不往后仰了。可惜有一天，就在他勤奋咀嚼树脂时，他扭伤了自己的咀嚼肌，疼得他一连两周只得吃流食，后来下颌好了，他再也不肯去嚼树脂了。一想到那疼痛，要比口臭可怕得多。于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只得学着忍受那时起时伏的臭味。那气味何时扑来，何时消退，犹如轮盘赌一样无法预测。

丁肖基的毛病不再令他尴尬，他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周围的人身上，关注他们的困窘，“请问你的夫人呢？”

“还在厨房里忙呢。”



“嘿，我是不是来早了？”

“不早，不早，很准时。”古斯塔德对他说。

迪娜瓦兹进来时，丁肖基朝她殷勤地鞠了一躬。他低下头时，光秃秃的脑袋上闪着一颗颗亮晶晶的汗珠子。毛发只局限在耳朵和后颈以上的范围内生长。不过，有几缕茂密的毛发还从耳朵眼里长出来，从那黑洞洞的硕大无朋的鼻孔里面长出来，毫无愧色地等着把它们也一并算上。

他伸出手，“来吃晚饭是我最大的荣幸。”

作为回应，迪娜瓦兹回赠了自己最勉强的微笑。他转过身对古斯塔德说：“我想上次来这儿是七八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你刚出事，还躺在床上。”

“九年。”

“古斯塔德说你不舒服？”迪娜瓦兹彬彬有礼地问道，把高傲的姿态降了降，“现在感觉怎样了？”

“绝对一流，身体特棒。瞧这红彤彤的脸。”丁肖基像拧小孩子的脸蛋一样，拧了拧自己蜡一般的两颊。他的手指印久久地留在那苍白的皮肤上。

“喂，该喝点什么。”古斯塔德说，“丁肖基，你说喝啥？”

“我就来杯凉水。”

“不，不，来点真格的。不要争了。我这儿有金鹰，还有点朗姆酒。”

“好吧，如果非得喝，那就喝金鹰吧。”

就在古斯塔德倒酒的时候，迪娜瓦兹转身钻进了厨房。他俩端着酒杯坐定，“干杯！”

“哈！”丁肖基说道，吞下一大口，呼出一口气，“舒服，比你骨折后来看你的时候舒服多了。还记不记得我每个周日都来？给你带我编的银行简报，让你了解银行的近况？”

“我一直认为你该去当记者，而不是银行出纳。”

“那个时候的日子，嗨，伙计。那个时候我们多快活。”丁肖基用手

擦去嘴角上的啤酒泡沫，“那个时候我们帕尔西人是金融界的巨子，很受尊重。可现在，自从那个英迪拉把银行收归国有之后，氛围全变了味。”

古斯塔德又给他倒满一杯酒，“在这个世界上，国有化是没用的。对于白痴，有啥话好说？”

“请相信我，她是个精明的女人。”丁肖基说，“在拉选票方面很有一套。向穷人表示她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这狗日的总有手腕。你还记不记得她老爸当总理时，把她弄成国大党的主席？她马上就开始鼓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分裂主义分子。她引起了多少流血冲突，多少暴乱？如今，又来了个该死的湿婆神军党¹，想把我们其余的人全变成二等公民。别忘了，是她支持那些可恶的种族主义者，导致了这一切。”

丁肖基用手巾擦了擦头，然后把手巾搭在一个膝盖上。古斯塔德站起身，拧开吊在天花板上的风扇，“发生暴乱时，我腿上正缠着接骨师的沙袋。”

“没错，你没看见在花神喷泉广场游行的阵势。天天都有打斗，要不就是示威游行。”他赶紧吞了一口啤酒，“在银行，当那些暴徒砸开窗户，甚至连大门口的厚玻璃也砸碎了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下轮到我們了。我在想，得了，红利没了。这些人高喊：‘帕尔西人，你们这帮懦夫，来瞧瞧谁是老板？’你知不知道总账部的那个‘猫头鹰屁眼’都干了啥？”古斯塔德摇摇头。

“猫头鹰屁眼”名叫拉坦拏，是个乖僻、阴郁的老职员。一天，有个兼职的年轻人因为是临时的，所以无所顾忌地问为何他的脸长得像猫头鹰的屁眼。从此，这绰号就这样一直叫到现在。如今，人们私下总是管拉坦拏叫“猫头鹰屁眼”，或者礼貌一点，叫他“屁眼拉坦拏”。

¹ 湿婆神军党，印度的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966年，其宗旨是强调印度教民族主义，主张马哈拉施特拉人应在该邦拥有比外来人更多的权利，其语言马拉地语应享受优越地位。



“猜猜看,伙计,他干了啥?”丁肖基问。

“猜不着。”

“首先,‘屁眼拉坦挲’叫大家不要惊慌,就那么几个暴徒。可后来事情越来越紧张,他居然用白手帕把头包上,开始念起‘腰带经’来。声音之大,就像袄庙里的祭师。事后,有些伙计就一直取笑他,叫他干脆专门去念诵‘腰带经’算了,也许这样钱会挣得更多。”古斯塔德笑了,丁肖基又擦了擦额头,然后扇动了几下手巾。他围着脖子抹了抹,又在衣领底下抹了抹,“不过,说真的,伙计,大家都以为这下我们的小命休矣。谢天谢地,门口有那两个巡逻的帕坦人¹。以前我以为他们身穿制服,缠着头巾,拿着闪闪发亮的步枪,无非是装饰。”

“这些家伙很魁梧,大人物经过的时候他们敬的礼很标准。”古斯塔德说。

“没错,不过,因为这两个帕坦人,还有他们手里的枪,这才把萨卡拉姆人、达塔拉姆人和图卡拉姆人吓得只站在门口外边,像卖鱼婆一样吆喝。他们一靠近,帕坦人就一跺脚,吓得那帮人立刻挂倒挡。”丁肖基用他在巴塔买的大号皮鞋往地上跺了跺,震得茶几上的啤酒瓶直抖。他人虽不高,但那双脚却不小。“嘭!就这么简单,那帮马拉地人²像蟑螂一样退了下去。”他狠狠地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我们运气好,等到那些可恶的蟑螂胆子渐渐大起来时,警察来了。那一天真可怕,伙计!”

丁肖基又擦了擦额头,然后把手巾叠得整整齐齐,放到一边,享受着头顶上的风扇,“有个问题可以问吗?”

“请吧。”

“这些窗户怎么都用黑纸给糊上了?”

“你忘了跟中国打仗?”古斯塔德回答,他正要继续解释,可两个

1 帕坦人,印度西北境之阿富汗人。

2 马拉地人,也称马哈拉施特拉人。

儿子和女儿罗姗走进屋来向丁肖基问好。

“好,好,好!”丁肖基应答着,非常高兴见到他们。“我的天,他们长这么大了。嘿,罗姗,上次见到你时,你才这么点大,只有一个巴掌高。”说着,他伸出手,拇指和小指张开,“真是难以想象!祝你生日快乐,小姑娘!也祝贺你,索拉博,印度理工的天才!”

索拉博没理他,而是怒视着父亲,“你是不是都已经告诉全世界了?”

“懂点规矩。”古斯塔德低声说道,脸转过去面对着橱柜开启啤酒瓶。他的话大家听得一清二楚,不过因为是转过身的,因此大家装着没听见。

可索拉博继续说道:“见人就吹印度理工,好像是你要去似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对印度理工不感兴趣。”

“别对我说这些傻话疯话。天知道前几天你急成啥样。”

丁肖基觉得有必要岔开话题,于是他说:“古斯塔德,你的达柳斯说他能做五十个俯卧撑,五十个下蹲。我看他是想骗我。”

罗姗也来凑合:“爸,我生日,给我唱《驴子歌》吧,唱嘛,唱嘛!”

索拉博插话说:“要是没人喝朗姆酒,那我来点。”

古斯塔德犹豫地问:“真的?以前你从不喜欢喝的呀。”

“那又怎样?”

古斯塔德咽了咽喉头,用手做了个“不要再说了”的动作,一个既是默认,又是无奈,更是否定的动作。他转过身,面对丁肖基和达柳斯说道:“是的,五十个俯卧撑,五十个下蹲,每天早上。而且还在增加,直到一百,像我。”

“一百?”丁肖基坐在椅子上,身体十分夸张地往后一仰。

“爸,唱《驴子歌》吧。”罗姗提醒道。

“等会儿,等会儿。”古斯塔德说,“真的,千真万确。一百个俯卧撑,一百个下蹲,每天早晨,一直到我出事,就像我小时候,我祖父教我那样。”



古斯塔德的祖父是做家具的,身高七英尺,腰圆膀阔,力大无穷。他的一些力气也传给了这个孙子。在谈到古斯塔德的抚养和前途时,祖父经常对他儿子说:“你用你的书店和你的那些书开发他的智力,这个我不干涉。可我来关照他的体魄。”早晨,当小古斯塔德仍揉着自己惺忪的睡眠,不肯锻炼时,祖父就用每天早晨都要做一千个俯卧撑的摔跤选手和大力士的丰功伟绩来激励他:平躺在地上,让卡车碾过自己的身体的拉斯托姆·帕尔万;背扛着一个大舞台,让整个交响乐团演奏完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乔拉夫·乔尔。偶尔,祖父会带他去摔跤现场,这样他就能亲眼目睹那些大力士:达拉·辛格、“恐怖土耳其”、“金刚”、“金刚之子”和“蒙面盗贼”¹。

古斯塔德的祖母和他们一起去看比赛,她也是个摔跤爱好者。除了对鸡肉和屠夫了如指掌外,她还对这项流汗的体力运动很内行。她能像辨别厨房里各式各样的香料一样,轻而易举地认出摔跤场上谁是谁,毫不费力地看出摔跤手在场上嗖嗖使出的各式手法、脚法、握单臂背、剪夹和旋转动作。她能预测什么时候谁会摔倒,谁会挣脱,谁会反败为胜,预测得比古斯塔德和他祖父还要准,经常胜过他俩。

如果说祖父是个壮男人,那么祖母则以她自己的方式证明了自己是个女强人。她常常笑着对古斯塔德说,要不是她熟谙摔跤,哪儿会有他现在看到的这个诺布尔家族?祖父是个胆小、害羞、优柔寡断的男人。在这种事情上,他那样身材和气力的男人经常都是这样,总是迟迟不开口提出那个关键的问题。直到有一天,就在他像往常一样哼哼唧唧、支支吾吾、不知所云的时候,祖母决定主动出击,她飞快地来了个单臂扼颈把他摁在地上,让他跪着向她求婚。

祖父对这说法一概否认,但祖母总是笑着说,一开始还是斯文、体面的求婚结果变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摔跤比赛。

¹ 达拉·辛格、“恐怖土耳其”、“金刚”、“金刚之子”、“蒙面盗贼”,均为印度有名的摔跤运动员。

“真的。”古斯塔德说,“每天早晨一百个俯卧撑,一百个下蹲。最好的锻炼。我对达柳斯说过,六个月内要是你的二头肌不增加一英寸,我把自己的右手砍下来给你。跟你,我也同样敢打这个赌,丁肖基。”

“别打了,别打了,得了吧。我这把年纪只要一个地方的肌肉硬就行了。”

达柳斯心照不宣地笑了。丁肖基接着说:“调皮鬼!我说的是我的脑子!”他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达柳斯的右臂,“我的天,真结实,朋友!来来来,让我们看看。”

达柳斯害羞地摇摇头,拉起袖子,想拉到肘部。“拉起来,别害羞嘛!”古斯塔德说,“来,我先给你们看我的。”他卷起袖子,做出那个拳头对准额头的经典姿势。

丁肖基鼓起掌来,“好哇,好哇,跟芒果核一样硬!轮到你了,健身先生。来,露一手,露一手。”

就这二头肌,何必这么大惊小怪的?达柳斯装出一副很厌倦的模样,但内心却沾沾自喜。健身是他新近的爱好的,也是唯一成功的一件事。在此之前,他对活物的兴趣经常促使他去逛克劳福德市场的宠物商店。他最先喜欢鱼,可有一天晚上,也就在那些古比、帆鳍鲷、吻口鱼和方鳍鱼刚刚买回家两周之后,它们在玻璃缸里像库蒂夏小姐早餐桌上的那条蜥蜴尾巴一样一阵翻滚和扑腾之后,全都死了。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继养鱼之后,达柳斯还养了金翅雀、麻雀、松鼠、相思鸟,还有尼泊尔鸚鵡,所有这些宠物最后都死于疾病,不是肺病,就是肚子里长莫名其妙的东西,不能吃,只得饿。每次,达柳斯都痛哭流涕,把死去的朋友埋在院子里,旁边是父亲种的长春花丛。他花了很长时间来反思自己的这种喜欢活物的行为是否明智,这些活物无一例外地统统死光。不论谁该对这种毫无意义、徒劳无益的结局承担责任,这其中显然有那么一点忘恩负义、缺少品位的味道:这么美好、多彩、欢乐的生命藏在院子里单调的泥土之下,这



有什么意义？

外面的世界一次次地让他失望。如今他认定，再向这样的世界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愚蠢的，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自己。自己的体魄成了他的爱好。不过，他刚刚开始训练不久，一场严重的肺炎使他卧床不起。库蒂夏小姐告诉迪娜瓦兹，说这并不奇怪。毫无疑问，那些被他囚禁的天真无邪的小鱼和小鸟用它们临死前的最后气息诅咒了他，而谁都明白，现在的病正是那些诅咒的结果。

她告诉迪娜瓦兹如何安抚那些幼小的生灵，让它们的灵魂得以安息。迪娜瓦兹和善地听着，但却左耳进，右耳出，不当回事。直到有一天库蒂夏小姐带着要用的香草突然驾到，亲自来超度亡灵。她在火炭上烧了些香草，让病人吸了几口升腾的烟雾。

究竟是那些小鸟和小鱼决定饶恕达柳斯，还是佩马斯特医生的药草战胜了疾病，这不得而知。但达柳斯恢复了他的训练计划，而且在肌肉的增长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回报，父亲因此而高兴，他自己也感到欣慰：他终于成功了一件事。

“快，快，露出来看看！”丁肖基说道。

“大方一点。”古斯塔德说。达柳斯露出自己的二头肌。

丁肖基敬畏地往后一仰，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双手护在胸前：“哎呀，你看看这肌肉。孩子，离远点。要是你不小心给我一下，那肯定会把我砸扁的。”

“爸，唱《驴子歌》吧。”罗姗在催。

这一次，丁肖基也来凑热闹。他知道古斯塔德的男中音很优美。有时候，他们和朋友一起利用吃中饭的时间在银行餐厅里练唱。“对呀，古斯塔德，该唱《驴子小夜曲》了吧？唱给我们听听吧。”

古斯塔德清了清嗓门，深吸了一口气，唱了起来：

你听有人在唱着美丽的歌曲，
可美丽的小姐似乎并不在意。

我只好对着驴子高唱小夜曲，
但愿姑娘别以为我傻里吧唧，
对着驴子唱小夜曲……

当他唱到“我的朋友，她的嗓门不也像优美的驴叫”那一段时，所有的人都跟着唱了起来，一直唱到那句“昂昂昂”，最后一个音符要拖很长时间，直到大家都拖得没了气息，拖得罗姗哈哈大笑，于是，古斯塔德一个人把最后一句“你是我的好姑娘！”唱完。

“再唱一遍，再唱一遍！”丁肖基叫道。大家都拍着手，包括迪娜瓦兹。她悄悄地出现在橱柜旁，听古斯塔德唱歌。她喜欢听他唱歌。她朝他笑了笑，又返回厨房。

丁肖基转身面对罗姗说：“好嘞，咱们再来看看肌肉，看你的肌肉长得结不结实。咱们瞧瞧，咱们瞧瞧。”罗姗举起手臂，学着她爸和达柳斯的样子，然后调皮地照着丁肖基的肩膀就是一拳。

“当心，当心！要不然我就玩完了。”丁肖基悲叹道。他伸出自己瘦骨嶙峋、又细又长的手指，像是想戳戳她的手臂，却开始挠她的痒痒。“哦哦哦！胳膊真结实！咯吱！咯吱！这儿又是一块。这儿还有一块。咯吱！咯吱！”罗姗哈哈大笑，喘不过气来，在沙发上滚来滚去。

迪娜瓦兹从厨房里走出来，不以为然地看着丁肖基，然后喊道：“菜已经摆桌上了。”

二

鸡终于被分成了九块。迪娜瓦兹心想，幸好库蒂夏小姐和丁肖基的太太没来。即便丁肖基一开始就拿了两块，但最终盘子里总会剩一点的。她优雅地朝客人做了个请的手势。

“女士先请，女士先请！”丁肖基说，达柳斯也随声附和着。“调皮鬼！”丁肖基装出一副责骂他的模样，眼睛使劲眨巴，“啤酒慢点喝，很快



就会上头的哟！”这两人已经混熟了。对此，古斯塔德很高兴。他看了看索拉博。这孩子闷声不响，要是他能像达柳斯，再友善一点就好了。

如同古斯塔德所预料的，用鸡浸泡过的酱汁完美极了。丁肖基说，那香味甚至能让天葬塔¹里的尸体坐起来，胃口大开，真的就有那么完美。听了这话，迪娜瓦兹拿眼睛厌恶地看着他。这人怎么如此没规没矩，在饭桌上，在生日宴会上说这种话？

除了鸡，还有用胡萝卜、豌豆、土豆和山药炖的蔬菜汤，里面加了很多香菜、小茴香、生姜、大蒜、姜黄和整块青椒。还有米饭，上面星星点点地撒着丁香和肉桂。这是迪娜瓦兹为了这个特殊日子，从黑市的一个伙计那儿弄来的香米，是用米店里供应的口粮换来的，饱满、无味、一个礼拜的大米换四杯细长、可口的香米。

大家都先喝汤，好像有一种默契，认为吃鸡应该是这一餐的高潮。古斯塔德对丁肖基说：“你看这鸡，是不是在耐心地等着咱们？可今天早晨它才没这么耐心呢。从厨房里逃出来，跑进院子，弄得鸡飞狗跳的！结果是屠夫……”

“你是说这鸡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活鸡？”

“当然。你知道，现杀现煮，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请你等会儿再介绍好不好，等我们吃完？”迪娜瓦兹厉声说道。两个男人抬起头，吃了一惊，环顾四周。迪娜瓦兹的情绪在另外三张脸上也悄悄地反映了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古斯塔德说道。他和丁肖基继续津津有味地喝着汤，可其他人却把盘子里的食物推来推去。罗珊的脸色早已略略发青。古斯塔德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得做点什么来重新唤起大家的胃口。“等等，大家等等，”他叫道，“我们还没为罗珊唱《生日歌》呢！”

“嘿，这可不能耽误啊，来，来！马上唱，马上唱！”丁肖基听懂了古斯塔德的意思，忙拍起手来。

¹ 天葬塔，帕尔西人死后天葬前停放尸体的地方。

“可饭菜会凉的。”迪娜瓦兹说。

“唱支《生日歌》要花多少时间？”古斯塔德说，“准备好了，一，二，三！”他手一挥，带头唱了起来。歌一旦唱响，其他人全都热烈地加入了进来，当唱到“亲爱的罗姗，祝你生日快乐”这句时，罗姗愉快地笑了，丁肖基伸出手又去挠她的痒痒，搞得她始料不及，笑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接着，古斯塔德举起他的啤酒杯：“罗姗，愿神保佑你。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祝你博学多才，见多识广，生活丰富多彩。”

“说得好，说得好！”丁肖基吆喝道，大家都呷了一口杯中的饮料。罗姗喝的是山莓，迪娜瓦兹只喝水，不过她从达柳斯的杯子里喝了一小口啤酒。“但愿好运！”她一边说，一边闭上双眼，让苦涩的酒流到胃里，然后睁开眼睛，微笑着看着大家，略显惊异。

“等等，等等。”丁肖基说。达柳斯立刻插嘴道：“一百二十磅。”“调皮鬼！”丁肖基没理他，继续说，“大家的杯子别放下。”他清了清喉咙，把右手放在胸前，对着罗姗朗诵起来，忘了自己的舌头因为一直发硬而发不好“祝”这个音：

处你健康，处你有钱，
处你家中金银满罐；
处你生活犹如人间天堂，
世上还有什么更好的处愿？

更多的掌声响起，桌子周围响起了一圈喝酒的咂吧声。“好啊！”达柳斯说，“好啊！”突然，整个屋子陷入了黑暗。

一时间，大家肃静得令人吃惊，带着只有这种时刻才有的那种揪心的恐惧。不过，几乎是与此同时，呼吸的声音和其他常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大家坐着别动。”古斯塔德说，“我先去书桌拿手电筒，看看哪儿出了毛病。”他慢慢朝前摸索。“大概是保险丝断了。”他打开



电筒,可电光很弱。他对着电筒屁股击了几掌,这时电光稍微增加了点亮度。

“照着我去厨房。”迪娜瓦兹说,“至少,蜡烛和煤油灯能让我们把饭吃完。”

趁她忙着在寻找的时候,古斯塔德走到窗前。他发现院子里有个人影,那走路的姿势是绝对不会弄错的,“特穆尔!特穆尔!过来,到一楼来。”

“古……古斯塔德黑……黑……黑咕隆咚。”

“没错,特穆尔。整个楼都没电了?”

“是……是的全……全黑了全……全都黑了路灯也……也全黑了古……古斯塔德。”

丁肖基走到窗前,试图跟上他们的交谈。“好的,特穆尔。小心,别摔了。”古斯塔德说。

迪娜瓦兹点燃煤油灯,光不太强,没法让整个屋子亮堂起来。但餐桌看上去却很温暖,很诱人。“到处糊上黑纸,连星光月光都给挡住了。”迪娜瓦兹抱怨道,但没针对任何人。

“这是人在说话还是火车的声音?”丁肖基问道,“你都听得懂?”

古斯塔德笑了,“他叫瘸腿特穆尔,我们这儿独一无二的活宝。是得练练才听得懂他的话。不过,保险丝没必要查了。整幢楼都停电,没办法,只好等。”

“莫等待,”丁肖基说,“快吃菜,要不你算是白来。”

“哟,出口成章嘛!你今晚状态不错。”古斯塔德说,“从今往后,我们就叫你桂冠诗人吧。”

“桂冠个鸟,我是祖国印度之子。叫我魔幻诗人吧,印度的丁尼生¹!”他从古斯塔德手中抓过手电筒,放在下巴底下往上照。手电在

¹ 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1850年被封为“桂冠诗人”,主要诗作有《夏洛蒂小姐》、《尤利西斯》、《悼念集》、《国王叙事诗》等。

他灰土色的脸上投下诡异的光。他耸起肩膀,像个鬼魂一样开始围着桌子转圈,扯着怪异的嗓音朗诵,那声音好像发自死人的面具:

右面是鬼——
左面也是鬼——
前面还是鬼——
全是饥渴难当的恶鬼!

大家全都在喝彩、拍手,除了迪娜瓦兹。菜都凉了,把她急得不得了。丁肖基鞠了鞠躬,把手电筒还给古斯塔德。他高声喊叫,因为才思横溢大受追捧而红光满面:“夜虽黑,别害怕,烛光伴我们吃饭吧。或者说是油灯伴我们吃饭吧。”

“一点没错。”古斯塔德说,“管他有灯无灯,我还有一个愿要许。索拉博,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祝你好运,祝你健康,祝你在印度理工成绩优异。让我们大家都为你自豪。”

“好,说得好!”丁肖基叫道,“因为他是个快活的好小伙!因为他是个快活的好小伙!”¹大家跟着唱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他们没听见索拉博在喊“别唱了”,直到他再一次的吼叫声盖过了歌声:“别唱了!!!”

唱到一半时声音突然停止了。大家的面容僵住了,每个人都看着索拉博。他坐着,眼睛愤恨地瞪着自己的盘子。蜡烛的火苗被气息吹得摇曳不定,烛光投下不安的影子,颤巍巍地在发狂、摇晃。

“饭菜真的要凉了。”迪娜瓦兹说道,不过,眼下她担心的根本就不是这个。

“饭菜是要吃的,不过……”古斯塔德转身面对索拉博说,“怎么回事?突然这个样子?”

1 流行的英语歌曲中的一句歌词。



“什么突然？成天都是印度理工、印度理工，我都听烦了、厌了。我才不感兴趣呢，我可不是什么快活的好小伙，我才不去那儿呢！”

古斯塔德叹了口气，“叫你别喝那朗姆酒。喝了心烦了吧！”

索拉博轻蔑地抬起头，“做梦去吧，我才不去印度理工呢！”

“这么有头有脑的人，怎么说出这么没头没脑的话？我来问你，这怎么可能？”他转过脸，对着丁肖基说，“这是为什么，辛辛苦苦学了这么久？”迪娜瓦兹把盘子摆来摆去，把分菜匙拿起来又放下。可要想恢复常态，碗碟刀叉那让人慰藉的铿锵声却无济于事。古斯塔德手一挥，让她别动。“说说为什么。闷在心里有什么用处？”他顿了顿，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迷惑，“好吧，我懂你为什么不吭声。今天是生日晚餐，不是争论的时候。明天我们再说。”

“你干吗就是听不进去？印度理工我不感兴趣。那不是我的想法，都是你的安排。我告诉过你我要改学艺术，我喜欢我现在的学院，还有这儿所有的朋友。”

古斯塔德再也忍无可忍了，“朋友，朋友，别跟我说朋友！要是你有好的理由，我会听的。可别跟我提朋友！难道你眼睛瞎了，没看见我的下场？没从中吸取点什么？”他停了下来，抚摸着罗姗的头发，好像是想消除她的什么担心，“我们的老朋友吉米·比利莫利亚哪儿去了？你们的少校叔叔哪儿去了？以前他经常来我们家，和我们吃喝在一起，我对他亲如兄弟，可现在他去哪儿了？一走了之，销声匿迹，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就是友情，毫无用处，毫无意义！”

丁肖基蠕动着嘴唇，很不自在。古斯塔德粗哑着嗓子补充道：“当然，在座的除外。来，这酱汤真美味。来，吃鸡。来，丁肖基；来，罗姗。”

“绅士先请！这一次绅士先请！”丁肖基说道，想方设法驱散眼前的阴郁，“这样公平了吧，漂亮的女士们？”可没人笑，就连达柳斯也没反应。剩下的时间里，沉默笼罩着整个晚餐。

丁肖基找到了鸡胸上的那根如愿骨，想邀人一起把它折断，可没人响应。尴尬中，古斯塔德伸手抓住叉骨的一头。他俩笨手笨脚地拉

扯着这根油腻腻的骨头，直到把它折断。古斯塔德手里捏的是短的那一截¹。

¹ 迷信者认为两人同扯如愿骨，扯到长的一段者可以如愿以偿。



第四章

DISIZHANG

一

唯一的客人走了，古斯塔德锁上门。九块鸡肉，盘子里还剩下六块。“这下满意了吧，”他说，“把你妹妹的生日给搅了。弄得大家都没胃口。”

“你买的活鸡，你杀的，害得我们大家倒胃口。”索拉博回答，“自己做的蠢事，还怪别人。”

“蠢事？没大没小的！你这是在跟你老子说话？”

“生日的时候不要吵架！那可是我们家的规矩哟！”迪娜瓦兹半哄半诚地说道。

“我知道我是在跟我老子说话。可我老子对听到的道理就是不想知道。”

“道理？先像你爹妈那样受点磨难之后，再给我提道理！从来没人帮我付过学费，我得自己挣。而且半夜三更还点那样的油灯学习，灯芯很小，为了省油……”

“这故事你已经给我们讲了上百遍了。”索拉博说。

“罗姗！”古斯塔德的手在发抖，“把我那根皮带拿来。那根棕色的厚皮带！我要教训教训你的这位兄长，教他如何尊敬长者！他以

为自己长大了,翅膀硬了。身上的皮发痒了,我来帮他剥,剥光为止!”

罗姗站着没动,睁大的眼睛里满是恐惧。迪娜瓦兹给她使了个眼色,叫她原地别动。儿子们小的时候,她经常担心古斯塔德在行使父亲应有的权威体罚孩子时会不会因为力气太大而伤了他们,尽管事后他总是感到追悔莫及。她希望大儿子别再说话,等过了这会儿再说。

可索拉博不肯罢休,“去,去拿皮带来。我不怕他,谁都不怕!”

看到罗姗不肯动,古斯塔德自己去了,回来时那根用于体罚的工具挂在肩上。过去,儿子们还小的时候,一提起这家伙他们就会胆战心惊。他气得直喘粗气:“说啊,现在你想说啥就说啊!要是你还有勇气,就让我们听听你的大话!”

“想说的我已经说了。要是你没听见,我可以再说一遍。”

古斯塔德手一挥,皮带在空气中划过,发出呼啸声。迪娜瓦兹连忙跑过来,挡在他俩之间,儿子们还小时,她经常这样。牛皮皮带抽在她的小腿上,她尖叫一声。两条鞭痕立刻鼓了起来。

“站一边去!”古斯塔德吼道,“我警告你!今晚谁也休想拦我。我要把你生的这个孽种撕成碎片,我要……”

罗姗抽泣、哭喊起来,“妈妈,爸爸!别这样!”古斯塔德一遍又一遍地试图够着他的目标,但迪娜瓦兹的左护右挡让他够不着。

抽泣中,罗姗再一次尖叫道:“不要打了!为了我的生日,不要打了!”

皮带在继续挥舞,不过没有第一次那样准确、有力了。第一次抽错了地方之后,古斯塔德的手臂早已失去了一大半的活力和敏捷,“你这胆小鬼!别往你妈背后躲啊!”

没等索拉博和迪娜瓦兹做出反应,窗外响起一阵尖叫,“够了吧?这是睡觉的时间,不是打架的时间!省下力气明早再打吧!”

那是库蒂夏小姐的声音,跟每天早晨她叫骂奶贩子时的声调和



节奏一样。古斯塔德气急败坏。他冲到窗前：“有话就到我家门口来说！我在这儿没白住，我也付了房租！”他转过身，铁青着脸对迪娜瓦兹说：“看见了吗？你朋友是这种行为？可恶的巫婆！”

“可她说得对。”迪娜瓦兹坚定地说，“半夜三更的还这么大吵大嚷。”

“好哇，跟她站一边对付自己的老公，总是跟我一个人作对！”他静了下来，心中苦涩。窗外，一切又恢复了宁静。可他仍很不服气地等在窗前，等着万一库蒂夏小姐又回敬什么话。

瞅准这机会，迪娜瓦兹急忙催促索拉博、达柳斯和罗姗离开房间，赶紧上床。古斯塔德独自一人，愤怒开始消减。他看了看紧握在手心的皮带，把它扔到墙角，然后吹灭桌上的蜡烛。他觉得房间里依然很亮，于是调了调煤油灯的灯芯，又回到窗前。黑黢黢的石墙融入墨黑的夜色，几乎看不见了。

迪娜瓦兹折了回来，“都上床了，等着你说晚安呢！”他没有回答。她又说了一遍：“我去看了索拉博，你看，”她伸出湿了一大片的袖口，“他的眼泪。你去一趟吧。”

古斯塔德摇摇头，“他得来看我。他得学会尊敬长辈。否则，他不是我儿子。我的儿子死了。”

“别说这种话！”

“这话我必须说。现在，对我来说他什么都不是。”

“好了，别说了！”她抚摸着小腿上的伤痕，他眼睁睁地看着她。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教训孩子时你别跑来夹在中间。”

“都十九岁了，他已经不是孩子了。”

“十九也好，二十九也好，他不能那样对我说话。而且为什么？我做了什么？无非就是为他感到自豪嘛！”

愤怒之后，他的迷惑令人心痛。她想安慰他，帮他弄清楚为什么，可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肩膀：“我们得有耐心。”

“这些年难道我们还没耐心？难道这就是结局？遗憾，只有遗憾，毫无理由地毁掉自己的前途。为了他，难道我还有什么没做到的，你告诉我？我甚至扑到汽车跟前，把他踢到一边，救了他的性命，结果落得终生残疾。”他拍了拍自己的髁部，“不过，这是父亲该做的。但要是他连尊重都不表示，我也能再踢他，从家里踢出去，从我的生活中踢出去！”

她又摸了摸他的肩膀，然后走到餐桌旁，“我去厨房收拾一下，然后我们去睡吧。”她开始收拾弄脏的盘子和杯子。

二

等迪娜瓦兹清理好餐桌，用湿布擦干净桌上的残屑，然后上床睡觉之后，古斯塔德仍久久地坐在煤油灯柔和的灯光旁。他很感激有这盏灯。他知道，要是电灯还亮着的话，他会依然愤怒。

他感到一切都无所谓了，把瓶子里所有的东西全混在一起：比利莫利亚的朗姆酒、柠檬、金鹰啤酒、苏打水。他尝了尝，扮了个鬼脸。不过他依然喝了一半，然后起身走到他祖父做的黑书桌跟前。这书桌有两个并排的抽屉。右边的抽屉要小一点，下面有一个小书橱作为支撑的台座。他试图轻轻地打开书橱的门，这门一直都很紧。他的手有些发抖。门开了，木头摩擦着木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陈旧的书籍及其装帧发出的气味，夹着学识和智慧飘了出来。书橱顶层的最里面是 E. 科巴姆·布留沃编写的《布留沃成语与寓言词典》和巴雷尔与利兰合编的两卷《俚语、行话和黑话词典》（1897 年版）。和这件家具一样，这些书也是古斯塔德从父亲破产的书店里抢救出来的。他伸手抽出《布留沃成语与寓言词典》，随意翻开一页，捧到自己的鼻子上，闭上双眼。浓浓的、恒久的书香从这些珍贵的书页里渗出，安抚着他焦虑、困惑的心灵。他合上书，用手指的背面轻轻地抚着书脊，然后把它放回书架。



这层书架上还有伯特兰·罗素¹的一些著作和亚当·斯密²的《国富论》。这些是他念大学时的书,就这几本保留了下来。他常跟音乐家马尔科姆开玩笑,说他上大学时,教材采取的是“今年买进明年卖出”的办法。他和索拉博正在筹划做个书架,要是把所有的书都放进去该多好看。可现在没了。对我来说,现在这孩子无关紧要了。

书架前面平放着的是《韦伯斯特大辞典》的节略本和《罗热同义词词典》的袖珍本,上面堆放着杂乱无章、横七竖八的杂物:折起角的信封、装着纸夹和橡皮圈的塑料盒子、两卷透明胶带(一卷用了一半,另一卷用了四分之三)、一瓶宝蓝色墨水、一瓶没贴标签的红墨水(专门用来题写贺年卡或书写婚礼上用的白色信封,包括称呼、对长寿和幸福生活的祝愿,还有写在左下角的礼金数额)。书架上还放着其他不易辨认的零碎东西。几个拆开来的钢笔零件,一个胶水瓶的橡皮瓶嘴,一把没了刀锋的小刀,一个从文件夹上脱落下来的金属纸夹,混杂在一堆线团和橡皮圈中。

书架的下层全都堆放着文件夹、硬纸夹和旧杂志。他小心翼翼地掀起一摞发黄的、上面留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矩形印记的报纸,寻找着那封信。他的手指捏到了信,然后把那摞报纸放回原处。一盒陈旧的、锈迹斑斑的钢笔尖自从用了圆珠笔以后就没了用处。盒子里面笔尖碰笔尖、笔尖碰盒壁,一会儿稀里哗啦,一会儿又戛然而止,就像在摇沙球³一样。

他把那封信拿到灯下。自从这封信寄到,他已经悄悄地读了好几遍了。信封是用打字机打印的。寄信人的地址是新德里的一处邮政信箱,寄信人的名字没写。这封信起初让他既紧张又好奇,因为在新德

1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改良社会主义者、唯心主义哲学家。

2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3 沙球,一种打击乐器。

里他什么人也不认识。信封内装着一张信纸,厚实,有纹理,质量特别好。他又读起信来。

我亲爱的古斯塔德:

收到这封信您一定会大吃一惊。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尤其是我的不辞而别,您一定因此对我是彻底失望了。

我知道,您为此非常生气。虽然我不擅于写信,但请接受我诚挚的道歉,如果我说我是迫不得已,请相信我。如果我编造什么借口,那我就是在撒谎,我并不想那样做。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告诉您细节,这关系国家机密。您知道,离开军队后,我一直在为政府工作。

有些与我职责相关的事需要在孟买完成。我立刻想到了您,因为没有谁更值得我信任。您的友情我非常珍惜,还有您妻子迪娜瓦兹,您的两个很棒的儿子,还有可爱的小罗姗。你们全家从前、至今仍旧像我自己的家人一样,这一点我无需赘述。

我想请您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请您帮我收一件包裹。假如您不愿帮这个忙,请告诉我,我也会理解,只得去找别的不那么可靠的人。请不要生气,包裹上我只写自己的邮政信箱号码,因为按规定我的地址必须保密。

我再一次请求您的宽宥。将来终有一天,当我们全家(如果您不介意这样称呼)再次团聚时,我会把真相全告诉您。

您挚爱的朋友

吉米

古斯塔德用手指摸着信纸,心里想,跟他自己书桌里面的那些薄纸相比,这纸真厚实。吉米总是很有钱,也很大手大脚。总是给孩子们买礼物,羽毛球拍、板球球棒和门柱、乒乓球台、哑铃什么的。并且他从不亲手把礼物送给孩子们,而总是交给我,说他们是我的孩



子,因此我应该最先满足他们,让他们高兴。可每次他一来,罗姗、达柳斯和索拉博就立刻丢下手中的事,坐到他身边。他们是他们的英雄,甚至连总是挑三拣四的索拉博也这样。你看看他现在,对丁肖基不屑一顾。

古斯塔德调低煤油灯的灯芯,斜靠在扶手椅子上。此时的灯光很柔和,照得整个房间宛如梦境一般。哦,善神奥尔穆兹德,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玩笑?我年轻时,你赋予我求学、上进、成功的欲望,然后你又夺走我父亲的财富,让我在银行里消磨生命。可对我儿子,你让我安排一切,差不多快功德圆满了,可你却打消了他去印度理工的欲望。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已经昏聩得连你的话也听不见了?

他又举起酒杯。此时,他觉得朗姆酒和啤酒混在一起的味道让人好受了些,于是便多吞了些。我照看索拉博,等着他成长,已经有多少年了?如今,我真希望回到当初,那个不知道结果的当初。那个时候至少还有希望。可现在,什么都没了,除了伤感,什么都没了。

索拉博前面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有湿婆神军党的法西斯政治和马拉地语优越这些无稽之谈,少数民族是没前途的,就像美国的黑人,比白人优秀,生活过得却远不如白人。他怎么才能让索拉博懂得这一点?怎么才能让他知道他不该这样对待一个把自己儿子一生的成功作为自己人生目的的父亲?索拉博把这个人生目的给夺走了,犹如夺走一个跛子的拐杖。

朗姆酒兑啤酒变得好喝了。他干完杯中的酒。心中的压力慢慢释放了出来。九年前我踢过他,为了救他一命……我也能再踢他。把他踢出我的家,踢出我的生活……为了教他尊敬长辈……他对我有多重要……曾对我有多重要……当时……

当时,整个上午在下雨。不对,是整天在下雨,雨掺和着柴油烟雾的气味。他带着十岁的索拉博去吃午饭,结果搭错了车。古斯塔德向银行经理梅顿先生专门请了半天假,庆贺儿子第一天上圣泽维尔中

学。想进那所中学可不容易。那所学校的格言是：更远更深¹，在选拔新生时尤其坚持这一格言。入学考试难度极大，还要面试，两场考试索拉博的表现都很出色。才十岁，可他的英语就已经相当流利了。不像三岁上幼儿园时的那次面试，当时女园长问他“你用什么香皂？”索拉博用古吉拉特语²回答说“很酷的香皂”。

古斯塔德想让他好好地吃一顿。城里，巴黎人做的咖喱鱼和米饭最好吃。每道菜还配上松脆酥口的烙饼，卖的鱼也总是新鲜的鲳鱼，服务员还可按你的要求端上鱼的任何部位。最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索拉博最喜欢吃鲳鱼三角形的尾部。

可因为下雨、人多、嘈杂，古斯塔德看错了车号。等汽车驶离车站、钻进车流之后，他们才发现。售票员沿着过道大摇大摆地走来，肩上吊儿郎当地斜挂着皮制的钱袋和票箱。

古斯塔德掏出零钱说：“一张大人票，一张半票，去丘吉尔门。”在巴黎人开的餐馆吃完午饭，他还要给索拉博一个惊喜，陪他走到拉斯托姆超市，去买他们最喜欢的果仁冰淇淋，夹在两块吃到最后依旧松脆的饼干中间。买冰淇淋是迪娜瓦兹的主意。这东西很贵，索拉博从前只吃过一次，是在祆庙办完他的入教仪式之后给他买的。

售票员没理睬古斯塔德伸出的手，而是冷冷地嘀咕道：“不去丘吉尔门。”他咔嚓咔嚓地使劲捏着空的剪票钳。那刺耳的声响使他的话音似乎充满敌意。他瞪眼看着外面的雨和车，没看古斯塔德的脸。

这雨是清晨一大早就开始下的，雨水好似庞大的雨帘从昏暗的天空中倾泻而下。古斯塔德和索拉博离开家去新学校时，他记得迪娜瓦兹说过：“凡事一开始就下雨是个好兆头。”索拉博也很高兴，因为

1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 5:4)中耶稣的一段话，意思是“更远更深，追求卓越，人才能有所收获”。

2 古吉拉特语，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语言，也在孟买使用，是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



这意味着他能穿自己的那件新雨衣和橡胶靴了。他希望能发大水,以便能去踩水。

出门前,母亲用朱砂在他的额头上画了个红点,给他套上玫瑰和百合花环。她为他祝福,撒了一把米,在他面前摆上椰子、槟榔叶、干红枣、槟榔果、七枚卢比,所有这些都代表好运。她往他嘴里塞了一块糖,大家拥抱他,往他耳朵里嘀咕几声祝福,说的差不多都是生日祝愿,但重点在好好上学、好好读书上。

古斯塔德站在最前面,希望雨别再下了。雨水哗啦啦地打在车站波浪状的金属雨棚上,震耳欲聋。空气沉闷、难闻。汽车像一头酣睡的怪物躺在亮晶晶、湿漉漉的道路上,颤动着吐着臭气,偶尔,自己醒来朝前懒懒地动几步。汽油、柴油的烟雾浓烈、刺鼻,好像早已汽化在这湿气当中,而这湿气又覆盖了一切。

“不去丘吉尔门。”售票员又重复了一遍,心不在焉地捏着剪票钳从他身边走过:咔嚓,咔嚓。他的左手在皮制的钱袋里玩弄着大把大把的硬币,手指插在钱币当中,或抓起一把来,再让它们哗啦啦地落回钱袋,像金属的瀑布,溅起丁零当啷的声响。钱袋上有块地方因为他不停地抚摸已经被磨得绸缎一般光滑,露出柔和的光泽。当古斯塔德在倾盆大雨中躺在路上,面对迎面而来的汽车却无法爬起来时,他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售票员的这模样。哪里骨折了?一阵剧烈的疼痛传遍他的全身,好似雷鸣。

一开始,就是跟这个粗暴无礼的售票员发生争吵的。“不去丘吉尔门。”他说道,下雨和交通拥堵让每个人心情都不好,“票还买不买?”

“如果这车不去丘吉尔门,我们就下车。”

“那就下吧!”咔嚓,咔嚓,“要不就买票。不能白坐。”

“那就打——铃停车吧。”古斯塔德的话有损尊严地从嘴里冒了出来,说到一半时车晃动了一下,他只得胡乱地说完后半句。

“铃到了下一站才能打。要坐车,就买票。否则……”他指了指下

车门。

古斯塔德拿眼睛看了看那根打铃的绳子：要是他抓住拉一拉又会怎样？售票员肯定会阻止他，一场肢体冲突肯定会发生。他知道当场干一仗，他是不会吃亏的，可当着索拉博的面这样做不合适，而且要是不如意，售票员拿着金属票箱砸破乘客脑袋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他再一次尽力讲理：“你要我们当街就下车被撞死，是不？”

“没人会死，你瞧，车不是全都停了吗？”售票员轻蔑地说。

公交车停在车道中央，没动，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爸，下车吧！”索拉博喊道，争吵让他难堪，“现在跳下去不难。”其他乘客因为车堵着不动，正感到无聊，于是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这场争吵。看着父子俩穿过过道时，众人颇感失望。

就在索拉博刚跳下去的那一刻，汽车猛地朝前一突。他在因为下雨而变得滑不唧溜的柏油路上失去了平衡，倒了下去。古斯塔德大喊：“停车！”从开动的车上跳了下去。

在起跳的那一刹那，他意识到自己要么用脚着地，要么用脚去救儿子。他对准索拉博，一脚把他从一辆迎面扑来的出租车前踢开。倒地时他的左髋骨撞到地面。他听见了那声令人晕厥的碎裂。晕厥的那一刻，他的鼻孔闻到了柴油浓烈的气味。

出租车司机猛地踩住刹车，车停在了古斯塔德跟前。人们从人行道上朝他躺的地方跑来，围成了一小圈。

“让他躺平。”有人说。

“需要喝水。他刚才昏过去了。”另一个人说。古斯塔德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觉得有人在按住他，不让他起身。

出租车司机叫他的乘客自己走。几个人不肯，可当得知不必付车费后，他们赶紧走了。有人在叫路对面那个卖水的。街上那怪异的声音盖住了其他噪声，混合成一阵嘶哑的抽气声和低语：“嘿——嘿！卖水的！”路对面的那个人提着水桶、端着杯子，一路小跑地穿过街道。尽管古斯塔德的整张脸早已被雨水淋得精湿，但人们还是用水



淋湿他的额头。也许他们觉得需要用比雨水更凉的水来唤醒这位倒地的人。

古斯塔德睁开眼。第二杯水又灌满了,送到了他的嘴唇边,可他不肯喝。卖水的人把水往路上一泼,漫无对象地说道:“两杯水,二十派士。”

“什么?”出租车司机喊道,“你害不害臊?难道你没看见这人伤得这么厉害,痛得快昏过去了?”

“我是个穷人,我得养家糊口。”卖水的人说。他的一侧脸上有块很大的紫色疤痕,声调很高,带着刺耳的哭腔。

人群分成了两派。有人说这个无情无义的恶棍应该被一脚踢开,可另一些人觉得他也有道理。为了决不失去这一天唯一的一笔生意,他又开口说话了:“这人出了事故,是不?要康复他就得付救护车的钱,付医生、付医院的钱。干吗就只有我不能收钱?我造了什么孽,就不能收我的二十派士?”

“算了吧!算了吧!”人群中有人赞同。倒向他这边的人多了起来。这时,索拉博从早上得到的七枚卢比中拿出一枚来。古斯塔德想对他说要点清找补的零钱,可他发不出声来。卖水的提着水桶和杯子走了,嘴里嘟囔着什么。雨水中,他那高调的哭腔发出徒劳的叫喊:“冰凉的水哟!甘甜的水哟!”

人们的注意力又集中在了古斯塔德身上。出租车司机要送他去看医生,或去医院。可古斯塔德在快要再次昏迷之前还能发出低语:“去霍达达德公寓楼。”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个出租车司机人还是很好的。他从容地安排好所有的事,给吓得快要流泪的索拉博打起精神,“别着急,我们很快就到,总不会一直堵下去的。”他问索拉博上学的事,学习的事,问他上哪个年级,就这样不停地对话,直到他们抵达霍达达德公寓楼。

比利莫利亚少校在家,一听到这消息就立刻跑来了。他叫迪娜瓦兹去找接骨师。“送他去帕尔西总医院这种正规的医院,你所能接受

的要么是正规的治疗,要么是正规的‘乱疗’,看古斯塔德的运气了。”他咯咯咯地笑着说。

迪娜瓦兹心想,少校不把这当回事很自然,过去在军队里,流血受伤的事他见得多了。他接着说:“医院喜欢用凿子、锯子、锤子、钉子,钻削刨铆了之后,开给你的账单可不薄,因为那些工具贵得不得了。”古斯塔德在疼痛中听他这么说,觉得这笑话很令人安心。他知道现在一切都会好的,吉米会安排好的。“找接骨师,不需要动手术,铆钉子,上石膏,什么也不要。甚至不花钱,只需认点捐,愿捐多少是多少。而且接骨师的方法非同一般,那是我亲眼所见。有时候,遇到麻烦的事,军队里的医生也找他帮忙。他做的事简直就像魔法。”

就这样定了。他们搭上那辆出租车,朝那天接骨师坐诊的地方赶去。司机不肯收车费。“我可不想乘人之危。”他说。

吉米像抱婴儿一样一把抱起古斯塔德,朝诊所里屋走去。这些年来他俩扳手劲较量过很多次,古斯塔德发现吉米是少数几个气力与他旗鼓相当的人。

吉米站在他身旁等着,直到接骨师来看他。事后,他又拿来两个长长的、沉重的沙袋,那是接骨师坚持要古斯塔德用的,在骨折没有治好之前用来把腿脚固定住。

古斯塔德常想,那天要是没有吉米我该咋办?不过,说来也怪,他总是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你说这是偶然也好,友情也罢,吉米就是这样。

三

古斯塔德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然后睁开。他的嘴很干。他伸手去拿那杯“朗姆啤酒”,马上想起杯中的东西早就喝光了。他站起身,调亮煤油灯,举着灯朝书桌走去。不知多少次,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吉米·比利莫利亚的感激。要不是他带他去接骨师那儿,眼下他肯定是个十



足的跛子。可如今，他既不拄拐杖，也不用手杖，不像瘸腿特穆尔那样又瘸又跛。

他拉开那个大一点的抽屉，翻寻信纸。他跛得比平常更加显眼。虽然那场事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他依旧没有完全承认除了接骨师的妙手外，克服自己跛蹇、使其跛得不那么显眼的还靠自己的意志力。

他找到了一张没有起皱的信纸，拿圆珠笔在手掌上试着画了画。要是钢笔写到一半没水了怎么办？他不喜欢墨水的颜色不一样。接着，他改了主意，打开书橱。

书籍及其装帧的那股陈年的书卷气味再一次扑面而来。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那个装有笔尖的盒子竖在那儿，以前曾经是放倒着的。他打开盒子，拿了几支笔尖在自己的左手拇指指甲上画了画，最终选了一支。他找来一支笔杆，插上笔尖，然后拧开宝蓝色墨水瓶。

手中拿着钢制的笔杆，感觉很好，比圆珠笔的塑料杆要实在得多。好久好久没用过这样的笔了。如今，谁也不用这种笔了，就连学校里也不用了。可在过去，孩子们从铅笔写字过渡到墨水写字，用的就是这种笔。这就是他妈的现代教育的问题。人们以进步的名义摒弃了表面上看起来不重要的东西，殊不知他们追求现代性，从窗户扔出去的却是传统。如果传统丢失了，紧接着的就是那些尊重和热爱传统的人将不再受到尊重。

差不多凌晨两点了，可古斯塔德仍毫无睡意。他深情地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把记忆和忧伤掺和在一起。终于，他把笔尖浸到墨水瓶里，开始写信。写字的那只手在纸上投下一团阴影。他把灯移到左边，写好信纸头上的地址和日期。刚把称呼写好，电来了。灯泡在餐桌上方发着白光。黑暗了几个小时后，刺眼的电灯灯光无所顾忌地涌向房间的角角落落。他关掉灯，在煤油灯下继续写信。

第五章

DIWUZHANG

一

到该接水的时间，迪娜瓦兹自己醒了，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古斯塔德和索拉博，想到他俩相互说的那些特伤感情的话。她身心疲惫，倦意依旧，跌跌撞撞地朝卫生间走去。接水，接水，水桶得灌满。快点，厨房的水缸得灌满，还有那个大桶。还要去买牛奶……

她在外面等奶贩子的时候，库蒂夏小姐招手要她上楼。刚走上楼梯，她便脱口说道：“请别往心里去。古斯塔德他很生气。”丈夫没有克制住自己，朝一位孤独的、年迈的女士大声吼叫，这也让她整个晚上都心中不安。

“我叫你不是为了这个。我是在为你的儿子担忧。”

“为索拉博？”

“对，就是你的老大。他让我想起我的法拉德。”库蒂夏小姐说道，脸上闪过一丝温柔，接着又消失了，像风中的烛光。曾几何时，她的全部心思和梦想都留给了她的侄子法拉德。很久以前的一天，极度的欢乐与无限的哀伤结伴而来，她兄弟的妻子在生法拉德时死了。而且就在那一天，库蒂夏小姐立下誓言：自己将终身不嫁，毕生侍奉她的鳏夫兄弟和他的孩子。于是，她成了小法拉德的母亲、老师、朋友、奴仆，



以及她能想到的任何角色。她的奉献获得了孩子的回报,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毋庸事实证明,他成了她生活的理由。那是库蒂夏小姐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候。

法拉德十五岁时,他和父亲像往常一样去坎达拉度周末假。回来的时候,在高止山脉¹的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一辆卡车失去控制,先撞上一辆满载游人的客车,接着撞上法拉德和他父亲坐的轿车,三辆车一起翻下了山路。卡车司机是唯一的幸存者。在三十五年前的那个灾难的日子里,库蒂夏小姐关闭了她的心扉,封存了她的思想,冻结了她的记忆。从那个日子起,谁也不许走进前厅后面那套公寓的门。

“你的索拉博简直太像我的法拉德了。”她说,“不管是长相,还是智商,他走路、说话的模样,太像了。”迪娜瓦兹对法拉德一无所知。在她结婚、搬进霍达达德公寓楼以前,这事早就发生了。她一脸茫然,这时库蒂夏小姐继续说:“很灵光的一个男孩。要是他还活着,一定会学他爸当律师。”她说的就这些,悲伤已经不再是一种需要吐露的情感了。这些年来,孤独中她的独处已经为她结了一层甲壳,在这层坚硬的外壳下,你很难看出那些惨遭命运切割的伤口是否依然新鲜,或者早已结痂。

“哦,我很难过。”迪娜瓦兹开口说道。

“不用了。眼泪老早就哭干了。一滴也不剩。”她用两根手指摁住眼袋,往下一扯,“看见没?全干了。”迪娜瓦兹同情地点点头。“不过,我叫你来是因为昨晚我全听见了。你知道索拉博为什么会这样?”

独自苦闷了一夜的迪娜瓦兹对库蒂夏小姐的关心满怀感激,“我想知道为什么,可脑子不中用。真的想不明白。”

“你是说他突然不想去印度理工那地方上学了?”迪娜瓦兹点点头,这时库蒂夏小姐眯起眼睛,“在此之前他还是想去的,没人强迫

¹ 高止山脉,位于印度南部的山脉。

他,是不?”

“没人强迫他。我不记得了,好像是他自己的主意,当时他还小,在上小学。”

库蒂夏小姐的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这么说,只有一种可能了。有人给他喂了不干净的东西。比如在他吃的东西,或是喝的东西当中。绝对是巫术。”

迪娜瓦兹彬彬有礼地掩饰住自己的怀疑,但与此同时,她也在想:魔法也是蛮诱人的,再复杂的事情也能很快地用它来简化,来解释。

库蒂夏小姐的样子很可怕,“你知道要是索拉博失败了,谁可能会从中得益?也许是谁为了自己的儿子想来盗走他的聪明才智?”

“我想不出有谁。”迪娜瓦兹突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也有可能是他在街上踩到了什么不洁的东西。要做这种邪恶的事,办法多的是。”此时,她双目圆睁,放出警告的光。大得跟肉丸子一样,迪娜瓦兹心想。“不过别担心,对付的办法也有的是。你可以先用酸橙。”她给她解释了步骤,以及要做的准确手势,“先试几天,在太阳还没下山前试,然后再来找我。”转身回屋时,她又说,“顺便说一句,我说那蜥蜴尾巴是兆头,说对了吧?”

“什么预兆?”

“你们的晚餐,被吵架给彻底地搅了,接着又是停电。在家里杀鸡是很不吉利的。动物死前的诅咒会一直留在家里的。”

“那是古斯塔德的主意。”迪娜瓦兹说。在回家的路上,她充满睡意的脑子里浮现出一幕小闹剧,那只鸡正和达柳斯的那些因肺炎而死的鱼和鸟的亡魂们在嬉戏打闹。可怜的库蒂夏小姐,可怜的人生。

她急着想回床上睡觉,没有注意到古斯塔德书桌上的那些信。

二

她还在睡,此时索拉博醒了,发现父亲经过一夜沉思和梦想之后



遗弃的笔和纸。当朦胧的晨曦不知不觉地爬到古斯塔德的身上时,当朗姆啤酒发挥作用时,他也不再守护那些早已逝去的往日和行将熄灭的希望了。

索拉博拿起笔杆,心里纳闷为何父亲还在用这个老古董。他也一夜没睡,因为苦恼、心乱和那些伤感情的话而辗转反侧,所有这些难道都是他的错?答案很难找到,它们仿佛埋藏在一座旧日的花园里,被记忆挖了出来,又重新种在了它自己选择的地方。在索拉博的内心深处,烦恼的种子老早就萌芽了,比昨晚还要早得多,早在他的父母发现他们的大儿子在家里,在学校,无论是学习还是玩耍,样样事都得心应手、一帆风顺的时候就已经发芽了。好像没有哪件事情索拉博做不到、做不好。不论是算术,还是工艺,或者是伦理学,每年颁奖的日子他都要囊括多个奖项。他还经常获得演说奖和辩论奖。在校际戏剧竞赛中,他主演的剧目捧走了奖杯。他在学校举办的科学展览上也名列第一。不久,古斯塔德和迪娜瓦兹便深信他们的儿子非同一般。

于是,当索拉博对飞机模型显露出兴趣,古斯塔德就理所当然地坚信他定将成长为一名航空设计师。儿子按比例复制的几幢有名的房屋预示着宏伟的建筑即将诞生。他捣鼓诸如开罐器之类的机械的东西只能有一个含义:那就是一个发明家正在脱颖而出。当然,索拉博的命运说不定会很糟,因为家长对长子的溺爱和吹捧已经导致了许多可怕的事情发生。

读书期间,索拉博唯一看得见的失败是在摆弄昆虫这件事上。八年级的时候,他在水平测试中获得嘉奖,奖品是一本名叫《昆虫学入门》的书。他读完这本书,花了几天时间思考书中的内容,接着使用一张自制的网开始捕捉蝴蝶和飞蛾。他把这些昆虫放进一个白铁罐,里面放着浸了汽油的棉花团,把它们熏死。当它们不再扑腾后,他打开罐子,轻轻地摊开翅膀。那些翅膀总是紧紧地裹住腿脚和吸管,朝着与自然伸展相反的方向合拢,仿佛它们在垂死之中用翅膀盖住头,试图挡开那有毒的气体。还没等到蝴蝶死后僵硬时,他把四片膜状的翅

膀对称地铺在一个也是自制的展板上。几天后,等这些翅膀又干又轻像薄纸一样时,蝴蝶就可以做成标本了。

所有的人都夸他做得漂亮。他们欣赏翅膀上五彩缤纷的颜色和图案,好像那是他亲手设计的。蝴蝶标本的胸腔用大头钉固定,精美地钉在他用夹板和曾祖父的工具做的展示盒里。看见索拉博使用这些工具,是古斯塔德最引以为傲的。他经常重复自己说过的这句话:喜欢木工,这一定是遗传。

可飞蛾和蝴蝶开始散落。不久,蝇蛆在盒子里爬行,看上去令人作呕。日复一日,索拉博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无计可施。当蝇蛆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它们就像当初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消失了,这时,索拉博把盒子扔到厕所走道边黑黢黢的架子上。

可这次失败并没有终止他作为天才的传说,这不能作为他的失败。古斯塔德心甘情愿地承担下了责任,“那是我的过错,不该用汽油,应该用四氯化碳,而且没有给索拉博弄到他想要的合适的干燥剂。”

索拉博不再追逐蝴蝶了。成为全球首席昆虫学专家的梦想从古斯塔德为儿子编排的职业条目中给删除了。从此,索拉博专注于机械的和想象的东西。他把闹钟拆了又装上,修理他母亲的绞肉机,用在父亲书桌里找到的放大镜制作了一台幻灯机。他从周日的报纸上找来漫画,一幅幅地投射到前屋的墙上:达梧·布斯蒂¹的家人,或者是真人大小的鬼怪。比利莫利亚少校总是来看投影,经常站起身在映像前摆出姿势,挥舞拳头,嘴里发出嘭、啪、咚的响声,模仿鬼怪。接着便是吃周日帕尔西午餐²的时间。

在霍达达德公寓楼,古斯塔德和迪娜瓦兹最自豪的时刻是看到索拉博让达柳斯以及学校和院子里的一帮朋友充当临时演员,自导

1 达梧·布斯蒂,美国著名连环漫画《金发女郎》中的人物。

2 周日帕尔西午餐,帕尔西人周日吃的午餐,有米饭、小扁豆、肉类。



自演《李尔王》。戏剧在院子的尽头上演,观众自带椅子。不用说,索拉博既是主角李尔王,又是制作人、编导、服装设计和场景设计。他还对剧本做了删减,明智地接受了这样的意见:即使观众是一群对儿女溺爱有加的父母,若要他们面对一个绝对业余的莎士比亚超过一个小时,他们也会紧张得精神分裂的。可直到他上了专科,索拉博这才奇怪地发现,父亲从来没有宣称或梦想过自己的儿子将成为艺术家。我儿子要当画家,我儿子要当演员,他要写诗,这样的话没有过,从来没有,而他总是说:我儿子将成为医生,当工程师,当科学家。

此时,他擦了擦笔尖,拧开墨水瓶,想起在自己使用铅笔的童年即将结束之前父亲曾经给他看过这支钢制的笔杆。伴随着墨水时代的来临,对未来的规划也开始了。对印度理工的梦寐以求也渐渐成形,然后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想象。印度理工成了希望之乡¹,成了理想中的黄金国²、梦境中的香格里拉³,成了传说中的阿特兰提斯⁴和卡米洛特⁵,成了世外桃源⁶以及奥芝国⁷,成了圣杯的故土,只要抵达那里,捧上那圣器,一切将成为可能,一切将得以实现,一切将唾手可得。

在这远大志向的形成中,要想区分父与子谁投入了多少热情是徒劳无获的,要想确定这主意是谁的,以及该归属于谁,也是很难的,其难度不亚于要分辨雨季中的哪一点雨滴最先落到大地。

1 希望之乡,上帝允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地。

2 黄金国,早期西班牙探险家想象中在南美洲的黄金国。

3 香格里拉,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1900—1954)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1933)中假想的喜马拉雅山山谷名,亦称世外桃源。

4 阿特兰提斯,传说位于大西洋中的一个神秘岛屿,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臆断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据说最后陆沉海底。

5 卡米洛特,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的所在地。

6 世外桃源,英国诗人 S. T. 柯勒律治(1772—1834)的诗作《忽必烈汗》(1816)中所指的文上都。

7 奥芝国,美国儿童文学作家莱曼·弗兰克·鲍姆(1856—1919)创作的小说《绿野仙踪》(1900)(原名叫《奥芝国的魔术师》)中所描写的一个神奇之地。

索拉博看见桌上的那两封信。他很快读完了少校的信,接着又看了父亲用笔尖蘸墨水龙飞凤舞书写的回信。此时,迪娜瓦兹第二次起床。她觉得自己应该对昨晚的事说点什么。可儿子却先开口了:“你没看过少校叔叔的信?”

“什么信?”他举起信。“肯定是以前写的,”她说道,“你知道你爸喜欢收藏东西。”

“不是,这封信四个星期前刚寄到的。你看邮戳。”

古斯塔德跌跌撞撞地朝卫生间走去,眼睛周围是黑黑的圈。迪娜瓦兹等着门插销滴答一声响过。“昨晚他睡得很晚。”她的声音带着温柔的责备。

随后,当古斯塔德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她说:“我们看到那封信了。”

“我不知道‘我们’是指谁。对我来说,在这儿只你一个人。”

对他的这话,她没理会,“你开始在藏信件了。不知道你还在藏什么其他的。”

“没有的事!我只是想独自好好地考虑考虑吉米的信,不受这家里各位天才各式各样建议的干扰。就这理由。”

“各式各样建议,怎么啦?”迪娜瓦兹被刺痛了,“二十一年了,每件事情我们都是在一起商量的。可现在我怎么就惹你讨厌了?而且吉米根本没说清楚细节。你怎么知道你要做的事就是正确的?”

古斯塔德说细节并不重要,帮助朋友,这是个原则问题,“这些天来,你不是一直在少校这、少校那的吗?我说过,忘掉他吧,他不是像小偷一样溜得无影无踪了吗?可你不肯。可现在,人家写信来求助了,我说答应,可你还是有意见。”

“万一是什么危险的事情?”

“废话!”他指着索拉博问,“你龇牙咧嘴傻笑什么?”

“爸,你不要又生气哟!我觉得你做得对,可……”索拉博说。

“哦,有人以为他老爸做得对!你是不是已经告诉过他,说他不再是我儿子了?”古斯塔德极富讽刺地鞠了鞠躬,“谢谢,谢谢长官!谢谢



您的赞赏。接着说,还有什么指示?”

“我刚想到吉米叔叔和你的朋友曾经讨论过政治的事。他常说:‘要想摆脱国大党那帮骗子,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搞共产主义,要么军事独裁。民主对一个饥饿的国家不合适,把它忘掉几年吧。’”

他模仿少校清脆快速的男中低音,学得像极了,迪娜瓦兹笑了。古斯塔德也乐了,可他小心地掩藏起自己的赞许,索拉博接着说:“我猜想,吉米叔叔是不是正在策划一场政变,要推翻现在这个腐败的政府?”

古斯塔德一只手端着茶碟,一只手撑着前额。“又开始说疯话胡话了。想想有用的好不好?想想你自己上印度理工好不好?”他揉着自己的前额说,“吉米说话就是那样。遇到旱灾、洪灾、物资匮乏,遇到事情出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这样说的。”

“我知道,我知道,只是开个玩笑。可要是当头儿的出了问题怎么办?就像英迪拉的儿子拿到汽车制造的许可证这件事?他说:老妈,我想造汽车,然后立刻就拿到许可。他连一辆车都不造,就已经赚了笔大钱,藏在瑞士银行的账号里了。”迪娜瓦兹专心地听着索拉博讲述生产的样车在试车时如何地栽进沟里,可还是因为有高层的指令得到了许可。在丈夫与儿子之间,她是自我任命的裁判,她脸上的表情就是一个记分牌。

“不错嘛,你儿子看报纸了。”古斯塔德说道,喝完杯中的茶水,“他可以成为天才,不过让我来教教他。不论你在报上读到什么,首先打一半的折扣,扣除那些添油加醋的成分。剩下的再减去百分之十,那是生姜和大蒜。有时候还得看是哪个记者,再打掉百分之五,那是辣椒面。最后,也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得到真相,不含香料和宣传的成分。”迪娜瓦兹很赞赏丈夫的这一通即席的教导。记分牌上的比分又变了。古斯塔德身子往后一靠,把茶杯推到茶壶边。

“可我是从一个目击者那儿听来的,我在学院的一个朋友。他老爸就在测试中心工作。”索拉博说。

“你那个学院的朋友！尽往你脑子里灌输疯话胡话、没用的东西。幸好我们这儿讲民主。要是俄国人在这儿，肯定会叫你和你的学院朋友打包去西伯利亚。”他揉了揉自己的前额，“他每次这样说话，我的血就往头上冲！我告诉你，要是我中了风，那就是你儿子气的！”

她苦恼地看着父子俩。一场本来酷似热烈的讨论（对此，她还是有点喜欢的，希望以此来引导父子俩回归常态）结果又重新点燃了昨晚的柴堆。她示意索拉博不要再说了。

“我最后再说一次，听我的劝告。”古斯塔德说，“忘了你那些朋友，忘了你那个学院和那没用的文凭。想想你的前途。如今，连打短工挣小钱的职员都是学士了。”他捡起写给比利莫利亚少校的回信，走到书桌旁去拿信封。

迪娜瓦兹示意索拉博跟她去厨房。在那儿，她从篮子里选了一个酸橙，要儿子闭上眼睛。“干吗？”他问道，“你拿酸橙干吗？”

“不会痛的，只是让你的脑子健全。”

“废话。我脑子健全得很。”

她示意他别嚷，求他为了她试试这办法，太妄自尊大总是不好的，“很多事情科学还没法解释。况且一个酸橙又伤不了你什么。”

“唉，好吧！”他顺从地闭上眼睛，“先是老爸装腔作势，然后你又装神弄鬼。你们两个要把我给逼疯。”

“不得无理。少耍嘴皮子！”她用右手拿着酸橙，在他头顶上按顺时针方向划了七个圈，“睁开眼睛，好好看着这东西。”她把酸橙从他眼前移开，一直移到他脚下，然后塞进一个褐色的纸袋子。事后，这袋子是要扔到海里去的。库蒂夏小姐说最后这一步是关键，千万不能把酸橙扔进垃圾桶里。

突然，库蒂夏小姐说的每一句话好像都饱含着深邃的智慧。



三

经历了那个不快的生日晚宴之后,周一再见到丁肖基时,古斯塔德很不自在,不过丁肖基让他放宽心,“别往心里去。男孩成长的阶段,争吵是很正常的。你以为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些?”

吃午饭时,古斯塔德没去送饭工放饭盒的楼梯间。他不想去碰自己的午餐,也不准备用铅笔给迪娜瓦兹写纸条。二十一年了,他总是写纸条给她,而她总要看这些纸条,不论他俩怎么争,怎么吵,这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雷打不动的习惯。直到今天也这样。每天的纸条话不多:“亲爱的,今天很忙,见了经理。等会儿告诉你。你的——”或者是“亲爱的,菜很好吃。香得每个人都流口水。你的——”

丁肖基拿着自己那盒三明治朝古斯塔德的办公桌走来。与其他人不同,每天早上他把自己的午餐放进手提包里带来,经常是两片面包夹一点头天晚上的剩菜。他经常来点花样百出的东西,什么花菜三明治、茄子三明治、四季豆三明治、南瓜三明治,面包被菜汤浸得软塌塌的,但他吃得津津有味,一点不剩。如果有人嘲笑他伊壁鸠鲁¹式的美食态度,他总是回答说:“我家的那只老鹰给啥,我就毫无怨言地吃啥。要不她会把我给活剥生吞了。”

丁肖基的幸运日就是头天晚上没剩菜,就像今天这样。遇到这样的日子,妻子阿拉梅早上起来煎个香气喷鼻的鸡蛋夹在面包当中。等他打开包着三明治的纸,裹在里面的洋葱、生姜和大蒜的气味扑面而来。“走,老弟,”他对古斯塔德说,“拿上你的饭盒,我们去餐厅。”品尝这每日的特色佳肴,他可不想迟到。

每天,在餐厅吃午饭时,他们这帮人便聚在一起说笑逗乐。他们

¹ 伊壁鸠鲁(前 342?—270),古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强调感性认识的重要性,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享受和幸福。

讲锡克教徒那些经久不衰的笑话(在亚运会上,当一位信奉锡克教的运动员跑了第一之后,有人问他:“你现在是不是兴奋了?”他回答:“不,我现在还是辛格。”¹);他们讲马德拉斯人的笑话,学南方人的卷舌音(学他们怎么把“真小”念成“怎小”);他们讲古吉拉特人的笑话,他们糟糕的英语发音,尤其是“o”的发音,成了笑柄(古吉拉特人为何去梵蒂冈啊?因为他想听pope music²。古吉拉特人为何要啃教皇的大脚趾啊?因为他想吃popcorn³);他们讲帕坦人的笑话,据说帕坦人喜欢拿屁股说事(有个帕坦人去看医生:“医生,我肚子痛得很。”于是,医生给他灌了个肠。帕坦人兴高采烈地走了,告诉他朋友说:“嘿,现代科技真舒服啊——你肚子疼,药却可以从你的屁眼舒舒服服地塞进去。”第二天,他的朋友们便在医生的诊所门口排起长队等着灌肠)。

餐厅里的这帮人连他们自己也不放过,把帕尔西人尽人皆知的长鼻子拿来开玩笑(一个帕尔西人翘起鸡巴朝一堵墙走去会怎么样?他会碰伤鼻子)。任何人,不论说什么方言,属于哪个种族,都不能幸免于难,一开起玩笑,餐厅里是绝对平等的。

午餐时分是枯燥乏味的工作日中最精彩的时刻。每次丁肖基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明星,大家一字不漏地听他说的每一句话。其他人也有所贡献,但相比之下好像都黯然失色。丁肖基把他听到的笑话全都保存起来,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后,他会添油加醋地把听到的重新讲出来,变成崭新的故事。这点剽窃很有必要,没人会在乎。

有时候,他们不讲笑话,而是唱歌。如果说丁肖基是插科打诨时的明星,那么唱歌的时候耀眼的主角就是古斯塔德了。大家尤其爱听

1 锡克教徒的名字中都有“辛格”一词。这位运动员不懂什么叫“兴奋”,以为在问他现在是不是不叫辛格,改叫“兴奋”了。

2 pope music 读作[pəʊp mju:zik],意“教皇音乐”。这里古吉拉特人实际上指pop music(流行音乐)。

3 古吉拉特人实际上是指 popcorn(爆米花)。



的是他用苏格兰人精彩的土腔演唱的哈利·罗德爵士¹的名曲,像《边呻吟边徘徊》和《我爱上一位少女》。虽然大家习惯齐声合唱,但当唱到下面这一段时,每个人都安静了下来:

傍着青青的山,傍着绿绿的水,
灿烂的太阳照耀在罗梦湖上,
但我和我的爱人却将永不相见,
在那最美最美的罗梦湖岸上。

可大家总是发现副歌部分不唱不过瘾,于是他们与古斯塔德齐声合唱,淹没了他努力提高的嗓音:

你走山路,我走平原,
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
但我和我的爱人却将永不相见,
在那最美最美的罗梦湖岸上。²

不过,餐厅里也不全都是在唱歌说笑。有时候,大家也会激烈地讨论一些社会问题,如有关天葬塔的争议。当银行职员和出纳们提到丧葬改革者倡导的火葬时,群情便激奋起来,开始个人攻击。可丁肖基总能用几句轻松的玩笑收住话题,比如他说:“我宁愿让家里那亲爱的老鹰把我给吃掉,也不要秃鹰来吃我。有她在,我就保险了——至少她不会把我的肉撒得孟买到处都有。”

他咬了一口自己的煎蛋三明治,提醒古斯塔德该吃午饭了。可古斯塔德回答道:“不吃,今天不吃了。”

1 哈利·罗德爵士(1870—1950),苏格兰著名演唱家。

2 选自苏格兰民谣《罗梦湖》。

尽管丁肖基很想去餐厅，但他还是决定留下来陪在朋友身边。
“来点三明治，来一半？”他把饭盒递了过来。

古斯塔德打手势表示不吃，“我出去走走。”

“我也去。边走边吃，利于消化。”

出去的路上，他们从新来的打字员劳丽·库媿娜身旁走过，她正优雅地、一勺一勺地举起拌着肉汁的米饭送进自己的嘴里。这姑娘的打扮跟她的办公桌一样，收拾得井井有条，无可挑剔。她不喜欢去餐厅，到吃午饭的时候，她把办公的东西规规矩矩地收拾到一边，腾出地方来铺餐巾、摆午餐。两个男人从一旁经过时，她的舌头像蛇一样伸出来，把一颗散落的米粒舔进嘴里。

“真可爱！”丁肖基小声说。她的双腿盘起，短裙撩起，恰到好处地露出一截大腿。“啊——”丁肖基轻轻地呻吟道，“真撩人哪，叫人怎么耐得住？得赶紧找人引见引见。”他把手伸进裤兜，在胯下做了个隆起的动作，他喜欢扮演的就是这角色——风流浪子，或者是大伙儿所谓的“花神喷泉广场的卡萨诺瓦¹”，对于这称呼，他很乐意接受。

他俩走进炎热的阳光下，给一个迟到的送饭工让开道，那人头上顶着一筐午饭盒，一路小跑地在人群中迂回前行。一股风夹着从他脸上涌出的汗水朝他们这边吹来。丁肖基本本能地护住自己那包三明治。他俩厌恶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用白手巾把洒落在面颊上的那些咸咸的汗珠给擦掉。

“这算不了啥。”丁肖基说，“有一天我搭十一点左右的火车。你搭过这趟车吗？”

“你知道我从来不坐火车。”

“送饭的时间。这些人本来只能坐行李车的，可有人上了旅客车厢。挤得不得了，汗臭得不得了。哎哟！我开始觉得衬衫上有点湿。你

¹ 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以所写的包括他自己的许多风流韵事的《自传》而著称。这里的意思是“风流浪子，好色之徒”。



猜怎么回事。是个送饭工,就站在我跟前,手拉着扶手。汗水从他裸露的腋窝里滴下来,答答滴,答答滴,全是他的汗水。我很有礼貌地说:‘谢谢,请站远点,我的衬衫打湿了。’可他不搭理,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我真的是气晕了,大声吼道:‘你,是人还是畜生?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我站起身给他看打湿了的衣服。你猜猜他干吗了?猜猜看!”

“他干吗了?”

“他转过身,一屁股坐在了我的位子上!倒霉又倒霉!这些低档次的人,拿他们有啥办法?没有礼貌,不讲规矩,啥也不懂。你知道谁该为这样的状况负责?就是那个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狗娘养的湿婆神军党的头儿,就是他和他的无稽之谈,什么‘马哈拉施特拉人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不把整个邦弄到手,他们绝不消停。”

说着说着,他俩来到花神喷泉广场的十字路口,这个巨大的环形路口放射出五条道路,宛若粗大的、阵阵律动的触须。汽车从这里开出去,不顾一切地扎进一条条滚滚的车流之中。孟买电车公司红色的双层公共汽车倾斜着车身,摇摇欲坠地绕着路口驶过,驶向克拉巴岛¹。无畏的手推车在肌肉和骨骼的驱动下奋不顾身地与路上的这些喝着汽油的钢铁和橡皮之躯竞争着。环形路口的中央,喷泉没有了水,使得这转盘犹如一个巨大的、静止不动的车轮,围在它周围旋转的是这座纷繁、律动的城市,这座在永无停顿的路上充满喧嚣、蜂鸣、喇叭声、刹车声、抱怨声、尖叫声、叹息声和丁零当啷、咯嗒咯嗒、轰轰隆隆的都市。

丁肖基和古斯塔德决定沿着维拉里曼街走下去。在街角处,有个街头艺术家盘起腿,坐在自己用炭笔画的男女诸神旁边,偶尔站起来把信徒们留下的钱币收拢来。古斯塔德指着干涸了的喷泉说道:“二十四年了,这喷泉有水的日子真可谓屈指可数。”

“等着马哈拉施特拉人掌权吧,到时候我们就有真正的白痴领袖

¹ 克拉巴岛,孟买的一个地区。

了。”丁肖基说，“他们只知道在希瓦吉公园集会，喊口号，威胁人，改街名。”他突然真的气愤了起来，心里确实有股怨愤。“干吗要改街名？妈的，我日他妹子！叫什么‘胡塔提马霍克街’？”他嘴里憎恶地迸出这些话，“花神喷泉广场有什么不好？”

“这有什么好担忧的？我是说，如果能让这些马哈拉施特拉人高兴，就给他们几条街让他们改名吧，让他们有事可做。街名又有什么呢？”

“不对，古斯塔德。”丁肖基非常严肃，“你错了。名字很重要。我是在拉明顿路上长大的，可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达达萨赫伯巴德卡姆卡街。我上的中学在卡纳克路。现在这条路突然成了拉克曼亚提拉克街。我住在斯里特路，可不久也会消失的。我这辈子都在花神喷泉广场上班，可终有一天这名字会改的。我这一生究竟怎么啦？所有的名字都错了，我这一生是不是搞错了？有了这些新名字，是不是就有了第二次机会再从头过一回？你告诉我，我这一生怎么啦？难道就这么被捋了个一千二净？你能告诉我吗？”

古斯塔德心想，这些年来自己一直错看了这位朋友，只是把他看成是个爱开玩笑的人，虽说也是朋友，但无非是个插科打诨的滑稽角色罢了。“不必为这种事烦心，老丁。”他说。他从没面对过满口哲理的丁肖基，如今所能说的就只有这个昵称，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可就在此时，一个男子在沿维拉里曼街骑车时被一辆从相反方向驶来的轿车撞倒了，于是名字的话题被忘在了一边。

“啊，我的天！”丁肖基叫道，只见那人身体翻过车把手，摔倒在人行道上，就在离他俩不远的地方。一股鲜血从他的嘴里冒了出来。行人和店主们纷纷跑来帮他。丁肖基也想去，可古斯塔德挪不动步子。他抓住丁肖基的胳膊，感到恶心、眩晕。

此时，那辆车已经开跑了。人们都在问有谁看见了那辆车的牌照。警察从转盘那儿跑过来处理这场事故。“再靠近六英寸，这人的脑袋就会像椰子一样碎掉。幸好摔在阴沟里。怎么啦，古斯塔德？脸怎



么这么白？”

古斯塔德晃了晃身子，用手捂住嘴，因为他胃里直翻腾。丁肖基立即诊断出了他的毛病所在。“你看看，毛病就出在没吃午饭。”他责备道，“肚子空空的是见不得血的。士兵打仗前为什么总要饱餐一顿？原因就在这儿。”他带着古斯塔德朝街角的那家饭馆走去。

饭馆里面阴凉了许多。他俩选了电扇底下的一张桌子，古斯塔德擦了擦前额上的冷汗。“好点了吗？”丁肖基问。古斯塔德点点头。饭桌上全都扣着玻璃，下面压着一页菜单，供人细看。玻璃很脏，油渍斑斑，但把菜单放大了许多。古斯塔德把前臂放在桌子上，享受着桌面的冰凉。天花板上缓慢转动的吊扇发出“嗖——嗖——嗖”的声音，让人平静下来。辛辣的气味从厨房里漫了出来，朝街上飘去。收银台背后的墙上有一排手写的字：禁止随地吐痰或赌博。还有一排手写的字是：笃信天尊——饭碗会有的。

“带上劳丽·库媂娜在那上面用餐，那才有味道呢！”丁肖基指着楼上有空调的那些包厢说。“那钱才花得值。”侍者走上前来，一只手拿着块湿抹布，另一只手拎了两个水杯。他是捏着杯子的边缘把杯子拎来的，手指浸在水里。他俩抬起手臂，让侍者飞快地擦拭桌子。立刻，一股难闻的酸霉味留在了桌面上。丁肖基开口点菜：“来盘羊肉萨莫萨三角饺，外加酸辣酱。两杯雀巢咖啡。”他把杯子举到嘴边，此时，侍者在杯壁上留下的手指印使他想起这杯子是怎么拿来的，于是他放下杯子，没有喝，“喂，古斯塔德，这么多年来我怎么不知道你见不得血？”

“废话，我又不是怕见血。”他的话音里有什么东西在提醒丁肖基，这事是不容开玩笑的，“是吃惊。我认识骑车的那个人。我从公共汽车上摔下来时，他帮过我。你记不记得我出的那次事故？”

“当然记得啰。不过，我还以为是少校在……”

“没错，没错，那是后来。这人是出租车司机，是他照顾我和索拉博，载我们回家的。连车费都没收。”他仰起头看着电扇，“九年了我

一直等着要感谢他。可等我见到他时,他却从天而降,磕破了头。”咖啡送上来了,接着是那盘饺子,“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还想起了他。你说是因缘还是什么?今天该轮到帮我了,可我没有做到。这好像是上天摆设的一场考验,可我没经受得起。”

“嘿,废话!你晕倒了,怪不得你。”丁肖基给自己的咖啡加了三勺糖,还往一个饺子里加了一点,“来,吃点东西,感觉就会好点的。”他把古斯塔德的咖啡杯拉到跟前,加了两勺糖,搅了搅,又推到他面前,“后来少校怎么啦?你找没找到他跑哪儿去了?”饺子很脆,他咬起来声音很响。一块油腻腻的脆皮从三角饺的顶端裂开,掉进他的盘子里。

“没找到。”

“说不定他又去参了军。”丁肖基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把脆皮饺子塞进自己的嘴里,“你觉得是不是要跟巴基斯坦打仗了?”

古斯塔德耸耸肩。

“你看到报上的那些照片了吗?简直是血腥的屠夫,到处滥杀无辜。你再看看整个世界,完全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这个时候操他娘的美国到哪儿去了?连一句话都不说。要是俄国打个隔,美国在联合国肯定要抗议了。只要柯西金¹放个屁,美国就要在安理会提个动议。”

古斯塔德无力地笑了笑。

“没有谁在乎,因为这些人都是穷苦的孟加拉人。而且那个贱人尼克松²,只知道去舔巴基斯坦的屁眼。”

“没错,”古斯塔德说,“因为有俄国,巴基斯坦对美国来说很重要。”

“可为什么?”

古斯塔德用实物来说明什么叫地缘政治,“你瞧,这饺子盘是俄

1 柯西金(1904—1980),苏联政治人物,1964年至198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尼克松(1913—1994),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1974年因“水门事件”辞职,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自动辞职的总统。



国。它旁边的这个,我的盘子——阿富汗,跟俄国特别友好,是不是?来,把你的盘子放在它旁边,那是巴基斯坦。那巴基斯坦以南是什么?”

“没什么,你还需要一个盘子。”丁肖基说。

“不用了,巴基斯坦以南没国家了,只是海洋。美国害怕的就是这一点。如果巴基斯坦成了俄国的朋友,那俄国通往印度洋就一路畅通了。”

丁肖基说:“哦,那美国的两个小睾丸就握在俄国人的手里了。”对这个让人一听便十分了然的比喻,他很得意,“为保护这对软蛋,即使六百万孟加拉人被屠杀,他们也不在乎,只要巴基斯坦人高兴。”侍者把账单留在桌上。“我来付,我来付。”丁肖基执意地说道,把这张潦草写成的小纸条拿在手里,朝付钱的地方走去,他手臂前伸,不让古斯塔德拿到账单。

外面,太阳很刺眼,两人加快了步子。等他们走进银行时,午饭的时间差不多结束了。劳丽·库媿娜正准备干活了。“嗨,你瞧瞧这身子,简直像是奶油加糖!让人饥渴难耐啊!给她来几下该多惬意啊!哈——哈——”丁肖基小声说。

一提到甜蜜的奶油,古斯塔德饥饿的肚子便开始叽里咕噜起来,使他回想起小时候早晨常喝的奶茶,常吃的脆面包。等牛奶煮开、变凉之后,妈妈便撇去牛奶上的奶油。如今,奶贩子的牛奶质量太差了,随便怎么煮怎么凉都凝固不起可以称作奶油的东西来。

四

古斯塔德下班回家,那堵黑墙一路恶臭熏天。他心想,无知的人们怎么永远也搞不懂这堵墙壁不是公共厕所?他挥舞双手,把围在头上乱飞的苍蝇和蚊子赶走。可现在滋生蚊虫的季节还没到呢。

他用门锁钥匙打开门,迎面看到迪娜瓦兹一脸的严肃。“你儿子一个接一个地闯祸。”她说道。

“怎么啦？”

“拉巴迪先生来过了，抱怨达柳斯追他女儿，说在这院子里很难看。”

“我儿子追求那个又傻又丑又胖的小妞？废话！”

古斯塔德与拉巴迪先生之间的旧怨是几年前结下的。当时，拉巴迪先生有一条他自以为是野性十足的狗，取名“老虎”，是阿尔萨斯狗和拉布拉多猎狗的混种。老虎很友好，也不伤人，可拉巴迪先生却把它装扮成凶神恶煞的模样，给它戴上吓人的、布满饰钉和尖铁的项圈，带它散步时牵着长长的锁链而不是常见的皮带。他自己则装备一根粗实的棍杖，据称是这畜生万一无法控制时用来教训它的。主人耀武扬威地挥舞着这令人畏缩的棍杖，“一表狗才”的老虎则温驯、缓慢地跟在他旁边，温文尔雅，与世无争。

每天早晨和晚上，拉巴迪先生都要牵着老虎在院子里溜达。这狗总是东刨刨，西闻闻，寻找合适的地方拉屎，它经常选中古斯塔德的长春花和薄荷丛，已经喜欢上这地方了。因为个头儿大，这狗拉的屎是量多味臭，而且一直要到第二天早晨扫大街的来打扫院子时才扫走。古斯塔德向拉巴迪先生请求了好几次，不要让老虎在花丛里拉屎，但拉巴迪先生反驳说要控制像老虎这样个儿大、凶狠的动物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还问道：话说回来，要是你古斯塔德想要拉屎时有人把你从厕所里拉出来，你会是什么感觉？

于是，争吵和报复持续不断。有天晚上，古斯塔德看见这两个家伙站在花丛旁，他打开窗户，泼下一桶冷水，把下面的两个淋了个透湿。“哦，对不起！”他面无表情地说道，“我在给花浇水呢。”老虎好像很乐意淋水。它汪汪直叫，摇晃着尾巴，可拉巴迪先生却气冲冲地走了，在黑暗中发出恐吓的吼叫，与此同时，院子里从各家的窗户飘下来嬉笑的声音。

长到七岁，老虎变得肥胖、懒惰起来。在院子里走几步就足以让它精疲力竭，而且要哄上半天才能让它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不过，



一天早晨,它好像是脑子有了想法,突然活力迸发。虽然又肥又胖,它还是围着院子痛苦地转了七圈,一圈代表它短暂生命中的一年,直到拉巴迪先生设法让它停下来。可过度的劳累一定是让它本来就不能适应的心脏难以承受。就在当天,它跟着落日去了。接着,拉巴迪先生马上预约了祭师杜思徒吉·巴利雅,要为爱犬老虎奇怪的死亡找出解释。

巴利雅祭师整天都在袄庙里念经,只是每天上午花两个小时给拉巴迪先生这样的人解惑传道。因为年事已高,他卸去了祭师日常的职责,用空余时间强化他与天神的联系,他声称那是他先知先觉的源泉。

巴利雅祭师给人忠告时非常慷慨,毫不吝啬,没有他力所不及的事。只用片刻时间,他就揭示了老虎为何要那么死去。但更重要的是,他就拉巴迪先生打算要养的第二条狗提出了明确的指导。他说:皮毛必须是白色的,必须是母的,体重不得超过三十磅,站起来不得高于两英尺;拉巴迪先生可以给它取任何名字,只要打头的是字母表上的第四个字母就行。为了这条狗的健康,他还给它写了一段祈求康健的经文,在每个月的某几天吟诵。

怀揣祭师开出的规格说明,拉巴迪先生去了宠物市场。当大家发现老虎的后继者原来是条白色的、名叫“小酒窝”的波美犬时,霍达达德公寓楼里的每一个人都如释重负。古斯塔德的花丛对小酒窝失去了特殊的魅力,因为此时达柳斯所有死去的鱼和鸟全都完全腐烂、分解掉了。然而,两个男人之间的怨恨却没有消失,没有化解。

“让那个养狗的白痴说去吧!”古斯塔德回答,“达柳斯现在在哪儿?”

“我看,还在外面玩吧。”迪娜瓦兹用报纸重重地拍打着,“这么多苍蝇,真讨厌!”

“都是那堵肮脏不堪的墙。天黑后蚊子还要来。我今天看到了好大一片蚊子。”古斯塔德说。

晚饭的时候,达柳斯回到家,古斯塔德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没啥!”达柳斯愤愤地说,“有时候,茉莉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时,我和她讲了几句。我和每个人都讲话。”

“听着,她父亲是个疯子。最好离她远点。如果她跟你的朋友在一起,你就一边去。”

“这不公平。”达柳斯抗议道。但事实上,最近他常去看朋友,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茉莉也在。她那双温柔的褐色眼睛看着他,那感觉很甜、很美,以前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公平也好,不公平也罢,这个我不管。我不想让那个养狗的白痴再来抱怨。这事就这么定了,吃饭!”

可这顿饭吃得真不容易,苍蝇在食物上面嗡嗡地飞旋,到处都有蚊子在俯冲。只要有蚊蝇落在盘子上,罗姗就要大声尖叫,达柳斯试图去抓飞行中的蚊蝇,以检验自己的反射能力。“把窗户全关上,然后再把房间里面的打死。”古斯塔德说。可是片刻之后,每个人都热得汗流浹背,窗户只得打开。

他们总算吃完了饭。“人们老是在墙下面撒尿,好像那儿是他们家的厕所。”古斯塔德说着,照着自己的脖子就是一巴掌,然后把一只被打死的蚊子扯下来。在橱柜放药品的地方,他找到了一小管用了一半的奥德莫斯防蚊膏,“明天还得买一管。说实在的,蚊子把奥德莫斯厂给喂肥了。”他们都擦了瓶子里剩下的药膏,好度过这个夜晚。



第六章

DILIUZHANG

一

每天下班回家,古斯塔德都要满怀希望地询问吉米有没有回信。但两个星期后,少校依旧没有就他想办的事回一个字。一天傍晚,罗姗听见爸爸的钥匙在响,便朝门口奔去。“爸爸,可以给我一个卢比去学校用吗?集合的时候克劳迪娜嬷嬷说了明天是参加抽彩的最后一天,奖品是一个漂亮的从意大利进口的跟我一样高的穿着又长又白婚纱的眼睛也是蓝的洋娃娃。”她停下来吸了口气。

古斯塔德把她拉到身边,搂着她说:“我的乖小妞!这么激动?你会像瘸腿特穆尔一样说话结巴的。”

“可,给我一个卢比好吗?”

“教会学校就这样。钱钱钱,总是要钱,养肥女院长的大白屁股。”

“得了,得了,”迪娜瓦兹说,“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说。”罗姗咯咯地笑了。

“告诉我,克劳迪娜嬷嬷说没说拿抽彩的钱做什么?”

“说了。”罗姗回答,“她说一半用来建新校舍,一半拿来帮助难民。”

“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难民’?”

“克劳迪娜嬷嬷告诉我们的了。他们是从东巴基斯坦逃出来的，逃到印度来的，因为西巴基斯坦的人要杀他们，把他们的房子全烧了。”

“好吧，给你一卢比。”他打开钱包，“不过记住，这并不是说你就能得到那个洋娃娃，这是抽彩。”

“我知道，我知道，爸爸。克劳迪娜嬷嬷说过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个号码，哪个女孩的号码被抽到就可以得到那个洋娃娃。”她折起纸币，从书包里拿出铅笔盒，把纸币藏在直尺下面，“爸爸，西巴基斯坦人为什么要杀东巴基斯坦人呢？”

古斯塔德解下领带，把打结的地方抚平，“都是因为邪恶和自私。东巴人很穷，他们对西巴人说，我们总是挨饿，请让我们公正地分享果实。但西巴人说不行。这时东巴人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和你们一起干活了。于是，作为惩罚，西巴人开始屠杀东巴人，烧他们的房子。”

“真卑鄙，东巴人真可怜。”罗姗说。

“这个世界卑鄙和可怜的事多着呢。”古斯塔德接着挂起领带，解开袖口的纽扣，然后问迪娜瓦兹有没有信件。没有吉米的信，但有一封来自一家教育信托基金会的信。他把里面的申请表搁在过去几周里收集起来的表格上。“看看吧。”他酸苦地说道，手背敲打着这堆纸，“为了这个不领情的孩子，我跑了那么多的地方。”他把表格一张张地拿起来，“帕尔西人联合教育基金会，R. D. 塞斯纳信托，塔塔奖学金委员会，惠迭高等教育慈善基金会，我都跑遍了，为了让他们给奖学金，我磕头作揖，求爹告奶，好话说了一大堆，感谢说了千百遍，结果你的那个天王老子居然说对印度理工不感兴趣。”

迪娜瓦兹把申请表整理好，“不要生气，一切都会好的。神是伟大的。”

每天太阳下山之后，她都在索拉博的头顶上按顺时针方向划七圈。可毫无成效。居然相信会出现侥幸，我一定是疯了。可话又说回来，索拉博和他爸不像以前那样吵架、争论了，快摸木头。难道这不就



是因为……

“天知道,他要是不上印度理工还会有什么作为。”

她整理着表格,“他告诉过你,他想继续在现在这个学院里学。”

“这就叫有所作为?靠一张没用的学士证书?”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古斯塔德因为儿子的背弃而悲愤,因为等待吉米·比利莫利亚的回信而焦急,因为每天太阳落山之后必来无疑的成群结队的蚊子而疯狂。他常说:“那些在路上撒尿的无知的猪猡应当就地枪毙,”或者说,“用炸药把这该死的墙给炸了,看他们到哪儿去撒尿!”最后这句话表明他真的是无可奈何了,因为对他来说这堵墙曾经还很珍贵。

许多年前,当比利莫利亚少校刚搬进霍达达德公寓楼时,当自来水供应还很充足,帕尔西人开的乳牛场的牛奶还很香浓、便宜时,城市里到处都涌动着建设的热情。霍达达德公寓楼的周边地区也不例外,四周的高层建筑开始兴建起来。第一个挡住的是落日,公寓院子的西面建起了一幢办公楼。虽然只有六层楼高,但遮挡霍达达德公寓楼绰绰有余,因为公寓楼只有三层高,短而宽,一排十套公寓,摞起来三层,有五个门洞和楼梯,几户人共用一个门洞和楼梯。

不久,东面也开始动土兴建了。对于全体三十户房客来说,很明显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所幸的是,工程拖延了十多年,原因是水泥短缺,劳力问题,设备缺乏,以及有一次由于水泥掺假导致建筑的整个一侧坍塌,造成七名工人死亡。霍达达德公寓楼的小孩子们跑到工地上,惶恐地凝视着地上的那些乌黑的痕迹,猜想这里是不是七名工人肝脑涂地丧命的地方。对霍达达德公寓楼的居民来说,这些拖延是痛苦的暂缓,而且不久他们也渐渐地接受了这改变了的场景。

随着车流和人流的增加,那堵黑墙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了个人隐私的唯一遮拦,尤其是当吉米和古斯塔德清晨念“腰带经”的时候。这堵墙有六英尺高,整个公寓楼那么长,当阳光在东方展开、他俩祈祷时,这墙为他们挡住了那些不是帕尔西拜火教教徒的人的目光。

可古斯塔德说：让隐私见鬼去吧，让这墙见鬼去吧，让这恶臭见鬼去吧。奥德莫斯防蚊膏买了一管又一管，所有暴露在外的部位都涂上油膏，可蚊子还是继续嗡鸣、叮咬、疯狂。不知怎的，这油膏在他身上毫无效果。夜里有一半的时间他是在挠痒、拍打、咒骂中度过的。

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迪娜瓦兹告诉他自己小时候有个邻居对蚊子有免疫功能：“真的，这人小时候吃了很多蚊子。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不过你知道小孩总是把什么东西都往嘴里放。”可从此以后，蚊子就再也不咬他了。他长大成了个蚊虫不咬的人。蚊子落在他的皮肤上，钻进他的汗毛中，从他背上爬下来，可就是不叮他。可能是他吃的蚊子改变了他的血液和气味，使他成了蚊虫的同类。它们的嗡鸣和飞舞再也不让他烦恼了，他说反而像小夜曲，在他耳边悠扬地歌唱。

“那你的建议是……”古斯塔德一边问道，一边啪啪啪接连在自己的脸上、肩上和胸口拍了三巴掌，“我们应当停止抹油膏，开始猛嚼蚊子了？”

很快，油膏的价格涨了，一同上涨的还有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从火柴到卫生棉。“这个难民救济税快要把我们大家全都弄成难民了。”他说。

好像这些烦事还嫌不够，罗姗和达柳斯又开始要旧报纸了。又是为了难民，学校需要收集报纸。老师们展开募捐比赛，每天早晨报纸都要过秤，集合的时候宣布结果。英文报纸由于纸张质量比当地报纸好，每公斤的价钱高，因此单独放一边。

迪娜瓦兹试图向罗姗和达柳斯说明家里的经济状况：家里要每个月买得起新报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旧报纸卖给收旧报的人。两个孩子哀求说要是他们空手而去老师会生气的，于是古斯塔德同意每人拿五份《王者世界》¹。

达柳斯说他想要五份《印度时报》，因为他的朋友会嘲笑帕尔西

¹ 《王者世界》，帕尔西人以古代传说中的波斯王贾姆希德之名创办的报纸。



人办的报纸的。可古斯塔德不同意，“你应当为自己的传统感到自豪。要么拿《王者世界》去，要么什么也别拿。”

于是，达柳斯决定向邻居讨报纸。他父亲嘲笑道：“没人会给你一片纸的。”鉴于达柳斯执意要去，他规定了两个条件：“第一，不得去找库蒂夏小姐和那个养狗白痴讨。第二，如果讨到了报纸，必须分给妹妹。”

二

一周以后，当古斯塔德下班回家坐着脱鞋的时候，迪娜瓦兹喜气洋洋地拿出一封信来。他在公交车上一路站到家，已经很累了，但他的倦意消失了。终于来信了！他接过信，一只鞋脱了，另一只鞋还穿在脚上。信封上什么也没写。奇怪，他一边在心里纳闷，一边撕开信封：

亲爱的诺布尔先生和太太：

我谨代表克劳迪娜嬷嬷荣幸地告知，你们的女儿在我校年度抽彩中获得一等奖。

鉴于奖品体积庞大，我担心小罗姗无力将其抱上校车，奖品如有损坏，那将是一大憾事。因此劳驾二位安排时间前来领取。奖品在我的办公室（在主会客室边）里，如你们能尽快领走，我将不胜感激。

请接受我们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参与抽彩，使得我们的募捐活动获得成功。我校新教室的落成将归功于你们这些家长的慷慨合作。

你们忠实的
康斯坦斯嬷嬷
(抽彩委员会)

古斯塔德掩藏不住自己的厌烦，“我还以为是吉米的信。给我信之前你就不能吭个声？”

“你干吗这么不高兴？少校想要写信他会写的。可为了罗姗，改改你的脸色吧，她激动得很，你知道她长这么大从来就没玩过洋娃娃。”

他听了她的劝告。这时，罗姗一路小跑地从院子里来到屋内，“爸爸，爸爸，我中了洋娃娃！”

他一把抱起她：“我的洋娃娃中了个洋娃娃。不过，我看两个娃娃还是数你更漂亮。”

“不！那个洋娃娃更漂亮，她有蓝眼睛，白里透红，还穿着一件漂亮的白裙子！”

“蓝眼睛，红皮肤，呸，谁想要这些？”

“爸爸，别对我的洋娃娃说‘呸’！我们现在就去领，好吗？康斯坦斯嬷嬷说你得去……”

“知道了，我看了信。可现在很迟了，明天去吧，我有半天假。”

“可星期六学校不上课。”

“没问题。康斯坦斯嬷嬷会在那儿的。”古斯塔德说，迪娜瓦兹也这样认为。不过她建议先打个电话给她，以防她去逛市场，或看电影。毕竟，现在不像从前了，修女也不再总是待在屋里浆洗缝补做祷告了。

“拿三十个派士去库蒂夏小姐家打。”她说，因为库蒂夏小姐是这幢楼里唯一拥有电话的人家。不过，这奢华经常成了麻烦，因为邻居们（包括那些觉得她吝啬、古怪的人）总是来借用电话或者用一句“库蒂夏小姐，求您允许哟”，就把电话号码告诉亲戚朋友，遇到急事好呼叫。

所有去打过电话的人最多只允许走进她屋子两步。那台众人覬觐的黑家伙就蹲在前门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不过，每个人都有奇怪的故事可讲。他们说，站在外面楼梯口就能听见屋子里有人在长时间地对话，可等到门打开，里面只有库蒂夏小姐一个人。她生活得像个守财奴，典型的怪人，家里到处都是灰尘和蜘蛛网，旧报纸成捆成捆



地擦到了天花板,屋角堆着空的牛奶瓶,窗帘破烂不堪,沙发的坐垫爆出里面的东西,破裂的灯罩悬在天花板上,像被断了翅膀的鸟儿和蝙蝠。大家说,她不缺钱,根本就不缺钱。否则,她怎么能买得起帕尔西人开的乳牛场的牛奶,订得起塔塔饭店专为帕尔西人特制的饭菜?

大家说,不管是保姆、清洁工,还是亲戚朋友,谁都不许走进里屋的原因是因为她有个可怕的秘密:她在屋里放着两具亲人的尸体。许多年前,她用香油对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可没有送到天葬塔。另一些人声称那是胡说。屋子里没有尸体,而只是枯骨。库蒂夏小姐参加了葬礼,等到秃鹰在天葬塔里面把尸骨啄干净之后,她贿赂了几个抬尸体的,趁尸骨还没在竖井的石灰和磷粉堆里散架之前把它们搬回家。大家说,她自然是不肯让大家看到那些尸骨的,这就是她行事诡秘、古怪的原因吧。

“好吧,我去。”古斯塔德说,“不过,先让罗姗去问问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去跟她说:‘嬷嬷,爸爸来打个电话行吗?’”

“我害怕。”罗姗说。

“别傻了,想不想要你的奖品啦?”迪娜瓦兹说。洋娃娃的召唤轻而易举地战胜了罗姗的恐惧。

古斯塔德拿着把修枝剪,从他珍爱的花丛中剪了一枝玫瑰,“告诉她,这是爸爸送她的。”

“这又是干吗?”迪娜瓦兹问。他手一挥,没理她,好像在说他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罗姗回来了,说库蒂夏小姐同意了,然后又陪着他去打电话。夜色正在降临,可瘸腿特穆尔还在院子里。他从另一头瞥见了他们。“古……古斯塔德……”他的一只胳膊下夹着一扎纸,手里攥着一支圆珠笔,“古……古斯塔德等……等……”他挥舞着一张纸,以瘸子所能奔跑的速度快步跑了上来,“很……很……很重要古……古斯塔德……”

“现在不行,特穆尔。我很忙。”古斯塔德说。他猜想不知道又是

谁把什么垃圾塞给了这个可怜的家伙，记得有一次湿婆神军党招募他散发种族主义传单，攻击孟买的少数民族。他们给他许诺，如果干得好，就给他一块巧克力。古斯塔德从银行回来时，看见他正被一群在街边办公楼里上班的南方人围住，这帮人愤怒得差点要揍他了。古斯塔德竭力解释，但因为他是帮一个湿婆神军党的人说话，他们把他也看成是敌人。幸好，巡官班吉从警察局开车回霍达达德公寓楼。他看见古斯塔德和特穆尔被人围住，于是停下车，吹响口哨。还没等他下车，大家一瞥见警察的制服便一哄而散了。事后，古斯塔德警告特穆尔不要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

他耐心、温柔地说道，好让总是急不可耐的特穆尔平静下来：“半个小时后再来。我们再来看你手里的东西。”对于老天爷留下来的这些不幸的人，总得有人关照呀。

“古……古斯塔德……看……看……看请……请……请愿书吧。”他跟着他来到库蒂夏小姐的楼梯口。他在楼梯的底下停下脚步，绝望地望着他们。

在二楼，遮挡门眼的木板被提了起来，一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外面。“是我，古斯塔德·诺布尔，来打电话。”他对着那只眼睛大声说道，右手打着拨号码的手势，左手摆出拿话筒对着耳朵的动作。那只眼睛消失了，转动门锁、拉动门闩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很刺耳。这时，门开了。

他笨拙地企图窥视门厅以外的地方，可每个房间都锁着，或者很黑。她厉声说道：“电话机就在你跟前。”她从挂在脖子上的那串钥匙中挑出来一把钥匙，打开锁住话筒的锁。他按照康斯坦斯嬷嬷信上的号码拨了电话。那枝玫瑰搁在电话簿上面。库蒂夏小姐等在一边，等他挂上电话，她说：“三十个派士。”

“当然，当然。”他讨好似的把手伸进口袋。

“而且离开时把你的玫瑰拿走。”

“这是给……”



“送玫瑰这样的虚情假意,我不需要了。”她眯缝起眼睛说,“不过记住一句话。”一根瘦骨嶙峋、脆弱颤抖的手指指了指。这手指让古斯塔德心里顿生怜悯。她说:“谁都有年老、悲哀的一天。”她的话把岁月的流逝变成了一句诅咒。

他像个悔罪者,伸手递出那三十个派士,“谢谢您让我打电话。”他耳边响起生日聚餐的那个晚上他朝她吼叫的声音,想到这儿,他的脸感到滚烫。

当库蒂夏小姐再次开口的时候,声音已不再严厉,“等等,罗姗。”她捧出一大堆报纸,“听说你要收集报纸交给学校?”

“谢谢您!”罗姗说道,被沉重的报纸压得打了个趔趄。

“等你的洋娃娃抱回来,你要给我看看哟?”罗姗点点头。“再见!”库蒂夏小姐说。

“再见!”罗姗回答。

下楼时,古斯塔德帮罗姗减了负。公寓楼外面,瘸子特穆尔不见了,可院子里的平静却突然被打破了。他俩抬起头,看见卡瓦斯基正站在二楼的窗户边。“对塔塔家族,您赐予了很多很多!可对我,您却一无所予。对惠迭家族,¹您给了又给!难道您没听见我的祈祷?您只往有钱人的口袋里塞满财富!您以为我们其他人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吗?”

卡瓦斯基快九十了。他有个习惯,把自己那颗年岁已久、满头白发的脑袋伸出窗户,责怪上天,表达他对他主宰宇宙缺乏公允的不快。由于他患上了高血压,他家从未中断过向古斯塔德索要药用花草。每天,他媳妇都要在他的脖子上挂一圈新鲜的薄荷嫩枝。只要那枝条依旧嫩绿地保护着他,他的血压就不会像他的脾气那样勃然而起。

窗户嘭的一声关上了,打断了卡瓦斯基对上天的申斥,于是,古

¹ 帕尔西人塔塔家族,被称为印度工业的第一家族;惠迭家族则在印度的轻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斯塔德也低下了头。他瞟了一眼库蒂夏小姐给的那摞旧黄、积满灰尘的报纸的最上面一页。标题下面有幅照片被邻居窗户投来的一缕灯光扫了一下。他看到了一团炸弹爆炸的烟雾,然后是日期。我的天,1945年。这报纸保存了这么长时间?

三

第二天,下车付打的费时,瘸腿特穆尔拖着脚步走向前来,“古……古斯塔德请……请……请等等。”那扎纸又夹在了他的腋下。

古斯塔德决定严肃一回,偶尔这样对特穆尔是有好处的,“又在胡闹什么?成天在院子里游荡?干点有用的好吗?扫扫地,洗洗盘子,帮帮你哥哥。”

“古……古斯塔德不……不费时。给……给……给点时间很……很重……重要请……请……请看……看……看这请……请愿书。”

“你昨晚不是要给我看吗?怎么没来?”

“忘……忘……忘了,古……古斯塔德。很……很……很抱……抱歉忘……忘了。”

出租车司机不耐烦了,“先把你的娃娃抱下去,然后你愿聊多久就聊多久。”古斯塔德钻进后排,抱起穿着婚纱的洋娃娃,那娃娃发出“妈妈——妈妈——”的低声,蓝色的眼睛一睁一闭的。

“啊啊啊——”特穆尔叫道,“啊啊啊——古……古斯塔德让……让我……我看。我……我能……能摸摸吗?”

“手拿开!”古斯塔德厉声说道,“只许看。否则会把这雪白的衣服弄脏了。”

特穆尔麻利地把手在前襟上擦了擦,然后伸了出来,“看古……古斯塔德很……很干净。手……手非……非常干……干净。古……古斯塔德让……让我摸摸吧。”古斯塔德检查了他的手。满足满足这可怜人的欲望又没什么害处。



“好吧,不过只摸一次。”特穆尔激动不已。他走上前来,踮起脚尖,眼睛放着光彩,注视着洋娃娃的脸,轻轻地抚摸着那细细的手指,“好了。”

“古……古斯塔德请……请让我再……再摸……摸一次。”这一次他摸的是面颊,非常轻柔,然后停了下来,“古……古斯塔德,”他说着,又摸了一下,“啊啊啊——”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看着洋娃娃熟睡的脸,又看了看古斯塔德的脸,然后又看着洋娃娃的脸,突然抽泣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开了。古斯塔德走进屋子,伤感地摇了摇头。他把洋娃娃放进椅子上,理顺那长长的礼服,整理好头饰,抚平面纱。

“爸爸!”罗姗从里屋跑了出来,试图抱起娃娃。

“怎么啦,不抱我啦?只抱娃娃啦?”她草草地搂了搂他,然后跑回到洋娃娃跟前,“小心,太大了,你抱不动。”

“这些白礼服很贵,很容易弄脏。”迪娜瓦兹烦恼地说。

“做这么大个儿,真无聊。这么大的洋娃娃,哪个孩子能玩?”古斯塔德说道,这时,罗姗已经爬进曾祖父留下的那把又深又宽的椅子当中,坐在了洋娃娃的旁边。

“也许等她再长大一点。”

“大一点?她已经过了玩洋娃娃的年纪了。况且这段时间放哪里?总不能一直放这儿吧?”

迪娜瓦兹说,这娃娃不是玩具,因此需要一个类似展示柜的东西把它陈列起来。“现在嘛,暂时把它平放在橱柜的底层。”她说。虽然他们说这只是暂时的,但罗姗还是不喜欢这主意。不过,这娃娃长袍大褂的,特别是那身带裙环的大衬裙,橱柜的底层也是塞不进去的。得把它的衣服脱下来。就在他们争吵不休的时候,门铃响了。迪娜瓦兹透过门眼往外看,“是那个白痴,叫他走开。”

古斯塔德打开门,看见特穆尔的眼眶干了。“古……古斯塔德很……很重……重要的请……请愿书。”他发现椅子上的洋娃娃,“啊啊啊——古……古斯塔德让我摸摸一次。”他说。

“不准！”罗姗突然叫道，大家都吃了一惊。

“罗姗！”那是古斯塔德在提醒她。接着，他对特穆尔说：“你还想摸多少次？在院子里，你已经摸了好几次了。摸了你又会哭的。”

“哭？为什么哭？”迪娜瓦兹问。

“古……古斯塔德我……我不哭。让我……我摸摸吧。”

古斯塔德只好让步。立刻，特穆尔把手伸到面纱底下。他凝视着洋娃娃蓝色的眼睛，拍了拍它的面颊，抚摸它抹得红红的嘴唇，然后欢快地笑了。

“好了，特穆尔，摸够了。我们来看看请愿书吧。”特穆尔最后一次摸了摸那光滑、冰冷的塑料脸蛋，这才让古斯塔德生拉活扯地把他拉到餐桌旁。请愿书是房东写给政府的，详陈要是院子面积缩小了会给房客带来什么困难。他在附信中要求大家在请愿书上签字，以表达他们对城改方案的反对，联合起来否决那个邪恶的主张。

迪娜瓦兹开始给洋娃娃脱衣服。一开始，她揭掉面纱和头饰，然后取下那束花，这花巧妙地绑在洋娃娃的手腕上，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是它的手指在拿着这花。珍珠项链、鞋、长袜，一件件地被拿了下来，特穆尔看得出了神。当她开始解开衣服时，他变得坐立不安起来。

“好了，特穆尔，专心听我讲。”古斯塔德说，“你知道要怎么做吗？”可特穆尔全神贯注地看着脱洋娃娃的衣服。当脱到贴身的衣裤时，他的嘴角处淌下长长的一条口水。

“特穆尔！”他那黑红、有层黄斑的舌头收起了那条唾液。

“古……古斯塔德很……很重……重要的请……请愿书易……易卜拉欣告……告诉我的。”

“哦，他在这儿收房租啦？你听懂了他对你讲的话？”

“请……请愿书很……很重……重要非……非常重要必……必须签……签字。”

古斯塔德数了数那扎纸。三十张。他让特穆尔背朝洋娃娃坐下。



“听仔细啰。”他刚一开口便被送信的打断了，他把信往桌子上一扔，信散开了，有封信的回复地址是新德里的一个邮政信箱，“仔细听好啰！”

“仔……仔细听……听着呢古……古斯塔德。”

“把这请愿书送到所有邻居家，知道了吗？”

特穆尔使劲地点点头，“所……所……所有邻……邻居家。”

“每户人家给一张。叫他们先看后签字。另外，说话慢一点，说一个字，停一下，再说第二个字。慢慢地说，慢慢地说，好吗？”

“好……好的古……古斯塔德慢……慢地说。谢谢您古……古斯塔德。”向外走的时候他犹豫了。洋娃娃被脱得精光，光得像解剖室里那毫无生气的粉红色的石膏标本。“啊啊啊——”他的鼻孔在扩张，嘴巴开始像反刍动物那样在咀嚼，一只手伸了出来。

“特穆尔！”他继续向外走。走到门口时，在古斯塔德还没来得及关门时，他转过头，留恋地再望了一眼。迪娜瓦兹摇了摇头，开始叠面纱、长裙、衣服，把裙环收拢起来。

“信来了。”古斯塔德平静地说。

跟他一样，她也按捺住了激动，“你看了吗？”

“先把这个收拾好。”他从橱柜顶上把一口空的提箱搬了下来。迪娜瓦兹掸掉上面的灰尘，把衣服装了进去。绝望的罗姗眼睁睁地看着那洋娃娃被一张陈旧的纸包着，关进妈妈橱柜的最底层。

四

古斯塔德用祖母的那把象牙做的裁纸刀裁开信封。刀把被精雕细琢成一个大象的形状，刀片钝的那一面装饰有精细的花的图案，这使得整把刀非常精巧、易损。他很少用它。他觉得祖传的宝物很特别，应当珍藏、传承下去，而不该像可可粉或头油一样吃光用光。不过，这封信非同一般。

我亲爱的古斯塔德：

谢谢您来信。收到您的回信我是欣喜万分。我们之间的友谊要是丧失了，那我是无法承受的。之所以不能立即回信，是因为我出门在外，在边境地区。那里的景象并不太妙。原以为我这一生还有什么没见过的，尤其是在克什米尔，西北边境部落的那些“杰作”我也见过。可如今在为调查分析局¹工作时我所目睹的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上封信中我提到过我正在为调查分析局工作吗？）。那帮巴基斯坦屠夫简直不是人。请相信我，古斯塔德，如今报刊上所描述的那些暴行确有其事。

不过还是谈正事吧。您所要做的只是在收到这封信后的三个星期当中任选一个星期五，在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去霍尔旧货市场²。找街边的一家书报摊。霍尔旧货市场有很多这样的书报摊，因此我叫我的联络人在一个显眼的位置放一本《威廉·莎士比亚全集》。为保证准确无误，请翻开全集，找到《奥赛罗》第一幕第三场的结尾依阿高对洛德里高说：“你的口袋里要装够了钱。”那句话的下面会被红笔画上线。

我的人会给您一个包裹。请把它拿回家，照着包里纸条上的指示行事。就这些。我敢肯定您认识那个人，许多年前您曾见过他。之所以要用《威廉·莎士比亚全集》作暗号是怕万一他不能去，只得用替补。

祝您好运，古斯塔德，并且再次感谢您。如果您觉得这一切很奇怪，那么现在请您相信我。终有一天，等我回到孟买，我们会

1 调查分析局，印度对外情报机构，隶属国防情报局，主要通过谍报和侦察等手段搜集整理对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情报，同时具有策反、颠覆和一定的反间谍任务。

2 霍尔旧货市场，印度孟买贫民窟附近的旧货市场，原意为“赃货市场”。



坐下来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讲述这件事情的。

您挚爱的朋友

吉米

看到信的末尾，古斯塔德笑了。迪娜瓦兹迫不及待地看着他，“他写了些什么？他要回来了？他可以在我们家住几天，晚上我们可以把茶几移开，在沙发边给他铺个床垫。”

“你脑子转得太快了，想哪去了！没人会来。他只是要我去取个包裹。在霍尔旧货市场。”

“为什么去霍尔旧货市场取？那可不是个好地方。”

“别傻了。用了原来的名称并不意味着那地方就真的是小偷遍地。如今，连外国人也去那儿。”

“可为啥不把包裹寄这儿来？”

“来，你自己看。”他把信递过去，心里在想那个据说他曾经见过的联络人会是谁。

“去霍尔旧货市场，找《威廉·莎士比亚全集》，这一切我觉得很奇怪呀！而且那个叫什么来着——调查分析局。我怎么不知道，吉米还是个科学家？”

古斯塔德笑了：“调查分析局就是印度的秘密警察机构。吉米不是科学家，他是个‘007’。”

她透过窗户，看见索拉博回来了，于是打开门等着他。今天回来得早，她自言自语地说，然后转过身问古斯塔德：“那你要去取啰？”

“是的，朋友不能辜负。我去取。”

“取什么？”索拉博跨进门，问道。

古斯塔德没理他，可迪娜瓦兹急忙解释道：“少校叔叔的信来了。你看看，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用不着你儿子来建议。”古斯塔德说。

索拉博飞快地一眼扫到了信末，“奇怪，少校叔叔怎么会参加调

查分析局？”

他的话唤起了父亲的怨愤，“天才开口了。”

索拉博继续说：“我们伟大的总理把调查分析局当成秘密警察机构，帮她做所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废话少说！吉米牵涉的是有关东巴基斯坦的最高机密。无非就这些，可你却说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天知道你都在看什么报纸？”他狠狠地拧开电灯。黄昏总是很快地降临在窗户被纸蒙住的房间。

“可那是真的。她派调查分析局的人去监视反对党，制造麻烦，挑动暴乱，这样警察就可以插手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在看报纸，我还不知道？都是些谣言，毫无根据的指控！”他的愤怒像疟疾患者的高烧一样，开始上升了。

“那在选举中用‘化学选票’又怎么解释？这种事只有调查分析局才干得出来。真的是对民主的嘲弄。”

古斯塔德一把从索拉博手中抢过信件，“又是谣言！你以为选举是孩子们的魔术表演？什么选票用化学的方法处理过，什么画的叉自动显现自动消失，全都是一派胡言！人们居然相信这些谣言，没有足够的证据，这才是对民主的嘲弄。”

“呈递到法庭上的证据还少吗？已经足以让法官断案了。可你认为她为何转移了这些证据？”索拉博无可奈何地望着他的母亲。

迪娜瓦兹无助地听着，这时，古斯塔德说他脑子里的血液又开始沸腾了。如今，这小子居然自称精通法律、政治和调查分析局了。敌人正陈兵边境，巴基斯坦的那个酒鬼将军叶海亚正在跟邻国勾结制造麻烦，可像她儿子这样的傻瓜们却在对总理胡说八道。他抬起手，用手指指着说：“最好叫那个天才闭嘴，否则我来帮他闭。别飘飘然的，否则会摔个大跟头的。”

索拉博厌恶地站起身准备离开房间。“等等，”古斯塔德喊道，然后问迪娜瓦兹，“那些申请表放哪儿了？”

她忧虑地把那摞表格递给他。我真傻，怎么会相信那些绿颜色的



酸橙?除非,除非需要更强有力的办法,正如库蒂夏小姐所说,如果邪恶,如果黑暗势力比预计的要强大,那么……

古斯塔德把表格递给索拉博,叫他数数,为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不肖之子,他都去了多少地方,磕了多少头,作了多少揖,求了多少爹,告了多少奶。“你数数这些表格,然后再扔掉。”他说。

“好吧。”索拉博接过表格,一边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一边沿着通往厨房的狭长过道走了。

“忘恩负义的畜生!”古斯塔德咬牙切齿地说道,他听见纸张的沙声和啪地一下扔进生了锈的垃圾桶里的轻响。迪娜瓦兹赶紧跑过去,从桶底黏糊糊的垃圾中把表格抢了出来。她把这些纸藏进炉子下面一个带拱的地窖里,过去在使用煤油和煤气以前,这里是存放煤炭用的。绿色的酸橙也放在这里,等着被扔进海里。

第七章

DIQIZHANG

一

星期一,经过蚊虫的又一夜折腾,古斯塔德早早地离家去上班。早晨是见经理的最佳时间。按照大家的说法,他这人很刻板,很硬性,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不管多热多湿仍然穿戴着那又硬又直的衣领。不过,古斯塔德心想,只要他在银行的事情上公平无私,他再怎么冷淡、怎么傲然、怎么在自己僵直的脖子上套滑稽的蝴蝶结都无所谓。如果他想把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个秘密来保护,那也是他梅顿先生自己的大事一桩。

二十四年前,古斯塔德刚进银行的时候,梅顿先生还是个经理助理。据谣传,当时的经理觉得他吸鼻烟的习惯很讨厌,于是他不顾那鼻烟盒是二十二克纯金制成的,不顾梅顿先生吸鼻烟的动作如何地优雅时髦,责令他戒掉。很快,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可没人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黯然离去的却是经理他自己。梅顿先生立刻坐上了那垂涎已久的宝座。

有个年老的临时工声称曾经无意中偷听到梅顿先生那秘而不宣的名字。这人如今待在银行一个僻静的角落,坐在一条跟他一样摇摇欲坠的凳子上消磨时光,无所事事,做的唯一一件费力的事就是喝



茶,或者给别人倒茶。他名叫比姆森,从不用自己的姓(说不定他根本就没有),他常讲起那一次梅顿先生和经理激烈争吵时自己无意间闯进去的那件事。两个人当中不知是谁无意间猛击了一下账簿,震响了呼叫比姆森的铃声。不过,那一次的偷听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虽然比姆森还记得起那件事,却忘了听到的那个名字。

不过,虽说梅顿先生有吹毛求疵的习惯,但他的心还是很善良的。他对自己办公桌上东西的摆放讲究到了可笑的地步,台历、笔台、镇纸、台灯,所有东西都必须各就各位。老比姆森手头拮据时,他常常不刮胡子,早早地来到银行,在打扫梅顿先生的办公室时把他桌上的东西弄乱。接着,经理来了,发现桌上的东西乱摆着,于是打铃叫比姆森进来。无一例外,草草的几句责骂之后,经理总要给他五十个派士,叫他到楼下理发店去刮个脸,这钱比姆森总是收入囊中,然后才去盥洗间,因为他的刮胡刀藏在里面。

“请半天假? 这个星期五?”梅顿先生问古斯塔德。他身体前倾,透过金边眼镜看了看桌上的台历。“嗯——”他抬起上眼皮,目光掠过金边镜框,手轻轻敲打着鼻烟盒,“为什么?”不熟悉他脾性的人也许会觉得这样直截了当的询问太无礼。

古斯塔德把自己的思绪从梅顿先生那把富丽堂皇、柔光四射的皮椅子上拉了回来。二十四年来,他曾羡慕过这把椅子,嫉妒过这把椅子的主人,最初的几年,他甚至心存大志,要有朝一日把它据为己有。然而,没过多久,面对处处皆是的任人唯亲的安排,以及他自己命运多舛的人生道路,他意识到在那把椅子上没有他的位置。他准备好了应付梅顿先生的借口,“去看医生。我这腿,又犯病了。”

昨天夜里躺在床上,他在试图寻找哪一个借口既恰如其分又令人置信时,第一个想到的是带自己的女儿去看医生。但编到一半时他便很快放弃了。害怕遭到上天的惩罚,或类似的神谴,促使他去想别的什么理由,而不去想象自己的孩子遭受什么病患。他祖母很早以前就告诉过他,天上住着很多的神,有时候他们也听听凡人的言语和想

法,答应凡人祈求的事情。她解释说,当然,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因为这帮神灵为数不多,考虑到大多数凡人说话并不在乎,也不假思索,这倒是件幸事。尽管如此,一个人的想法要纯真善良,这很有必要,免得心存恶念时被哪个神灵听见,让恶念成了现实。

“你的腿怎么啦?”梅顿先生问。此时,鼻烟盒打开了。

“没啥新毛病,先生,就是九年前那次事故落下的。如今很疼……”就编自己吧,别拿我的孩子作借口。

“我记得你那次事故。当时你请了十四个星期的假。”他又看了看日历,“什么时间开始请?”

“一点钟吧。”梅顿先生的身体每次前倾时,那衣领就深深地插进他的脖子当中。日复一日他如何受得了?浆过的衣领还能将就,可衬板就无法忍受了。

“看了病之后你还回银行?”鼻烟盒拿得更近了。他的食指和拇指捏在一起,像只昆虫一样在深褐色的烟粉上晃动。

“要回的,先生。只要是六点以前,肯定是要回来的,先生。”

“那好。”梅顿先生猛然说了一句,台历本也随之被猛地一下扣上。接见结束了。紧接着,古斯塔德的眼睛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一撮鼻烟就被送进了梅顿先生的右鼻孔。

“非常感谢,先生。”古斯塔德说道,然后瘸着腿朝门口走去。等他关上门,身后的办公室里回荡起一串响亮的喷嚏。他沿着走廊往前走,心里想着要让自己瘸得更显眼。

他得这样一直夸张到星期五的下午。不过,比起咽喉疼痛或发烧,这还是容易装的。装发烧是最危险的,因为据说梅顿先生会伸出那只关切却狡诈的手,用手背摸你的额头。如果他怀疑对方明显是在装病,他会把那倒霉的人带到他的地盘,然后突然从抽屉里抽出一根医用体温计,把有球形的那头塞进病人的腋下,动作神速得像流动的水银。他看着自己的金劳力士表数着时间,然后举起那根闪闪发亮的玻璃棒,让那个焦急的装病者细细查看上面发亮的度数。“祝贺你,烧



退了。”梅顿先生会这样说,于是,那病人就会衷心感谢这位靠水银创造奇迹的神人,然后垂头丧气地回到出纳员的囚笼之中。

在回到自己部门的路上,古斯塔德看见丁肖基正围着劳丽·库媿娜的办公桌转悠、逗趣。在过去的几周里,丁肖基终于结识了这位新来的打字员,如今每天至少要来看她一次。可在劳丽面前表现的不是在餐厅里的那个笑话连篇的丁肖基。他放弃了自己的幽默天资,努力摆出一副时髦、矫作或者说是虚夸、殷勤的样子,其结果是看上去轻浮放荡、洋相百出、滑稽可笑,古斯塔德真为他这个朋友赧颜。他搞不明白丁肖基究竟怎么了,这样置自己的自尊于不顾。往往这个时候,他庆幸虽然在银行里面他俩应该是可以碰见的,但丁肖基从未正儿八经地来过储蓄部。否则,针对他的不端行为说上两句将是他的责任所在。唉,自己的稀饭还没吹凉,又平添了一碗油腻腻的滚油汤。

劳丽的桌子安放在一幅带框的告示牌下,上面写道:严禁携带武器或其他可用作攻击武器的物品进入银行。这更糟,因为丁肖基的滑稽行为全在顾客的众目睽睽之下。他手里拿着劳丽的订书机,扬扬得意地转来转去,手臂忽上忽下,左盘右旋,扭来扭去,拿着订书机的夹口对着她一突一缩,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古斯塔德真羡慕她的耐心和娇美的体态。

一个同事指着告示说:“喂,老丁!你那条蛇可是致命武器!不准进银行的哟!”

“嫉妒是没用的!”丁肖基回答,大家都笑了。他发现古斯塔德在看他,“瞧,古斯塔德,你瞧!劳丽很勇敢,居然不怕我这顽皮的‘巨蛇’!”

她彬彬有礼地笑了。那“蛇”变得喜欢冒险起来,肆无忌惮地伸向不该亲近的地方,汗珠在丁肖基光秃秃的脑壳上依稀可见。最后,她说:“我这儿有好多的东西要打。这地方总是很忙,是吗?”

古斯塔德趁机介入,“喂,老丁,让劳丽干活吧,要不她挣不到工资了。”话说得很和善,丁肖基心甘情愿地放下订书机,跟着他走

开了。

他发现古斯塔德瘸得比平常更厉害，“腿怎么啦？”

他很乐意有人问他这个问题，“老毛病了。髌骨又犯病了。我刚去找了梅顿先生，向他请了半天假，周五下午去看医生。”既然城堡是假想的，那假就假到底，连地基也作假吧。此时，现场只有他俩了。他说：“小心，老丁。谁知道，她会去抱怨的。”

“废话！她喜欢我开玩笑。大家不是都笑翻天了吗？”

他改变了策略，“你知道，这是分行，不是什么小支行。也许梅顿先生不喜欢办公室里笑翻天。”

丁肖基变得恼怒起来，“怎么啦，古斯塔德，想冲着我来？”一股臭气从他嘴巴里释放出来，这是个并不陌生的预兆。不过，这一次有所不同，他不光是在扮演他常有的风流浪子的角色。或许他扮演得太投入了。

“别犯傻了。”古斯塔德说，“你知道我不是经理的走狗。只是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你那个耍‘蛇’的玩笑对劳丽这样腼腆的女孩子也许太荤了。”

丁肖基轻蔑地笑了笑，“嘿，古斯塔德，这些信天主教的女孩火辣得很。听着，我是在托比塔劳地区上学，那里有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小骚货。要是你想看那种事，你会看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那些女孩才不像我们帕尔西人的闺女，这儿不能摸，那儿不能碰，规矩多得很。她们是全面开放。只要天一黑，不管是一条沟还是一个坑，朋友，或者楼梯底下，那种事就绝对会发生。”

古斯塔德怀疑地听着：“真的？”

“那还有假？”丁肖基说，“我敢对天发誓。”他用拇指和食指掐住喉结下的皮肤。接着，他眨了眨眼睛，用肘轻轻地推了推古斯塔德，“你小子真鬼耶！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你是不是也在打主意想泡劳丽·库媿娜？你这淘气小子！”古斯塔德笑了，接受了丁肖基想要握手言和的姿态。



二

在霍尔旧货市场这样迷宫般的背街小巷之中，古斯塔德需要明确自己的方向。从哪儿开始呢？人真多，到处都是，有当地人、游客、外国人、淘宝者、古玩收藏家、废旧品商人、闲逛的人。他远离喧嚣、纷乱的人流，在一个出售各式各样的旧插座和生锈扳钳的小货摊前停了下来。这里还有其他工具，比如钳子、木把粗糙的铁锤、螺丝刀、一台刨机、一堆磨钝了的锉刀。“很便宜，质量上乘。”店主一边说，一边捡起一把铁锤挥舞着向古斯塔德推销，可他拒绝了。那男人又拾起一把五颜六色的木头手柄和塑料手柄的螺丝刀，像献花一样伸出手，说道：“各种型号、各种尺寸的都有。很便宜，质量上乘。”

古斯塔德摇摇头，问道：“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有啥事吗？”

“今天赶集。”卖工具的人说，“星期五从来都是最热闹的集日。大家在清真寺做完乃玛孜¹后正好来赶集。”

这时，在这堆工具当中，古斯塔德一眼瞥见了一个熟悉的東西：红色的、矩形的、边上有孔的金属板，还有一些打了孔的绿色带子，“这个建筑模型的构件全在吗？”

“全在，全在。”那男人急切地说。眨眼工夫，他就从这堆垃圾中清理出所有的构件，放在古斯塔德的手中。

他的手指触摸着这些金属构件，鼻子嗅着小轮子、金属轴和卡钉散发出的铁锈味。此时，岁月消失了。他仿佛看见一个小男孩牵着他父亲的手胆怯地行走在这些小巷中。他父亲饶有兴趣地谈论着文物和古玩，一边指，一边描述，一边解释。店主们都在叫他：诺布尔先生，看看这花瓶，你会喜欢的；诺布尔先生，这盘子很珍贵，专门给你留的，很便宜。可他父亲却在他耳边悄悄地说：古斯塔德，听他们讲话，

¹ 乃玛孜，伊斯兰教的礼拜，每日五次。

等于在听贼讲话。这时小男孩说：爸爸，你看，建筑模型，好大一副哟！他父亲乐了，拍着他的头说：没错，至少是十级，有眼力，跟我一样。接着，他父亲开了个极其荒谬的低价，开始讨价还价起来：你疯了，开这个价？不卖就走。回来，先生，回来，好吧！回来后又说：不要，这个价，去你的吧！买下吧，价钱很公道的，老天做主。不要亵渎老天。最后一口价，尊贵的先生！好吧，你这个贼！就这样，生意谈成了。

父子俩用报纸把模型包起来，拿回家，在祖父的指导下，古斯塔德用木头做了一个带格的箱子，把螺母、螺栓、鱼尾板、直角卡钉、圆盘、轮胎、滑轮、飞轮、连接杆、曲柄、平台和弯曲板分门别类地放在不同的格子里。令父母、祖父母欣喜的是，古斯塔德的房间里从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模型：消防车、起重机、赛车、蒸汽船、双层公共汽车、钟楼。最大的成就是他搭建的可以开闭的吊桥。每次他搭好一件东西，爸爸就会说：这孩子一定会光宗耀祖的。

“请问，你想买这个建筑模型吗？”货摊老板碰了碰古斯塔德的肩膀问道。

“哦，不，不，只是看看。”古斯塔德回答。他把模型递了回去，用一只手梳了梳自己的头发，扫视着与主要道路垂直的若干条小巷，巷子的两边全都乱放着各式各样的货物，仿佛是一队卡车把各自的货物对称地散落在路的两边。大多数东西都是金属和玻璃，在下午炎热的阳光下闪着光。毫无价值的垃圾和珍奇的东西堆在一起：缺了口的杯子和茶碟、德国迈森的陶器、英国设菲尔德的餐具、花瓶、黄铜台灯、法国利摩日的瓷器、用焊锡修补过的烹饪用具、大口水罐、支着闪亮发光的大喇叭的摇柄留声机、银制盘子、手杖、秤和卷尺、被磨成各种模样的板球、重新磨光的板球球棒、雨伞、水晶葡萄酒杯。

他随便拣了一条小巷钻了进去。街角，有个掏耳屎的人正忙着，那根细长的银针伸进耳朵，掏了掏又抽出来时，他的顾客偶尔会缩一缩脖子。古斯塔德小心翼翼地绕过他们，心想，他在掏的时候要是有人撞上他的胳膊会怎样？这想法让他心里发颤。



那套模型最终哪儿去了?不用说,破产的时候和其他东西一起丢失了。“破产”这个词听起来犹如致命的病毒,害得一家人家破人亡。这全都是因为一个人的傲慢与固执。爸爸把手术推迟了好几个月,最后不得不赶紧送医院。上麻醉之前,他把生意交给他弟弟打理,根本不听全家人的劝告。因为爸爸最不喜欢有人劝他。

因为酗酒和经常光顾赛马场,他弟弟的名声了不得。他抵押家产滋养这些恶习的速度令人吃惊。古斯塔德的父亲从医院出来,发现曾经是国内最好的书店现已成为一片废墟,这一家从此再也没有缓过气来。穷困害得他母亲也上了医院。当时,没钱让她住单人病房、请护士,也没钱供古斯塔德上大学二年级。他父亲把他叫过去,向他解释,泣不成声。他哭着,因为自己辜负了儿子而请求他原谅。古斯塔德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看见自己曾经是战无不胜的父亲这么潦倒、窝囊,这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他嘴上藐视一切,心里却当即默默地对自己发誓:不论什么样的苦难或悲伤落在他的肩上,他决不会沉浸于眼泪,决不在任何人面前,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流泪,眼泪没有用,那是女人的软弱,是自甘沉沦的男人的孱弱。

十七岁时就立下这样的誓言是很艰难的,但他坚守了这一誓言。他没有食言,当他母亲没有怨言,眼睁睁地躺在普通病房里时,他没有为她哭泣;当她在病房短暂弥留之后死去时,他也没有哭。他父亲甚至问他:“一滴眼泪也不给妈妈?”可古斯塔德瞪着双眼,像石头一样沉默,不过他的眼睛却是火辣辣的。在他父亲看来,最大的羞耻是在天葬塔他甚至连四天的祈祷也没抽得出时间。

这期间,令古斯塔德满足的一件事是他那个挥霍无度的叔叔死了,他那被酒水浸泡的肝脏病变了,硬化了,最终坏死了。但古斯塔德的父亲虽然穷困潦倒,仍旧倾其全力照顾这个没用的弟弟,这又遭到古斯塔德的蔑视。

他来到小巷的拐角处,没有看见任何书摊。他心想,唤醒这么些沉睡的记忆用不了多少时间。“按摩!按摩!”有个声音在他身旁叫道。

一个男子和着他的步调跟在他身旁，摇晃着他插着润肤油和油膏的小架子，肩头上搭着一条毛巾：“按摩头吗？按摩脚吗？”古斯塔德摇摇头，加快了步伐，不给这个四处游荡的按摩师任何机会。

他挤过人群，终于来到两个书摊旁，它们的书一直摊到了人行道上。旁边，一个理发的正咔嚓咔嚓十分有劲地剪着头发，一缕缕油腻腻的黑发毫不迟疑地落在白布单上。古斯塔德停下脚步，可那些书名都是印地语、古吉拉特语，或者是他无法辨认的字母。“有英文书吗？”他问一个坐在箱子上的男子。

“哦，有，有英文书。”他站起身，掀開箱子的盖子。里面装着每期的《生活》，一直到六十年代早期，还有撕破了的超人的连环画、《读者文摘》和《电影杂志》。

古斯塔德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过了三点。得赶紧了。吉米信上写的是两点到四点之间。另一条小巷有几段柏油路上全摊着书。主要是平装本，有西部小说，有传奇文学。其他的货摊卖的是汽车零配件、玻璃瓶和木头凳子，于是他拐进另一条小巷，来到一处书摊，这里的书比他所见到的要高雅得多。他一眼看见了装帧精美的《柏拉图对话录》，詹姆斯·海斯丁编撰的《宗教与伦理大百科》第七卷，还有亨利·格雷的《格雷氏解剖学》。他依次拿起每一本书，一页页地翻阅。

“好书，很难找到的。只有在霍尔旧货市场才能找到。”摊主说道。

古斯塔德想起了父亲讨价还价的技巧，故意没有理睬他。他很想拥有这三本书。这是增加我那小小收藏的很好办法。放进我和索拉博……我要做的那个书柜里，看上去一定很棒。“多少钱？”他面无表情地朝那几本书挥挥手。

“每本的价钱不同。”那人回答。

这家伙聪明。价很难还呢！古斯塔德胡乱地指了几本，想把他弄糊涂。等这番折腾之后，他选中的三本书只要九个卢比了。他不感兴趣地把书扔了回去，转身就走：“太贵了。”

“干吗走呢？你说多少？”



“四个卢比。”

那个男子指着天说：“面朝天上的太阳，背靠清真寺的庇荫，我再老实地喊最后一口价。再少就不卖了，否则我怎么养家糊口哇？”他顿了顿，“六个卢比。”

古斯塔德付了钱，“还有卖英文书的书摊吗？”

“对了，有的。有个伙计刚来不久。书不错。就在这条小巷的尽头，照直走。”

古斯塔德双臂抱着书。沉甸甸的书让他开始觉得值得，花钱的负罪感减少了。六个卢比买三本经典，值。从今往后应该经常来逛逛霍尔旧货市场。每次买他一两本，最终我就能把那书柜装满。那才是一个家庭真正需要的。有那么一小书柜的好书，人生就有备无患了。

街角处，他看见有家茶铺。旁边就是个书摊。板条箱里有几十本书，书脊朝上，更多的书摊在人行道上的一块塑料布上。他走近细看。在书摊的最里面，有一本用红布装订、印着烫金字母的《威廉·莎士比亚全集》斜靠在一个装书的板条箱上。

三

他紧张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朝空无一人的茶铺仔细地看了看。奇怪，与一个多小时前他逛过的地方相比，小巷的这个角落很安静，没有那么混乱和喧嚣。一个男孩站在书摊旁。古斯塔德弯腰去拿那本书，但腋下夹着另外三本书使他很难弯下腰。“要哪本？”那男孩问。他顺着古斯塔德指的方向，敏捷地跳过堆在前面的几排书，拿起那本全集。

古斯塔德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不过，他还是打开书，翻到《奥赛罗》那出剧，找到第一幕第三场的结尾。好的，找到了，那句“你的口袋里要装够了钱”的话下面用红笔画了线。一如从前那样，吉米办事真精细。

他合上书,抬起头,看见有个头缠白头巾的男子正坐在茶铺的阴凉处望着他。古斯塔德的心一跳。那人走出阴凉处,这时古斯塔德发现他头上缠的根本不是头巾,而是厚厚的白色绷带。那人朝他走来时,尽管缠着头,古斯塔德还是认出他来。真巧!那人急切地走上前来,举起手打招呼。

“诺布尔先生,再次见到你真高兴。”他很高,和古斯塔德一样高,而且脸刮得很干净。

古斯塔德欣喜地握着他的手,“你还记得我?九年了,我一直等着要感谢你的帮助。要是我知道你和比利莫利亚少校……”他心想:这人真厉害,头上破了那么大的口子还这么生龙活虎、四处行走。一想起他从自行车车把上飞出去的那情景,古斯塔德就不寒而栗。

“腿现在还行吗?”

“完好如初。感谢少校,我们去找接骨师。那人真厉害,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可是……”古斯塔德迷惑地问,“我出事那天……你和比利莫利亚少校……也在出租车里……你一句话也没说嘛。当时你不认识他?”

“哦,我认识他。不过有时候,我们得装着不认识,干我们这一行的就这样。有时候,扮成出租车司机或路人更安全。”

古斯塔德懂了,“可是好像你最近也出了事故?”

“没错,但算不上什么事故。来,我们喝杯茶。”他领着他走进茶铺。

“抱歉,我记得清你的长相,可忘了你的名字。”

“吴拉姆·穆罕默德。”

“想起来了。在车上,你告诉过我儿子。”

“索拉博现在如何啦?”

古斯塔德很吃惊,“你还记得他的名字?”

“当然,我怎么忘得了?比利莫利亚少校经常向我谈起你们一家。说索拉博就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甚至你还没出事前我就知道你了。



顽皮比利¹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古斯塔德咯咯地笑了，“顽皮比利，这名字适合吉米。”

“在部队里，他的朋友都叫他顽皮比利。”吴拉姆·穆罕默德停了停，凝望远方，“那个时候我们有过一些好时光。跟现在在调查分析局工作完全不同了。”

“你们两个都加入了调查分析局？”

“是的，顽皮比利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他总是要我跟着他。你知道，帮一个在 1948 年克什米尔战争中救过我性命的人，这是我能做的最起码的事。”

“他从没给我讲过这事。”

“顽皮比利就是这样，从不愿意吹嘘。是这样的，撤退的命令已经下达了，但他一个人还是跑回来找我。否则，我早就被那些部族的人剥成十来块，扔到山里去了。”装在玻璃杯里的茶水送来了，吴拉姆拿起一杯，呷了一口，“事情就这样。因此顽皮比利认为我总是靠得住的。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接着，吴拉姆放下茶杯，身子前倾，脸凑得更近。“他的敌人我也会以牙还牙。”他说道，几乎是在低语，“谁要是伤害他，不论是用刀，用枪，用手，用牙齿，我绝不放过他们。”他露出紧咬的牙齿，透过牙缝挤出来这句话。

古斯塔德很不自在地缩了回去，“有你这样的朋友，他很幸运。”这家伙很奇怪，刚才还很热情友好，转眼就令人毛骨悚然。他伸手端起茶杯。滚烫、热腾的茶水在透明的茶杯里变得浑浊起来。差不多被碾成粉状的茶叶趁着水的对流上浮到水面，接着又沉到杯底。他勇敢地喝了一口，很苦，“你的那场车祸？”

“不是车祸。他们是想抢我的自行车。”

“真的？”古斯塔德忍不住一阵激动，“你怀疑谁，是不是巴基斯坦

¹ 顽皮比利，源自英语儿歌《顽皮比利》。

间谍？”

吴拉姆笑了，“没那么简单。就算是职业病吧。”他又喝了几口茶，指着古斯塔德的杯子问：“你干吗不喝？”

“多加点糖。”吴拉姆·穆罕默德挥了挥手。铺子的后面走出来一个女人，听完吩咐，拿来一碗糖。古斯塔德给茶水加了点糖，尝了尝，满意地点点头，“你过的生活真的很危险。吉米怎样了？他在德里还好吗？”

“我们用不着担心顽皮比利。他比我们两个加起来还要聪明。”

古斯塔德很想多听听吉米的事，但从吴拉姆的语气中，他知道不会再有更多的信息了，“你的出租车哪儿去了？你为什么骑自行车？”

“有时候开出租车，有时候骑自行车。在调查分析局，什么事你都得会做。今天，我是个卖书的。今晚，我就要离开孟买一个星期，去做其他事情。”他笑了笑，喝干了茶杯中的水，“好啦，我还是把顽皮比利送来的包裹给你吧。”

他走出茶铺，来到书摊，掀开一口板条箱。里面放着一个跟小提箱一般尺寸的大包裹，外面用牛皮纸包着，上方用粗绳捆出一个提手。“就这包裹。”吴拉姆·穆罕默德说。他看了看古斯塔德的三本书，“你要拿的东西还不少嘛！”

古斯塔德也在这样想。坐车很不方便。“这是你的。”他把《威廉·莎士比亚全集》递了过去，说道。接着，他又说：“穆罕默德先生，既然你今天是卖书的，那你能卖这本书给我吗？”

吴拉姆笑了，“可以，当然可以。”

“多少钱？”

“对你，本公司免费赠送。”

“不行，不行，我得付一点。”

“好吧，价钱就是你的友谊。”

“可这个你已经有了。”



“那你就已经付了书钱了。”他俩都笑了，亲切地握了握手，“等等，我叫那个伙计把四本书捆一起，这样好拿些。”

捆书的时候，吴拉姆·穆罕默德给古斯塔德写了一个可以找到他的地址，“你知道这地方吗？”

“美凤苑。知道，我们的家庭医生佩马斯特先生的诊所就在同一个地方。”

“美凤苑的外面有个卖帕安¹的人，叫‘槟榔老头’。你随时都可以留信给他。”

古斯塔德知道那个槟榔老头是谁。佩马斯特医生在那儿行了多久的医，这人就在那儿卖了多久的帕安，也许还更久。小时候出麻疹、出水痘、得腮腺炎、种牛痘、打预防针需要定期去诊所，这使得古斯塔德有机会看到槟榔老头卖帕安。后来上学的时候，他又时常跟朋友一道溜出教室，跑到美凤苑附近听槟榔老头讲故事。他讲的有关这地方的趣闻逸事，以及美凤苑里的女人们与顾客的风流韵事，令买他的帕安的人感到其味无穷。

“很可靠的朋友。给他的任何信都会转给我的。”吴拉姆说。伙计提着捆好的书回来了。古斯塔德发现捆法跟吉米的包裹一样，上方捆了个很精巧的提手。

与吴拉姆·穆罕默德再次握手道别之后，他循着小巷原路折回。街道沥青路上所有那些无名、无数的杂货，什么工具、插座、盘子、台灯、电机、地毯、花瓶、厨房器皿、手表、相机、电器开关、集邮册、变压器、磁铁等等，渐渐地被清掉了。那个掏耳屎的人还在干活，正在为最后一名顾客掏耳朵。古斯塔德从他们身边走过时，那人正好把那根又细又长的银制耳勺从耳朵里抽出，举起来给他的顾客看。小小耳勺上面叮着一颗油亮、棕色、豌豆大小的耳垢。

¹ 帕安，印度槟榔，孟买人饭后咀嚼的零食，用槟榔叶裹着烟草放嘴里嚼，嚼出的红色汁水可以把嘴唇染红。据说这对身体有好处。

“厉害！”顾客叫道，为自己耳朵的能耐感到自豪。他俨然一位音乐指挥，把另一只耳朵转过来对准耳勺，急切地想要展示这只耳朵有什么产出。古斯塔德很想停下来看看，但这样做会很不礼貌。况且，吉米的包裹很沉，两只提手已经陷进了他手指的肉里。

车来了，很挤，他费了好大的劲。他提着包裹让来让去，结果不小心戳到了前面的一个女的。她转过身，一阵怒骂：“瞧瞧这人在干什么？不看着点？拿这么大的包裹上车，到处乱戳，真没礼貌。拿这么多东西，应该去打的，是不是？干吗上车来打扰我们？东戳西戳、推推搡搡的，好像只有他一个人买了票，我们这些人没买票……”

见过吴拉姆·穆罕默德之后古斯塔德的心情正好着呢，因此对这顿怒骂他并不在乎。他朝那个女的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尽可能优雅地说：“夫人，给您带来不便我深感歉意。请接受我的道歉。”他朝那张怒气冲冲的脸庞迷人地笑了笑。

也许以前从没听人称她“夫人”，或从没接受过如此殷勤的鞠躬，那女的受宠若惊，态度立刻软了下来。“没关系。”她把头往旁边一昂，说道，“不提这事了。”在剩下的路程中，只要他俩的目光一接触，两人都会相互笑笑。等她下车时，她说了声“再见”。她是在他前一站下车的。

*

瘸腿特穆尔在院子里很不耐烦地等着，“古……古斯塔德让……让我……我。古……古斯塔德我……我帮你……你拿。”

古斯塔德很高兴地把书递给他。有此殊荣，特穆尔感到自豪。“谢谢你！”走到门口，古斯塔德说，然后接过书，准备拧钥匙开门。

特穆尔举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边：“古……古斯塔德小……小声点。”

“干吗？”



“小……小声点古……古斯塔德。生……生病了正……正在睡觉。”

“谁生病了？”

“罗……罗……罗姗在睡。不……不要吵安……安静罗姗生……生病了。”古斯塔德眉头一皱，一边挥手让他走开，一边拿钥匙打开门。

第八章

DIBAZHANG

一

“你是照着我告诉你的，等太阳下去后再做的？”

“一直是。”迪娜瓦兹回答。

库蒂夏小姐斜倚着墙，腾出一条腿来。“唉，我这风湿腿。”她手托下巴，沉思起来，“可能只有一个原因：附在索拉博身上的那个邪恶的诅咒很深很顽固，靠酸橙没法把它拔出来。”

“您肯定？”

“当然肯定。”她愤愤地说，“听着，如果诅咒附得太深，那就需要另一个人来拔。”

“怎么做呢？”

“有办法的。首先，照样在他头上划七个圈。不过，不要把酸橙扔进海里，而是切开，把汁挤出来，然后让谁——随便谁——喝掉。那个人就能把索拉博身上的诅咒除掉。”

迪娜瓦兹心想，很简单嘛，“可接下来那诅咒又去哪儿了呢？”

“进了喝橙汁的那个人身上。”

“那意思是别人就会遭罪了？”

“是的。我本人也不喜欢这样做。”库蒂夏小姐耸耸肩，继续说，



“可这是唯一的办法。”

“可您看，我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遭罪。”当然，还得看这有没有效果，“况且，这橘子汁我能给谁喝呢？”

“这院子里就有一个人。”老妇人诡秘地笑了笑。

“谁？”

“当然是瘸腿了。”

“使不得，使不得。”这主意让迪娜瓦兹害怕，她觉得这太无情了，“也许我应当自己来喝。毕竟索拉博是我的儿子。”

“你在瞎说。”迪娜瓦兹没有反驳，她左右为难。库蒂夏小姐接着说：“听着，我并不是个缺德的人。你以为我愿意伤害无辜的人？可看看瘸腿。首先，他有多少头脑？”迪娜瓦兹默默地听着。“他喝了会有什么差别？他自己是不会注意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应当感到高兴，他终于可以为别人做点有益的事了。”

“你真的这样认为？”

“难道不是吗？”

没错，如果她不信这个，她就不会这么说。可我是不是该相信这个？“好吧，谢谢您。我会照您说的做。还要谢谢您拿报纸给罗姗。他们班为难民攒的报纸最多。”

“好哇！”库蒂夏小姐为她打开门，送她离开。

在厨房里，迪娜瓦兹从藏橙子的地方拿出一个酸橙，把它切开，把汁挤到一个杯子里，然后加了一勺糖，一撮盐。“药一瓢，糖一勺，味道好……”她往杯里加上水，搅了搅，站在窗前等着特穆尔出现。希望他在古斯塔德回家前出现。

院子里空空的。“药一瓢，糖一勺，味道好……”校车的汽笛声响了，罗姗出现在院子里。她的样子很难看，脸颊惨白，眉头上布满了汗珠。“怎么啦？感觉不舒服？”

罗姗点点头，“我一直在拉肚子。”

“拉了几次了？”

她想了想，“四次，不，五次了。”

“把衣服换了，躺下。我给你拿药。”这慢性痢疾何时才不折腾这可怜的孩子？她去拿药。罗姗跟在后面，她看见了那杯酸橙汁。

“妈咪，这是什么？”

她用鼻子闻了闻。

“别碰！”迪娜瓦兹跳了起来，一把抢过杯子。

“什么东西？”

“没什么，没什么。”她竭力保持平静的语气，“做菜用的东西。你要是喝了，肚子会更难受。”她的背脊升起一股股的凉气。善神奥尔穆兹德！要是我的孩子喝了这附了恶咒的酸橙会怎样？光是想一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一看见药片，罗姗就扮了个鬼脸，“又要吃黄的药片？吃了舌根很苦。”她十分内行地咽下药片，上床去了。

迪娜瓦兹不用等多久，因为不一会儿特穆尔就一瘸一拐地出现在那棵楝树下，仰着头看着它的树枝。她透过敞开的门向他招手，“到这儿来。”他胆怯地走近，一只手伸到下胯一圈接一圈地挠。“不要挠，特穆尔。”他顺从地把手拿开，又伸到了腋下。“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他闻了闻那杯酸橙汁，饶有兴趣地看着浮在水面上的一粒籽。“嗨，喝，很好喝的。”她说。

他试着尝了尝，眼睛一亮，舔了舔嘴唇，“很……很……很好喝的。”

“喝完。”她催着他，“全喝完。”

特穆尔把杯子一仰，一口气全喝干了，然后咂着嘴巴，打了个饱嗝，“很……很……很好喝的再……再……再来一杯。”

“没了。”太容易了，“下次有我再叫你，好吗？”

他急切地点点头，“再……再有就叫……叫我，很……很……很好喝。”



“你去吧。”他靠自己健全的那条腿撑着，拖着那条残疾的腿转过身去，一脚踢在门上。“小声点，罗姗在睡觉，她生病了。”迪娜瓦兹说。

特穆尔把手指放在嘴唇边，“小……小……小声点，安……安静罗姗睡……睡觉了。”他拖着脚步，小心翼翼地穿过门厅，回到院子里。

二

听到开门声，迪娜瓦兹从厨房里跑了出来。“啥东西？一堆垃圾。吉米寄了这么多东西？”她问道，古斯塔德放在桌上的两大包东西让她感到烦恼。

“垃圾？还不知包里装的是什么？这是少校的包裹。这是四本很好的书。艺术、智慧、娱乐全在了。”

她一巴掌拍在自己的额头上，“书！又是书！你疯了。你放哪儿？不要再告诉我哪一天你要和索拉博一起做书柜的那些废话了。”

“别急，我来放。不过，猜猜我在霍尔旧货市场碰见谁了？”

她满腹疑虑地看着他，“你该不会告诉我你碰见比利莫利亚少校了吧？”

他笑了，“不是，不过那人认识他，也认识我。”他把在茶铺和吴拉姆交谈的事告诉了她。

“我跟你讲过上百遍了，不要在路边小店吃喝。有时候你简直像个小孩。”

“我就喝了几口茶，出于礼貌。”

“喝一口就足以染上疾病。”

这话提醒了他，“罗姗怎么啦？”

“肚子有点不好。”她回答，“谁告诉你的？”

“瘸腿特穆尔。他是怎么知道的？”

啊，天哪，她心想，这傻瓜还说了什么？令她欣慰的是，古斯塔德

没有等着她回答。以前,他领教过特穆尔一门心思、先于别人打听出别人家事的能力。他走到罗姗床边,但马上又回来了,“睡着了。吃药了吗?”

“吃了两片胃安得。”

“好,很快会好的,要是明天还止不住,就吃磺胺胍。”家里总是备足了这些药。在罗姗之前,达柳斯也曾经常拉痢,直到他十三岁以后。一开始,迪娜瓦兹总是反对古斯塔德给孩子吃这样的药,她坚持认为应该去看医生。尽管佩马斯特医生的诊所很简陋,但她很相信他。他诊所外面的招牌上写着:“R. C. 罗德医生,医学学士,外科学学士,医学博士,1892年起行医”。罗德医生是佩马斯特医生之前在这里行医的人,差不多五十年前佩马斯特医生买下了这家关了门的诊所,但刚刚营业时由于缺钱,他没换招牌。即便那些提心吊胆的新病人称他为罗德医生,他也没太在意。

没过多久,人们都在传颂这个年轻的医生英明和蔼、诙谐体贴,他单靠让病人发笑就能治好一半的疾病,把病一笑了之。佩马斯特医生的业务开始发展。不久便有了一点小钱可以装点诊所了,他为候诊室买了一张体面的长沙发椅和几把椅子,订了几本外国杂志,他迫切需要这些杂志,以便了解最新的药物和研究。他甚至还有钱做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招牌。

但是,最后这一招却是个天大的错误。

就在次日,诊所内闹翻了天。病人们进进出出,吵着要知道这个佩马斯特医生究竟是何许人也。那个幽默、快活的罗德医生上哪儿去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大家拒绝听任何解释,也不肯让这个年轻的暴发户给他们看病。唯一几个冒死接受治疗的病人最后都一致裁定:如今的药不像以前那么有效了,这消息不胫而走。

绝望之中,佩马斯特医生跑回招牌店想找回那块旧牌子。幸运的是,招牌店老板还没扔,那牌子还丢在一堆他准备作柴烧的废旧招牌和不知名的名牌当中。诊所的门口又挂上了原来的招牌,一夜之内骚



乱便平息了。

也就在这一夜之内，佩马斯特医生伤感地悟出了医学院从未传授过的道理：跟任何的商品一样，一个医生的名字要远比他的医术重要得多。但是不久，他甘心接受了这一事实，不再责怪他的病人，更不憎恶在他之前的那位医生的招牌了。此外，他觉得招牌上 1892 这个年份有那么一点神圣的意味，代表着长寿和坚韧所隐含的一切，尤其是在医生这个行当里面。因此，只有很小一圈病人，诸如诺布尔一家，才知道他的真名，才正确地称呼他。

随着岁月的流逝，佩马斯特医生的头秃了，脸圆了，变成了老爷爷的模样，面容犹如忧伤的小丑。他依旧在自己的诊所里以小丑的方式行医：拿注射器或灌肠器取笑逗乐，扮着鬼脸去闻一管管奇臭的化学药剂，或者嘴里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滑稽的废话。这些在一个健康人看来似乎很愚蠢，但对于有病的、绝望的和担惊受怕的人来说，他们对这一切感激不尽。

不过，虽然佩马斯特医生像小丑一样插科打诨，但他并非是个容易冲动的人。他行事谨慎、克制，一旦出了诊所，除去医生的身份，在市场上或袄庙里碰见他，他是个严肃的人，甚至很冷漠。有一次古斯塔德取笑他，问他的真实姓名该不是哲基尔医生¹吧。他毫无幽默地回答说，需要愉悦的是有病的和忧伤的人，既然他能提供的愉悦并非无穷无尽，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对自己的愉悦要有所保留。

诺布尔一家从未舍弃过佩马斯特医生，也从未对他失去过信心。但这些年来，他们也开始接受他的局限了。首先，他们不再指望有什么奇迹发生了；接着，他们不再指望他有什么根治疾病的能力了；最后，他们也不再指望他会推荐什么在他阅读国外著名研究中心的医学杂志时读到的新的、更有效的疗法了。

¹ 哲基尔医生，美国恐怖电影《变身怪医》中的主人公。他制造了一种可以把人性中善与恶分离开来的配方，并在自己身上试验。

话说回来,佩马斯特医生很久以前就没有再订外国杂志了。跟政府的其他政策一样,外汇管理条例繁复,程序复杂,于是医生决定还是免了这份痛苦。尼赫鲁¹死后,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²当了总理。一度,政府的这潭死水似乎终于有了活力、有了生气,尽管怀疑他的人说这么一个小个子怎么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尊重?接着是历时二十一天的印巴战争,与尼赫鲁时的中印战争相比,他打得好得多,这让那些不信任他的人无话可说了。“我们的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个头不高,但脑子不一般。”佩马斯特医生对所有的病人都这么说,他屈着腿,学着侏儒的模样走来走去,端起灌肠器摆出一副冲刺的姿势,“他给巴基斯坦人好好地灌了一肠。”

在人群的欢呼声中,夏斯特里登上了去塔什干的飞机,柯西金打算在那儿帮印度和巴基斯坦商谈和平协议。就在《塔什干宣言》签署的那天晚上,夏斯特里便死在了苏联的土地上,离他就任总理还不到十八个月。有人说他是被巴基斯坦人杀的,有人怀疑那是苏联人密谋的。甚至还有人声称是现在这位新总理的支持者毒死了夏斯特里,这样她父亲的王朝加民主的梦想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不管真相如何,政府再一次陷入了混乱。在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上,简化外汇管理条例被排到了很后面的位置,佩马斯特医生也就再没续订杂志了。因此,只要是痢疾,胃安得和磺胺胍这两种药名就老是出现在他的处方里。

处方里翻来覆去都是这两种药,这让迪娜瓦兹终于认同了古斯塔德的说法,去诊所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如今,那些药名从她嘴里说出来,跟他说的一样流畅。橱柜左边的那一半装满了最常用的药片

1 尼赫鲁 (1889—1964),1947 年 8 月印度独立后任内阁总理直至逝世,著有《尼赫鲁自传》。

2 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 (1904—1966),印度政治家,曾任印度总理 (1964—1966)。



和糖浆,有咽喉疼痛时吃的吗啉乙吗啡,咳嗽时吃的麻黄碱和苯海拉明,感冒和发烧时吃的阿斯普拉和可待因,扁桃腺化脓和喉咙发炎时吃的磺胺胍二甲异嘧啶和红霉素,消化不良时吃的通肠粉,恶心呕吐时吃的可拉明,血压低的时候吃的甲羟苯丙胺,用于创伤的碘酒,小伤口和烫伤敷的品露消毒药膏,鼻塞时喷的萘唑啉,外用的优难尼¹百宝水(看起来像白水却是用来根治各种伤痛的),当然还少不了治痢疾的胃安得和磺胺胍。所有这些药品都放在橱柜的最上层。第二层放的药品则更是五花八门了。

随着自信心的增强,迪娜瓦兹开始向家庭以外的其他人推荐药品了。有时,公寓楼里有些人口更加众多的家庭染上了痢疾,情形就更加糟糕,比如帕斯塔吉亚一家,他们家只有一个厕所,却有五个孩子,年龄从四岁到九岁。他们只得借用肯帮忙的邻居家的厕所,楼上楼下地寻找最近的空处。这样急不可待地跑上跑下,发生意外是在所难免的。不久,楼里的空气变了味。于是,迪娜瓦兹的鼻子会告诉她,自己的用药忠告不久将不可或缺。

她很可怜帕斯塔吉亚太太,有五个孩子需要照顾,还外加一个定期对天咆哮的患高血压的公公。如果在楼梯或走廊上她没看到那些孩子,她便要帕斯塔吉亚太太给她详细描述他们的症状,然后用医生信心十足的口吻提出用药建议:“胃安得,每日三次,每次两片”,或“磺胺胍一片,碾成粉加糖水吞服”,因为这白垩状的药片很大,而且味道极苦。给索拉博、达柳斯和罗姗喂药的经验告诉她,不同的药片有不同的吃法。

古斯塔德并不赞成邻居之间这样乱开药方。他说,这种免费建议迟早会被看成是管闲事,把每一个牵扯的人都弄得很穷。但迪娜瓦兹回答说如果有人能省下诊疗费,那出手帮忙就是她的职责所在。

古斯塔德解开缠书的绳子,均匀地缠在从书桌里拿出来的一个

1 优难尼,伊斯兰教的一种医术。

圆球上,然后把球在手上抛来抛去,她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你不想先看看吉米送来的是什么?”她问。

他神气地笑了笑:“别急嘛。”他举起那本柏拉图的书:“这书多漂亮!”然后递给她,接着又拿起另外一本,再递给她。她草草地瞟了这些书一眼,把它们放到书桌上。少校的包裹也是这样小心翼翼地解开了。棕色的纸下面包着另一层黑色的塑料布,被胶带牢牢地捆着。他想把胶带扯断,但低估了它的韧性。于是他拉开书桌抽屉,想找把小刀,发现站在窗外的特穆尔正发狂地挥舞着手,“什么事?”

“古……古斯塔德请……请签……签请……请愿书,请……请签……签请愿书。”

他想起来了。他把请愿书放在橱柜上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可你去没去过其他人家?”

“古……古斯塔德先……先签。古……古斯塔德签……签了别……别人才签。我……我就可……可以说,瞧瞧古……古斯塔德都……都签了。”他知道特穆尔说得没错,不论什么事,人们总是害怕出来挑头的。

特穆尔接过签了字的请愿书,仿佛得到了一件了不起的奖品,满是信任的脸上眉飞色舞,“古……古斯塔德谢谢。谢谢你古……古斯塔德。”他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嘘声:“安……安静,不……不要吵。”

作为回应,古斯塔德也把一根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学着发出“嘘”的声音。特穆尔为自己能与古斯塔德合谋保持安静而得意万分。他突然咯咯咯地笑着走开了。

“安……安静好……好喝很……很好喝。”

古斯塔德笑着又开始用刀割包裹的胶带,“可怜的孩子,要是他哥哥有个三长两短,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他刚才干吗说什么东西好喝呢?”

迪娜瓦兹耸耸肩,“你们这些人说他可怜,可还不停地鼓动他做



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没人帮他找点简单的事做做。”扔得满地都是的胶带又使她想起刚才的烦恼，“这屋里的垃圾还嫌少？你还在往家里搬书？”

他拿着小刀割断最后一根胶带，然后打开那张翻来覆去裹了四层的黑色塑料布。她开始收拾垃圾：“这么多垃圾，碍手碍脚的，我怎么打扫，怎么掸灰？还有窗户和通风口上糊的那些纸。天知道何时才……”

塑料布滑了下来，让她的话只说了一半。此时此刻，一叠叠面额一百卢比的钞票整整齐齐地摆在他们的眼前。崭新的钞票被一圈圈棕色的纸带捆成一扎扎的，上面的书钉闪闪发亮。

还是她最先能说出话来：“怎么回事？我的意思是，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弄错了？”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堆钞票。渐渐地，纳入他视野的是钞票后面的背景，那扇窗户，那个院子。屋外，在昏黄的光线下，有个嘴巴张得跟他的一样大，不过嘴巴周围的那张脸却是特穆尔的，他正朝里看着这小山一般的钞票。

古斯塔德如梦方醒。他大吼一声，嘭地一下关上窗户，挡住了特穆尔那双放着光彩的眼睛，那天他看见洋娃娃时眼睛也是这样发光的。

三

古斯塔德意识到，关上窗户是不够的。他朝门口冲去。特穆尔依然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过来！”愤怒是没用的，他又轻声地哄道，“来，特穆尔，过来。我们谈谈。”可特穆尔却开始往后退缩，万分恐惧。“别怕，别怕。”古斯塔德一边说，一边合上小刀，而且让特穆尔看到他把手放进自己的裤袋里，“看见了吗？没刀了。现在你过来吗？”

“好的好的古……古斯塔德。来……来……来了。”特穆尔摇晃着，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古……古斯塔德鸡……鸡脖子。”他用一

根指头在自己的脖子上从这头画到那头，然后哆嗦了一下，“古……古斯塔德不……不要割我的脖……脖子。”

“别犯傻了，特穆尔。刀是用来打开包裹的。”他笑了，特穆尔也笑了，“你记得你刚才隔着窗子看到了什么吗？”

特穆尔的双手狂乱地在空中比画出小山和土堆的模样，“钱……钱……钱，很……很多……多的钱。”

“嘘！”古斯塔德后悔不该问这个问题，他朝四周看了看是否有谁走近。他把脸凑近特穆尔的脸，居高临下地说：“说话轻点。”

特穆尔畏缩了一下，然后想起他和古斯塔德刚才是说好要安静的，于是他咧嘴笑了。他把手指放到唇边：“安……安静古……古斯塔德。罗姗在……在睡觉，不……不……不要有声音。”

“是的，很好。现在听着。”特穆尔使劲地点头。“你刚才看到的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是你的秘密，也是我的秘密，知道了吗？”

“秘……秘密古……古斯塔德秘密。”

“是的，秘密的意思就是说你绝不能告诉任何人。不把你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

“不……不告诉任何人古……古斯塔德。秘……秘……秘密。”

“是的。”他又环顾了四周，院子里空无一人，“我给你一个卢比保密。”

特穆尔的眼睛一亮，“好……好的古……古斯塔德一……一卢比保……保密。”他伸出手，等着古斯塔德打开钱包。

“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他递过纸币。

特穆尔把纸币翻来覆去地查看，又举起来对着光线检查，然后闻了闻。他咧嘴笑了，又开始挠下胯，“古……古斯塔德给两……两卢比。保……保密要两……两卢比，好……好吗？”

古斯塔德又把钱包掏出来。“好吧，两个卢比。”然后他把一只手放在特穆尔肩上，用他希望是最具威胁力的声音低语道，“两个卢比保密哟。可是，要是你忘了，要是你告诉了别人，你知道会怎么样？”



特穆尔的笑脸没了。他蠕动着身子,试图挣开,可肩膀上的那只手像钢钳一样牢牢地摁住他,让他动弹不得。他使出全身力气摇晃着头,似乎他摇得越有劲,就越能让古斯塔德平息下来。

“要是你忘了,我就会像这样掐住你。”古斯塔德松开摁在特穆尔肩膀上的手,掐住他的后颈,“然后我会拿出刀来。”他用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摸出小刀,此时特穆尔浑身发抖。“我会打开刀。”他用牙齿咬着拉出刀片,“就像这样。”白晃晃的牙齿咬着亮闪闪的刀片,那模样够吓人的了。“等我打开刀,我就会割断你的喉咙,就像屠夫割断鸡的喉咙一样,就这样。”他用刀在特穆尔的脖子上从这头画到那头,不过食指一直捂住刀刃。特穆尔开始呜咽起来,眼里充满泪水。

“你会忘吗?”特穆尔摇摇头。“你会告诉别人吗?”头又摇了摇,古斯塔德啪的一声合上刀,“那就好。现在,把钱放进口袋。”他松开掐着特穆尔脖子的手。

特穆尔把那两张钞票折了又折,折成一英寸见方的一小块。他脱掉右脚上的鞋,把钱塞进袜子,塞到脚后跟的地方,“古……古斯塔德谢谢。两……两卢比古……古斯塔德,两……两卢比秘……秘密。”他开始慢慢地往后退去。

古斯塔德看着他离去,为自己不得不恐吓这样可怜的人而感到难过。可这是唯一的办法,特穆尔的脑子里除了还有恐惧,其他啥也没有。一时间,他忘了真正的问题还在屋子里,还在那张黑色的塑料布上,在他家的黑桌子上。

四

塑料布解开后,那一摞摞钞票便塌了下来,迪娜瓦兹又重新把它们叠起来,“吉米送来这么一大包的钱,像送洋葱和土豆一样。天知道他是在给我们家带来什么灾难。”她开始包起塑料布来。

他阻止了她,“你要干什么?”

“把钱包起来,不等灾难发生把它送回去。”

“你在说什么?什么灾难?你甚至连这是谁的钱、用来干吗的都不知道。”

“灾难又不像有理由有说明的大广告,说来就来的。而且被瘸腿特穆尔这样的白痴看到了,到处说,灾难会来得更快。赶紧把钱送回霍尔旧货市场,孩子他爹,还给你的那位出租车司机。”

他把垒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拿了下来,“特穆尔的嘴巴不会说出一个字的。我已经跟他说了。”他查看了几扎钞票第一张和最后一张的序列号:没错,每扎一百张。他数了数扎数,又是一百。而且面额都是一百卢比。“我的天!”他悄声说,“十个十万卢比!”

这么大的数目一经说出,又唤起了迪娜瓦兹的恐惧,“求求你,把钱还回去吧!”她伸手抓住塑料布的一个角,可他一把又抢了回去。

“你脑子里就只想着还还还,其他的什么都忘了。”他开始一扎接一扎地翻找,“吉米说有封信。”

她也开始帮他找信,似乎越早找到,灾难就可能越早地被送走。“气味真好闻。”她把鼻子凑近这一扎扎的钱,凑近这堆油墨香味沁人心脾的崭新钞票。

“好闻。我工作了二十四年,鼻子闻到的就是这味道。从来没厌倦过。”他停下来想了想,说,“真奇妙,五卢比面额的跟十卢比面额的闻起来也不一样。每一种面额的钞票有它自己的味道。我最喜欢一百卢比的味道。”他快速地翻弄着,一张折叠的小纸片掉了下来,“在这儿!”

信很短。他俩一起读了起来:

亲爱的古斯塔德:

谢谢您去了霍尔旧货市场。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把这笔钱存入银行的一个账户。

鉴于您是负责储蓄存款的,因此很容易绕过对于大额存款的所有条例和规定。不过不要担心,这不是黑钱,这是我负责的



一笔政府款项。

至于账户名,请用莫亚利比利这个名字,如果需要地址,用您的或者我在德里的邮政信箱都可以。没什么关系,我绝对相信您。之所以要保密,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自己政府当中的许多人总是很乐意看到我的游击战计划失败。需要的时候我还会告诉您接下来怎么做。

您挚爱的朋友

吉米

另:忘掉依阿高¹的忠告。百万卢比是放不进您的钱袋的。
祝您好运。

古斯塔德笑了,“我在想吉米为什么选那句台词。”

“别再想了,帮我把这些包起来。”

“你难道还没弄懂这是怎么回事?吉米是在帮那些被巴基斯坦人屠杀的可怜的孟加拉人。”

她被激怒了,有时候,他就像个小孩,拒绝承认现实,“现在你脑子里肯定是知道的,这事不能做。除非你想冒险去违法,然后丢掉自己的工作!”

“可吉米怎么办?他在调查分析局做的事肯定很危险,你知不知道?”然而,即使他努力去想象吉米的英雄壮举,但他知道她是对的。

“对他来说,这是他的工作,他加入了秘密机构。让他去隐他的身,保他的密,可不要让我们饿死。记住,要是你丢了工作,那就是我们的下场!”接着,尽管她希望自己没说这话,但她还是压低嗓音说道,“去他的!”然后做了个“去他的”手势,啪啪啪打了三个响指,手从古斯塔德的身边往外拂,好像是要挡住那蠢蠢欲动、随时可能降临的

¹ 依阿高,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一个反面人物。

可怕厄难。

他很不情愿地开始收拾起包裹。她帮他吧钞票垒起来，“我答应过他。在我的信中我说过他可以信赖我的。”

“但那是在他告诉你他要做什么事之前。让人帮忙，又不说帮什么忙，这不好。”她灵机一动，“我想起来，这样拒绝就不会难堪了。写信告诉他你丢了银行的工作。”她想打住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又做了个“去他的”的手势，“不，不，不，不能这样说，就说你被调到另一个部门了，职责变了。因此办不了存款的事了。”

他考虑了一下她的方案，觉得可行，“你说得对。这样他就不会觉得我辜负了他。”他把还没捆好的包裹推到一边，然后写起信来。

敲门声响起。迪娜瓦兹跑进卧室，拿来一床被单扔在那堆钞票上，这才去开门。门口站的只是索拉博。“谢天谢地！”她一边说一边掀开被单。

“哟，好家伙！”索拉博叫道。看见这么多的钱，他开始笑了，“莫非老爸抢了银行？”

古斯塔德转过身，面对妻子，脸色阴森，“现在就告诫你儿子，我可没心情听他开愚蠢的玩笑。”

他的嗓门压得很低，喉咙好像是哽住的，她知道这意味着他的最后通牒不是闹着玩的。她朝索拉博看了一眼提醒他小心，“钱是少校叔叔的，不过我们正准备把它送回去。”她把那纸条以及古斯塔德的回信递给他，“这事对你爸太冒险了。”

索拉博读完信，说：“太幼稚了，这是回文词。”

“回文词？”迪娜瓦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一个名字拿来，把字打乱，然后组成一个新的名字。莫亚利比利就是比利莫利亚的回文词。”古斯塔德假装没在听，不过他心里却在验证那些字的排法。索拉博用手摸着那一扎扎的钱，玩弄着那一张张的钞票，“吉米叔叔不是说这是政府的钱吗？那我们就把它用在政府理应做的所有事情上，那不更好？比如把这地方的下水道修



好,给大家安装水池,修理……”

古斯塔德毫无先兆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瞄准他的脸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恬不知耻!”索拉博一侧身,总算躲开了父亲的一击。“讲话像条疯狗!这哪像我儿子!”

索拉博浑身发抖,不知所措,转身对母亲说:“这些天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开个玩笑嘛!”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迪娜瓦兹平静地说。索拉博还想说点什么,可她制止了他。他离开了房间,气得浑身颤抖。

古斯塔德继续捆着包裹,仿佛什么也没发生。可他假装不了多久。“完全变了,变得难以辨认。”此时此刻,由这奇怪的包裹带来的不安,还有吉米非分的要求带来的失望与另一种因为子女的无礼和不孝而更加深切的悲哀掺和在了一起。这混杂的情绪让他觉得满嘴都是苦艾。“谁能想到他居然变成这个样子?”他猛地一拉麻线,线断了。她耐心地把断了的麻线打上结。

“每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要在天亮的时候给他吃七个杏仁。”他回顾过去,酸楚平添了许多,“我穿着有洞的鞋去上班,为的是我们能买得起杏仁,让他吃了脑子灵光。两百卢比一公斤。可全都是浪费。全都扔进了阴沟。”他在打结的时候,迪娜瓦兹用手指把麻线摁住,不让它松开。“记住,”他大声说道,好让索拉博在里屋也能听见,“为了救他一命,我曾经踢过他,我也可以再给他一脚。这一次是把他踢出我家!踢出我的生活!”

迪娜瓦兹果断地把自己的手指从正在收紧的绳结中抽了出来。唉,天哪,请不要这样!请不要让他这样说话!我知道,酸橙汁会起作用的,必须起作用,否则,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今天再去霍尔旧货市场已经太晚了。”她说,“下周五去,行吗?”

他接过妻子转移的话题:“不去了,不去霍尔旧货市场。”然后说了说新的安排。不过吴拉姆·穆罕默德告诉过他,他要离开孟买一周。他和妻子商定,这期间他们把钱藏在厨房里,藏在炉子底下堆煤的地方。

五

达柳斯练好板球回到家时刚好是晚饭前，跟他一道回来的还有那些蚊子。古斯塔德说别磨磨蹭蹭的，快关上门，否则这些讨厌的东西又要飞满整个房间。达柳斯把一捆报纸扔到地上，不知从院子里的什么人那儿又弄来了一堆，然后说了声“再见”。

“谁给的？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报纸？”古斯塔德一边问，一边左右开弓地扑打着蚊子。

“是茉莉。她给的报纸。”达柳斯咕哝着。

“谁？大声点，我听不见。”

他怯生生地重说了一遍，古斯塔德大怒，“我警告过你，不要和那个养狗傻瓜的女儿说话。那个胖妞懒虫把她家的报纸给你，她想干什么？要是她老爸再跑来抱怨，看我怎么揍你，就连你妈也救不了你。”说完，他的注意力又全都转移到蚊子身上。他向迪娜瓦兹建议是否考虑缝几顶蚊帐。做个支架把蚊帐像遮阳篷一样撑起来对他来说很容易。他说：“我小时候，父亲带着全家去马泰兰度假，旅馆里每张床上都有蚊帐。整个晚上一口也没被蚊子咬过，很舒服。一辈子都没那么舒服地睡过觉。晚饭的时候也没蚊子骚扰。旅馆的老板用一个盘子……”

他停住了，记忆使他一阵激动，“对了！想起来了！快，拿个大盘子来。我们家最大的盘子。”

“干吗？”迪娜瓦兹问。

“快拿来吧，我用给你看。”

她朝厨房奔去，接着又跑了回来，“这个德国的银盘怎样？这是最大的。”

“很好。”古斯塔德一边说，一边清理干净餐桌上的东西。他把浅圆盘子放在电灯泡下，灌满水。等水面平静下来，灯泡的倒影也不动了，在水中闪着光，十分诱人。接着，蚊子开始往水里俯冲。为了拥抱



这水中虚幻的映像，它们抛弃了真正的灯泡，一个接一个地径直俯冲下来，自取灭亡。不知何故，这映像比挂在天花板上的灯泡更有吸引力。

古斯塔德心满意足地搓着手，“瞧，过去马泰兰的旅馆老板就是这样灭蚊的！”看见那些可恶的小害虫被彻底地消灭，就连迪娜瓦兹也开心起来。

“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吃饭了。让它们来吧，想来多少就来多少。我们有的是水来对付它们。”古斯塔德说。水面上布满了无数垂死挣扎的小黄点。他把盘子里的水倒进下水道，从水桶里舀来水把盘子重新装满，然后准备吃饭。

但索拉博拒绝从里屋出来上桌吃饭。迪娜瓦兹求他不要把事情搞得更糟。当她把这事告诉古斯塔德时，他却说：“关我屁事？”

索拉博没出来，他们照样吃饭。此时，蚊子还在继续俯冲，有的冲劲之大，居然溅起了小小的水花。几周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饭吃完了也没有一个蚊子掉进谁的盘子里。

*

两天后，趁古斯塔德上班的时候，索拉博装了几件自己的衣物，走了。他告诉母亲，说他已经安排好了，出去跟几个同学住一段时间。

迪娜瓦兹不肯答应，说这不行，不可能，这儿才是他的家。她开始哭了起来，“你父亲是为你好，这些天他只是心烦而已。你可不能因为这离开家呀。”

“我受够了他的恐吓以及其他做法。我可不是他想骂就骂、想打就打的小孩子了。”他答应每周回来看她一次。看他决心已定，她想知道他打算在外面住多久。“这要看老爸了。”他说。

傍晚，她把白天的事告诉了古斯塔德。他掩藏起自己的意外和伤感，冷漠地重复着两天前说过的那句无情的话：“关我屁事？”

第九章

DIJIUZHANG

一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当古斯塔德晨祷时,有两件事宛如院子里的那些被风卷起的落叶,在他头脑里旋转:罗姗拉肚子拉得日渐虚弱,另外就是炉子底下的那个可怕的包裹。还有第三件事,但他却装着不承认它的存在。

这一次,不管是胃安得,还是药性更大的磺胺胍,都没效果。这究竟是何为?我可怜的孩子,就这么一天天地不能上学。还有吉米,这么多人,却偏偏要我做违法的事。风很大,古斯塔德轻轻推了推祈祷时戴的黑帽,把它扣好。昨夜一场阵雨之后,长春花的叶子变得鲜绿,这像是个令人愉快的提醒:雨季即将来临了。年复一年,不论汽车的挡泥板怎样刮擦、抓扯它的枝叶,不论孩子们如何肆意撕扯它的花朵,这团长春花还是在这一小块布满尘土的地方存活了下来,它的顽强让古斯塔德惊讶不已。

他蹲下身,把一个空的、印着查尔木纳拱门¹的烟盒从枝杈当中

¹ 查尔木纳拱门,印度南部城市海得拉巴的旅游景点,于1591年由印度顾特卜-沙希王朝建立者顾利·顾特卜·沙下令建造。



捡出来,听到一辆车驶来。他不用抬头就知道这是班吉巡官的那辆路虎。警察局里的事情随时都会把他叫出去。有时候,如果古斯塔德熬夜看书,听到路虎的声音,他就会笑笑,想象着班吉巡官拿着他那把寻找线索的放大镜匆匆而去。许多年前,人们就称他是“福尔摩斯¹”。有一次发生了一桩特别可怕的谋杀案,邻居们闲聊时有人问他警察是如何破的案,他连想都没想便回答说:“小菜一碟,我亲爱的伙计。”

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人人都知道他不是私家侦探,也不抽烟斗。真正的福尔摩斯言辞无误、谈吐优雅,可他却喜欢添油加醋、满口脏话。然而他个高,人瘦,额头高耸,一脸憔悴,这些加上他那些很不得体的谈吐,已经足以把他和那个名字永久地连在一起了。

班吉摁了一下喇叭,停下车,“喂,老哥!为我祈祷了没有?”

“当然了。这么早就要出去办案?”古斯塔德问。

“啊,没什么大事。不过说真的,老哥,要是操他娘的市政府把我们的院子分成两半,那才是大事呢。我的车怎么开得进来?”好,活该,古斯塔德心想。说到谁在蹂躏长春花,班吉是最糟糕的人之一。“你认为房东的请愿能不能叫停市政府那帮混蛋?”

“谁知道?我的感觉是,政府想要啥,它总有办法。”

班吉巡官调了调后视镜,“要是那些狗日的拆了这堵墙,那我们还有什么隐私?老哥,你每天早晨最好求神保佑这堵墙。”

这话提醒了古斯塔德,“你注没注意到这儿很臭,而且蚊子很多?”

“那还用问?撒了这么多尿,到处乱流。那些狗日的尿一胀就跑到墙下面,掏出鸡巴就方便。”

“你能不能用你的权力管管这事?”

班吉巡官笑了,“要是警察把随地撒尿的人统统抓起来,那还得增加两三倍的人力。”他给路虎挂上挡,挥手再见,可猛地又踩住刹

¹ 福尔摩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1859—1930)创作的系列侦探小说中的虚构主人公,一位推理能力极强的私家大侦探。

车,“差点忘了。那个瘸腿特穆尔拿着请愿书找我签名的时候,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说是看到你们家有一大堆的钞票。”

古斯塔德假装笑了,“但愿如此!”

“我对他说,炒鸡蛋,你可别乱扯蛋。然后在他脸上扎扎实实地给了一巴掌。”

“可怜的家伙。”

“要是他扯的这个蛋让不该听的人听到了,那只能引起麻烦,引来坏人。你不会希望小偷来你家翻箱倒柜找根本就不存在的金钱吧?”说完,他开车走了。

这个特穆尔。怎么才能封住他那张口水滴答、摇唇鼓舌的嘴?谢天谢地,班吉没相信他,其他人可能也认为他像往常一样在胡言乱语。今晚,等他到院子里闲逛的时候,我再警告他。

可是,古斯塔德傍晚下班回来时,院子里没人。晚饭前他跑出去看了三次,但每次都因不见特穆尔的踪影而大失所望。换上睡衣之后他又出去看了一次。此时差不多快十点了,外面依然有风。几张报纸的碎片和裹冰淇淋的包装纸被吹进了花丛中。我是不是该去他家?可他哥哥也许在家。

一扇窗户哗啦一声推开了,古斯塔德抬起头。那是卡瓦斯基,一头白发闪着光。他审视着天空,头歪来歪去,活像一只羽毛奇特的鸟,“雨季快来了,当心哪!年复一年,你的洪水冲走了穷人的棚屋!你得适可而止啊!你的公平哪去了?你有没有脑筋?今年你该冲冲塔塔家族,冲冲贝拉家族¹,冲冲马法特拉尔家族²!”

年轻的时候,卡瓦斯基曾被人称作“卡瓦西瓜”,因为他浑身滚圆,像个西瓜。但随着年龄的增大,他急剧消瘦,这使得他的个子似乎在增高,在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增长。他变得很高,如古代先知一般

1 贝拉家族,印度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工业和金融家族。

2 马法特拉尔家族,印度最大的家族财团。



清癯，像占卜者一样冷峻。与此同时，他的头发变成了一圈闪着白光的晕轮。从此，“西瓜”这绰号被忘掉了，像块干缩了的伤疤永远地被揭去了。

他媳妇帕斯塔吉亚太太跑下楼来找古斯塔德。“晚上打扰您，不好意思。”她说道，“俺爸的花环都枯了。我能再要几枝吗？”

古斯塔德取下修枝用的剪刀。他特别讨厌帕斯塔吉亚太太，但看在帕斯塔吉亚先生和他老爸的面上他容忍了。这女人好管闲事，脾气暴躁，好玩手段，而她丈夫却品性高洁，为人正直，善于忍耐。很难想象这两个人怎么能够如此长久地住在一起，而且还养了五个孩子。当然，帕斯塔吉亚太太把自己所有的缺点，包括她偶尔对老卡瓦斯基的虐待，统统推到自己的偏头痛上。这个看不见的病痛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害得她要卧床一天，躺在那儿静静地忍受痛苦，把过了期的《夏娃周刊》、《女性》或者《电影杂志》补看完，家务事等到帕斯塔吉亚先生下了班回到家再做。古斯塔德心想，这么多年来帕斯塔吉亚先生都忍受过来了，他一定具有圣人般的灵魂。

“恭喜发财呀！”帕斯塔吉亚太太说。

“你说什么？”

“听说你中了大奖。真太好了！”

古斯塔德把薄荷递给她，对她说她大错特错了，然后向她道了晚安。他折了几朵花拿进屋。迪娜瓦兹默默地看着他把花籽分出来泡在水里。她知道，从前他对薄荷是不以为然的，因为这种植物所包含的魔力是库蒂夏小姐发现和传播开来的。如今，他给罗姗喝这种水，她感到满意了。

第二天的风更大。古斯塔德下班回家时，院子里的那棵孤零零的树摇摆得更加厉害。“快摸木头，谢天谢地，罗姗好多了。”迪娜瓦兹说道，“喝薄荷真是不错的主意。”

他点点头，很高兴。而且吴拉姆·穆罕默德这一周就会回来。那时候我可以给他捎个信，问他何时何地我可以把包裹还他。

他写好信,封好信封。明天他就把它送给槟榔老头。

二

七天之后,他又去了美凤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回话。槟榔老头跷着腿坐在一口木箱子上,面前摆着他那个硕大的黄铜盘子,他说吴拉姆取走了他的信,仅此而已。

三周过去了。吴拉姆·穆罕默德没有传来任何消息,而雨季却在一个周五的晚上紧跟在一场疾风骤雨的雷暴之后气势汹汹地来了。古斯塔德站到屋外,审视天空。他朝西边望去,望见阿拉伯海上空的积云,然后闻了闻空气:没错,雨季渐行渐近了。家人早都上了床,但他还坐了一会儿,看起报纸来。难民还在拥来。官方的数字是四百五十万,但那位从难民营回来的记者却说接近七百万。古斯塔德心想,四百五十万,七百万,或者一千万,有什么差别?对于一个连自己的人民都无法养活的国家来说,这么多难民,没法养活。也许游击战不久就会打赢的。真希望我能帮帮吉米。

他看了看板球赛的比分,然后把报纸扔一边,跑到桌前捧起那本柏拉图的书。自从四个星期前的那个周五那些新书被搬回家,它们就一直被放在桌子的一个角落。而且我要做个书架的计划化为泡影,就像所有其他事一样。

半夜前后,雨开始下了。他听见第一阵雨滴敲在窗格上的响声。等他走到窗前,雨已经瓢泼起来。风刮着雨扫进屋内。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品味着泥土新鲜、潮湿的芳香,感到由衷的满足,仿佛雨季的到来有他的一份功劳。这雨对我的长春花丛有好处。而且我没忘记把那盆玫瑰推到台阶的边沿,这样就会淋到从门口斜飘进来的雨。

他关上窗户,重新坐下看报,但没法集中精力。雨季的到来令人兴奋——第一场大暴雨总是这样,即使在他儿时的记忆中,那个时候,伴随着倾盆大雨而来的是新的学期、新的教室、新的课本、新的朋



友。穿着新雨衣和橡胶靴,在洪水流淌的街道上涉水而过,街上漂着瓶盖、空烟盒、冰棍棒、破靴和烂鞋。看着平日霸道的车辆瘫痪了,淹没在水中,让人倍感正义终于得以伸张。还有那常有的期盼,希望雨下得更大,学校就会停课。不知怎的,第一场雨唤起的童年的兴奋从来就没有衰减过。

此时,雷声零星,但暴雨的轰鸣声弥补了雷声的不足。在巨大的雨声中,他能分辨出每一种声音:打在院子中央那条沥青路上的是低沉的扑扑声;打在镀锌雨篷上的是嘈杂的回声,像一面巨大的白铁皮鼓;打在窗户上的是一位胆怯的来访者轻轻的敲击声;最大的响声来自屋顶上的那五根落水管,积水犹如瀑布直泻到地面。简直就像一支管弦乐队,他能区分小提琴和中提琴、双簧管和单簧管、定音鼓和低音鼓的声音。

他感到左胯一阵刺痛。没错,雨季肯定来了。这种痛感又出现了,剧烈得又让我回想起那几个躺在床上、痛苦难熬的星期。吉米帮了大忙,愿神保佑他。

像抱婴儿一样,他把我抱进那个房间。接骨师在那儿开诊所,真拥挤——志愿者们在帮助病人,用担架把他们抬进来,或者帮他们推轮椅,其他人在准备绷带。有两个人在拣选各种芬芳的草药和树皮,捆成小包。粘贴标签的糨糊是自己做的,用面粉和什么脏东西熬出来的,但草药和树皮的芳香盖住了那臭味。

在所有这些人的中央,站着伟大的接骨师本人,周围是他忠实的助手。从长相上看,他太平常了,没人会猜到他拥有如此非凡的能力。他身穿一件白色的长大衣,头戴一顶祈祷时的帽子,很像帕尔西人的婚礼上负责膳食的头儿。从宣布婚宴开始到差遣餐馆工,使唤他们在婚宴结束后端着洗脸盆、肥皂和热水罐在一排排酒足饭饱的食客当中穿行。

可因为他的妙手回春,接骨师受到众人的崇拜,像位圣人。他曾经接过粉碎了的四肢、折断了的背脊、碎裂了的头颅——对于这些伤

者,就连在设备先进的医院里工作的专家和国外培养的医生(拿的都是英美名牌大学的文凭)看了之后也觉得无可救药,绝望地直摇脑袋。可他接骨师拯救了所有这些人,这些无可救药的伤者,靠的无非就是他的那两只空手、他采来的草药和树皮。要是遇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还靠他的右脚。他用这只脚朝着突出的部位恰到好处地一踢,那跑出来的腰椎就立刻回到了原位。

他究竟是怎么在治病,谁也不太清楚——他腿上的功夫不可思议,手上的功夫也不可思议:这儿摸摸,那儿捏捏,弯一弯,转一转,扭一扭,骨头就接上了,又快,又静,而且不痛。有人说他先给病人催了眠,让他们失去痛感。可就近看过他治病的人知道这不可能,因为他从来就不去看病人的眼睛,而且一开始病人的眼睛常常是闭着的。接骨师的眼睛跟着他的手在走:那双眼睛能穿透皮肤、脂肪、肌肉,看到骨头,看到受伤的地方。难怪他一出现,X光室的医生就只得唉声叹气了。

旁观者说,把古斯塔德断了的髓骨接上,这对接骨师而言简直是小菜一碟。(每次他一出场,就少不了有许多的旁观者,包括祝福的、仰慕的、病人的亲戚、纯粹好奇的。来观看的人一律欢迎——他的医技和杰作向众目开放。)不过,那场面看上去触目惊心,肯定不是胆小之辈敢看的。到处都是断肢瘸腿的——担架上躺着,地板上捆着,椅子上瘫着,角落里蜷着,空气中充斥着他们的呻吟和尖叫。折断了的腓骨和胫骨穿破皮肤露在外面;碎骨古怪地扭在手肘外面;粉碎了的股骨令人毛骨悚然——所有这些都在等着接骨师,等着他的拯救。

耳闻目睹了以前从未见识过的如此恐怖的场面之后,古斯塔德很快便忘了传遍自己全身的疼痛。他在想,给这些人造成如此伤害的会是什么?在他祖父的作坊里,他曾见过偶尔被切断的手指或削掉的拇指,可没有像这样。他似乎觉得在什么地方、什么工厂里,有人在故意生产这些残缺的肢体。

但从这充满惨叫和呻吟的痛苦当中,他也察觉到了一丝希望,那



是再能说会道的人也不曾表达过的希望,那是单纯的、朴直的,从病人那无人顾及、慢慢悠悠的淌血中流露出来的希望,这希望告诉古斯塔德,拯救即将到来。

事后,他努力回忆接骨师是怎么把他的髌骨接上的。但他只记得自己的脚被人抓起,腿被人用奇怪的姿势摇了摇。即刻,疼痛减轻了。骨头接上了,损伤的部位反复地被贴上一种用特殊的树皮磨成的糨糊就能治愈。接骨师给吉米写了个号码。两个正在用臭烘烘的糨糊给纸包贴标签的人比对了一下号码,然后把配的药膏给了他。接骨师治病从不收钱,也不透露树皮和草药的名字;以防寡廉鲜耻者唯利是图、利用他的医术伤害患病的穷人。富人捐钱是欢迎的。所有的人对他坚守秘密的做法表示赞同,可这也是大家担心的理由:接骨师年事已高,要是他没了怎么办?要是他的医术与他一道去了怎么办?不过,据说他正在秘密地培养一位接班人,一旦时世亟需,他就会出来匡困济贫。

迪娜瓦兹按照接骨师的要求制作药膏:先把树皮放在水里浸泡,然后在家里用来磨香料的粗石板上研磨。要磨出足够的药膏把整个髌部糊上,这活很辛苦。她刚刚磨完,好像下一次的药就该换了。看到她不顾自己疲劳不堪的背和肩膀,伏在石板上汗水淋漓、气喘吁吁的样子,古斯塔德很内疚,她还有小罗姗要照顾,孩子才三个月大。可一连十二个星期,她咬紧牙关硬撑着,拒绝外人的帮助,坚信仅靠她个人的努力就能让丈夫重新站起来。

雨中传来砰的一声汽车的关门声,是路虎车。这样的夜晚还要出去办差,班吉的运气真糟糕。可汽车好像在外面空转。一声炸雷,接着是水的溅泼声。他的车引擎是不是出了毛病?古斯塔德走到窗前。

还没等他取下窗钩,那辆车就已经开走了。座钟差不多指到一点了。他打开玻璃门,一边用一根手指挡住钟摆,一边去摸钥匙。闪闪发亮的不锈钢钥匙在他手掌里凉凉的。他给座钟拧好发条,然后上床。

他的睡眠断断续续,他梦见自己正从花神喷泉广场车站走去银

行。有东西从背后击中了他。他转过身,看到自己脚下有一扎百元大钞。就在他弯腰去捡的时候,又有几扎钞票砸到他,砸得他生痛。他问砸他的人为什么要这样。他们拒绝回答,继续猛击。他的眼镜被砸掉了。“住手!”他吼道,“我要叫警察了!我不要你们的这些垃圾!”他把钱扔了回去,可很快钱又被掷了回来。一辆警车驶了过来,班吉巡官走下车。古斯塔德被一大堆的钱埋没了。可班吉却朝着那堆扔钱的人群走去,没有露出任何认识他的表情。“先生,听我说,听我跟你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古斯塔德哀求道。令古斯塔德吃惊的是,班吉巡官说的是马拉地语,他叫他闭嘴:“不该我管。”“他是银行的,可他不收我们的钱。”其他人抱怨道,古斯塔德眼睁睁地看着,不知所措。“要是银行拒收我们的钱,那我们该去哪儿呢?”“不!”古斯塔德叫道,“我不能收你们的钱,我没地方放!要是……”梅顿先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他一手端着他的金鼻烟盒,另一只手拿着他的劳力士表:“怎么啦,诺布尔?想在街上开家支行,嗯?”他咔嚓一声把古斯塔德掉在地上的眼镜踩得粉碎,不理睬他的解释,说现在十点已经过了。“我给你三十秒钟的时间坐到你的桌前去。”他举起表说,“各就各位,预备,跑。”古斯塔德奔跑起来,在迎面而来的人群中狂挤。他感到奇怪,怎么这么多人,这不是傍晚下班的时候嘛。就在他跌跌撞撞冲到银行门口的时候,梅顿先生满脸讥笑地从门口冒出来,举起表给他看:“对不起,三十四秒。”然后递给他一张解聘书。“我求你了,梅顿先生,我求你了,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那不是我的错,我……”

迪娜瓦兹摇晃着他的肩膀:“古斯塔德,古斯塔德,你在做梦。”他咕哝了一声,转过背,在后半夜的时间里睡得死沉死沉。

三

灰蒙蒙的细雨在凄迷的黎明中弥漫。古斯塔德没法出去做祷告。他把窗户推开一丝缝。窗户被雨水泡胀了,很难打开,发出不祥的呻



吟。一群透湿的乌鸦受了惊吓,扑腾着翅膀慌张地逃到安全的地方。有些飞进那棵楝树当中。他望了望天空,断定这天气至少还要下一天的雨。

浑身精湿的乌鸦凶煞煞地望着,接着又跳跃着朝窗户这边跑来。等古斯塔德喝完两杯茶,天空敞亮了一点,乌鸦的声音更大了。那呱呱的尖叫声最终把迪娜瓦兹吵醒了:“院子里出了什么事?”他扣上睡衣纽扣,穿上橡皮拖鞋,提起一把伞走出房门。

方圆几英里的乌鸦全聚集到这儿来了。除了院子里蜂拥的一群外,进门的台阶上还一串接一串地站着,抖动着湿淋淋的羽毛。另外还有一队黑家伙规规矩矩地沿着雨篷栖息在那儿。“嘘!”古斯塔德吆喝道,又挥手又跺脚。他绕过门外的一个水坑,吆喝着,挥舞着撑开的黑伞,像只巨大的乌鸦。这时,他看到那堆长春花,一阵恶心。苦涩的茶水涌到嘴里。乌鸦等待着,担心会不会失去这顿美餐。“迪娜瓦兹!”他朝敞开的窗户吼道,“快来!”

转眼间,迪娜瓦兹啪嗒啪嗒地跑了出来,慌乱中她双脚插进儿子达柳斯的雨鞋里。“啊,天哪!”她叫道,双手蒙住双眼,“干吗要叫我来看看?大清早的就让我恶心有什么好处?”

一只无头的害鼠躺在花丛底下的一摊血黑色的水坑里。那颗齐刷刷地被砍下的头就放在尸体旁边。尽管被乌鸦的嘴啄过,但显而易见这断头的工具是人造的利器。

“该适可而止了!”古斯塔德说道。两人同时想到了特穆尔,想到他对老鼠的着迷。可古斯塔德又说:“不,我看不是他。即使是,他也不会扔进花丛。他会拿着老鼠去市政府领钱的。”

迪娜瓦兹着急的是把这吃了一半的尸体给扔掉,而不是找出谁干的,“我这就去叫清洁工把这东西弄走。”

“谁会对我的花这么恨之入骨?”古斯塔德心想,“还有就是那个可恶的廓尔喀门卫,看的是什么门?”此时,达柳斯也被吵醒了,他来到窗前,被叫去办公楼把看门的喊来。

“可我还穿着睡衣呢。”达柳斯说。

“那我穿什么，结婚礼服？现在就去！”达柳斯嘟哝着，满脸不悦地急忙穿过院子，紧贴着墙根，这样楼里的人就不会看见他了，尤其不会被茉莉·拉巴迪那双温柔的棕色眼睛看见。他断定，要是十四岁少女那双温柔动人的眼睛瞥见他穿着这身可笑的睡衣，那他的机会就永远地被毁了。

“你知道门卫白天住哪儿吗？”古斯塔德追着他喊道，“在小屋子里，电梯旁边。”

“知道，知道。”他答道，一脸阴沉，愤怒地晃着头。不一会儿，他带着门卫回来了，然后悄悄却又庄严地退了下去。

门卫是位尼泊尔小个子，廓尔喀人，罗圈腿，腿肚子跟他手臂上的肌肉一样，鼓得大大的。在给隔壁大楼巡夜时，霍达达德公寓楼也包括在内，公寓楼每户人家每月给他两个卢比，作为他辛苦的回报。他还没来得及换下制服，依旧穿着卡其衬衫和卡其短裤，戴了顶卡其帽子。腰上系了根皮带，上面插了把装饰性的廓尔喀曲刀，那是一把刀片很宽的短刀，紧靠刀把的地方有两把小巧的匕首，插在各自的刀鞘里。

他潇洒地敬了个礼，那双尼泊尔人的杏眼闪着光。“您好，先生！”他说道，然后转向迪娜瓦兹，“您好，太太！孩子怎样了？”他非常喜欢罗姗。有时候，当她在路对面跳下校车后，如果他醒了，他会冲过去，护卫着她安全地走进院子。罗姗称他那些刀是“刀妈妈”和一对“刀宝宝”。

“孩子还好。”迪娜瓦兹回答。

“这是什么？”古斯塔德指着那只被乌鸦撕得稀烂的害鼠问道。

“哎呀，我的爹！好大一只老鼠哇！”

“谢谢，这个我知道。”古斯塔德说，“可谁砍了它的头，谁把它扔到我的花丛里，这个我不知道。而你却应该知道，因为你在这院子里巡夜。”他顿了顿，“要不，你就是拿了我们的钱通夜睡觉？”



“嘿，不，先生，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每天晚上我都在这儿巡夜，用棍子敲这堵黑墙，从一点到两点，再到三点，通夜没睡。可我啥也没听见，啥也没看见呀。”

古斯塔德怀疑地看着他。为了不让门卫听懂，迪娜瓦兹用加了音节的古吉拉特语，连嘴唇都几乎没动地说道，“*Masmaybisme hisme wasmas sleasmepisming beasmecausmause ismit wasmas raismainis ming.*”¹

于是，古斯塔德试着用另一种方式审问：“下雨的时候你是怎么巡夜的？”

门卫笑了，露出靠嚼楝树叶变得洁白的牙齿，“办公楼的人给了我一件又长又好的雨衣。下雨的时候我就穿上它。有塑料帽子，还有遮耳朵的领子，就像这样，可以把脸遮住，下巴的地方还有一颗纽扣……”

“得了，得了。这么说昨天晚上你是穿着你的长雨衣戴着你的帽子巡了夜啰？可我没听见敲棍子的声音嘛。”

“哎呀，先生，雨声雷声那么大，您怎么听得见？”

这一点古斯塔德只得认输，“不过，从现在起，不管下不下雨，我都要听到敲棒的声音。使劲敲，在我窗下敲，我提醒你，使劲敲。每天晚上我都必须听到。”门卫听得出这事差不多了，便一个劲儿地点头，好让古斯塔德消气。“你出去的时候，叫清洁工快来把这东西扫了。”

古斯塔德和迪娜瓦兹转身进屋的时候，乌鸦又开始围拢过来。他决定留下来。“你会迟到的。”迪娜瓦兹说。“我要等到清洁工来。”

“也好，时间还够。”此时，叫她来看害鼠五脏六腑被啄得满地都是的样子，他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¹ 这句话的意思是：“也许是因为下雨他在睡觉。”

四

周六,雨下了一整天,不过夜里停了。古斯塔德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着门卫敲棍子的声音。不一会儿,木棍敲击石头发出的那一声声令人踏实的响声开始了,计量着这黑夜的每时每刻。责骂见效令他心满意足,他翻过身,入睡了。

周日黎明,雨过天晴。古斯塔德被一缕光线射醒,那光是从通风玻璃窗的一个角射过来的,那儿的遮光纸裂开了。他心想,今天没雨。要不要去院子里做祷告?地上的泥依然很软,踩着咯吱咯吱的。最好还是在家里,昨天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拖鞋上的稀泥弄干净。

他从床上坐起来,伸了伸腰,揉了揉眼睛。乌鸦开始咕咕直叫了。一开始仅有一只乌鸦,好像是在召唤信徒们开始祈祷,可不久,其他乌鸦也掺和了进来,这些热情的后来者迫不及待地敞开了喉咙。接着,鸟叫声变得疯狂起来,全体乌鸦刺耳地齐声高叫,古斯塔德从床上一跃而下。

床垫猛地往回一歪,把迪娜瓦兹弄醒了,“怎么啦?”

他指着窗户,“你没听见?”乌鸦的叫声让她坐了起来。她伸手去拿外套。

清晨没风,雨水坑依然平静如镜,映出无云的天空。可就在几英尺以外,在长春花丛的旁边,却是另一番场面。争抢的场面真混乱,一群乌鸦迫不及待地扑腾着,啄着,有时还相互攻击。有几只时而退到一边,挺胸收腹,紧接着又加入到争抢之中。在一团灰黑色的翅膀和羽毛疯狂的扑腾当中,很难看清花丛中究竟是什么东西。

“嚯!”古斯塔德猛地挥舞着胳膊吼道,“嘿!嚯!”像一张黑色的幕布升起来似的,乌鸦全飞了,落在不远的地方。他看见了那只死猫:黄褐色的身上长着块块白斑,眼帘没有闭上,眼睛没有被啄破。嘴微微张开,露出一根粉粉的舌头。湿漉漉的胡须浮在水面上。要不是它



也像头天早晨看到的那只老鼠一样,早已身首分离,你或许还会以为这动物口渴,正在水坑边舔水喝呢。古斯塔德冷冷地意识到,自己过去在孩提时代的幻想中就是这样想象把龙头给砍下来的:完整无损,好像砍下来的头还能继续独自存活一样。

“别看。”他对迪娜瓦兹说,可为时已晚。她已经干呕了两次,终于忍住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倒要看看。”他镇静地说:“达柳斯!”

达柳斯来了,揉着惺忪的睡眼,“干吗?”

“快,去叫门卫来。”

“又要穿睡衣去,我不去。昨天你已经叫我去过了。”达柳斯抗议道,“这不公平。”再说,少年昨晚自慰时画的印记,还像糨糊一样粘在一条裤腿上。

“别和我争了,现在就去!”

“我不去!”达柳斯吼道,回到床上。

古斯塔德朝着那退去的背影说道:“你给我记住,你要是学你那离家出走的混蛋哥哥的样子,对你老子吼叫,那这辈子你休想好过!”

“算了,我去。”迪娜瓦兹说。

“真丢脸!这么快就学坏了。等着瞧。喂,特穆尔,特穆尔,我的朋友!”自从周五去霍尔旧货市场之后,古斯塔德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他笑着朝他挥手,诱他走近,动作不大,以免把他吓跑。

特穆尔胆怯地走上前来,小心地搓揉着双手,对着迪娜瓦兹嬉笑,“古……古……古斯塔德。”

“你好吗,特穆尔?喜欢这雨吗?”特穆尔瞧见那只被砍了头的猫,噗的一声笑了。他缓缓地移近花丛,弯下腰要捡起那颗头。

“别,别,特穆尔,别碰。不好的,要咬人的。”特穆尔把手缩了回去,咧嘴笑了。“帮我做件事好吗?你认识坐在隔壁大楼看门的吗?去叫他,就说诺布尔先生想见他。”

特穆尔步履蹒跚,把乌鸦惊得四处乱飞。等他领着门卫回来时,他也用巴掌在自己的脑门上麻利地拍了一掌,学着敬礼的样子。古斯

塔德一脸木然,无言地朝花丛指了指。

“啊,老天爷,”廓尔喀人叫道,“出了什么事?”

“问谁?你该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睡的,两点,还是三点?”

“嘿,诺布尔先生,我整个晚上都在巡逻。”

“说谎!”古斯塔德指着证据吼道,“这不行的,玩够了吧!”窗户纷纷推开了,一张张好奇的脸朝外张望。“昨天是没头的老鼠,今天竟然是没头的猫!有人在恶作剧,而你在干什么?没有尽责嘛!明天又会是什么?狗?牛?大象?”

“鼠——鼠——猫——猫。”特穆尔说,“鼠——鼠——猫——猫。”

“我警告你,不会付你工钱的,邻居也都不会付的。我会叫大家不付的,告诉大家你看门没用。”

门卫慌了,“哦,先生,我跪拜了,求求您,别这样。否则我去哪儿弄吃的来养孩子?我看门,是一流的,一流的。请再给次机会吧。”

“鼠——鼠——猫……猫——狗……狗。”

班吉巡官的路虎拐进院子,停在四个人面前,“怎么啦,老哥?”

终于看到了一个有权的人,古斯塔德向他乞求道:“先生,你说说看。有人往我的花丛里扔死猫烂耗子,可这位一流的看门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班吉巡官下了车,对那只猫进行了仔细的查勘,这期间门卫保持着立正姿势,站得笔直。特穆尔学着巡官把手背在后面,嘴里说道:“鼠——鼠——猫——猫。”

巡官微微地冷笑了一下。那是一种职业的微笑,“此人刀很锋利,非常内行。谁跟你结过怨,想骚扰你?”

古斯塔德摇摇头,看着迪娜瓦兹。为证实他的否认,她也摇摇头,接着补充道:“有时候,有人为了行巫术也宰杀动物。用它们的血祭祀什么。”

“说得是。”班吉巡官说,“外面的人各种各样的神经病都有。不管是谁干的,出于什么理由扔到这儿,我看是因为这地方被这堵黑墙挡



着,没人来往,往草丛里扔东西很方便。要是我们的门卫勤快一点,就没这个问题。”

“先生,再给次机会吧。”廓尔喀人央求道,“就一次。”

班吉巡官朝古斯塔德挤了挤眼,点点头,“好吧,再给次机会。但不许再睡觉啰。”他说。

“上班时绝不睡觉了。”他说,“我以老天的名义发誓。”

“没用。”班吉边说边钻进自己的汽车,他的意思是这家伙是绝对不会承认的。门卫朝他离去的方向行了个举手礼,接着又向迪娜瓦兹和古斯塔德各行了一个。特穆尔朝门卫行礼,嘴里说着“鼠——鼠——猫——猫”,开始跟着他朝大门走去。走到一半,他又转身去追一只黄色的蝴蝶,跌跌撞撞的,蝴蝶在面前优雅地滑过。时而,它停在一片草叶上,差点被特穆尔追上。

古斯塔德伤感地看着他,想起了索拉博。从前,在周日的上午,我经常带他去空中花园,带着他那把网蝴蝶的网杆,那是用一个破了的羽毛球拍做的。

迪娜瓦兹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会回来的。”她说,“要不,我告诉他你要他回来?”

他装着没听懂,“你是在说谁?”

“索拉博。要不要告诉他你要他回来?”

“随你怎么说,我无所谓。”她没说话。等进了屋再说,因为拉巴迪夫妇和小酒窝进了院子。

两人之间正在咕哝,故意说得很大声,“别以为我们是傻瓜,骗我们小女儿,说是为难民募捐。天知道那些钱去了哪儿。”

古斯塔德对迪娜瓦兹说,故意让拉巴迪夫妇听到,“我才没工夫去理睬每个在路边瞎嚷嚷的神经病。”等他们走后,他补充道,“要是这死猫烂耗子是这位白痴扔的,我不会感到意外。”

“不,不。”她说,仍然坚信常理,“他是不喜欢我们,但我觉得他不会做这种事。”

她说对了。第二天早晨古斯塔德的新发现把院子里所有的人都排除在外了。

他起得很早,精神很爽,于是决定到院子里去念经。新的一周,好的开端。门卫站在花丛旁边,“向您致敬,先生。花丛里没有死的动物,连只虫子都没有。”他如释重负。

古斯塔德亲自检查。他围着花丛转了一圈,发现有一张纸片,位置放得很奇怪。这纸是折着的,合合适适地夹在两根枝条之间,仿佛是托在一个放信的架子上似的。乱吹的微风是做不到的。他扯下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字,很不起眼,像童谣,古斯塔德的脸刷地一下变了颜色:

Bilimoria chaaval chorya

Daando lai nay marva dorya。¹

门卫从背后伸过头来,“这是什么语言,先生?”他觉得,既然得到了宽恕,装得友好一点套套近乎不会有什么坏处。

“古吉拉特语。”古斯塔德简短地答了声,希望他赶紧走开。

“您看得懂古吉拉特语?”

“是的,我的家乡话。”

“这些稀奇古怪的字母,都写的什么?”

“写的是:‘偷了比利莫利亚的米,我们就拿棍子揍你。’”

“什么意思?”

“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唱的。一个小孩跑,其他人追。”

“哦,有意思。”门卫说道,“向您致敬,先生,该睡觉了。”

古斯塔德拿着这句顺口溜走进屋。毫无疑问了。两只动物为什么被砍了头,其含义毫无疑问。意思很明白了。

¹ 古吉拉特语,意思是:“偷了比利莫利亚的米,我们就拿棍子揍你。”



第十章

DISHIZHANG

一

古斯塔德坐着，跟前放着那张纸条，眼睛里看到的不是单词或笔迹，而是难以理解的背叛，他感到自己身上某个至关重要的器官被碾碎了。这些年来的友谊浮现在他的眼前，在这张纸条上弥漫；这纸条在嘲弄他，讥笑他，变成了一个弥天大谎。这是什么世道？这还叫人吗？谁会这样行事？

他知道自己现在必须站起来，到炉子底下堆煤的地方去。吉米·比利莫利亚诱骗了他，剥夺了他的意志。但愿我能不理这堕落的世界，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度过余生！祖父的这把椅子，从前就放在家具店那张黑色的桌子跟前。那个时候多棒啊，听到的是榔头和锯子的喧嚣，闻到的是锯末、汗水和油漆的芬芳。还有父亲的书店，散发着自己特有的声音和气味，翻书的声响沙沙诱人，上等纸张终日芳香飘溢，六间大屋子堆满了一卷卷皮面精装的书籍，那里就像寺庙或陵庙，连空气都有特殊的品味。那个时候，倒霉的日子、拮据的窘境尚未到来，时间和生活悠悠的，好像没有尽头。那个时候，在父亲的那个败家子兄弟把一切全折腾完之前，在家道中落、家徒四壁之前，我父亲坐在这把椅子上，一定是这样的感觉。他一定也是在想着就坐在这把椅子

上,不去理睬那艰难的时日和窘境。

“你念完经了?”迪娜瓦兹从厨房里出来,灌水的活干好了。和往常一样,她睡衣的前襟和袖子全湿了,“今天花床里没什么吧?”

“花床倒没事。”他说。但二十一年来跟她有话必说的习惯太强了。他的声音、他的脸色都无法遮掩他心中的伤感。

“怎么啦?”他把那张纸条递给她。“啊,天哪!”她无力地说道,“是吉米?”古斯塔德点点头。

“是写给我们的?”他又点点头。

“也许是那个出租车司机……”

“有啥区别?”

她拼命地拧着自己打湿的睡衣,似乎把水拧干就等于把这令人痛苦的背信弃义给拧掉一样。“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钱拿到警察局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他们听。”她说,“跟他们说你是怎么拿到这钱的,叫你怎么处置这笔钱,还有那只老鼠、那只猫,全都讲给他们听。”为了填补心中的茫然,她装着这是该做的事,仿佛这样就能给她勇气。“把比利莫利亚少校的地址也给他们,还有邮政信箱。见他的鬼去吧!还有他的国防情报局!”她的声音里不知不觉地露出了一丝残忍,这让她很吃惊,“要不就告诉班吉巡官,让他来管这种事。”

古斯塔德摇摇头。他强忍着,没有像妻子那样填补这心中的茫然。“你不知道。班吉巡官,包括警察,都管不了调查分析局。”他又摇了摇头,“我们在和一群没心没肝的人打交道,毒如蛇蝎的人。受伤害的完全有可能是罗姗和达柳斯,而不是那只老鼠、那只猫。”他愤愤地把纸条捏成团,憎恶地扔到一边,“因为这个或许我们还得感谢吉米呢。”

“去他的!”她说道,愤怒地朝门外捻了一下手指,似乎要把什么东西撵出她的屋子,她的家。

“只能这样做。”他摘下祈祷时戴的帽子。她跟着他走进厨房,他在炉子底下的煤窖跟前跪下,拉出那个包裹,撕开一角,刚够伸进一



只手,抽出一叠钱来。她担心地看着,希望他没看见那些酸橙和索拉博的奖学金申请表。“别担心,我会小心的。”他说道,“在银行干了二十四年,我对里面的规矩很了解。每天存一叠,一万卢比。超出这个数字就会引起怀疑。”

“可这就是说,把整个包裹的钱存完要花……”

“一百天。我会写信给他,告诉他我能做的就这些。”他把钱放进手提包,“这世界我再也搞不懂了。先是你那儿子让我们希望破灭,眼下又是这无赖。我曾经把他当兄长看待。这世界完蛋了。”

二

古斯塔德在花神喷泉广场站跳下车,这时,防空警报开始响起它哀恸的呻吟。就像这座城市之上的天空中飞来一只哭丧的巨鸟,盘旋着,俯冲着,哭声淹没了车来车往的喧嚣。他心想,已经十点了。此时该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了。

一连几周,每天上午准十点,这悲歌般的警报就会哀号起来,整整三分钟,接着是那声单调的解除警报。官方从来没有什么通知,因此大家认为那是为了准备和巴基斯坦人打仗,政府正在检查防空警报是否正常。还有一些人认为那是为了让人们熟悉这悲歌般的声音,要是大白天听惯了这哀号,半夜三更拉响警报就不会引起恐慌。喜欢挖苦的人说那更像是一场阴谋,因为如果巴基斯坦人真的想要成功地来他一场空袭,他们只需确保十点整飞临头顶就行了。不过,最一厢情愿的解释是,拉响警报是为了让人们校对,让大家把时间校正到十点,作为战前要求大家守时、提高政府部门效率的举措之一。

提包里揣着万元卢比,古斯塔德行走在从公交车站朝办公楼涌去的人流当中,心情紧张。突然,街角处爆发出一阵混乱,他赶紧攥紧提包。那边是街头艺术家用粉笔作画的地方。古斯塔德经常停下脚步,欣赏他画的神像和圣人。

这位街头艺术家从不把自己局限在一种宗教之内。今天,他画的是智慧和成就之神、长着一个大象脑袋的象头神¹,明天有可能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围观的上班族们则乐呵呵地往画像上扔硬币。这位艺术家位置选得真好。他盘腿坐着,收集着从天而降的金银。不管今天这里展现的是哪一位神仙,行人们走到这儿,走到这神圣之地时都会非常小心。人流绕着画像走过,就像一队蚂蚁,自发地绕着它分开,然后又合拢。

有时候也出现一些意外,就像今早发生的事一样。有人绊了一跤,把自己的脚印留在了画像上。正义立刻便得到伸张。直到那个倒霉的家伙给上帝留下了可观的一笔作为赔偿之后,人群才把他放走。接着,艺术家拿起粉笔,在上帝被鞋印弄脏的脸上点了几笔。看着艺术家,古斯塔德突然从圣像中找到了对双方都有利的建议。不过,他要迟到了,哪天傍晚人不多的时候,他再跟他说。

当他走上台阶,走进银行的时候,解除警报的笛声停止了。他在丁肖基的办公桌前停下来,低声说:“吃午饭的时候在外面见我。急事。”丁肖基点点头,很高兴。他喜欢拉拉扯扯、勾勾搭搭、交头接耳、神神秘秘,不过,这样的事并不是他所希望的那么常有。

丁肖基病后回来上班已经有三个月了,但令古斯塔德担心的是,他看上去依旧苍白、疲乏,跟罗姗生日那天的脸色一样。不过,当时他是多么的快活啊,有说有笑,笑话不断,仿佛他在这世上没什么烦恼。当时,谁会想到他刚从医院出来?古斯塔德怀疑他是否认真地治过病。总之,这么快快乐乐、毫无怨言地活着,让我们向老丁表示钦佩吧。

一点钟,他俩如约碰面。丁肖基带的是花菜三明治。他发现古斯塔德的提包,于是问:“今天你也带的干粮?”

1 象头神,印度教中的智慧之神,中译为伽内沙,或毗那夜迦,其形象是象头人身。



“不，不，比饭更重要的东西。我今天不吃午饭。”于是，丁肖基硬塞给他一块三明治。古斯塔德接了过去。

“啥事这么急？”

古斯塔德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从比利莫利亚少校那封关于游击战的信，讲到吴拉姆·穆罕默德给他的那包钱。不过，他省掉了老鼠、猫和那首打油诗。把丁肖基吓着了可无济于事。相反，他强调了他们的努力如何能有助于孟加拉，这在丁肖基看来非常刺激。可他越是热情高涨，古斯塔德就越是内疚万分，因为他觉得自己蒙骗这位生了病的朋友，让他快要退休之前破坏银行的规矩，拿自己的工作和养老金冒险。

到最后，丁肖基已经是摩拳擦掌，简直是快要心甘情愿冲上战场与巴基斯坦兵刺刀相见了，“绝对，伙计，我们应当百分之百地帮助少校。那些屠夫，总得有人去收拾他们。”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古斯塔德说。

“你看没看今天的报纸，知道美国正在做啥吗？”古斯塔德承认自己已经是三天没看报纸了，“嘿，中情局那帮狗日的又在做抠屁眼之类的小动作，煽风点火，杀更多的人，犯更多的罪。”

“为什么？”

“很明显，伙计，把事情搞得越恐怖，逃到印度来的难民就越多，对不对？我们得给他们饭吃，给他们衣服穿，麻烦就更大。为了解决难民的问题，我们就得跟巴基斯坦打仗。”

“没错。”

“接下来，中情局的如意算盘是美国支持巴基斯坦。那么，印度就要打败仗，英迪拉就要落选，因为单凭吃败仗，大家就要怪罪她。这正中美国人的下怀。你知道，他们不喜欢她跟俄国人交朋友。一躺上床想到这些，尼克松就不爽。他的白宫是白的，可每天晚上他的睡裤却变成黄的了。”

古斯塔德笑了，他拉开提包。“该回去上班了。”他说道，然后把一

个装着钱的空白信封递给丁肖基。

丁肖基用自己装午饭的空袋子把那扎钱包好，“是呀，现在得准点到。记不记得以前的日子？那个时候点名只点挂在椅子上的外套就行了。根本没他妈的什么考勤簿。嘿，以前人家相信你会尽职尽责，靠诚信。外套挂椅子上，帽子挂帽架上，你可以出去一两个小时，睡个午觉。没人不在乎。诚信的时代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古斯塔德看了看午饭盒是不是还放在那儿。“你先进去。我这就来。”他说。他胡乱地给迪娜瓦兹写了张纸条：“亲爱的，莫亚利比利的事办妥了。不过没时间吃饭。你的某某某。”午饭盒散发出的香味扑鼻而来。他拉开盖子，看见南瓜饭，嘴里有了口水。没关系。今晚再尝尝。剩下的留给达柳斯，除了面包主食外，晚上他就喜欢吃米饭。成天地这么练健身，他也需要。

离两点还差三分钟。丁肖基正在利用这点时间围着劳丽·库媿娜的桌子转悠。受其他男人的怂恿，这些日子他变得越来越大胆了。眼下，他正缠着要她和他一起跳舞，嘴里唱着《终日摇滚》，围着她的椅子跳来跳去，而她却端庄地坐着，等着午饭的时间结束。没几下，他那秃脑壳上就汗珠晶莹。他左晃右摆，扭来扭去，手臂挥动，头颅昂起，时不时地加上一个送胯的动作。

古斯塔德在一旁看着，担心丁肖基别这么一门心思、可怜兮兮地扮小丑，把那个至关重要的信封忘在劳丽的桌子上。日复一日，看着他那副病容，他越来越为他担心，那张脸简直就像羊皮纸一样，眼睛硬撑着试图掩藏疼痛。但对他这样不顾自尊，令人难堪，他也无可奈何。他在自暴自弃，就像中世纪的瘟疫病人，在最后的一丝希望也荡然无存之后，便知道死抱着健康人所经受得起的尊严和其他的享受已经没啥用处了。

丁肖基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地说：“劳丽，劳丽，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你介绍给我的小宝贝。”她笑了，不知道那是帕尔西人的粗话，指男人的那东西。“啊，没错，”他继续说，“跟我那可爱的小宝贝玩，你会



喜欢的。我们一起来玩个痛快。”

她愉快地点点头，周围的男人们哈哈大笑，相互捅着对方的肋骨。古斯塔德退了下去。丁肖基太过分了。可劳丽又笑了，有些不知所云，然后揭开了打字机的套子。

时钟的分针在一格一格地往上爬，大家很不情愿地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古斯塔德跟在丁肖基的身后，分手的时候他提醒道：“别忘了。记着给我开户凭据。”

这办法不错。“天衣无缝。”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丁肖基说。古斯塔德把第二扎钱递给他，同时建议他跟劳丽悠着点，眼下他们正在帮少校，不要太招摇。

“恰恰相反，伙计，恰恰相反，”丁肖基说，“这样做是最安全的。我丁肖基吊儿郎当，那才算正常。要是我正儿八经，大家就会注意了，怀疑是出问题了。”

古斯塔德早就想告诉他，他这样做太丢人现眼了。可听了丁肖基的话之后，他没心思再这样说他。他心想，他说的一点没错。而且越是病人膏肓，他就越是难以正常起来。

于是，古斯塔德只得听之任之，只希望存款的事别出问题。煤窖里的那包钱慢慢地少了。有时候，他在想，钱存完之后比利莫利亚少校还会叫他做什么。但他没有多想，而是希望有朝一日那个塑料黑包完完全全地瘪下去。

三

八月上旬的某一天，就在古斯塔德带着第二十七扎钞票离家上班才几个小时后，迪娜瓦兹被一阵门铃声吓了一跳。她刚做好当天的饭菜。送午餐的人冒着瓢泼大雨刚刚来过，把古斯塔德的午饭盒拿走，她希望饭送到时还没凉。此时此刻，还会有谁来呢？

在早上接踵而至的小贩当中，最后一位是推着小车来兜售炉灰

和锯末的。擦拭家什用的灰快用完了,迪娜瓦兹每一种各买了一袋。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改用清洁剂和尼龙刷,但她一直不肯用。并非因为她对现代科技有什么反感——每次买衣服布料的时候,她总是在标签上寻找有没有防缩水的字样,千万别每码布缩个三四英寸。那些涤纶、涤棉衬衫真是没得说的,从来不需要熨烫。不过,清洁剂和尼龙刷又另当别论,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东西很贵,而且不实用,顶不上炉灰和锯末外加一把椰子棕毛。要擦洗沾满菜油和酥油的锅盆碗碟,最管用的还是莫过于百年的老方法。有的人声称这样不卫生,因为谁知道这帮小贩究竟卖的是什麼灰,说不定是从火葬场弄来的,天知道。不过,迪娜瓦兹相信她的卖家,相信他卖的炉灰和锯末。

等两袋灰倒进厕所走道边的角落之后,瘸腿特穆尔又忠实地来喝他的酸橙汁了。他大口地吞下水,打了个饱嗝,咧嘴一笑,迪娜瓦兹焦急地看着他,想看到他是否比以往更加疯癫。她既害怕、又盼望着看到瘸子的状况变糟,否则就不可能拯救她的索拉博。瘸子把玻璃杯还给她,说道:“谢……谢……谢你,很……很好喝。”然后离去,一只手挠着下胯,另一只手乱舞着。

她是在洗杯子的时候被门铃声惊了一下。透过门眼,她看见罗姗,身边站着学校的一个嬷嬷。她摸索着门闩,手在哆嗦。

“您好,诺布尔太太。”嬷嬷边说,边抖着雨伞上的雨水。接着,她吃了一惊,雨伞掉在了地上,因为特穆尔突然从她背后冒了出来。他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她,从头到脚,从头巾的褶皱到被雨水弄脏的白裙裙边,死死地盯着挂在她平平的胸前的那枚闪闪发亮的十字架。他挠着头,围着她转圈,隐居在霍达达德公寓楼及其周遭这片地方,他还从没见过穿得如此稀奇古怪的生灵呢。

“您好,嬷嬷。”迪娜瓦兹边回答边拉起罗姗的手,“出了什么事?”可这个问题是多余的。这孩子苍白的面容和湿冷的手说明了一切。

“罗姗今天不舒服,所以我们决定把她送回家。”在特穆尔的凝视下,嬷嬷不安地扭动着身子,疑惧地看着他,“她已经上了好几趟厕所



了,早饭也吐了。”

“谢谢您,嬷嬷。罗姗,快说‘谢谢您’。”

“谢谢您,嬷嬷。”

“没关系,孩子。快些好,我们盼望你早日回来上课。”她抚摸着罗姗的头,嘴里默默地念了几句祷告,这才离去。

迪娜瓦兹脱下罗姗的雨衣,把她的手脚擦干,“睡一会儿。我这就打电话给爸爸。”

“叫爸爸今天早点回来,好吗?”孩子那张苍白、哀求的脸让迪娜瓦兹觉得自己真想把她紧紧搂住,可她没有表露出来。

“你是知道的,爸爸在银行里有工作。他可不能说走就走哟。”她轻快地说,给她盖上被单。

“就一次嘛。”罗姗央求道。

“好吧,我跟他说。现在睡觉。”她锁上门,去打电话。

隔了一阵子库蒂夏小姐才来开的门。迪娜瓦兹能够听见屋子里面有人在说话。是库蒂夏小姐的客人?不可能。她把耳朵贴到门上。“我今天给你做了甜饼干当茶点。要是你把功课赶紧做完,我就带你去乔帕蒂海滩,你可以用铲子在沙滩上挖坑。快,快,乖孩子,别浪费时间。”接着,里面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脚步声越来越近,迪娜瓦兹往后退了退。

库蒂夏小姐拉开门眼,冷冷地问道:“谁?”

“我,迪娜瓦兹。”

遮挡门眼的木板又落回原处,库蒂夏小姐打开门,“对不起,眼睛一天不如一天了。”

“没关系的,有时候我的眼睛也不好使。没办法,岁月不饶人哪。”

“废话!”库蒂夏小姐兴奋地说,“等你有我这毛病还早着嘞。你的三个孩子还要结婚,你得先当祖母。”

“听天由命吧。我能打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她打开电话机,退到一旁。迪娜瓦兹一边等着银行

接线员转接古斯塔德的电话,一边环顾四周。没有来客人的迹象。除非他们被藏在那两扇锁着的门的背后。她打完电话,掏出三十个派士。

“为罗姗的病打电话,我不能收钱。”库蒂夏小姐说。坚持是没用的。她的年龄太大,硬来是不可能的。“把钱放回你的兜里去。放回去,要不你惹我生气了。”她寻找着钥匙,“唉,可怜的罗姗,这孩子又甜又乖。”咔嗒一声,电话机被锁上了,“喂,你想不想听听一个老太婆的建议?”

“想啊。”迪娜瓦兹回答。

“听着,我听你说要去看医生。我想说的是:看医生,拿药,尽管去,但别忘了有些病医生也无能为力。”

“我不懂您的意思。”

库蒂夏小姐举起手,食指伸出,“要是像罗姗这样活蹦乱跳的孩子突然生病,一定有其他原因。比如凶眼¹。对这种东西,医生的药是防不了治不好的。还有别的专门的法子。”

迪娜瓦兹点点头。

“啊,你也知道?”迪娜瓦兹摇摇头,库蒂夏小姐恼火了,“那你为什么点头?听着,拿根针,还有线,长一点的线,一头打个大大的结。选一个黄的酸橙,再选七个辣椒。辣椒必须是绿的,还没红。切记不要红的。用针把它们全串起来。酸橙串在最下面。然后把这串东西挂在你家的门上头,屋子里面。”

“有什么作用?”

“这东西就像是护符。罗姗每次从下面经过,凶眼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说实话,只要你挂上,全家人都有好处。”

迪娜瓦兹答应立刻把这避邪的东西挂起来,“可您知道索拉博还是不肯回家。”

“这很正常。你要是想奇迹出现,要是想听到魔咒,那你去找魔法

¹ 凶眼,源自中东吉卜赛人的一种巫术,指目视他人而使之遭殃的眼光。



师。”但她的恼怒很容易就过去了,接着她再一次给迪娜瓦兹打气,“要有耐心。这种事情得慢慢来。特穆尔来喝水了吗?”她想了想说:“要想来得快一点,如果你愿意,还有一件事可以做。你可以弄点特穆尔的指甲来。”她把步骤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除了这办法,还剩下最后一招。不过这太危险,特穆尔可能会完全疯掉,变成疯子一个。太可怕了。我还是不告诉你的好。就按我跟你说的这个办法做。”

“谢谢您。占了很多时间。”

“我也没什么事可做。成天坐在这儿等着老天叫我去呢。”

“可别这么说,您会长寿的。”

“你这是在诅咒我?我拿长寿来干吗?我倒是祝愿你和你的孩子健康长寿。”和其他话题一样,在死的问题上与库蒂夏小姐争辩是很难的。回家前,迪娜瓦兹又一次把三十个派士塞给她,但没有成功。

听说爸爸会早点回来带她去看医生,罗姗憔悴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像瞬间即逝的阳光。“是吗?那我现在睡会儿。”她说道,闭上眼睛。迪娜瓦兹抚摸着她的头发,回忆起儿子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焦急地等着他们的爸爸下班回来。那个时候索拉博和达柳斯经常比赛谁跑得快,去给他开门。如今,他们长大了,时过境迁了。

四

提早回家的古斯塔德刚好碰见出来溜达的小酒窝,与拉巴迪先生撞了个正着。这波美犬狂吠着,朝着他的脚踝冲来,幸亏有皮带拴着没有够上。古斯塔德大吼道:“连这该死的杂种都管不住,还养什么宠物?”

这话给了拉巴迪先生盼望已久的爆发的机会。前不久,巴利雅祭师教给他两段咒语:第一段是为小酒窝的健康,第二段是为了念叨出个护罩来保护他的爱女茉莉的安全,免遭像诺布尔儿子这等野小子的兽欲的侵害。这段咒语让他觉得自己战无不胜,“你是在说管杂种?

那你先把自己的种管住！好意思拿别人的报纸！”

“去，去！问你女儿去！牵着你那条杂种滚开，否则我不客气了。”

古斯塔德走进屋，把拉巴迪先生留在外面的草丛中咕哝。

“准备好了吗？”古斯塔德问，狂怒令他难以遏制住自己的嗓门。

“差不多了。”迪娜瓦兹心想这是怎么啦。

“那好。我两分钟就回来。”他走进厕所过道，提起两捆报纸，一手一捆。他叫迪娜瓦兹打开门，“那个狗娘养的说我儿子偷他的报纸，我去还给他。”

迪娜瓦兹挡住他，“别生气，这人有毛病，你干吗还跟他一样？”

“我跟你说了，打开门，站一边去！”

“可没了这些报纸，下月账单怎么付？”

“那我们就不订报纸好了！每天早晨除了坏消息，没什么好看的。”

她让了步，退到一边。古斯塔德的牙关紧咬。手上沉甸甸的重量令他无法行动自如，使他更加步履趑趄。特穆尔连忙跑过来帮忙，“古……古斯塔德，我……我来，我……我帮……帮你拿。”

“闭嘴，滚开！”他说道，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特穆尔呆住了。直到古斯塔德走进另一个门洞，他这才胆敢动一动。他抽泣着走到楝树下，远远地站在那儿。

古斯塔德爬上两层楼梯，来到拉巴迪先生家的房门前，把两捆报纸砰地一下放在门外。里面，小酒窝粗一声细一声地叫了几下，可无人来开门。

五

针很难穿透酸橙。迪娜瓦兹使劲一戳，针啪的一声断成了两截。她从自己放针线的母鸡模样的瓷罐中挑了一根更长更粗的针。这次针一下就穿了过去，酸橙顺着那根线一直落到打结的地方。穿辣椒要容易得多，针没遇到什么阻力。



她踩到一把椅子上,看了看前门上方的通风筒。遮光纸的一角破了。她撩起那一角,把线系在纸后面的横杠上。纸耷拉下来,遮住了那串东西。

没必要着急,古斯塔德和罗姗要去一个多小时。现在准备酸橙汁。上次索拉博回来时,她一下子在他脑袋周围挂了好几个酸橙,家里有的是。可现在只剩下三个了。老天爷啊,让索拉博快些回来吧。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而且他说过,一定每周一次。奇怪,他怎么会让我在他头上摆弄酸橙?要知道对任何事情他总是不肯的。

她走到窗前去叫特穆尔。他还站在楝树附近。“过来,”她招呼道,“喝橙汁了。”他走进厨房,伸出手来拿杯子。“指甲这么长。你不是每周剪一次?”他害羞地摇摇头。

“来,我给你剪。”她拿来指甲剪。他又摇摇头,把手放到背后。“来吧,来吧。”她哄着他说,“指甲这么长不好看。脏东西都藏在里面。”他还是不肯。“那今天就没得橙汁喝。想喝橙汁,就先剪指甲。”

特穆尔渴望地注视着杯子,伸出手来。她赶紧抓住他的手指,以免他改变主意。他的手黏糊糊的。指甲粗糙,被他的牙齿咬得参差不齐,指甲里面是一层绿绿的、黑黑的东西。她强忍着恶心,开始剪了起来,把剪下来的东西放在一个小的塑料盘子里。

她抬了一下头,瞥了一眼他的脸,看见他在笑。不是他常有的那种笑,而是更加天真无邪、孩子般的笑容。他在想什么?也许是指甲剪勾起了他对去世已久的母亲的回忆?也许是留在他受损大脑里的什么记忆,很久很久从树上摔下来之前的幸福童年?

她的喉头一阵哽咽,眼睛湿润了。突然,她对自己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憎恶。不,不管库蒂夏小姐怎么说,她不能再这样做了。

剪完另一只手后,她抬起头。特穆尔正在挖鼻孔,再把挖出来的鼻屎往嘴里送。不对,我一定是想得太多了。这颗脑袋里面不可能还剩下什么东西——肯定是空壳一个。他伸出手来拿酸橙汁。

“不行,还要剪脚指甲。”他蹬掉鞋,鞋带也没解,然后扯掉袜子。

两张折成小纸块的卢比从右脚跟掉了下来。他小心翼翼地把钱塞回到鞋里,接着急忙搓着脚趾,污垢、死皮和油汗被搓成一根根的黑条,雪片似的掉在地上。一股令人恶心的气味弥漫在厨房里。

她强忍着,差点吐了出来,开始修剪那些脆硬、黄中带绿的指甲。她那轻柔、挠痒痒似的手指摸得他扭来扭去,咯咯直笑。除了抓牢那只臭烘烘的脚、屏住气、把事做完,她别无选择。

他迫不及待地喝干杯中的水,脸上又露出原有的那种笑,“谢……谢谢,好……好喝。”她关上门时他还在道谢。她觉得自己好像听见他在说:“谢……谢……谢妈咪。”不对,也许是别的什么话。他站在我跟前的时候都很难听懂他的话,更不用说隔着门了。

翻来覆去地洗完手之后,迪娜瓦兹在炉子上放了个小炉算,在上面摆了些火炭,就像古斯塔德念完晚祷之后点香炉那样。库蒂夏小姐硬要她这样做——必须是炭火,煤气灯或蜡烛都不行。等到火炭发出红光,她关掉炉子,把烧红的火炭弄成一堆,然后把塑料盘里的东西倒在上面。指甲发出噼里啪啦和啾啾的声音,卷曲起来,很快就变成了黑亮、泡状的残渣。

一股恶臭直冲她的鼻孔,刺激、有毒,令她退缩。她心想,简直就是地狱深处恶魔的气味。她用手捂着鼻子,走到香料架子旁去拿姜黄和辣椒。库蒂夏小姐解释说这样就能打开特穆尔的命门,然后他的灵魂就会出击,把索拉博头脑里的恶魔驱逐出去。迪娜瓦兹往那堆黑黑的灰烬上撒了一撮黄的和红的粉末。

这下,气味更加难闻。那恶臭之外又增添了一股刺鼻的辣味。她咳嗽着,哽咽着,打开窗户,站在旁边,眼泪直流,直到特穆尔的指甲完全汽化,与苍空融为一体。



第十一章

DISHIYIZHANG

一

佩马斯特医生的诊所坐落的社区,近几年从尘土飞扬、很不起眼的贫民窟变成繁忙、拥挤但依旧尘土飞扬的商贸中心。断壁残垣、逢雨必漏的库房,楼梯颤颤巍巍、阳台摇摇欲坠的出租房,经过修饰和加固,从无法住人的肮脏之地变成暂时可以住人的肮脏之地。下水道依旧没有改建,破烂不堪,脏水四溢。供水管道还是令人头疼。同样让人头痛的还有老鼠、垃圾和路灯。

不过,这地方还是想要尽力而为。闪闪发光的新招牌,上面写着“紧固件专卖店”、“天籁音乐店”和“时尚美发店”之类的名称,开始出现在肮脏的旧商店和小店铺顶上。这些新店主们卖的是收音机、烤箱、轮胎、汽车配件、塑料器皿,这些东西魔力无限,它们吞噬了百年历史,把一个深陷于 19 世纪的国家直接推向光辉的 20 世纪。有时候,一口吞下百年历史引起严重的消化不良。但困惑的民众得到了尊敬的领袖们的保证,痛苦总会过去,眼下,他们已经免费提供了许多无法减轻任何人痛苦的口头镇痛剂。

不久,这地方出现了许多脑子灵光的人,他们保养汽车、补轮胎、修冰箱,让他们手中的这些废旧物品流向他们想送去的地方。如今,

打着赤脚的人只得手舞足蹈地跳 over 一汪汪油渍、一个个水坑、一堆堆破旧的鱼鳍般锋利的冷却旋管，还有被修轮胎的人扔出来的一圈圈发硬的橡胶，像长蛇。这些黑色的橡胶圈在 8 月份期间特别恐怖，因为随着蛇神节¹的临近，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耍蛇乞讨的人，人们为讨个好运都急着给他们的眼镜蛇喂牛奶。黑暗中，很容易把一根六英尺长的橡胶圈当成从耍蛇人藤筐里逃出来的毒蛇。

这些肮脏的小街是古斯塔德不愿去看佩马斯特医生的一个原因。但薄荷没用了，胃安得和磺胺胍没用了，他别无选择。

这些年此地经历了奇异的变形，但唯有四幢建筑抵御了变革，存留了下来。这些建筑里面所提供的服务满足了人们最深层的需求，任何的建筑商、投机者，或政府规划部门都无法将其改建。

头两幢是电影院，坐落在离海滩不远的十字路口。虽说近在咫尺，但两家影院的老板仍然相安无事，因为他们的放映永远满足不了欲壑难填的观众。遇上发行新片，整个社区都为之激动，还振奋起一个很少寂静的行当。黑市商人和票贩子开始在影院周围转悠，嗡嗡个不停，活像从霍达达德公寓楼那堵被尿水浸泡的墙下蜂拥而起的蚊虫，发出悦耳的低吟：“五卢比的票，卖十卢比了，五卢比的票，卖十卢比了，五卢比的票，卖十卢比了……”根据片子当中明星和插曲的数量多少，票价可能还会暴涨。一阵狂热的追捧之后，黑市通常会温和下来，然后开始休眠，犹如幼虫等待孵化一般等着下一部新片发行。

不久，其中的一家影院决定翻修，以便与本地和这个国家的勃勃雄心协调一致，另一家别无选择，只得跟进。翻修完成之后，两家影院于同一天在报纸上用整版的篇幅做广告，均称自己是国内第一家装备了六条磁性立体声带的 70mm 影片放映设备的影院。不久，人们便激动地坐在更加柔软、更加舒服的座椅上欣赏更加宽阔的银幕，上面的男女主人公如巨人般出现，上面的大树更加高大，人们围着它载歌

¹ 蛇神节，印度教徒的节日之一，是敬奉眼镜蛇为最尊贵的动物的节日。



载舞,上面黑心恶棍的邪恶匕首更长更尖,比人们想象得到的还要邪恶,还要寒光闪闪。观众们为之震撼,他们再一次确信如今这个国家的进步与现代化势不可当。

翻修之后上映的第一部电影是关于国王与武士的片子,古斯塔德携全家去看了。那是在罗姗出生之前,达柳斯三岁,索拉博七岁。在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国王和武士们声如洪钟,勇猛的骏马奔驰,闪亮的盔甲撞击,发出震耳欲聋的铿锵声。棍棒猛挥,利剑猛刺,铙钹猛击。狼牙棍上钉头密布,一棍下去,砸得盾牌坑坑洼洼。在恰当的间歇,一队队的妇女来到战场,国王和武士们便停下战事,穿着血迹斑斑、破破烂烂的盔甲与女眷们歌舞。然而,这些歌舞场面似乎跟战斗场面一样惊心动魄,不久便吓得索拉博尖叫、达柳斯大哭,不过两个孩子的眼睛却不肯离开银幕。迪娜瓦兹只得把他们的头硬摁在自己的怀里,直到他们最终睡着。

就在岁月伴随着电影雷鸣般的轰响声流逝的时候,附近还有一幢建筑没有改变它原有的功用。那是此地最古老的房子。整个白天,只有一个骨瘦如柴的侍者可随叫随到,但六点之后,这地方挤满了涂脂抹粉的女人,肚子上缠的纱丽低得吓人,身上穿的衣衫比奶罩还单薄,或者腰间缠一条小女生的围裙,手指上夹着放荡女人抽的香烟。一串串芬芳的茉莉花挂在她们的头发上,手腕上手镯叮当作响,只要一走动,就能听见她们的脚镯轻轻的嚓嚓声。还有从女子用品市场上买来的香油和香水,浓烈厚重、情欲绵绵的香精和玫瑰油把她们裹住,在晚间的空气中弥漫,令路人厌腻。

从最穷最穷的短工也能付得起的简简单单、实实在在的请人手淫,到《欲经》¹ 或《芳香花园》² 中最高难度的性爱动作,这幢名叫“美

1 《欲经》,古代印度的一部关于性爱生活艺术的典籍,据说作者为犍子氏(音译筏蹉衍那)。成书于约3世纪下半叶。

2 《芳香花园》,15世纪末期北非传授男性与其妻妾进行性行为的典籍。书上包含多种高难度的性爱姿势。

凤苑”的建筑提供的全套服务能满足每一个鼓起的顾客和钱包。当地人梦寐以求着那柔软芳香的床铺、装有空调的房间、冷的热的饮料、舞女、各种异国风味的酒水,还有美凤苑厨房里端出的适合国王享受的美味佳肴,以及各式各样的壮阳药,如众人皆知的“金枪不倒”——帕安。这些奢侈品美凤苑统统提供,唯独最后一种。这东西得从外面的小摊上去买。

门外的那个小摊是槟榔老头的天地,这老头头发斑白,嘴唇从来都是红的,毫无疑问肯定是嚼自己的槟榔给染的。不论雨天晴天,他都只缠一根腰布。那对老妇人一般满是皱纹的乳头垂在松松垮垮的肚皮上面,配上那只永不衰老、无所不见、好不了得的第三只眼——肚脐眼,从不眨巴、不知疲倦地注视着街道。他盘腿坐在一个木箱上,哪像个卖槟榔的,更像斯瓦米或古鲁¹,高高的前额沟痕累累,显示着古老的智慧,威严的鼻子又大又宽,贵如婆罗门。他或是直言不讳,或是用槟榔叶包裹着,把床上功夫一点点地教给他人。

和旧时的匠人一样,槟榔老头对自己卖的东西特别得意。除了那无人不知的“金枪不倒”之外,他还卖其他各式玩意儿:有防止打瞌睡的,有提高休息质量的,有开胃口的,有控制纵欲的,有帮助消化的,有促进肠蠕动的,有净化肾脏的,有消除肠胃气胀的,有治口臭的,有产生诱人口气的,有治疗视力减弱的,有治耳聋的,有醒脑的,有提高谈吐能力的,有缓解关节僵硬的,有助人长寿的,有促人短命的,有舒缓分娩阵痛的,有减轻垂死痛苦的,总之,不论谁来,都是要啥有啥。那些初来乍到者因为是第一次或是第一次上美凤苑而紧张万分,但在他们当中,要得最多的还是那“金枪不倒”。

像敲锣一样,槟榔老头敲着巨大的铜盘把这些人吸引过去,用许多壮阳的奇闻安抚他们的忧虑。他挑出一片棕榈叶,掐掉叶茎,把槟榔子、熟石灰和烟草捣在一起,然后说,“金枪不倒”历史悠久,名副其

¹ 斯瓦米或古鲁,印度教中的教师和精神导师。



实,在印度的王侯和莫卧儿人¹的帝王当中颇具盛名。在旧时,每年街头游行的时候,国王必须光着身子、挺着阳具当众游街,以便向臣民显示自己仍然具有统治的威力,靠的就是这东西。这秘密仅有少数几个廷臣知道,每年仪式结束后,为使这个作假的秘密不至于外泄,这些廷臣个个都被砍了头。

槟榔老头说,莫卧儿帝王也用“金枪不倒”,但没那么低俗,只是满足后宫的需要而已。不过,即使这里也摆脱不了国家理性,因为帝王的性能力始终与他的声誉维系在一起,对他的对手来说,也是最可靠的证明,显示他在自己的臣民心中究竟有多大的震撼力。每当后宫传出话来说帝王不行了的时候,宫廷密谋和政变就开始此起彼伏。

槟榔老头从未做标记的罐子里取出草药,再从有凹痕的金属罐里舀出神秘的药粉添加进草药当中,嘴里说所有这些不管是真是假,早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已成往事或传说。不过,就在不久前,有个自称“铁公鸡”的人来过,一心想占美凤苑“包人满意”的便宜,手里挥舞着钞票,要买最贵、最纯的“金枪不倒”。他交好钱,选好人(以前是先付现金)。

整整一个小时,那个人选者在他身上翻云覆雨、放肆折腾,直到精疲力竭,赧颜汗下,败下阵来。而他却骄傲地躺着,它跟刚开始时一样依旧巍然屹立。经理办公室里一阵简短磋商之后,美凤苑邀请铁公鸡再选一人,免费。

第二人更年轻,她那浑圆、肥硕的大腿和屁股充满希望,定能让同伴刚才的辛劳和汗水有所成果。她双腿叉开,骑在顾客身上,一骑就是两个时辰,一折腾就是两个时辰,而他仍躺在那儿,对她的辛劳哈哈大笑。两个时辰之后她也垮了,大腿之间爱液横流。所有人都在纳闷:这是什么怪物? 什么怪物能够这样无休无止、雄风依旧?

此时关乎美凤苑的声誉了。第三个女人走上前来,她阴郁、健硕,

¹ 莫卧儿人,16世纪征服并统治印度的蒙古人。

跟身经百战的章西女王¹一模一样。她快速地祷告了几句,马上披挂上阵。可她驯服这公羊、这顽石、这少女杀手的拿手把戏还是注定要失败的。就这样,整整一夜大家轮番上阵,直到美凤苑的所有女人一个接一个劳而无功地把自己戳在这战无不胜的金枪上面。时钟到了凌晨四点,美凤苑老板开始准备为铁公鸡办理退赔手续了。

等一等,第一个女人开口了。她刚刚回来,不仅休息之后元气大增,而且还向妓女的保护神、情欲之女神叶蓝玛祈求了帮助。她对同伴们说,站一边去,然后脱掉衣服。于是,这个最先信心满满地让那怪物插入私处寻欢作乐的女人再一次回归原位。谁说美凤苑里没有豪情可抒、正义可言?就在穷人的棚屋里传出第一声鸡鸣的时候,这个勇打头阵的女人此时完美收官。铁公鸡尖叫一声,然后躺在那里哼哼唧唧,终于偃旗息鼓了。

那一天,美凤苑关门歇业,需要从这场浩劫中恢复元气。不过,它的声誉却丝毫未损,因为它实现了承诺。槟榔老头边说边把绿色三角形形状的帕安递给顾客,再收钱。这些拘谨的新手知道他们嚼的并非是纯正的“金枪不倒”,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像铁公鸡那样去破纪录。此外,槟榔老头的故事效果奇特,也正是这些故事曾让古斯塔德跟同学一起旷课逃学,跑来傻看美凤苑的妓女们。

古斯塔德时常和父亲一起来这地方接种天花、霍乱、白喉、伤寒和破伤风疫苗,因此对这地方最先的记忆是与佩马斯特医生的诊所联系在一起的。他父亲尤其担心破伤风,因为古斯塔德老是在家具店里跟祖父一起玩。父亲常说,一根生锈的铁钉就足以唤来破伤风这个狰狞的恶魔,给全家人带来悲伤。要走到诊所,他们得经过美凤苑,那些懒洋洋的女人让古斯塔德感到好奇。有一次,他问父亲她们为啥穿得很少。父亲说她们不是女人,而是好玩的男人,就像每个星期五他们在街上看到的那些拍手、跳舞、乞讨的人一样。但古斯塔德知道这

¹ 章西女王(1835—1858),印度民族女英雄,1858年民族大起义领导人之一。



些人不是美凤苑里的人妖；他知道父亲在撒谎。

岁月如海潮一般把古斯塔德推向青春的彼岸，这个年龄，除了上课，一切都是那么地富有挑战性。他和朋友们常常站在女子学校的外面，观看空地上的板球训练，或者是漫无目标地散步。他们最喜欢在美凤苑附近转悠，听槟榔老头讲“金枪不倒”如何地威力无比。有一天，他们决定也来排队试试这东西。犹如学生精神紧张地等待大考一样，他们十五岁的大脑里激荡着七情六欲，但他们竭力装出一副泰然自若、老于世故的模样。轮到他们的时候，槟榔老头对他们的要求一笑置之，给他们准备了一剂清除男孩杂念、帮助其专注学习的帕安。

如今，远离青春的彼岸已经有好长一段路了，古斯塔德几乎忘了槟榔老头的那些精彩故事。但每次去佩马斯特医生的诊所，他总要来到这地方，久而久之，疾病和被禁的欢愉在他头脑里缠绕在了一起。就在他牵着生病的孩子的手去诊所的时候，他的思绪从一处流向了另一处，这让他恶心。

当然，诊所是这地方依旧保持着原有功用的第四幢建筑。除了用R. C. 罗德医生的旧招牌遮挡住那个简短的、很不起眼、原本用于替换的新招牌之外，佩马斯特医生拒绝了任何的改变。由于所处的位置特殊，他的病人以及他们的疾病分为明显的四类。第一类是在作坊里受伤的工人。他们经常用报纸裹着被锯断的手指来找他，犹如在邮局等着寄包裹一样忍着疼痛等待治疗。修收音机的人触了电也被送到这里来。偶尔，一帮汽车油漆工也来到这里，检查肺脏，清洗油漆和松脂。

那个补轮胎的也是常来的病人。很不幸的是，他的店铺恰好在美凤苑的对面。就在他两腿夹住轮胎，让手中的利器沿着轮胎周围切割的时候，他的眼睛有时候会游移到街对面的那些大腿叉开、慵懒闲荡的女人那儿去。有时候他盯得太专注了，于是刀一滑割了手。

佩马斯特医生的第二类病人是电影业的副产品。遇到一票难求

的时候,人们的火气说冒就冒,有时候,引座员或售票员会被激怒的人群暴打一顿,然后送到诊所来救治。偶尔,要是票贩子的贪得无厌让他的甜言蜜语黯然失色的时候,他也会得到这样的下场。不过,来救治的人通常是买票的人。烈日之下长时间地排队,他们大多因为中暑和虚脱而晕倒。

美凤苑为诊所提供了第三类常客。根据市政府发证机构的要求,妓女们来这儿定期检查,佩马斯特医生从来就不习惯这些女人。她们依旧是上班时的穿戴,跟他开玩笑:“医生,来查查,看看零件好不好使。”或者是:“我们给你做生意,你干吗不给我们做做?”这让他难堪极了。

最让佩马斯特医生向往的第四类病人是像诺布尔这样的人家。他向往着医治儿童的病,中产阶级的病。随着岁月的流逝、社区的改变,这些病越来越少了。麻疹、天花、支气管炎、流感、肺炎、胃肠炎、痢疾——他想看的是这些病。他想给吃了太多芒果的孩子轻轻地挑破水泡,然后看到他们感激的笑脸。他想给做风筝割了手指的小男孩包扎伤口,他们用绑线、碎玻璃和胶水做成尖利的风筝玩空中大战。他想安慰那些被狗抓伤的孩子,要是那狗是家养的,种过疫苗的,通常一针青霉素就行了,但他们的父母却吓唬说要在肚子上扎十四根针。

他知道自己向往医治的病人在城里,为数众多。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从不找上门来。即便有个把人来,那也只是对一个医生潜心祈祷的响应。

二

一面带门的隔墙把佩马斯特医生里面行医的圣地与外面的那间狭小、拥挤的候诊室隔开。隔墙上大方格子的磨砂玻璃模模糊糊地透出里面有人走动的轮廓。



等到门打开,叫下一个病人进去的时候,佩马斯特医生看到古斯塔德和罗姗。他很想让他们先看。这一天真是典型的无聊之极:望、闻、问、切,然后签名认可,以便让那些涂脂抹粉的女人能够继续从业。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像是个房屋验收员,只差一枚橡皮图章了:居住安全。他递给从后面走上前来的妓女一张健康证书。这女人高大、巍峨,曲线吓人,被当地的工人们称作“液压机”,因为她出神入化、独具特色的床上功夫令人着迷。

医生拍了一下桌上银色的响铃,朝诺布尔父女俩挥挥手。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他撇下正在等待的半打女人,站起身去握古斯塔德的手,去捏罗姗的脸蛋。“好久不见,从医学的角度看,这是好事;可从社交的角度看,这并非好事。想喝点什么冰的?”他朝那台小冰箱走去,不大的空间里冷藏了几瓶血清和易分解的药品,加上给特殊病人喝的饮料和树莓果汁,“要不,我叫人去沏杯茶来?”

“别,别,别。”古斯塔德说,“刚喝了茶。我想罗姗也不想喝。”

“怎么啦?哪不舒服?吃茄子¹啦?”佩马斯特医生习惯用委婉的说法来指疾病和医学上的术语。

“肚子的毛病。拉了几次肚子。”

“拉了几次?”古斯塔德知道他的回答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清了清喉咙,一股脑地说了。医生掩饰住自己的愤怒,但没有完全盖住:“啧、啧、啧,你拖了这么久才来?”

古斯塔德一脸愚蠢,“以前胃安得和磺胺胍的疗效都很好。”最好别提薄荷。

“那些是药,又不是甜点。过来,罗姗,我得摸摸你的小肚肚。”他一边用听诊器听着,一边询问学校的事情。

罗姗提起抽彩的事,“我赢了一个大娃娃,可现在正光着身子躺在衣柜里。”

¹ 当地人认为拉肚子是因为吃了茄子的缘故。

“为什么光着身子？”她解释说婚纱很大，还描述了衣服上的各种饰件。医生说：“要知道，你的洋娃娃该当新娘了，我们得帮她找个新郎。找个英俊、年轻的帕尔西小伙儿。像我一样英俊潇洒。”罗姗笑了，于是他装出一副受伤的样子，“怎么啦？难道我不年轻、英俊？”他捋了捋头顶上那几缕白发，“瞧瞧我这漂亮的黑色鬈发。还有我的脸，这么好看。甚至比你爸爸还好看。”

罗姗又笑了。不过，劝说了好久之后她才同意医生最配得上她的洋娃娃。佩马斯特医生让她转过身，面朝隔墙，准备给她打针。他朝古斯塔德眨了眨眼睛，示意他啥也别说，“现在，我们得筹办婚礼。我喜欢手风琴演奏的音乐。你的洋娃娃呢？”

“她也喜欢。”罗姗咯咯地笑了。

“很好。那么我们就请好汉西尔维的乐队来。要是有人请了他，我们就请内利的管弦乐队。¹”他从消了毒的盘子里挑了根针头，然后走到冰箱前，“接下来是请厨师。我最喜欢乔克斯的大厨们做的菜。”两人都同意请乔克斯的大厨。他罗列着准备上菜单的菜肴：盐卤胡萝卜加灯笼椒、薄酥饼、南瓜酥，还有乔克斯的大厨的婚礼特色菜——炖肉，一边说一边给要打针的地方喷上冰冷的酒精。接下来是叶裹蒸鱼蘸酸辣酱、穆格莱风味的咖喱肥鸡腿，以及羊肉焖饭。

“哎哟！”罗姗叫道。等到他罗列甜点的时候（最好是印式冰淇淋），针头已经拔出。他用棉球擦了擦打针的地方。

“好啦，”他说道，“完了。现在你可以坐在外面的沙发上，我跟你爸爸谈谈。”

等到门关上，古斯塔德问：“是不是痢疾？严重吗？”

“不是痢疾。不过没必要担心。”他开始写处方，“当然，有时候痢疾这种病也有可能让人担忧的。你看看东巴基斯坦——这么简单的一个病，却很难治。危重到需要特别护理。可这世上谁会在乎？”佩

1 好汉西尔维和内利都是孟买有名的音乐家。



马斯特医生认为,政治、经济、宗教、民族冲突,所有这些问题都能有条不紊地加以处理:查症状,作诊断,开处方,谈预后。不过他也相信,如同人体的有些疾病是无可救药的,国家、家庭、宗教的某些疾病也是生死攸关的。

“东巴基斯坦正痢疾肆虐。”他说,“死神在那儿肆无忌惮,病人很快就脱水了。”滑动的钢笔尖中途停了下来,笔尖刮擦着纸,只写出字母的一半。他举起笔对着灯光,看了看半透明的塑料笔筒,“又没水了。”他拧开笔筒,把笔浸在一瓶帕克牌墨水里,捏了捏笔芯,“东巴基斯坦感染上了一种来自西巴基斯坦的病毒,很厉害的病毒,东部人的免疫系统无法抵抗的病毒。全球最厉害的大夫却无能为力。更糟糕的是,美国大夫正帮这病毒。那么处方是什么?孟加拉自由战士的游击战?”他摇摇头,“这药力度不大。只有印度军队这样的大剂量静脉注射才能干掉这病毒。”

他开完处方,递给后面小隔间里的配药师。古斯塔德插嘴问道:“她的病会好吗?”

“没问题。不,如果有问题,我在这儿等着。我觉得是肠道病毒。让她在家待几天。吃点煮熟的米饭、汤、面包,少许的煮羊肉。下周再带她来看看。”

配药师调好药水。他递过来一个深绿色的瓶子和收费单。古斯塔德看了看数目,抬起眉头问道:“难民税?”配药师抱歉地做了解释。

三

医生的冷静和安慰使古斯塔德对病毒不那么恐惧了。他领着罗姗,穿过一排排的店铺,穿过布料店、糖果店、百货店、男装店,朝车站走去。槟榔老头正在美凤苑外面忙活。妓女们站在门口,或斜倚在窗前,透过栏杆之间的空隙百般卖弄着风骚。门里突然响起一阵震耳的音乐,是一部流行电影的插曲里的一段:Mere sapno ki rani kab

ayegi tu¹……一直到了车站,这音乐都还能听见。

后来,当他们走进霍达达德公寓楼的大门时,佩马斯特医生健康的形象所产生的效果渐渐地消失了。在黑黢黢的石墙下,随着黑夜的降临,尿水越积越多,气味越来越臭。当恶臭迎面扑向古斯塔德的时候,医生的安慰已所剩无几,完全被淹没了。那不知不觉弥漫在他鼻孔里的恶臭让他乐观不起来。

他开始为罗姗的病责备起自己来,希望自己从没听说过胃安得和磺胺胍。他的瘸姿超出了平常的幅度,等他们来到门口,他已经是瘸得一塌糊涂了。

“医生怎么说?”迪娜瓦兹问。

古斯塔德有意地眨了眨眼,迪娜瓦兹懂了,“没什么问题。佩马斯特医生要娶罗姗的洋娃娃。”

“是的。”罗姗说,“乔克斯的大厨要来办婚礼宴会。”他给她喝了一剂药水,叫她上床,然后悄悄地把医生的话告诉妻子。

她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脸上的纹路皱起,宛如风暴来临:“现在你满意了吧?现在你承认了吧?我说了多少遍,人都说累了,嘴皮都说破了。可你还是把我的话当狗叫。”

“你说的是什么白痴、神经之类的话?”

“既不白痴,也不神经!我是在说喝的水,还有什么?我说了多少遍,把水烧开喝,烧开喝,烧开喝。可你就是听不进!”她说道,拿手指使劲戳自己的脑壳。

“是啊,怪我!这最方便。”

“不怪你怪谁?怪你死去的叔叔?你不是说放点高锰酸钾就行了,不需要烧开了吗?你们诺布尔家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对!别光怪我一个人!还有我父亲,我祖父,我曾祖父。你这人不识好歹!你知道我为啥说不烧水吗?那是为了你!这不,你早上这

1 印地语:意为“啊,我梦中的女王,你何时归来”。



么忙,厕所厨房跑进跑出,连坐下来喝茶的时间都没有!”

他俩的声音越来越大,但两人好像都没察觉。她说:“我早上没时间,但办法倒是有。可你却坐着看你的报纸,而我提桶、灌水,累得浑身酸痛。还有你那两个儿子,人高马大却没用,从不来帮我一下。”

“不对,你有两个儿子,我只有一个。那你的嘴巴怎么啦?为什么所有的话都得我说……”

“所有的话?你对他们都说了什么?每次都是我叫,我喊,而可爱的老爸却一声不吭地旁观。把饭吃完,把作业做好,把盘子收拾好。父不教,现在除了不听话你还能指望什么?”

“是啊!这件事也怪我!索拉博不去读印度理工是我的错!达柳斯跟那个养狗白痴家的肥妞鬼混是我的错!罗姗生病也是我的错!这世上的所有毛病都是我的错!”

“不要不认账!从一开始你就把孩子惯坏了!对任何事情从来没说个‘不’字!没钱吃饭,没钱买校服,可老爸却花钱去买飞机、鱼缸和鸟笼!”

直到罗姗开始哭泣,他俩才注意到她正站在门口。“怎么啦,亲爱的?”古斯塔德问,把她抱起来坐在自己身边。

“我不喜欢你们吵架。”她泪眼婆娑地说。

“没人在吵架。我们只是在说话。”迪娜瓦兹说,“有时候,大人需要说这些事情。”

“可你们在大声说话,在生气。”罗姗呜咽道。

“好吧,我的乖小妞。”古斯塔德说,用手臂搂住她。“你说得对,我们是在吵,但没有生气,你看,”他笑着问,“这是一张生气的脸吗?”

罗姗不信,特别是看到妈妈直挺挺地坐在餐桌旁,双臂僵硬,交叉着搁在胸前,“去亲亲妈咪。”

他看了看迪娜瓦兹愠怒、依旧柔和不起来的脸。“等会儿吧。不过我先亲你,你最近。”他亲了亲她的面颊。

她不肯罢休,“不,不,不。你们亲了我才睡得着。妈咪过来。”

迪娜瓦兹没动，罗姗走过去拉扯她的胳膊，瘦小的躯体全压上了。迪娜瓦兹只得作罢。她冷冷地看了看古斯塔德，在他脸上草草地蹭了一下。

“这样不行！”罗姗叫道，沮丧地捶打着椅子的扶手，“那不是妈咪和爸爸真正的亲。要像爸爸早晨去上班那样亲。”迪娜瓦兹把嘴唇放在古斯塔德的嘴上。“眼睛闭上，眼睛闭上！”罗姗叫道，“好好亲！”

他俩只得服从，然后分开。古斯塔德很高兴，“我的亲嘴小裁判！”他说。

罗姗还是感觉得到，光是嘴巴亲亲眼睛闭闭还不足以消除爸爸妈妈之间的怨愤。但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因此只好上床去了。

四

拉巴迪先生收拾起放在门前的报纸。他提不动这么两捆东西，于是执意要拉巴迪太太帮他。她倒是急于把报纸卖给收旧报纸的，但他不听，“我要给那个无赖看看！照我说的做！”

“汪——汪汪！”小酒窝激动地跑了过来，围着报纸打转，把拉巴迪先生擦起来的报纸撞倒。他把它拖进屋，把拉巴迪太太叫了出来，然后关上门。“拎起来！”他指着一摞报纸命令道，自己拎起另一摞。

在院子里，他们碰见班吉巡官。“嘿，卖旧报纸啊？可现在店铺要关门了。”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确认时间。

“我要让他瞧瞧！”拉巴迪先生咕哝道，“我带小酒窝出来散步，被绊了一跤！差点摔下楼，折了脖子！他居然把这东西放在我门口！”

“谁？”班吉问。

“还有谁？就是那个无赖！”他唾沫飞溅地说，“就是那个只是名字好听的家伙！”

“古斯塔德？”

“想害我，在我家门口设陷阱！他以为自己是谁？”他把报纸搁在



花丛旁边。拉巴迪太太狐疑地看着他，手紧紧地搂住那摞报纸，而他则抓住她的双手，把它们分开。从口袋里，他掏出一个火柴盒。

“你敢肯定？”班吉巡官问。

拉巴迪先生擦燃火柴，扔进纸堆。“一开始，他儿子偷我的报纸！”报纸点燃了，“要是他以为这样把报纸往我家门口一扔，我就会忘掉一切，那他错了！”刹那间，报纸燃起了烈焰，这让拉巴迪先生更是怒火中烧。他的脸变成明亮的橘黄色，“我在乎的不是报纸！这牵涉礼貌、道歉和尊重！牵涉原则的问题！让他一辈子都给我记住他是在跟谁打交道！”

班吉巡官无话可说。特穆尔跑来看火苗。“热……热……热。”他一步步地靠近，班吉巡官把他拉了回来，“小心，你这个炒蛋，脸会烤熟的。”

突然，有人在大喊：“着火了，着火了！救火呀，快叫消防队！”发出火警的是卡瓦斯基，他正斜靠在楼上的窗户旁，脖子上套了一个薄荷花环。拉巴迪夫妇消失在了他们的房间里。卡瓦斯基把注意力转向天空，“你又干了好事！只让穷人受苦！恶臭、喧嚣、洪水，现在又是火灾！你烧没烧过富商的房屋？告诉我，你烧没烧过？”

古斯塔德听到叫喊声，同时又透过窗户看到橘黄色的火光。等他走出去时，只有特穆尔在场，“古……古斯塔德，热……热……热。”

火堆慢慢熄了。花丛旁边堆着烧焦的报纸。不一会儿，微风吹着烧碎的纸屑满院子飞扬，特穆尔在后面追逐。古斯塔德走进屋，因招惹这狗娘养的白痴发了这么大的火而感到高兴。

但古斯塔德很快便意识到，被招惹上的还远不止这个人，而是以前从未惹过、被烟熏疯了的蚊子。它们愤怒之极，一心想着复仇，成群结队、漫无目标地直扑下来，在墙上撞晕，在滚烫的灯泡上撞死，在他头发上跳跃、落下，在他脸上猛叮。

他跑去打开屋子里的灯，高声叫迪娜瓦兹把能找到的大盘子统统拿来。但当他跑到水桶跟前，拧开龙头的时候，没水。他站在凳子

上,朝桶里看。桶是空的,喷嘴与桶壁焊接的地方裂了一条缝。桶里的水几乎所剩无几,只能用到明天早晨。今晚没法扑蚊子了。

又得靠巴掌噼里啪啦地打,靠涂防蚊膏了。



第十二章

DISHIERZHANG

一

古斯塔德拿着新开的冲剂和药丸,走到门旁的床前。过去两周,佩马斯特医生改了四次药方,让罗姗去查血、验大便、做 X 光钡餐。上周,古斯塔德不得已卖了相机,才付清了账单。

罗姗起身吃药的时候,古斯塔德只想把她永远搂在怀里,平平安安的。然而他只是摸摸她的额头,轻轻拍拍她的背。她也知道,面对她的病,身强力壮的父亲(他强壮的二头肌可以上下扭动,像活的小动物一样动)也害怕了,无能为力了。有时,他早上来看她,她觉得他都快哭了,引得她自己的眼睛也开始流泪了。她得逼自己去想些美好的事儿,比如一到星期天,少校叔叔会来吃妈妈做的好吃的帕尔西午餐。爸爸和叔叔会把胳膊放到桌子上扳手腕,拼命想把对方压倒,一旁的索拉博和达柳斯忙着给他们加油。他们肌肉凸起,像要爆了一样。他们边流汗边争斗,一边还放声大笑,好玩极了。少校叔叔也很强壮,比爸爸还高,但是爸爸总会赢。爸爸总是那么强壮。

“我的乖小妞,打针感觉怎么样?”古斯塔德问,“还疼吗?”

“有点疼。”

他走到餐柜旁,拿了一管喜疗妥乳膏¹。“这个能帮着消肿。”他把药油涂到打针的地方,“嗯,你想要点什么?想要你的意大利大洋娃娃从柜橱里出来吗?”

“嗯,我要!”听到这个,她眼睛一亮。

“等我晚上回来,我们就把她的衣服从箱子里拿出来,给她穿上,她就能跟你一道坐在沙发上,也可以睡在你身边,好吗?”

“好的,那你别回来太晚了,爸爸。”

“不会的,我答应你。现在,睡觉去吧。要好好休息。来吧,闭上眼睛。我给你唱歌吧,像你小时候一样哦。”他逗她,开始哼起曲子,是她还是婴儿时便听过的。

罗姗是个好姑娘
一个很好很好的姑娘
看她多么乖啊,乖乖地睡觉了……

“不,不,我不要听这个!”罗姗不高兴了,“唱我最喜欢的那个!”他唱了一段《驴子小夜曲》,吻了吻她的面颊,道了再见。

“晚安,愿神保佑。”她说。

“现在可不是晚上。”

“我总在睡觉,我看就是晚上。”她说。他们两个都笑了。

他从厨房的煤窖里取出第三十九扎卢比。心想,快存到一半了。路上,天上的云多了起来。车到花神喷泉广场时,雨开始下了。雨季的高潮已过,这是最后的挣扎。他在犹豫:要不要把裤腿夹起来?空袭警报还没拉响,时间还够。整天坐着,让湿漉漉的裤腿贴在腿肚子上,很不舒服。他在提包里摸索,找夹子,把一只脚蹬在车站的台阶上,把裤脚收紧,绑住小腿,用夹子夹上,先绑了一条腿,接着是另一条。

¹ 喜疗妥乳膏,主要用于治疗肿痛淤伤、腿部护理、改善烧伤及软化疤痕。



从车站这儿,他能看到银行大楼的圆顶。灰色的天空下,楼顶泛着白光,被每天的雨水冲刷得很干净。他走到银行门廊前,松开绑腿。伞靠在柱子上,雨水从龙骨上流下来。他拽了拽裤脚和膝盖,平整了,又抖了抖伞上的水。有人从身后碰了碰他的胳膊肘。

“早上好,诺布尔先生。”说话的是劳丽,声音单调,像教会学校的小女生起立问候老师一样。罗姗也有这个腔调。

“早上好,库媿娜小姐。”

“诺布尔先生,我今天可以找您说点事儿吗?”

他听到她用了“可以”,而不是“能”,挺有礼貌。但这个要求让他觉得有点吃惊,“当然可以。十一点钟,等我查完总账以后,怎么样?”

她摇摇头,“我想跟您私下谈谈。”

他越发感到吃惊。他看了看手表,说:“还差十分钟才十点。我们可以现在谈,或者午饭的时候。”

“午饭的时候吧。”

“好,我们餐厅见。一点钟。”

“不要在餐厅,到外边什么地方吧。”

她把头凑过来,轻声说。一股高级香水的气息。她想做什么呢?“一点钟我们这里见吧。”

“太谢谢您了,诺布尔先生。”她悄声说道,走进银行。他欣赏着她离去的身姿,有点迷惑,还有点窃喜,也跟了进去。

还没到十点,出纳们坐的鸽子笼里还没坐进去人。有些早到的顾客在等候,眼睛快速地从时钟移到柜台,又移到闲逛的雇员身上,仿佛这样的眼球运动重复多次就能催促这三者都快一点。柜台后面,几个员工在看报,他们对焦急的顾客并非视而不见,但仍精明地知道现在这几分钟还是属于他们的。其他人把脚跷到桌子或文件箱上面,无所事事。丁肖基正向一群如饥似渴的听众眉飞色舞地讲着什么。

古斯塔德能听到他的声音:“……第二个家伙说:‘换挡?那算不了什么,伙计。’”看到古斯塔德,他停了下来,“快来,很有意思的。”

古斯塔德听过这故事，但丁肖基开讲的时候他还是耐心地听了下去。“第一个家伙说，伙计，自从我老婆开始学车以后，睡觉的时候便总玩些新花样。她老抓着我的小宝贝，说一挡、二挡、倒挡——前后左右不停地折腾。第二个家伙接着说：‘换挡？那算不了什么。我老婆半夜睡觉的时候，抓住我的小宝贝，把它放进去，然后说：‘请加二十升汽油。’”

柜台后面爆出一阵大笑声。男人们拍着丁肖基的背。“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有人说。但时钟缓慢低沉的钟声把他们驱散了。

古斯塔德打开手提包，随手把那扎钱递了过去。“中午吃饭不能见你了，老丁。得出去办点事。”他慢慢闭上，又睁开眼睛。丁肖基明白了，有他人在场，现在不能解释。他以为这事与秘密使命有关，丁肖基喜欢这么叫。

十一点钟，古斯塔德离开他的柜台去喝茶，却改变方向，绕了一大圈，绕到劳丽的办公桌前。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可今早之后，他很想再看看她。经过她跟前时，他俩的目光相遇，她笑了。他心跳加快，觉得自己很傻，像个中学生。

二

他在走廊下面等着。每个人都在忙着吃午饭，他不用担心会被人看到。她来了，“谢谢您能来，诺布尔先生。”

“我很荣幸，库媞娜小姐。你想去什么地方？”

“叫我劳丽吧。”他笑笑，点点头，“哪里都行，诺布尔先生，只要是私下的。我不想让人们看到我们在一起，然后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说得对。街角那边有一家不错的餐馆。”

“我从外面看到过。”劳丽说。

“他们有包厢，也许我们可以在里面谈。”

他们朝街角走去，小心地选着落脚的地方。刚下过的雨留下一个



个深深的水坑。

“诺布尔先生，您参过军吗？”

“没有。怎么了？”

“我看到您走路有点跛。我想是不是因为您当过兵。您走路的样子，您的肩膀，还有您的胡子，让您看起来像个军人。”

听到这些他以为是恭维的话，古斯塔德微微一笑，像个军人，“没有，我这伤不是为国效劳负的，而是为家效劳负的。”

他这样说引起了她的好奇，于是她问了起来。“为了救我的大儿子，”他说，“九年前从一辆行驶的汽车上跳下去，跳到汽车道上。”他给她讲了那个下雨的早晨，那个售票员，索拉博怎么摔下来的，怎么去看的那个接骨师。

“那个接骨师还在行医吗？”她问。

“噢，是的。可他现在很老了，不像从前那么经常了。”

“我得记住他的名字，万一哪天我哪根骨头断了。”

“你得要小心哦，”他大胆地加了一句，“它们太美了，千万别断。”

她脸红了，笑了笑，“谢谢您，诺布尔先生。”教会学校小女生的那腔调又来了。他俩默默地走过那巨大的环形路口。他想起上次去餐馆的时候。就三个月前，跟丁肖基在一起，却好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时间的把戏。还有吴拉姆·穆罕默德的故事。真希望那混蛋死了。那些头齐刷刷地被砍掉……像是被屠夫的砍刀砍的，噗噗！还有特穆尔想要捡起那只猫。还有吉米那封可恶的信。

餐馆的楼下，顾客很多。招待跑前跑后，散布着常有的气味，常有的喧嚣。油炸的萨莫萨三角饺，煮过头的茶，刺鼻的香辣饼馅。盘子和玻璃杯在顾客面前乒乓作响。点菜声喊向厨房，厨房又喊回来。“三杯茶，浓茶，一盘豌豆和干酪，两盘素菜。”收银员的头顶上，在“米饭随时可取”的下面，又加了两句手写的，一句是“不许在餐厅里梳头”，另一句更严厉，更笼统：“勿谈神及政治”。

楼上的包厢空着。一截陡得跟梯子一样的楼梯通向中层的包厢。

他跟随劳丽，看着她的屁股在眼前起伏，与他的目光一道向上攀登。丁肖基也会看的。她的屁股离这么近。煎蛋三明治，劳丽的屁股可以当甜点。

楼梯尽头，空间狭小，有六扇门。他推开最近的一扇。迎面是另一句标示：“请按桌下响铃呼叫招待。”“他们干吗让招待待在桌下？”古斯塔德问。

“您的幽默感跟您的朋友丁肖基先生一样。”她欣赏地笑了笑。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她笑。先是哼哼，然后像驴叫。这么漂亮的女孩，可我从没听到过这么难听的笑。

包厢里有四把木靠背的椅子，一张玻璃盖面的木桌子，跟楼下的一样。菜单压在脏兮兮的玻璃下面。最低消费五个卢比，这多付的钱是花在空调和私密上，还有一条垫子上污渍斑斑的破旧沙发。这房间龌龊的目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看见她的眼睛在打量着那把派了无数次用场的沙发。“很抱歉，找了这么个地方。我从没来过这里。我是说，从没来过楼上。不知道会是这个样子。”

“没关系，起码我们可以私下谈谈。”

“是的，”他说，“我们最好要点什么，然后跟我说说出什么事儿了。”

“没什么事……嗯，是有点事。”

他俩的头凑到一起看着菜单。他装着看菜单，眼角却在打量她。老丁说得没错，是个很靓的姑娘。上嘴唇的曲线很精致，嘴有点撅，使她很性感。

“好了吗？”他问。她点点头。“叫招待的铃在哪里？”他在桌下摸索。她也在摸，他俩的手碰到了。像触电一样，他的手猛地缩回来。“对不起。”他笨拙地说。

“没关系。”她笑了。按键在桌腿的另一端，她按了按。一会儿，传来招待小心翼翼的敲门声，他可不想没了小费。经验告诉他，从铃声到他抵达这期间，这些包厢里什么事都可能有进展。

“好的，好的，进来吧！”古斯塔德有点生气地喊道，想对劳丽显



示,招待的假设是对他的侮辱。他们直挺挺地坐着,双臂交叉,非常正式。

招待写了菜单,觉得这儿似乎热情不够,没有午餐前的性欲。不快乐的先生只会给丁点儿的小费。或许他们需要点安全保证。“先生,放心,五分钟之后,我会把菜给您送上来。我会敲门。接着,您就绝对不会受到打扰了。”

门关上了。古斯塔德摇摇头,“一根筋的脑子。”

“也不是他的错,”劳丽说,“到这儿的人动的就是那脑子。”

他想,这话够大胆的,“现在跟我说说,为什么找我?”

“好的,”她伸手捋了捋头发,整了整领子,“不太容易开口,但我觉得最好还是先跟您说,而不是跟经理讲。”

“梅顿先生?出什么事了?”

她深吸一口气,“是您的朋友,丁肖基先生。”

哦,不会吧。古斯塔德想。

她接着说:“您知道他总是那样,装疯卖傻。”

“是啊,丁肖基跟每个人都那样。”

“我知道。我不在意。开开玩笑啦,跳跳舞啦,唱唱歌啦,都没啥。”她盯着指甲,“我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想让我见见他的小宝贝,”她咬着下嘴唇,有点犹豫,“‘你可以跟我的小宝贝玩玩,’他说,‘你们两个都会很开心的。’”她盯着他的眼睛,“您知道吗,开始我还以为他说的是他女儿或侄女呢,我就笑着说:‘好啊,我很乐意啊。’”

古斯塔德的脸色变了,不敢直视她的眼睛。但他什么也没说,让她继续。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您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

古斯塔德努力想说点什么。为劳丽感到尴尬,对丁肖基感到气愤,也对梅顿先生有点畏惧。他只能说,“我很抱歉,我曾想让他停下来的。”

“您知道我的感受吗？每次他说这个，我都能听到那些男人的笑声。我没法工作了，我想辞职，我想告诉梅顿先生。”她的声音，一直控制得很平静，现在有点激动了，“无论是谁现在提到我的名字，我都觉得很糟糕，总是让我想到很肮脏的意思。丁肖基先生毁了我的名声。”她用手绢擦了擦眼角。

她是真的伤心了，是丁肖基干的。这次有点太过分了。要是传到梅顿先生耳朵里……花神喷泉广场的卡萨诺瓦这下栽了。他认真地探过身，“请不要这么说，劳丽是个很美的名字，不会因为什么愚蠢的粗话而改变。”

“您知道，我并不在意他的笑话和他的举动。我原来还觉得他挺可爱的。他是个挺可爱的人，想让我对他有印象。他说的话。他跟我说过，说他是为秘密机构服务的，说他掌管着百万卢比，为孟加拉自由战士提供装备。您能想到吗？他是为秘密机构服务的？”她微微笑了笑。

“哈哈！秘密机构？太离谱了！”古斯塔德说道，极力克制住自己，不要用拳头去砸桌子，不要喊出声来，不要做出让丁肖基疼得尖叫的事情来。这个蠢货！彻底没脑子的家伙！我都跟他讲过，这件事要保守秘密！这个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

“好笑吗？”劳丽问道。

“哈哈！我想秘密机构甚至都不会请他去扫厕所。”

“不管怎么说，”她说，“那个肮脏的笑话让我很难过，我想去找梅顿先生，跟他说说。”她看看表，“可我又想，这样丁肖基先生就会有麻烦，我也不想那样，他快退休了吧？”

“快了，”古斯塔德说，“还有两年。他还有很重的病，不过，他乐呵呵的样子，你看不出来。”

“那我倒不知道。”她停了停，捏着左手里的一张小剪纸，“我决定告诉您，是因为您是他最好的朋友。但要是您曾经试着去阻止他……”

“我会说服他的，让我处理好了。”但现在，我得先说服她，不然他



和我就都有大麻烦了，“今天晚上下班后，我会保证让他今后再也不会骚扰你了。”

“谢谢您，诺布尔先生。我知道跟您谈谈会有用的。”

等等吧，我会跟他谈的，这个蠢货。说了那些蠢话。彻头彻尾的蠢货。

三

送饭工带着午饭盒离开了。为了让迪娜瓦兹知道他要早点回去，他给库蒂夏小姐打了电话。电话信号不好。“喂！喂！库蒂夏小姐！我是古斯塔德·诺布尔！”没人注意到他在喊叫。电话交换机像轮盘赌的机器，接通以后信号不好的几率与无法接通的几率对等。他挂了电话，想起来自己答应过罗姗，要给她的洋娃娃穿衣服。现在我可要晚了，她会觉得我忘了。我是给忘了。他开始头痛起来，剧烈得像有人在敲他的头骨。他体会到了帕斯塔吉亚太太说过的为那些杂事偏头疼的感觉——就像有人在脑子里用毛衣针乱戳一样。

他回到自己的桌前，按摩着前额。太多的事情，没法承受了：罗姗的病，迪娜瓦兹为高锰酸钾的事情责备自己，吉米的欺诈，丁肖基的愚蠢，劳丽的抱怨，索拉博的背叛，没有好事，只有担心、焦虑和失望不停地堆积、不停地包围他，要把他压垮了。他按摩的手从前额移到脖子后面，闭上了眼睛。

当他睁开眼睛，像困意蒙眬的孩子揉着眼睛的时候，丁肖基正斜靠在桌子前。原本要砸在饭店餐桌上的拳头，现在毫不顾忌地砸在了办公桌上。一拳砸下，砰！丁肖基往后退了一大步，吓了一跳。“放松，伙计，放松！”猛地这么一动让他感到很痛。他捂住腰，痛得直哆嗦。

古斯塔德双肘放在桌上，双手托住脸。至少，血管爆裂的危险没了，他想。他声音不高，丁肖基得凑上前才听得见，“你这个蠢货，气得我

脑子里的血开始沸腾。”

丁肖基有点受伤，“你在说什么呢，伙计？怎么回事？总得先告诉我错在哪里了吧。”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六点钟，我们走廊里见。”他转过椅子，又开始按摩前额。丁肖基等了一下，无趣地走了。

这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古斯塔德无心工作。他心里一一细数着自己的烦恼、失望和遭背叛的事，备感折磨。想到罗姗的时候，他的心都凉了。有一阵子，他想到了最坏的可能，然后在脑子里学着迪娜瓦兹做了个过去经常被他讥笑的“去他的”手势。她怎能责怪我呢？这些年来，高锰酸钾用起来都还不错啊。吉米说他们总在军队里用的。该死的吉米，这个混蛋，曾经像兄弟一样，现在呢？那些《圣经》中的故事，马尔科姆曾告诉过我。在我们一道去克劳福德市场的路上讲的。那个该隐和亚伯的故事¹，我曾以为那只是传说，现在看看，多么真实。还有我爸爸自己的例子。他那个醉鬼赌棍兄弟，怎么把他给毁了，就像是打烂了他的头一样。还有吉米，又一个该隐，毁了信任、爱和尊敬，毁了一切。还有那个押沙龙，大卫王之子²。现在，要不是……索拉博应该在印度理工念完第一学期了。

他问自己，现在还剩下了什么？在他为之奋斗、为之努力、为之等待了多年之后，他的目标却被自己的儿子无情地粉碎了，碎片被踢到一边，被哗啦一声扔到垃圾筐里，就像他帮他收集来的那些奖学金申请表一样。我只想为他谋一个好的前程，机会却被夺走了，现在又还剩下点什么呢？生活中还有什么呢？告诉我吧，善神，还有什么？

整个下午便是如此，从索拉博想到罗姗，又回到吉米、迪娜瓦兹、劳丽、丁肖基，这些人在他脑子里绕着圈、转着弯，翻来覆去，直到他

¹ 《圣经》中记载，该隐因为弟弟亚伯受到上帝的青睐，出于嫉妒而杀害了亚伯。

² 《圣经》中记载，押沙龙是古以色列国王大卫的三子，因背叛大卫王而被杀，但大卫王对他的死依然非常痛心。



的脑子因苦想而发昏,因思虑而发胀,因绝望而几近崩溃。

好在六点到了,愤怒救了他。看到丁肖基站在门廊下,他怒不可遏。丁肖基的口气简直臭不可闻。好,要是他也一直在烦恼、在痛苦,那活该,现在,该让他好好清醒一下了。

丁肖基怯生生地笑着。“等你听了我要对你说的话以后,你可就再也笑不出来了。”古斯塔德说。

“你总是对我大喊大叫,”他抱怨道,“整个下午,你都在发火。干吗不说说,是啥东西在刺痛你的心呢?”

“我想让你先享受享受你的茶,那可能是你最后享受的东西了。”

丁肖基笑了,是他那种无可救药的笑声的拙劣翻版,“伙计,你在制造什么悬念啊?是不是从希区柯克¹的电影或别的什么地方学来的?”

他们走过大转盘,穿过川流的车辆与人群。车与人汇成一条河流,调转方向,正朝北方涌去。疲惫的人流从银行、保险公司、鞋店、纺织品店、会计公司、制造商办公室、眼镜店、广告公司出来,向北方流去。疲惫的人流,挤着公共汽车,挤着火车,蹬着叮叮当当的自行车,踩着疼痛的双脚,流向北方的市郊与贫民窟,流入大大小小的草屋、公寓楼、廉租楼、单间公寓、盖着金属波形瓦的窝棚、街角、人行道和纸板搭的棚子,直到潮头消散,但汹涌依旧,潜伏于黑暗之中,暗自积蓄力量,筹备着来日早晨往南的潮涌,就这样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他们等着上茶。“知道我为啥没在餐厅吃午饭吗?”古斯塔德问道。

“告诉我,我就知道了嘛。”

“劳丽·库媿娜想跟我私下谈,所以我们就到这儿来了,去了楼上的包厢。”

¹ 希区柯克,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善于拍摄恐怖与惊悚风格的影片。

“行啦，行啦！真的？”丁肖基咧嘴笑了，“你可真走运！”

“不，你才走运呢，她一直都在谈论你。”

“你开玩笑吧！”

古斯塔德毫无保留，他想让自己的话如同屠夫的砍刀一样，“噗噗”刀刀致命！丁肖基苍白的脸上没了最后一丝血色。他的下巴耷拉了下来，嘴里臭气滚滚，从桌子对面也闻得到。“还有呢。”古斯塔德没有怜悯他。丁肖基茫然地盯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羞得不敢抬头，蒙得不敢说话。“还算幸运，劳丽不相信你说的秘密工作、百万卢比和孟加拉自由战士的事，她告诉我的时候还笑了。但要是传到梅顿先生的耳朵里？要是他怀疑我们的存款，我们该怎么办，你这个蠢货？”

“我还能说什么，古斯塔德？”丁肖基无力地说，“你绝对正确，我是个绝对的蠢货、白痴。”他的食指焦急地摸着茶杯把儿，“我们现在怎么办？”

“看你的了。你要是不再去骚扰她，她就不会去找梅顿先生，她这么跟我说的。”

“当然，我不会再去了。只要你觉得对，怎么都行。”他咽了口茶，“但是……”

“但是什么？”

丁肖基又喝了一口，呛住了，一阵猛咳。“要是突然不去惹她，大伙会觉得奇怪，你觉得呢？”他又咳了起来，“他们会开始打探、找事。要是他们看到你每天给我一个袋子，那可不妙。”

“我也想过这个，我有个计划。你要做的就是不再讲笑话，不再跟大伙胡闹。同时，我会跟大伙说，可怜的丁肖基健康又出毛病了，气候不适应。”

“钻到劳丽裙子底下就适应了。”尽管这笑话很勉强，但真是恶习难改。

“不许再讲了，你答应过的。”古斯塔德严肃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伙计,只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私下的。”

“好。那我明天就开始这么说了,大伙会同情你,会没事的。你能管好自己吗?”

“当然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每天装快乐要比安静地装病号难得多。”丁肖基的大实话很苦涩,很凄惨。他们静静地喝完茶,离开了。

从第二天早上起,丁肖基彻底改变了。每个人都同情地看着这可怜的人,他突然变得虚弱和安静,跟每个人只是静静地打个招呼。古斯塔德看到他的时候,都有点惊讶,丁肖基的新形象太真实了。后来,他想起来了,之所以真实是因为丁肖基不是在做戏,这本来就是他的样子。古斯塔德觉得不安,他觉得自己没收了他的面具。

四

龙头重新焊到了桶孔上。古斯塔德肩扛水桶,从修理铺步行回家。迪娜瓦兹正焦急地等着他,告诉他有人会在晚上九点再次上门。“他来找你,”她说,“什么都没跟我说。很奇怪的家伙,赤脚,手上全是颜料,像是洒红节¹上涂颜料的,可洒红节都过去七个月了呀。希望他不是那个无耻的少校派来的,又来给我们找麻烦。”

古斯塔德猜得出那人是谁。后来,等那人如约再来的时候,他安慰迪娜瓦兹说:“别怕,是我让他来的。来把那堵臭气熏天的墙弄弄。”

他陪着街头艺术家走进院子。“那么,你还是下决心离开花神喷泉广场了?”

“怎么办呢?”街头艺术家答道,“那次的事情之后,警察开始骚扰,让我从这儿搬到那儿,从这个街角到那个街角,所以我就过来看看你跟我说的地方。”

¹ 洒红节,印度教传统节日之一,在每年的三四月份举行。节日里人们用手或类似水枪的工具把各种色彩的颜料涂在别人身上表示祝福。

“很好，”古斯塔德说，“你会喜欢的。”他们出了大门，街头艺术家查看起墙来。他用手摸着墙面，用指尖感觉。“光滑的黑石，”古斯塔德鼓励道，“非常适合你的画。墙有三百多英尺长，每天都有很多人路过。”他指指毗邻霍达达德公寓楼的双子塔，“去他们的办公室。那边再远处还有个集市，有昂贵的珠宝店，很多富人都会路过这里。那边，大概二十分钟路程，有两座电影院。从星期一开始吧，没问题，我担保。”

街头艺术家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画了画，检查完毕。“是的，不错。”他吸了吸鼻子，“可就是太臭了。”

“是啊。”古斯塔德说。他一直在担心，这街头艺术家啥时候才能开口说话，“有些不知羞耻的人把这墙当成了路边公厕。看！那儿就有一个！”

远处，有个身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阴影下，静静地站着，只有啾啾声，而他身体中间的地方正流出一股弧形的液体，在街灯的照射下发着光。“喂！”古斯塔德喊道，“不知羞耻的东西！看我不把你的小鸡巴掰成两半，你这混蛋！”弧线戛然中断，那人的手抖了两下，在裤子里一阵摸索，快步溜走了。

“看到了吧？”古斯塔德说，“多无耻，这就是为什么会臭。但要是你绘上你神圣的作品，就没人敢了。”他看出另一张脸上的犹豫，又赶忙加了一句，“我们会把整堵墙先冲洗干净的。”

街头艺术家想了想，答应了，“我可以明早开始。”

“好，好。不过还有个问题，你能把三百英尺的墙全画满吗？我的意思是说，你知不知道画满那堵墙需要多少神啦？”

艺术家笑了，“没问题。要是需要，我可以画满三百英里，用各种宗教的神、圣人和先知，包括印度教、锡克教、犹太教、基督教、回教、拜火教、佛教、耆那教等等。其实，光一个印度教就足够了。不过，我喜欢把各种宗教混在一起，各种各样的，都在我的画里。这会让我觉得，我是在帮助这世界更好地彼此包容与理解。”



古斯塔德觉得有意思，“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宗教？”

艺术家又笑了，“我有世界宗教学的学士学位。我的专业是比较研究。当然，都是我转到艺术学院以前的事了。”

“啊！”古斯塔德说。他们约好第二天一大早等清洁工来的时候再见面。那天晚上，他对迪娜瓦兹说：“告诉你那个没用的、把印度理工踢一边的儿子，等他下次再来看你的时候，你告诉他，那个到处流浪的可怜的街头艺术家也有两个学士学位。”

清晨，清洁工打扫完晚间的垃圾之后，古斯塔德用五个卢比说服了他，请他把那堵墙洗刷一遍。他给他找来一把金属丝的刷子，以便刷得更干净。艺术家背着小包，拿着一盏工作灯，裹了一小卷铺盖来了。“太阳要出来了，”古斯塔德说，“墙马上就干。”

三小时后，他要去银行上班，艺术家正在全神贯注地画第一幅。他看了看，想辨认画的是什麼。最后，他打断艺术家：“对不起，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问问这是哪尊神？”

“三相神¹，是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分别掌管创造、保护与毁灭。你觉得怎么样？不好的话我可以画点别的。”

“噢，不错，不错。”古斯塔德说道。他原本希望能用拜火教的创始人查拉图斯特拉的一幅画像来打头，但转眼一想用这幅三相神也许会更有效果，更能劝阻那些随地大小便的人。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艺术家已经点上灯。三相神已画好，还有一幅肃穆、血腥的耶稣受难图。正在画的是一幅清真寺的图。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他只能画著名的清真寺了。

“但愿不会下雨。”古斯塔德说道。他深吸了一口气，试了试。“还好，不臭。”艺术家点点头，继续埋头干活儿，“但今晚要留意，是头一晚，人们还不知道这里有圣像呢。”

¹ 印度教里的三相神，指互相关联的三大神，即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分别掌管创造、保护与毁灭。

“没问题,我会警告他们的。”艺术家说道,“我打算画一整晚。”他放下一支绿色的粉笔,粉笔开始沿着人行道往下滚。古斯塔德捡起粉笔,放回箱子里。“抱歉,先生,有个请求。我能不能每天早上从你们的楝树上折一条树枝,刷牙用?”

“当然可以,”古斯塔德说,“大家都在折。”

晚上,艺术家又完成了两幅,一幅画是摩西带着十诫下山,另一幅是印度教里的神象。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在神象肉色的鼻子上龙飞凤舞地添了几笔,接着用白色的笔在摩西的石板上写起了十诫。

几天过去了,墙上满是神祇、先知和圣人。每天早晚,古斯塔德会试试气味,他发现空气中没了臭味。蚊子和苍蝇也不像以前那么恼人了。繁衍之地干了,它们的数量也急剧减少了。在霍达达德公寓楼,防蚊膏成了过去。迪娜瓦兹和古斯塔德也从灯下把各种盘子碟子收拾起来。这些捕蚊器没多大用处了。

墙上的那些神圣面孔,有的严肃,有的愤怒,有些快活,有的悲悯,有的恐怖,有的可畏,有的和蔼,有的慈祥,它们日夜看着这条道路,看着路上的车流与行人。湿婆神跳着喜悦的舞蹈,亚伯拉罕的斧子高举过以撒的头顶,圣母马利亚怀抱襁褓中的耶稣,财富女神拉克希米四散财富,知识女神萨拉瓦蒂在散播智慧与学识。

墙在变化,可艺术家却有了疑虑。现在需要画的比他以往在街上画的要多得多,他烦躁起来。这些年来,正是这样一种循环变成了他的生活节奏:来到一处,开始创作,画被抹掉。这循环就如同睡觉、醒来、伸腰,或吃饭、消化、排泄,与他血管里的血液、肺里的气息一起相应。他已经学会了鄙视太久的逗留和太迟的离去,因为它们都会滋生自满的习惯,理应被不惜代价地回避。只有偶遇的、没有计划的、孤独的旅程,才是有滋有味的旅程。

可现在,他原来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宜人的环境、又长又黑的石墙再一次提醒他什么是通常让人类伤心的根源:渴望永久,渴望生根,渴望拥有可以被称作是“自己的”、不变的东西。他继续画着,在



走与留之间挣扎,不安、迷茫和不满。斯瓦米·达耶难陀¹、斯瓦米·维
帷卡南达²、我们的法蒂玛圣母³、查拉图斯特拉,还有无数人,在墙
上一个接一个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街头艺术家事先为他们安
排的位置,在一道等待着那个不确定的未来。

1 斯瓦米·达耶难陀(1824—1883),印度宗教理论家,著有多种重要的宗教理论著作。

2 斯瓦米·维帷卡南达(1863—1902),印度宗教改革家,致力于将印度传统宗教推向世界。

3 法蒂玛圣母,指圣母马利亚。据说在1917年,圣母马利亚曾经在葡萄牙的法蒂玛地区多次显灵。

第十三章

DISHISANZHANG

一

空袭警报的叫声通过敞开的窗户，涌进银行。在古斯塔德听来，这时高时低的哀号却驱走了迄今一直悬在头顶上的灾难那让人心寒的呜咽，预示着好日子即将到来。黎明的时候，他对上天奉上了特别的感谢。钱存了一半了，今天要存第五十一扎。多谢善神的庇护，没出什么岔子。罗姗也好了很多，脸颊上总算有了血色。

清晨很快过去了。他碰到丁肖基，把钱递给他，“有什么消息，老丁？巴基斯坦那边怎么样了？”

丁肖基两手向上一摊，“谁知道，我还没看报呢。”他站着，古斯塔德瞥了一眼他的肚子。是的，过去几天他一直在留意看他的肚子，有点鼓，像长了什么东西。他转过身，没让他察觉他在看他的肚子。

丁肖基痛苦地拖着身子，向洗手间挪去。尽管他已告别了小丑生涯，大伙跟他一打招呼、一问候他的身体，却还期待着能听他讲个笑话，他们备好了笑声，但一次次地只能听到他无趣地说：“咕噜噜，咕噜噜，小车不倒将就推吧。”起先，大伙还觉得既然这话出自丁肖基之口，肯定应该非常有趣，肯定又是他不动声色、却能笑死人的幽默。人们心中仍坚信他有戏谑的天性和巧妙的言辞，于是大伙会笑一笑，拍



拍他的肩膀。

可每天早晨,他都重复同一句“咕噜噜,咕噜噜,小车不倒将就推吧”,大伙只好放弃了,不得不承认现实。于是,人们想握他的手,安慰他,但每天早晨,他们却也只是说:“你觉得怎样,丁肖基?”他的回答就是让大家分担自己的痛苦。

自打罗姗生日起,古斯塔德便心存疑窦,丁肖基是不是真生病了。现在,银行里每个人都知道他病了,他的病也就越来越像真的了,符合那条反常的、不为人知的物理学定律:负荷的重量随负荷重量的人数增加而增加。每天早上,他为丁肖基祷告,为自己强迫丁肖基放弃自己的风趣和滑稽而感到良心不安。毕竟,如果说罗姗的病情减轻了,是因为有了她喜欢的洋娃娃,那么丁肖基的病情加重了,或许是因为没了 he 喜欢的游戏。不过,除了内疚,古斯塔德还感到羞愧,因为他的祷告还有个自私的目的:万一丁肖基一病不起,不能来上班,那煤窖里的那包东西也要耽搁了。

傍晚,街头艺术家快乐地吹起了口哨,吹的是《你是我的阳光》那首曲子,不安和烦躁早没了。他跟古斯塔德打了招呼,说今天有人在智慧女神的画像前放了一小束花,“肯定是有人要参加考试”。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尊敬这堵墙了,多亏你美丽的画。”古斯塔德说道。艺术家谦虚地笑了笑,鞠了一躬说,这几天路人给他的钱足够他买几件衣服和一双鞋子。他打算去逛商店。古斯塔德看看墙上新增的神像,接过艺术家刚吹的曲子,边吹边走进大门。他看见迪娜瓦兹站在外边台阶上,正在呵斥孩子,让他们到远点的地方去玩,不要吵闹。古斯塔德嘴巴发干,口哨停了。他加快了脚步。

“又开始拉了,”她说,“拉得很厉害,比以往还要厉害。”

古斯塔德把提包放在桌上。他一整天呵护的那丁点儿希望,像刚会飞的幼鸟又离他而去,像院子里棟树上啾啾叫唤的麻雀,一听到路虎车回火的嘭嘭声便纷纷逃离。希望在他头顶上转了个圈,飞走了。要是可能,他愿意跳起来,抓紧它,“她睡着了吗?”

“没，讨厌的孩子在外边玩，吵得很厉害。”

他走到罗姗的床边，把头伸进门床里，吻了吻她的额头。洋娃娃在她身旁，穿着新娘的衣装，现在看起来却像丧服。他背上一阵发凉。他抬起洋娃娃的头让它睁开眼睛，把它斜靠在床头板上。“好嘞，”他说，“你睡觉的时候，让洋娃娃照看你，要是她整天睡觉，会变得又懒又胖，就像养狗傻瓜家的肥妞。”

他捏了捏她的手，回到厨房，“我得去找医生，罗姗不用跟我去。他最好给我们找个专科医生。”迪娜瓦兹让他喝点茶再走。他解开鞋带，把脚放在茶几上，“至少说明水没有问题，你每天都是烧开的。”

“谁知道？只要一次感染，病毒就进入身体……”

“你还想责怪我？好！”他系上鞋带，十分夸张地把茶一下子倒进了下水道口。

她后悔自己说的话。说是喝茶却滴水未沾，就这样让他离去，这也太不吉利了。“好吧，”她说，“你恨我，恨我的茶，可你出门前总得喝点水吧。”

“你自己喝吧。”他知道她的迷信，狠狠心让她去承受。

二

迪娜瓦兹心中犹豫，要不要趁古斯塔德不在时去问问库蒂夏小姐。她实在想不通，罗姗渐渐好转的病情怎么又变糟了。

这时，门铃响了。她好不容易才认出来人是丁肖基。她很诧异，自打罗姗的生日过后，此人的变化太大了。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打算容忍他那些无聊的插科打诨，于是冷冷地打了个招呼：“先生好。”不过，今天没什么可怕的了。此时站在跟前的这个腋下夹着报纸、手里拿着一个鼓囊囊信封的人已经不是那天晚上的那个连唱带跳、又是喝啤酒又是唱小调，外加无数的小动作，惹了她一肚子不高兴的人了。

“请原谅，打扰您了。”丁肖基细声细气地说道，她觉得声音细得



就像古斯塔德上次买回家的那只鸡半夜的咕叫声，“我能和古斯塔德说句话吗？很重要的事。”他声音颤抖，神情紧张，潮湿的眼睛不安地四下张望，报纸从一边的腋下移到另一边。

“他两分钟前刚出去。”她原本打算用冷淡和尖刻来对付他，可她心软了。

“出去了？”他的眼泪好像快流出来了。“啊？那我怎么办？”他的手开始扭扯着自己衬衫上的一颗扣子，“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迪娜瓦兹的心彻底地软了。“进来吧，”她说，“要是他还在车站，我把他喊回来。”

“不用，不用，那太麻烦了。”

“没关系，车站就在院子外面，进来，坐下吧。”

丁肖基赶紧冲着沙发走过去，好像是被她不耐烦的口气吓住了。“谢谢，谢谢，很抱歉，请原谅。”他的膝盖碰到茶几，绊了他一下，疼得他直皱眉头。迪娜瓦兹出去找特穆尔的时候，他拉起自己的裤管，看看有没有受伤。

“你很好我很好你很好很好请喝很好喝的果汁。”

“快去车站，要是古斯塔德还在，叫他回来，说有要紧事，快去。”她将门开着，进屋来陪丁肖基坐坐。

不过，丁肖基已经有人陪了。他的轻声细语传到了里屋，罗姗知道有客人来了，是曾经逗她开心、让她的生日晚会充满欢声笑语的人，那些争吵和伤心是后来才发生的。眼下，她正抱着洋娃娃，等在丁肖基身旁，盼着他又能把自己逗乐。

“你要喝点东西吗？”迪娜瓦兹问他。

“不用，不用，已经给您添了太多麻烦。”她给他端了杯水，古斯塔德几分钟前没喝的那杯。

特穆尔出现在门口，“走……走了古……古斯塔德走了车……车开了古……古斯塔德走了。”

“走了？”丁肖基无可奈何地重复着。

“走……走了走……走了。”

“真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说。”他说。他失望地卷起报纸，越卷越紧。他的确太失望了，迪娜瓦兹不能让他就这么离开。

“他为罗姗的事去找医生，一会儿就能回来。”

“添了太多麻烦。”他胆怯地说道，能让他留下来等，他松了口气。

特穆尔拖着那条瘸腿慢慢地挪进屋，两只放光的眼睛死盯着洋娃娃，“求求你求求你让我摸摸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就一下。”

“不行！”罗姗抓紧洋娃娃的腰。

丁肖基笑了，“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大的声音。”

“特穆尔，”迪娜瓦兹板起脸来，“到院子里玩去。”

特穆尔停下前移的脚步，下巴动了动，似乎想找点抗议的话说，却没说什么，也没人会听他说什么。一片树叶从楝树上落下，静静地随风飘向地面，他紧跟着树叶，树叶飘向左，转向右，在气流中翻滚。他脚下一绊，跌倒在地上。迪娜瓦兹叹了口气，关上门。

“你的声音没有生病的样子，”丁肖基对罗姗说，“刚才的声音又好听，又有力气，是吗？”

“快摸木头。”迪娜瓦兹说着，一只手伸向茶几，另一只手扯着罗姗的手也去摸。丁肖基也跟着摸了摸。

“来吧，罗姗，”他说，“让我们再听听你的声音。”她害羞地笑了笑，抚弄着洋娃娃的衣服。“唱首歌怎么样？学校里肯定教过的，来吧，不，请吧。”他哄着她。

她有点犹豫，不过让迪娜瓦兹吃惊的是，她竟回答说：“我们每天早上集合的时候，都唱《两只小眼睛》。”

“太好了，”他说，“我很喜欢这首歌，唱吧，跟在学校里一样。”

“好的。”她轻声唱了起来：

两只小眼睛
眼望着上帝，



两只小耳朵
听他的言语，
两只小手手
每日要劳作，
两只小脚丫
跟随他足迹。

一边唱，一边还做老师在学校里教她的动作——每唱一句，就指指眼睛，指指耳朵，伸出双手，指指双脚。

丁肖基拍着手，“太好了，太好了，早晨集合的时候还唱什么？”
她站起身，拍起了手，一边唱一边向四处鞠躬：

早上好！早上好！
无论天气好不好，我们都要在一起！
无论是劳动还是做游戏，天天都美丽！

“太棒了！太棒了！”丁肖基说道，一边抓起洋娃娃的手，做拍手的动作。

“好了，唱够了，”迪娜瓦兹说，“再唱你要累的。”她去厨房看看土豆熟了没有，回来时看见他俩把手平摊在茶几上，在做游戏。丁肖基在数手指，数到最后一根时，罗姗喊道：“哗啦啦，砰砰砰。”这是提示他俩要两手举起，接着砰的一声扣下，然后假装坐的地方塌了。

“你都这么大了，还玩这个，罗姗。”迪娜瓦兹说，“我们是在你四五岁的时候玩的。”她觉得自己有点嫉妒。

“她是为我玩的。”丁肖基说道，“我还年轻，还能玩这个。现在，我们来玩垒拳头吧。”他们在茶几上把拳头摞起来，丁肖基的放最下面，然后是罗姗的放在上面，接着是丁肖基的，最上面是罗姗的。他们开始一问一答：“拳头，拳头，扔把椅子你怕不怕？”“不怕，不怕，就不

怕！”他俩依次问答，还用可怕的威胁吓唬对方，让对方撤出拳头，藏在腋下。想象中的椅子、橱柜、床、汽车、卡车都用上了，直到想象中的痛苦让对方怕得投降为止。丁肖基最后的拳头抵挡住了几乎所有的威胁，甚至是小神愤怒的火焰，但当罗姗祭出大神吞噬一切的火焰时，丁肖基认输了，撤回了拳头，痛苦地叫道：“哦，我被火烧了！我被火烧了！我被大神的火烧了！”

连迪娜瓦兹都被他的样子逗笑了。接着，她说罗姗得上床休息了。“再玩一个吧，求求你，妈妈，让我再玩一个吧。”她拿出牌，玩了起来，她打败了丁肖基。后来，她玩得太困，便笑着上床睡觉去了，洋娃娃丢在了沙发上。

她一走，丁肖基的紧张与焦虑又回来了。他又开始叠那张报纸，卷起又展开，报纸的边已经起毛，他黏黏的双手沾上了黑渍。

三

古斯塔德要配药师马上去通报佩斯马特医生，事关紧急。他在药房狭小的空处等着，身旁尽是一些绿颜色的药瓶、难闻的粉末、装着药剂师各种工具的小盒子，上面落满灰尘，天知道有多久没用过了。他存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每次不都是那四五种药，还自己把自己叫做医生，天知道我们干吗总是来找他。

里面的病人出来了。透过磨砂玻璃，能看到医生的身影正在走过来。整天都要对付傻瓜和失控的好斗分子，医生的心情并不好。今天，他花了一早上的精力去劝说邻居们，应该通过请愿、选举、司法手段等民主途径让政府去修缮与改进，即便阴沟堵塞、臭气熏天，我们也不该把自己降格到采用暴力手段的政党的水平，也不该用大规模示威的方式去威胁恐吓。最终，他们同意了他的方式。可他们走后，他却得为一个备用的气瓶，花一个小时跟煤气公司的人争吵。他得跟那些蠢货解释，如果不能点起炉子给设备消毒，诊所就得关门，但是那些



蠢货却无法理解。以这样的效率,这个国家还能去打仗?他想不明白。

听古斯塔德说话的时候,医生的情绪并不高。“我希望你严格遵照了我的医嘱,有没有改过我的处方?有没有用过胃安得、磺胺胍?我知道你喜欢这些东西。”他的牢骚满腹让配药师听了都觉得奇怪,“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人人都想当医生,更糟的是,人人都以为自己就是医生!”

没过一会儿,古斯塔德拿着写着新药名的单子走了。他怎么敢这么说!就因为他和我认识很多年,就这么占便宜?他觉得自己是谁啊?先说是病毒,后说是大肠炎,老是说出些新名字,倒是不费劲,医生总以为别人是傻瓜。

路过美凤苑的时候,他瘸得越发厉害了,佩马斯特医生在他心里搅起的风暴让他颤颤巍巍,差点站不稳了。美凤苑暂时很安静,没什么客人,这里也和其他开门做生意的地方一样,有时人满为患,有时又空无一人。槟榔老头不停地整理着盘子和罐子,无聊地等候下一轮的客人。看到古斯塔德拖着一条瘸腿急匆匆地过来,他忍不住叫道:“喂,先生,您好!您好!”

古斯塔德以为是个在门口闲逛的皮条客在招呼他。这儿的皮条客,头发都梳得油光发亮,留着铅笔一样细的八字胡,脖子上系一条花里胡哨的围巾。他们总是满脸堆笑,只要看到有机可乘,便会谄笑着贴上来,不愿放过一丁点的机会。槟榔老头的腔调跟皮条客的一样,肯定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古斯塔德转过身,看到他在招手,知道自己想错了。

“您好,先生!您不是回来找穆罕默德先生的吧?”

“不是,问题解决了。”对那个混蛋有什么好说的?还有可恶的比利莫利亚。

“今早他还在这里。”槟榔老头说,“看上去很焦急、很苦恼,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什么也没说。您知道出什么事了吗?”古斯塔德摇摇头,想要离开。

“等等，等等，”槟榔老头说道，“我给您弄一包帕安，壮骨的，吃了就不会瘸了。”

“没必要，我挺好。”

“不行啊，先生，”他坚持道，“刚才您还晃得厉害呢，一颠一颠，左右摇晃，就像雨季停在阿波罗港¹的码头上的游艇。”

古斯塔德调整风帆，摆正船舵，展示了几步，“看啊，没事的。”

“嗯，现在是没事，也就是说问题是在脑袋里，这个我也有帕安的。”不等古斯塔德答应，他的手便忙活起来，打开罐子，理好一片叶子，砸开一个坚果。

试试看也没关系吧，古斯塔德想，“好吧，不要太贵的哦。”

“我的帕安都价格合理，除了一种，那是您去那里面才会用得着的。”

“你还在做‘金枪不倒’啊？”

“只要这世界上有男人，就会有‘金枪不倒’。”

他已老多了，古斯塔德想，一双大手已经不再娴熟灵活，手指关节凸起，指甲泛黄，如同老报纸的颜色，“记得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就在这里卖帕安了。”

“哦，是啊，很久了。”

“我能问问你有多大了吗？”

槟榔老头笑了。“如果你一直数到我要死的那年，再减去从现在起剩下的日子，你就知道我现在的年纪了。”他折起葵叶，大口吃了一角，“吃了它，再跟我说有没有用。”

古斯塔德张大嘴巴，把帕安往嘴里塞。他的嘴巴几乎塞不下了。“好吃。”他含糊不清地咕哝道，“多少钱？”

“只要一个卢比。”

还没到车上，古斯塔德就把一半吐了出去，甜酸混合的味道，有

¹ 阿波罗港，孟买著名的港口、旅游胜地。



点刺激,还有点苦,嘴里觉得怪怪的。

走到霍达达德公寓楼的院子外面的时候,他把剩下的也吐了。现在,麻木感传到了脑子里,却没觉得不好受,只是没法再想佩马斯特医生的建议了。他用钥匙开了门,“丁肖基?你怎么在这儿?”

“原谅我添麻烦了,”他小声说,“有很重要的事情。”

迪娜瓦兹看到古斯塔德红色的嘴唇,闻到一股又苦又甜的气息。她有点厌恶,“真难闻,怎么像个流氓?”

“对不起,亲爱的。”他轻声说道,走到浴室,咕咕咕地漱了漱口,用牙膏刷了牙,气味和颜色掉了些,但回到前厅时,麻木感还留在脑子里。

“医生说什么了?”她问,“你怎么会吃帕安的?”

“槟榔老头说帕安对我的腿有好处。”他搓搓脑门,“来杯茶,好吗?”

“你们男人,像孩子一样,尽干傻事。”她记起他刚把茶倒掉的事,“这次你真的想喝茶了?”他没听出她讥讽的语气,温顺地点点头。

“医生怎么说?”

“说了些没用的话,说我们没让休息好,没吃好,尽说我们的不是!想让罗姗住院。谁都知道医院是怎么回事,打错针、给错药,大错小错不断。”

丁肖基赞成地点点头,“想死了才去医院,我常这么讲。”

“一点没错,”古斯塔德说,“够了,那些医生,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把病人送到医院!这世上谁能比我更好地照顾我的罗姗,我倒想知道知道!他都快把我气炸了!”

“几个月前,”丁肖基说,“我的医生想让我进帕尔西总医院。我对他说,总医院不去,陆军医院也不去。我的阿拉梅信了他的话,我能怎样呢?只好乖乖地去了。”

“要是在家休息,结果要好上一百倍。”

迪娜瓦兹摆好三个杯子,丁肖基等待着,不停地卷报纸,报纸的边已经被撕烂成细条了。

茶刚倒好,滚热的,古斯塔德便吞了一口。“慢点,慢点,”迪娜瓦兹提醒他,“会让你上火的。”她转向丁肖基,“不听我的,我说喝这么烫的茶不好,这么黑的颜色,上火是一回事,还会引起胃癌的。”听到这个,丁肖基抖了一下,他小口喝着,茶杯在双唇间颤抖。

“我表妹的父亲有同样的习惯,”她接着说,“刚倒上的茶,拿起就喝,刚从炉子上下来。到他五十岁,整个消化道直到胃,全没了,得从肩膀上通一根管子喂东西吃。还算好,可怜的人没遭多久的罪。”

古斯塔德要了第二杯。她说,“丁肖基一直在等你,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说。”

“说吧,丁肖基,我听着呢。”

丁肖基颤抖的手翻开了报纸,他折过报纸,递给古斯塔德,还有那个鼓鼓的信封。古斯塔德认出来了,火冒三丈,“你疯了吗?怎么没存?”

“请看看。”他央求他,眼泪快流出来了,“你会明白的。”消息很短,标题是“调查分析局的腐败大案”,古斯塔德“哼”了一声。

根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印度中央调查局与市警察局昨日联合行动,逮捕了调查分析局的一名官员吉米·比利莫利亚,罪名是贪污与渎职。

他不敢相信,看了看丁肖基,好像帕安又起效了,正用冰冷的手指麻痹他的大脑。

“请接着读。”他又求他,可古斯塔德已经低下了眼睛。

警察局的报告称,疑犯供述的犯罪事实如下:几个月前在新德里,比利莫利亚先生假冒总理的声音,打电话至印度国家银行,自称为英迪拉·甘地。疑犯要求银行总出纳提取六百万卢比,支付给一个自称是孟加拉先生的男子。第二天,比利莫利亚先生



又自称是孟加拉先生,会见了总出纳,并拿走了六百万卢比。

警察局的报告接着说,比利莫利亚先生已经承认,他策划这起贪污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资助在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自由战士,“自由战士是英勇顽强的斗士”,这位调查分析局官员在供述中写道,“我已经厌倦看到官僚体制总在扯他们的后腿。”他供称全部计划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他一心想帮助自由战士是造成他犯罪的主要原因。

评说:上述被控的犯罪事实的确非常特别,让记者更感惊讶的是这起颇具想象力的犯罪所发生的环境。比如说,即使比利莫利亚先生有声音模仿的天赋,我们的银行是不是只要总理一打电话,便送出巨额现金?政府或国大党的哪一级高官才有资格打这样的电话?难道总出纳会对甘地夫人的声音如此熟悉,进而对指示的内容没有丁点儿的怀疑?如果是的话,是否意味着甘地夫人经常会打这样的电话?这些问题需要回答,而且除非这些问题得到清晰完整的回答,公众对领导人物早已受损的信心是很难恢复的。

古斯塔德读完后,迪娜瓦兹给他递过来第二杯茶,茶杯从他的手指间滑落,摔碎在地上,热水溅到了他的右脚和脚踝上。

“怎么啦?没事吧?”她担心帕安的影响还没过去,警觉地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当然没事,”他有点恼火,“是你把茶杯摔了。”他也没想去捡起茶杯的碎片或是擦擦脚,“吉米被捕了。”

“什么?”她拿过报纸,坐在丁肖基身旁,丁肖基已经平静多了。古斯塔德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相信我,老丁,我也不知情,知道是这么回事的话,我绝不会这么做的,也绝不会让你……”

“干吗要这么说,”丁肖基轻声地说,“我心里从来没怀疑过你。”

“他撒谎,比利莫利亚少校从头开始就在撒谎,一切都是谎言!对我撒谎!”

“是的,但我现在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丁肖基说。

“我们冒了这么大风险,却是为了他偷来的百万卢比,为了一个骗子,我们还都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是的,是的,古斯塔德,”丁肖基平静地说,“但我们无法改变现状,已经是既成事实。现在我们得想想,该怎么处理那些钱。”

“丁肖基说得对。”听到他如此理智的话,迪娜瓦兹很惊讶。

“我想把钱都烧了,就像养狗的蠢货烧报纸一样。”古斯塔德气愤地说。

“第一,我想我们不能再存了。”丁肖基依然在理性的轨道上坚持。

“那已经存入银行的钱怎么办?”

“就先那么放着,或许吴拉姆·穆罕默德先生会联系你,或者你可以联系他。”

“但他可能也进监狱了,”迪娜瓦兹说,“不知道他卷进去多深。或许我们该拿着所有的东西去找警察。”

古斯塔德想起来了,“吴拉姆·穆罕默德没进监狱,我明天去找他。槟榔老头告诉我,他今天还看到他了,很焦急、很苦恼的样子。难怪。他肯定也卷进去了。我们找警察太冒险了,你不知道他有多危险。”

“他很危险?”丁肖基问。

“当然了。”古斯塔德猛地想起来,丁肖基不知道死猫和死老鼠的事情,“是我猜的。”

“我还是没法相信,”迪娜瓦兹说,“我们的吉米竟然能做出这样诈骗的事情来。”

“人会变的,”古斯塔德说,“他供述说钱是给孟加拉自由战士的,那他为什么把一百万卢比寄给我?要是这还不算诈骗的话,我把我的



右手砍下来给你。从德里到霍尔旧货市场再到霍达达德公寓楼,什么样的游击战需要用这样的资助渠道?”

“没错,”丁肖基说,“但我们也不知道整个情况,我觉得记者的问题问得很好,每个人都在说英迪拉和她的儿子,那个开汽车厂的家伙,跟各种各样非法的交易有关,他们有瑞士银行的户头,还有很多其他事情。”

“是的,”迪娜瓦兹答道,“关于夏斯特里的死,也一直是有说法的。”

“我记得的,”丁肖基说,“那时我做了胆囊手术,差不多六年前,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躺在病床上。”

“是的,”迪娜瓦兹说,“在此之前,她父亲还在世的时候,还有那个可怜的费罗兹·甘地,尼赫鲁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

“真是悲剧,”丁肖基说,“直到今天,人们还说费罗兹的心脏病发作其实不是真的。”

古斯塔德有点火了,“这些流言飞语与少校有什么关系?是他骗了我!就算政客都是骗子和流氓,这也改变不了吉米干的事!”

丁肖基觉得自己差不多该走了,便和他们握了手,“很抱歉,带来了这么些坏消息。”他朝门口缓慢地走去。

“恰恰相反,谢谢你能来,要不是你的报纸,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古斯塔德说。丁肖基走后,他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担心把洋娃娃的面纱弄脏了。“今晚我的乖小姐怎么没带洋娃娃上床睡觉?”他走到窗前,站在那里,“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究竟倒了什么霉,这灾祸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特穆尔看到了他在灯光前的身影,“古……古斯斯塔……塔德,求……求……求求你,他们不让我碰一次都不让我碰,求……求……求求你,就一……一次。”

古斯塔德举起手,无力地挥了一下。他拉上窗帘,今晚没心情,也不想浪费时间。屋外传来哽咽的声音,后来又一声抽泣,接着传来了脚步声,一声轻,一声重,拖在地上,交替行进,直到消失。

第十四章

DISHISIZHANG

一

靠近路口的地方，古斯塔德看到电影院的招牌灯正在渐暗的天空下闪耀，依次闪过的灯光环绕着影片男女主人公巨大的画报剪影，守护着这城市夜晚的嘈杂。在他们身后，蛰伏着一个留胡子的恶棍，扭曲着邪恶的双唇，令人厌恶。

在街角的牛奶棚外边，三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正围着金属架子转悠，查看着喝过的奶瓶。男孩身穿破背心，小女孩穿一条拖到脚踝的破裙子。照看奶棚的人大声吼叫，想把他们赶走。他骂道，这么睁大眼睛盯着奶瓶看，好像没见过牛奶一样，真讨厌，影响生意。

孩子们趁他忙自己的活时，偷偷溜了回来。看奶棚的人听到瓶子的碰撞声，悄悄打开后门，就在古斯塔德拐过街角的时候跳了出来。

三个男孩逃掉了，可小女孩却被他拽住袖子，捉住了。“无赖！”他边说边抽打小女孩的脑袋，“好好跟你说，你不听！”又抽了一下，小女孩扭曲的身体在挣扎，几个男孩无可奈何地看着。男人举起手，要抽第三下，却没能落下来。

古斯塔德从后面抓住他的领子，惊得他松了手。男孩子拍起手



来,小女孩趁机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古斯塔德拎着那男的转过来,“你害不害臊,牛高马大地欺负一个小女孩?”

“他们整天找麻烦,”他抱怨道,“骚扰顾客,人家瓶子还没放下,他们就来抢。”古斯塔德松开手,小女孩在远处感激地看着,用一只袖子抹了抹鼻涕。她真瘦,比罗姗还瘦。“有乞丐在,谁愿意停下来?”那人还在说,“要是卖不完我那份,这摊子就得关掉。那我怎么办?”

“给我一瓶。”古斯塔德打断了他的话,掏出钱包。

“要哪一种? 巧克力,芒果,披萨,还是原味的?”

古斯塔德对小女孩招招手,“过来,孩子,你喜欢哪一种?”她害羞地摇摇头和肩膀,他坚持让她选。

“原味的。”她胆怯地回答。看奶棚的不情愿地拿了一瓶,插了一根麦秆递给她。小女孩吸了几口,举起瓶子朝那几个男孩喊道。

“等等,等等,这是干什么?”古斯塔德说,“牛奶是给你的。”

“他们是我哥哥,也喜欢喝奶。”她怯生生地说,低着头用脚趾头在尘土上画着。

“哦,”古斯塔德想了想,“他们喜欢什么味的?”

“巧克力!”

“巧克力!”

“巧克力!”回答接二连三,跟着又齐声说道,“其他的也行。”

“三瓶巧克力奶。”他对看奶棚的人说,守着孩子们喝完,他不太信任这个看奶棚的。等到麦秆吸得空瓶咕咕作响的时候他才离开。四个孩子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谢意,他们跟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蹦蹦跳跳,你推我搡,时不时地还唱几句电影插曲。最终,他们消失在了去看电影的人流中。

过了电影院的街口,人流少了许多。轮胎店正在收拾摆在人行道上的轮胎。修车的(国产、进口统统能修)正把路边摊着的工具和零配件收拢起来,锁进汽车。美凤苑附近,有些经常在此转悠的人,正盯着那些色彩斑斓、衣着暴露的女人。真正的顾客出来进去,从不犹豫。

“您好,先生!”槟榔老头问道,“腿今天感觉不错吧?”

“是啊,很好,很好,”他答道,又打算卖帕安给我了,“吴拉姆·穆罕默德先生今天来了吗?”

“他已经在里面了。”

“我能进去吗?她们会不会介意?”

“那些女人?嘿,她们喜欢男人进去,吴拉姆在顶层,正对楼梯的那间。”

不知是哪儿的收音机或唱机正在播放一部老电影的插曲:“我已爱你一百年,还要爱你到永远……”打开你的心扉,打开心扉看看,唱歌的人劝道。古斯塔德犹豫地走了进去。他穿过门廊,走进廉价香水、玫瑰油和体味混合在一起的令人作呕的气味中。女人们挺着胸,等着客人。有一个把手放到裙子边,撩起裙子,露出了大腿,古斯塔德很快扫了一眼,毛腿。他登上楼梯,第二层是同样一幕,走廊两边满是乳沟与肚脐,有个穿短裤(背面印的是“撩人牌”)的女人,侧过身,展示挤成半月形的胸部。古斯塔德只瞥不盯,希望自己的脸上毫无表情,不感兴趣。这个得好好剃剃体毛,那个像拉长了的一对芒果,这个像一对轮胎,一定是急不可耐了……这地方从外面看要比从里面看好多了。可有人说,在戈拉巴¹有漂亮的高级妓女,能从近东游客那里赚很多的钱,那些人,男女通吃,怎么来都行……

他能瞥见的房间个个都污秽不堪。有一张床,一张单薄不平的床垫,没铺床单,一台吊扇,一把椅子,一张桌子,角落里还有一只脸盆和一面小镜子。哪有什么芳香的丝绸床单、带空调的房间、饮料和开胃的点心?哪有传闻中的奢侈招待?哪有什么技巧娴熟的舞娘,能把男人的魂勾跑?看看这里女人搔首弄姿的样子,哪个男人会被诱惑得神魂颠倒?那种可能性,简直就像被克劳福德市场里卖牛肉的屠夫做了心脏手术,难道你还想康复?他爬到第三层,也是最后一层,还是一

¹ 戈拉巴,印度孟买的商业闹市和旅游区。



样。凡事总是远看中看,真正到了跟前,就只有失望了。

插曲放完了,接着又响了起来,“我已爱你一百年,还要爱你到永远……”肯定是谁最喜欢的唱片。他敲了敲楼梯对面房间的门,门开了一条缝,探出一张满是胡须的脸,他不认识。接着,那人打开门,说:“诺布尔先生,请进。”声音倒熟悉,自打几个月前在霍尔旧货市场见过面之后,吴拉姆没了绷带,留起了胡子。

古斯塔德谨慎地走了进去。这房间跟他刚才看到的一样,连脸盆都一样,但放床的地方却是一张桌子,带相框的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的相片挂在桌子后面的墙上。

“请坐,我正等你呢,谢谢你这么快就来了。”古斯塔德想,这家伙跟平常一样礼貌热情,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你看报纸了?”

“昨天看的。”古斯塔德说。

“你肯定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吴拉姆的身体在椅子上左右摇着,突然停了下来,“是真的,我们亲爱的朋友进监狱了,但其他部分都在扯谎,无耻的谎言,你知道,报纸上是没有真话的。”

生姜大蒜辣椒面,古斯塔德想起他对索拉博说过的报纸宣传是如何添油加醋造假的。“我知道怎么看报。”他说,“不过你得跟我说实话,为什么吉米拿一百万卢比给我,让我存。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古斯塔德觉得自己怒火中烧,可他知道,眼前这个人要小心对付。“还得跟我说说扔进我家花丛里的那只猫、那只大老鼠是怎么回事,怎么没了脑袋。”

他死盯着吴拉姆,但他脸上毫无表情。“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诺布尔先生。在调查分析局,我们可没时间玩鼠弄猫,但我可以告诉你,吉米有敌人,整个故事是身处高位的人为掩盖他们的丑事捏造出来的。”他往前靠了靠,“我很高兴你问到了钱的事。很抱歉,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时机成熟的时候,吉米会亲自告诉你的,你得信任他。”

“我想我已经太信任他了。”

“现在,诺布尔先生,在你朋友最需要你的时候,生气于事无补。”

“你什么意思？”

“他的生命有危险，”吴拉姆说，“他是……”

尖叫与喊声盖过了唱片的声音。吴拉姆从椅子上跳起来，看了看他窗下的后街，又打开门听了听。有女人在骂人，嘲笑和奚落声不绝于耳，听起来像是在骂一个男的，笑他不像个男子汉。两人走到楼梯的平台上。玫瑰油气息浓烈的妓院里，现在满是女人淫秽的叫骂声。

就在这喧嚣中，传来一阵快语速的结巴：“请……请再……再来一次，只来一次，快……快摸……摸就一次……一次，请把钱……钱……钱收下，让我摸摸……摸……就一次……次。”古斯塔德不会弄错那是谁的声音。

“怎么可能？”古斯塔德说。

“什么？”

“那声音！是特穆尔，跟我住一起，是个瘸子，脑子有点问题。”

“你敢肯定？”

古斯塔德觉得，吴拉姆看上去松了一口气，“绝对是他，可他来这儿干啥？”

“我看跟其他男人一样呗。”

“不可能，他像个孩子，听起来像是有麻烦。”

吵闹声在第一层，还没完。外号“液压机”的妓女海玛，嘴唇血红，眼窝像煤一样黑，是汽修工们的最爱，现在正狠命地拽着特穆尔的耳朵，周围的女人轮流敲打他的脑袋，掐他，揪他的头发。她们倒是很享受这项运动，躲着他，让他的手够不着，而他则继续不停地用手去抓她们的乳房，把手伸到她们的裙子下面。“请……请让我摸……摸，请……请让……让我……我摸……摸就一……一下，收下我……我的钱。”他手里捧着一只叮当作响的烟草罐，却没人接。

“特穆尔！”古斯塔德喊道，“住手！”

特穆尔停下他饥渴的手，往四周张望，想寻找他敬爱的古斯塔德，他终于看见了楼梯中间的古斯塔德，“古……古……古斯塔德古……



古斯塔德！”他摇晃着手里的烟草罐，那个红嘴女勇士还牢牢地揪着他的耳朵。一记准确无误的拳头把烟草罐砸落在地，硬币散了一地，大多是二十五派士的。女人们静了下来。

“叫什么喊什么，怎么像个疯人院？”吴拉姆说，“这是个有品位的地方，不是什么三流的婊子窝。”

女人们齐声抗议：“不是我们的错，是这家伙……”

“他总是想摸……”

“法律又没说，只要有人给钱，我们就得撩裙子！”

“有人说疯子的家伙很大，像马的一样！我们不想受伤！”

液压机海玛还揪着特穆尔的耳朵，听她的姐妹们不停地申诉。“够了！”吴拉姆说道，“我听够了！放开他的耳朵！”

“嘿，放开后他又要开始乱摸了，没得救。”她说道，声音像砂纸的摩擦声。

“不，他不会了。”吴拉姆看了看古斯塔德。特穆尔被放开的时候，女人们退到了一旁。他站着没动，很后悔。

“怎么回事，特穆尔？”古斯塔德责备道，“你到这儿干什么？”

“古……古……古斯塔德非……非常抱……抱歉古……古斯塔德。”他弯下身去捡空烟罐，“这……这么多钱……钱都没……没……没了，钱可……可……可以很快……快摸……摸……摸一下，太好……好……好了没……没……没……没了。”他难过地往钱罐里面看。

“特穆尔，这些钱哪来的？”

“老……老……老鼠死老……老鼠市政府老鼠。”

当然是卖死老鼠的钱了。“他没事了，”古斯塔德告诉吴拉姆，“我会带他回家的。”特穆尔开始捡硬币。

“好了，各回各屋吧，”吴拉姆命令道，“戏结束了。”女人们散了，只有一两个人留下来帮特穆尔捡硬币。特穆尔把手伸进古斯塔德的手里，两人走出妓院，来到槟榔老头那里。他已经知道了这场混乱的

缘由。他答应在古斯塔德的事情忙完前,照看特穆尔。

*

“我刚才跟你说过,吉米有生命危险。”

“开始时你说他在监狱,现在又说他有生命危险。”他把我当成什么了,古斯塔德心想。

“我知道你不高兴,诺布尔先生。”吴拉姆耐心地说,“但请理解,最高层的人卷进来了,他们想对吉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在这个国家,法律对那些顶层的人不起作用。你是知道的。”

“那我能干什么?”

“首先,那些钱得还回去。”

“当然啦,可我已经存一半了,剩下的五十扎,你随时要都可以。”

“要所有的钱,诺布尔先生,要是存了,就取出来。”声音变得凶狠起来。

“你知道存取这么大数额的钱有多不容易,有多危险,在犯法啊。”

“犯法总比骨头被打断了强,诺布尔先生。”他在说谁的骨头?这狗娘养的声音,冷漠无情,“你知道吉米的处境有多危险吗?他们正用他们常用的手段,逼他说出钱在哪里,他没有招供的唯一原因是不想连累朋友。”

谁会相信这些话?怎么能相信他,相信吉米?“现在,吉米跟他们有个交易,”吴拉姆接着说,“要是钱能在三十天内送回去,他们就不再追问了。”

我看,这混蛋有可能拿了钱就消失掉。但要是吉米真在受折磨呢?“三十天不可能,我一天只能取一扎。”

“取两扎,诺布尔先生。”他的脸上突然滑过一丝微笑,“不然我会来抢你们银行的。”微笑消失得同样突然,声音也毒辣起来,“为了能帮吉米,我在所不惜。你有三十天来归还所有的钱。”



古斯塔德还想争辩,但那人已铁了心,“要是钱不能及时回来,事情对我们大家就都很不利了,诺布尔先生。”可恶的混蛋,我一只手也能打扁他,他知道我不敢。

他们定下了交钱的日期。“不过,要是你能早点搞好,”吴拉姆说,“请来这里,我每天晚上都在这里。”他把他领到门口,“你刚才说有人往你家花丛里扔死猫死老鼠?”

“是的。”一只手、一拳就够了。

“希望你能逮到他,无论是谁。”

下楼的时候,所有的门都关上了,真是生意兴隆。唱机放起了另一首歌,唱的是不朽的爱情:“爱你一万年,爱到地老天荒……”旋律甜腻、多情,有一丝怀旧。我却没有别的路,只能取钱,还得把可怜的丁肖基牵扯进来。

在门外,槟榔老头告诉他特穆尔已经走了,“别担心,他没事了,可怜的家伙,想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说得太快了。我给了他一包帕安,让他少点冲动。”

二

没亲眼看到酸橙和辣椒,库蒂夏小姐没法解释罗姗为何会病情反复。于是,迪娜瓦兹只好又回去取那些可以抵挡凶眼的东西。

“没错,”库蒂夏小姐说,“没错,跟我想的一样,看看吧,你知道平常来说,一只黄色的酸橙会怎样吗?”

“会变成棕色,变软,味道变酸臭。”

“再看看这个,”她胜利般地说道,“跟石头一样硬,跟魔鬼一样黑!根本没有酸臭味。”

迪娜瓦兹感到一阵凉风吹过。库蒂夏小姐又指给她看,辣椒没变红,却变成了绿色,像撒旦的绿宝石一样。酸橙和辣椒在她的手里传来传去,像念珠一般,“这表明这凶眼到底有多凶,都让可怜的孩子承

担了。”她闻了闻辣椒，“还好，不难除去，这七个辣椒就够了。”

“可为啥罗姗开始好转，现在又反复了？”

“你急什么，我马上会说到的。听着，你孩子体内有两个东西在作怪，凶眼倒不是故意的，还有一个东西更凶，是有意加害的。凶眼被打败后，孩子恢复了，可那个更邪恶的东西却起来了，孩子又病了。”她捡起酸橙，“这个，”她说道，“这块黑石头显示了它的能量。”

迪娜瓦兹的手紧攥着，“药不起作用了吗？”

“有点作用，可以防止病情加重，但治不了病。我们得找出是谁在指使这个更邪恶的东西。”

“哦，天啊，那不可能！”

“用明矾可以。”库蒂夏小姐的双唇间掠过一丝自信、少见的微笑。“等等。”她走进厨房，拿出两块鸽子蛋大小的东西，“拿上。我跟你说怎么做，罗姗也得在，不然没用的。”她详细讲述了过程，把辣椒和酸橙还给了她，“从现在开始，要更小心一点，也要这么跟孩子讲。满月的夜晚，让孩子特别小心。小灯节¹快到的时候，日落后不要让他们出门，跟他们说，马路上奇怪的东西不能踩，也不要跨过去。让他们小心，不要踩看上去像是一小束花，或打破的鸡蛋，或砸破的椰子什么的。这些都是巫术用来害人的东西，要相信我。”

迪娜瓦兹点点头，努力记住这些指导，“那索拉博呢？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耐心些。”

“我再没别的办法啦？”

她这么问个不停，惹得库蒂夏小姐有点恼火，过了一会儿，她让了一步，说道：“再弄点特穆尔的指甲。这次加上他的一缕头发。在出现新月后的第二天，他的命门会开得最大。”她摇晃着瘦骨嶙峋的食指，再次告诫她：“但你一定要有耐心。”

¹ 小灯节，印度著名节日灯节的第二天，有人常在这一天实施巫术。



迪娜瓦兹大着胆子小心地问道：“您曾说过，要是这些都不起作用，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法子……”

库蒂夏小姐厉声打断了她，“我跟你说过，别去想这个。把这想法赶出你的脑子，马上！”

“好，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您最在行，所以我才来请教您。”她恭恭敬敬地道了谢，离开了。

三

丁肖基给古斯塔德的建议是，一切照吴拉姆·穆罕默德说的做，“别得罪他，悄悄地做吧，然后才可能摆脱那混蛋。”

“但我们得每天提出来两扎钱。只有这样，才能在三十天内提完。”

“别担心，交给我吧。”丁肖基悄悄地开始取钱，很自信。每天晚上，他把两扎钞票交给古斯塔德，古斯塔德把钱带回家，塞回到炉子下面那个可恶的黑色塑料袋里。

对新德里的这个惊天大案，银行里议论纷纷。一个拜火教教徒因为犯罪而上报纸的事并不多见。上一次出这么大的事是十年前，有个海军军官开枪打死了他妻子的情人。在餐厅，针对比利莫利亚少校可疑的自白，还有调查揭露出来的大量惊人事实，人们争论不休。大部分人都都不相信他能模仿总理的声音，他们说这事肯定有鬼。

丁肖基和古斯塔德也参加争论，像平常一样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古斯塔德觉得丁肖基干得很巧妙，赞叹他冷静、勇敢、有头脑。他再也不是小丑或傻子，而成了一位坚定可靠的朋友。我曾经错怪他了，我怎样才能回报他的帮助呢？

不久，三十天的最后期限就到了一半。古斯塔德早上祈祷的时候，看到玫瑰、长春花和薄荷丛都倒了，每根茎和枝条都被砍断，切成了小碎片。

他想,没必要去找那个廓尔喀门卫了。干吗要大惊小怪?但吉米很喜欢长春花,有时候他早上会来浇这些花。

他站了一两分钟,然后提起垃圾桶,默默地把冷血的吴拉姆·穆罕默德给他的提示扫进了垃圾桶。

*

丁肖基加快了取钱的速度,一天三扎。古斯塔德真希望他没提吴拉姆恐吓的事,但现在最不该欠他的,是他的绝对诚实。“老丁,是不是太危险了?三万很容易被总账那边注意到,别太着急了。”丁肖基说,没什么好担心的,他知道怎么处理,离最后期限还有五天的时候,账户上的钱全取光了。

那天晚上,古斯塔德激动地握住他的手,“太谢谢你了,老丁,谢谢。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你为我做得太多了。”

“别见外,伙计,”他笑笑说,“没什么。”

可就在第二天,丁肖基刚把所有账面上的痕迹抹平之后,古斯塔德就知道了真相。就在吃午餐前,丁肖基晕倒了,被急忙送到帕尔西总医院。梅顿先生派人给丁肖基的妻子送了信,也允许古斯塔德搭救护车一道去。

救护车拉着警笛,呼啸着驶过街道,丁肖基苏醒了过来。“别担心,老丁,会好的。”古斯塔德说,“已通知你妻子了,她马上会赶到医院的。”

“我家的那只老鹰,”丁肖基虚弱地笑道,“老天保佑她,她会飞过来的。”救护车在车流里穿进穿出,不时的紧急刹车让古斯塔德心里着急,暗暗诅咒。他盯着丁肖基的脸,看到他平躺的时候,喉部的垂肉塌了下去,变成了一圈圈的皮。

丁肖基又睁开眼睛,“现在你知道了,古斯塔德,我为啥要这么急。我感到自己没多少时间了,所以就每天取三扎,想早点取完,不然



就来不及了。”古斯塔德双手捧着他的手，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丁肖基的手很凉，很滑。

救护车到医院的时候，丁肖基的妻子还没到。“车太堵了。”古斯塔德安慰道，“阿拉梅肯定是堵车了。”他守在他身边，在男病区找了一张病床，办了住院手续。丁肖基曾经在这儿住了六个月。

丁肖基让他赶紧回银行，“不然梅顿先生要走来走去，问诺布尔先生干吗去了那么久。”

“别管梅顿了，我在这儿陪你，等医生来。”

“不用的，伙计，这地方对我来说，就像度假村。”他的眼睛眨了眨，跟劳丽抱怨前那副模样一样，“我能想到的舒适和方便，这儿都有。”他轻声唱了起来，声音却跑了调：

哦，给我一个家，
那儿有护士乱摸的手，
她们的奶子肥又大；
医生把病人当狗屎，
没有激励人心话。¹

古斯塔德笑了，“嘘！要是让她们听到，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她们才不知道该如何尊重桂冠诗人呢。你知道她们喜欢怎么对付病人吗？”

“怎么对付？”

“你跟她们要尿盆，她们让你等啊等啊，直到你再也憋不住为止。”

丁肖基大笑起来，捂着肚子疼的地方，“伙计，让她们跟我试试吧。我就噗噗噗拉他一床，拉在床中央，把整个医院搞臭，只会让她们

¹ 此处戏仿的是美国民歌《牧场是我家》。原来的歌词是：“哦，给我一个家，/那儿牛群信步走，/山鹿羚羊戏玩耍；/没有遮天蔽日云，/只有激励人心话。”

更忙更乱。”他们又笑起来。后来，古斯塔德握了握他的手，离开了。在住院登记处，他让办事员记下了库蒂夏小姐的电话号码，就写在阿拉梅的号码后面，为防万一。

他没有马上返回银行。医院外边的空地上，太阳正照耀着草坪。他在花坛间的小路上找了一条长凳，有只蝴蝶在花丛中穿行。在它飞走之前，他看见蝴蝶身上有鲜艳的橙色和黑色图案。索拉博的收藏中也有这么一只，叫君王蝶，他是这么说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在一场雨之后，在空中花园，万花盛开。索拉博从那天晚上起就很兴奋，忙着计划。在花园里，他拿着网球拍做成的网，有点胆怯。可那天他就捉了五只蝴蝶，先是君王蝶。他用镊子把它从熏死它的小罐子里取出来的时候，蝴蝶触角断了，胸部扭曲了。看到扭曲的蝴蝶，索拉博的脸上飘过一丝阴云，于是古斯塔德就知道，儿子的这个兴趣不会持续很久的。

他在想，这一切索拉博还能记得多少。我看不会有多少的。但有一天，他会把点点滴滴全记起来的，就像我记得我的父亲。记忆，总是在彻底地失去之后才开始。

顺着一阵微风，蝴蝶又飞了回来。他看着蝴蝶，直到它变成一个小点，从视野中消失。

四

明矾在火炭上化了，融成了一大块。这东西粘在火炭上，冒着泡，发出滋滋的、咯咯的响声。罗姗饶有兴致地看到火炭失去红色，上面不再冒泡。

“现在上床去，”迪娜瓦兹说，“这次祈祷过后，你会好的。”她好奇又畏惧地看着明矾变成了光滑的白色。她想，这邪恶的东西，粘在火炭上，不怀好意。这东西又轻又脆，很容易从焦炭上面取下来。真像一块刚出炉的饼干，迪娜瓦兹心想。她把明矾块藏在纸袋里，这是线索，



顺着它,会找出伤害她孩子的元凶。

库蒂夏小姐对结果很满意。“很好,非常好。”她说,“形状多好、多完整啊,通常都会碎掉,很难看出来什么,但你做得真漂亮。”她把烧得奇形怪状的明矾块放在电话桌上,仔细看了起来。“来,你也看看,”她说,“看着它,但不要真拿眼睛看,用你做梦时候的眼睛看。这样就能看出点名堂。”

迪娜瓦兹没太明白,但也照做了,“让我想到罗姗刚生病那会儿,送她回家的修女。”

“什么?”库蒂夏小姐有点不敢相信。

“瞧,这有点像是修女穿的白色长袍。”

“她们会伤害罗姗?她们都是虔诚的好人。”她解释道,“听着,如果你光拿眼睛去看,你只能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但我们是在找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力量。”她俩又默默地把明矾块翻来覆去地仔细研究起来。

“等等,等等,”库蒂夏小姐说,“没错,绝对没错。你站这儿来看。”她边说边把迪娜瓦兹拉到一边,“看到什么了?”

“帽子?不是,是房子?一间没窗户的房子?”

库蒂夏小姐显然对迪娜瓦兹的想象力不满,没有搭理她,而是用她自己专家级的目光引导着迪娜瓦兹,“看,这是什么?一条尾巴,还有这个,这个,这个,那个?四条腿呀,还有那边?”

“两只翘起的耳朵!”迪娜瓦兹终于看清了,她兴奋地叫起来,终于让她的导师松了口气,“还有那个,是个鼻子!”

“没错!”库蒂夏小姐说,“这些加起来是个什么?”

“一头四条腿的动物?”

“那还用说,我看就是一条狗。”

“一条狗?发挥黑暗和邪恶的力量?”

“你不记得我以前说过什么了?”库蒂夏小姐有点不耐烦,“我说明矾块的形状会给我们线索,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找到了罪魁祸首。”

我们该找的也许是养狗的人。”

迪娜瓦兹双手捂住了脸，“哦，我的天！”

“怎么了？”

“拉巴迪先生！他有一条白色的波美犬！是他——”

“冷静一下，第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的，是的，从那条大狗老虎的事情开始，他总是和古斯塔德吵，老虎总是在古斯塔德的花丛里拉屎，现在那条小狗也总冲着他叫，还有报纸的事情，他总觉得我的达柳斯在追求他的女儿。拉巴迪很恨我们的。”

库蒂夏小姐拿起那块重要的明矾，“你现在知道该做什么了吧。”

五

靠近院墙边有一股香气。“从哪儿来的？”古斯塔德问道。艺术家在修补他的作品。有些人的习惯不好，他们行礼的时候总喜欢摸墙上的画。这在过去他并不在意，多年来边游荡边绘画的生涯让艺术家悟出了一个道理：自己画的东西肯定是难以经久的，这是他作品的命运。说不定哪一天颠沛流离的街头生活就让他没法拥有自己的粉笔佳作，迫使他重画或者走人，但他都能欣然为之。他的画，即便不被身着短裤、双膝粗大的警察用穿着黑色凉鞋的脚踩来踩去，最终也得被风和雨搅和成一团稀泥的。这对他来说，没啥两样。

可最近有点不同了，他变得很护着自己的画。“喂，先生，好多天没见您了。”他边说边放下笔，“画了很多新的。”

“真不错，”古斯塔德又嗅了嗅，“真好闻。”

“是从财富女神那里过来的。”艺术家说。古斯塔德走到财富女神前。有人在画前路上的缝隙里插了一炷香，已经快烧完了，剩下的一截仍闪烁着明亮的橘色。灰白色的缕缕轻烟缓缓升起，飘过财富女神



的脸孔,消失在夜晚的空气中。古斯塔德享受着扑鼻的清香。香烧完了,一炷香灰直立了一小会儿,最终掉落在周围。

“这墙是越来越受人欢迎了,”古斯塔德说,“收入怎么样,多吗?”

“多,”艺术家答道,“这地方真不错。”他指指自己的新衣服,“涤纶裤——最新款的,大喇叭口,七个皮带扣,还有衬衣,即晾即干。”他翻过领子,展示里面的商标,可他还光着脚,“我去了好几家鞋店,试了很多不同样子的鞋子,皮鞋、凉鞋、便鞋,但都夹得脚疼。还是光脚最舒服。”他把古斯塔德领到自己新近完成的作品跟前:佛陀盘腿坐在菩提树下;耶稣与门徒最后的晚餐;护法神韦陀菩萨;美丽的海上清真寺——哈吉阿里清真寺;圣马利亚山教堂;狮穴中的但以理¹;圣人巴巴²;蛇形女神;与鸟儿讲话的圣方济³;拿着笛子的奎师那和捧着鲜花的茹阿达;⁴耶稣升天;最后是拜火教的圣人库卡达伽祭师和马哈吉拉纳祭师。

艺术家不像原来那样沉默寡言了,他吐露说自己在攒钱,想买点新的画具。“从现在开始不再用粉笔了,只用油画颜料和珐琅,画就可以永久保存,不会损坏。”接着,他简要地向古斯塔德介绍了哈吉阿里的的事迹,他在去麦加朝圣的途中殉道,但盛着他的遗骸的篮子奇迹般地飘过阿拉伯海,回到孟买,飘到离岸不远的一块岩石旁。信徒们在岩石旁修建了他的陵墓和清真寺,还有一条通往岸上的道路,在潮落的时候可以步行通过。

然后是圣马利亚山,另一处奇迹之地。一群困于风暴中的渔民,几乎必死无疑的时候,圣母马利亚显形,安慰他们一切都会过去,她会照顾他们。作为回报,他们须在山顶上修建一座教堂,还要安置一

1 《圣经·旧约》中记载,但以理被人陷害投入狮穴,但凭着笃信与正直而逃生。

2 圣人巴巴(1838—1938),印度的圣人和宗教先知。

3 圣方济(1182—1226),天主教圣徒。

4 奎师那,印度传说中毗湿奴神的第八个化身;茹阿达是他的伴侣。

座被海浪冲到山脚下的圣母塑像。渔民最终安然返回。第二天，海上风平浪静之后，果然，一座圣母怀抱小耶稣的塑像出现在了海滩上。

艺术家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古斯塔德倾听着，很感兴趣。这么渊博的知识，他心想。墙不仅变得干净整洁，还因为这些画有了一丝神性。

天色渐渐暗下来，没法再看清画了。古斯塔德回到院子里。巡官班吉的路虎巡逻车开进了院子，“喂，老哥！你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随地小便的那些该死的家伙都不见了，没有小便臊味，也没臭味，真是个奇迹，老哥。”

“有那么多圣人和先知，要个奇迹还不容易？”

“太好了，老哥，太好了！”巡官班吉说，“这墙被你弄得无人再敢撒尿了。可你知道，我搞不懂有些狗娘养的邻居是怎么想的。说来你也不相信，有些人，我不提名字，居然在抱怨说异教的神怎么在拜火教教徒家的墙上。我跟你说，他们真是脑子里进水了。”

“我想我能猜出来他们是谁。”

“哦，别往心里去，老哥，不值一提。臭气没了，蚊子没了，麻烦没了，那些他妈的混蛋只好找其他事来抱怨。”

“不管怎么讲，”古斯塔德说，“艺术家画了拜火教的创始人，还画了马哈吉拉纳祭师和库卡达伽祭师。”

“当然了，老哥，越多越好。这样画到一起，正是我们这个世俗国家宗教融合的最好榜样，是应该这样。就算上帝亲自来了，那些白痴也还会抱怨个不停，他们还会找他的茬，说他不够帅，不够公平，或不够高大。”巡官班吉挥挥手，开车走了。古斯塔德手拿钥匙，悄悄地对自己笑笑。罗姗正在沙发上抽泣。

“她一直在哭，”迪娜瓦兹抱怨道，“没完没了。”

“是不是哪儿疼？怎么回事？”他直奔沙发，抱起她。

“哪儿也不疼，她的洋娃娃丢了。”



“你说什么？丢了？那么大的一个洋娃娃？又不是一根针，又不是一颗扣子。”

“房间都找遍了，找不到。”

“那就是说被偷了，丢了！”他擦了擦罗姗的眼睛，“你把它放哪儿了？”

“沙发上，好多天了。”

“知道了，你肯定是不关门。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水果贩子、饼干贩子或什么人，跑进来顺手牵羊是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我从来都是关了门的。”迪娜瓦兹肯定地说，同时又记起自己刚才从库蒂夏小姐家打的的那个来回。

“别担心，”他安慰罗姗，“我们会找到洋娃娃的。”可他也不知道洋娃娃到底去哪儿了。得有奇迹才行，就像那堵墙。为什么奇迹总和灾祸携手而来呢？

第十五章

DISHIWUZHANG

一

“所有的钱都在这儿，你最好数数。”

吴拉姆看上去伤了自尊，“请别这么说，诺布尔先生，我以生命信任你，你是吉米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狗日的伪君子，古斯塔德心想，上次是恶毒的威胁，像吐信子的毒蛇，现在却变成了甜言蜜语，真是个混蛋戏子，“希望再也没必要做你和少校的朋友了。”

吴拉姆叹了一口气，打开一张报纸，“你看了今天德里的这篇报道吗？跟吉米有关。”好奇战胜了古斯塔德的愤懑。

“看到了吗？”吴拉姆说，“他们一定要治他的罪，三天派了三组检察官，一定要处置吉米的案子。”他气愤地把报纸一摔，“相信我，最高层的人卷进去了。”

这个混蛋是对的，好戏开场了，“比利莫利亚少校从一开始就骗我，我还能信任或不信任谁？你，还是报纸？”

吴拉姆又是一副受伤了的样子，“诺布尔先生，事情并非如此，他是被上面的人设套陷害了。”古斯塔德的脸上显出不屑的表情。“对他来说伤害最大的，不是敌人的拳头，而是朋友觉得他对友情不忠。这



就是他为什么想见你,想跟你解释。”

“什么?可你说他是在监狱里?”

“如果你愿意去一趟德里,可以安排一下。”

“不可能,我没假期,孩子也在生病,另外……”

吴拉姆的手探进夹克,“他给你写了封信,请读读看吧。”古斯塔德打开了信封。

亲爱的古斯塔德:

我该从何说起呢?事情出岔子了,无可救药。我把你也给拖进来了。你能原谅我吗?

现在,我也只有一个请求。说起“请求”,我自己都觉得难于启齿,但我希望你能来德里,这样我可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说来话长,而且很复杂,你也不会相信纸上写的话,因为我曾经给你写过信,却没法不让我写的话变成谎话。请来看看我。我希望你知道,希望你了解,也希望从你的嘴里听到你说你原谅了我。吴拉姆先生会安排好一切的。请一定来。

你诚挚的朋友

吉米

古斯塔德把纸条折起来,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你去吗?”吴拉姆问道。

“我被他骗过。”

“你错了,他是你真正的朋友。可敌人一旦下手,你就会失去他了。”

“去吧。”可恶的戏子,会不择手段来劝服我。

“真的,毫不夸张。要是你和那些人打过交道,你就会知道的。请去一趟吧。”

“好吧,让我想想。”古斯塔德说道,让步主要是不想让他再继续纠缠。

夜晚的空气潮湿凝重,像这流氓一样,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闻起来就像艺术家没来之前的黑墙一样。臭水沟里,污水四溢,臭气和毒气不停地鼓着泡。古斯塔德想,佩马斯特医生、商店店主们、妓女们和修理工们向市政府投诉不知有没有结果。他屏住气快步走过,憋得实在不行的时候,才尽可能浅地吸一口气。

回到院子的时候,特穆尔正在门口等他,“古……古……古斯塔德很……很重要的信。”是房东写的,谢谢他们在反对道路拓宽的请愿书上签字。房东答应,会及时告知他们法律诉讼的进展。信有三十份,古斯塔德留了一份,让特穆尔把剩下的分发掉。照法院的途径来办,我们等到老、等到死,才可能有结果。真是谢天谢地。

二

在10月份剩下的日子里,丁肖基的情况并没有好转,病床上的他好像缩水了一样,手臂、双腿、脖子和脸都萎缩了,只有肚子上的包凸起在床单下面,没有变小。他十二英寸的大脚立在床脚,像两个哨兵。

古斯塔德尽量多地抽时间去看他,每周最少两次,而且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从没碰到丁肖基的妻子。他给丁肖基讲银行里最新的消息和事情。为了让他高兴,他给他讲梅顿先生是如何冲一个员工大吼,又给他讲劳丽·库媿娜穿什么去上班。“她今天穿的衬衫,领子开到这儿。”他边说边把衬衣上面的三个纽扣解开,把领口向两边翻,做出一个深深的V字形。

“得了,得了,不可能。”丁肖基咯咯地笑道。

“我发誓。”他扯起喉结下面的皮肤,以示郑重,“开到这里了,一点不夸张。她一走路,两个奶子抖得就像果冻,一点不假!”

“嘿,朋友,拜托你别折磨我了!”

“从早到晚,那些人不停地找借口跑到她的桌子跟前。那些混蛋,



就连那个‘猫头鹰屁眼’拉坦掌,你能相信吗?那个老家伙连走路都不稳当了,还要颤颤巍巍地凑过去说:‘小姐,想喝点咖啡茶吗?想来点奶油饼干吗?’太过分了。”

丁肖基笑得浑身发抖,“梅顿呢?”

“还少得了他的?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说他自己的秘书很忙,所以想对劳丽口述点东西。”

“没错,”丁肖基说,“看了她那对果冻,他肯定是既想动口,又想动手了。”

这个话题说完了,古斯塔德告诉他钱已经全还给了吴拉姆·穆罕默德,还给他看了少校的信,“你怎么想?”

“不好说,”丁肖基说,“不过我要是你,我会去的。”

“要是又是骗局怎么办?”

晚饭送来了,床上的小桌在丁肖基的面前支了起来。送饭的护工熟练地舀上一碗汤,摆上一只带盖的盘子,又把小车推到了下一个病床前。丁肖基被夹在桌子和床之间,没法吃饭。

“要不要我把床头摇起来一点?”古斯塔德说道。他摇起把手,却是脚下的那头升起来了。他把摇把伸入另一个孔,摇了起来。床头慢慢升起。

“舒服吗?”

丁肖基点头致谢。古斯塔德把摇把推到位,固定好了床。丁肖基把勺子伸到汤碗,把汤往嘴里送。可他的手抖得很厉害,汤洒到了下巴上,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想用手背擦擦嘴。古斯塔德有点迟疑地打开毛巾,给他擦了擦嘴。看丁肖基顺从地让他擦拭、不再推辞,古斯塔德又拿起了勺子,给他喂起汤来,“再来点面包吧?”

“好的。”古斯塔德撕了一片面包,放在汤里。他压了压浮在汤里的面包,又一片片地捞起来。

带盖的盘里有一片烤羊排和一点煮熟的蔬菜。“够了,我饱了。”丁肖基说。

“不，不，你得再吃点。”古斯塔德把羊排切成便于咀嚼的小块，又起一块递到他的嘴边。

“来，来，张开嘴，很好吃的。”

“好了，好了，朋友，汤已经涨到胸口了。”

“听话，吃吧，老丁。”

“好，好，有个条件，我们一人吃一半。”古斯塔德同意了。吃到中间，古斯塔德想让他多吃一块。“作弊，作弊。”丁肖基说，“该你了。”就这样，他俩吃完了盘子里的东西，丁肖基又对着喂水杯的嘴喝了点水。他看着古斯塔德把托盘放到一边，等护工来收拾，又稍微把床摇平了点，“很抱歉让你干这些，古斯塔德。”

“废话。你这儿的羊肉真好吃。”古斯塔德说道。他得强作欢颜，不然他知道自己会跌入忧伤阴郁之中，这样对丁肖基没有好处。

后来他走的时候，丁肖基又谢了他。他的声音像快哭了一样，“要不是你来看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别说了，朋友，没事，其实也帮我打发时间。”他整了整枕头，“好了，晚安，可别跟夜班护士乱来哟。”

“你见过她了？满身是火，提灯女神¹。要是她的灯没油了，我这根蜡烛可以给她顶上。”

走过冰冷、嘈杂的走廊，古斯塔德在想，要是他不来，丁肖基怎么过。护工或护士会喂他吃东西吗，或是把他扔一边，任由他连掉带洒地吃不到嘴里？他家的那只老鹰去哪儿了？他想问，却又怕让丁肖基难堪。

在10月剩下的日子，还有11月的上半月，他经常去医院。要是星期天，他整个下午和晚上都会和丁肖基待在一起。到11月中旬，丁肖基的病情恶化了，得靠静脉滴注。古斯塔德无助地坐在一旁，看着

¹ 这里指的是英国著名女护士、现代护理制度的创始人F. 南丁格尔(1820—1910)。



铁架上冰冷死寂的吊瓶,看着冷漠的液体流入朋友的体内。突然,他觉得自己很渴望能喂丁肖基吃东西。现在,透明的导管和闪光的针头抢去了他的机会。

但他没有停止,特别是周日下午的探望,这对丁肖基来说,要比其他时候更有意义。对古斯塔德来说,星期天变得异常繁忙。佩马斯特医生给罗姗开了新的、更加严格的食疗处方,尽管他很不情愿,也不得不重新开始。在周日早上去克劳福德市场一趟,得给她喂很多煮的东西,却不能加调料。还有,每天早上要喝椰子水,中饭和晚饭要喝鸡汤,下午要喝三个柠檬的果汁。还有,其间她要喝东西的话,还可以喝一杯牛肉汁。

古斯塔德卖相机的钱很快就被药费的账单给吞完了。新的食疗也很贵,特别是牛肉汁,只能到黑市上买。他想,下一个该卖的是手表,还是结婚手链?可有一天他上班后,迪娜瓦兹让帕斯塔吉亚太太帮着照看一下罗姗,自己去了珠宝市场。她走了三家商店,把两个结婚时的金镯子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一家。

她把钱给了古斯塔德,他反对也来不及了。她接着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再别把活鸡带回家了。”

要不是为了孩子,古斯塔德绝对忍受不了克劳福德市场的景象和气味,这里依旧令他感到厌恶。每个周六晚上,他都带着恶心的感觉上床,越是临近天亮,这感觉就越发强烈。可有一天早上,他穿过拥挤的人群,向后面卖活鸡的地方走去,却巧遇了一个愉快的意外。先是香料店刺鼻缠人的气息,然后是水果摊上一大堆倒在地上快要烂掉的菠萝和橘子,散发着病态的香气。在卖鸡蛋旁的空当处,也是离卖禽类不远的地方,有个瘦高个子正走过来,看着很眼熟,古斯塔德盯着他,想记起来。目光相遇的时候,那个人也正用同样的目光盯着他,似曾相识的样子。

“哎呀,我的天!”高个子男人说道,“这不是古斯塔德·诺布尔吗?”

“马尔科姆!好久不见了。”

“真不敢相信！”

“你去哪儿？”

他们放下菜篮，四只手握在一起，笑着拥抱对方，还拍打着彼此的背。马尔科姆左手放到古斯塔德的肩膀上捏了捏——他还是这习惯——又和他握起手来。突如其来的相会让两个人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聊到正题，交换彼此的信息，知道分开后的这些年两个人的路向。马尔科姆依然单身，希望以音乐谋生的愿望已有所实现。“现在谁能买得起钢琴、上得起音乐课呢？有这些难民税。记得吧，供求规律——老师太多了。”他只有寥寥几个学生，刚刚够他和定期来调音的工人的工钱。“唱片也不好买。可恶的走私贩要价越来越高。即使在大的唱片行，也没什么唱片可选，可价钱却那么贵。”最后，他坦白说自己不得不去市政府那边找了份工作。

“太可惜了，”古斯塔德说，“你有那么好的天赋。”

“靠音乐赚钱的只有那些在录音棚里胡闹的人，制造杂音，或给电影配乐，都是些垃圾。我不能把灵魂卖给他们，用钢琴去弹那些乏味的东西？亏我还受了这么多年的古典训练。算了吧。”

最后，话题回到了当下。“不错，”马尔科姆说，“你还到这里来买牛肉。”

“不，也不是，我们从屠夫那儿买，更方便，每天都来的。”他没说不来克劳福德市场的真正原因是他害怕骚乱和流血，因为这听起来有点傻。

古斯塔德想，管它傻不傻，考虑到那些狂热分子的行为，安全总比让人担心要好。骚乱都一样，开始的时候总是和平抗议，一大群僧人手持权杖、三角叉等各种神器，在议会大楼外示威，要求停止宰牛。他们对现代政治运动与公共关系也不陌生，还牵来一群牛助阵。高呼的口号，飘扬的旗帜，对政府的责备如瓢泼一般。鼓声、铃声、钹声和喇叭声混杂一处，喧嚣躁动；那些温驯的动物在噪声的包围下紧张地低声哞哞。众神的愤怒发泄到杀害神牛的人身上。突然，无法解释的



事情发生了(有人说也是天意),集会一下变得暴力。警察开火。牛群与僧侣四散奔逃。权杖与三角叉、牛蹄与牛角、子弹与警棍,都开始发挥各自的作用。有人的政治生涯因此结束了。同情僧侣、鼓励他们请愿的国务大臣不得不引咎辞职。接着,正式注了册的僧侣联合会批准了全国范围内的骚动,于是,宰牛的屠户与吃牛肉的顾客要过很久很久才敢出一口大气。古斯塔德从此远离克劳福德市场,再也没去买过牛肉。

“从屠夫那儿买?”马尔科姆说,“得了,伙计,不是一回事儿,屠夫从不会卖给你最好的部分,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

古斯塔德告诉他罗姗的病。尽管三十年没见了,和马尔科姆在一起还是像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一样无拘无束。他还跟他说了自己对儿子索拉博的失望之情、他的烦恼和看不到希望的未来。后来又提到了肖基。“真是太难过、太让人伤心了,这么好的人竟然病倒了。从我和你失去联系后,他是我真正的朋友。”古斯塔德说到这里,想起了吉米,但没有提他——要把少校从他的生活中驱逐出去。

马尔科姆被他朋友的烦恼触动了。“有个办法可以帮帮孩子,”他说,“还有你生病的朋友。你听说过圣马利亚山吗?”

古斯塔德有点惊讶,真是巧合,“是的,听说过。”

“我不是说我们上学时讲的那些笑话。”马尔科姆笑道,“记得吗,问女孩子该怎么去爬圣马利亚山。我是说圣马利亚山上的教堂。”

“没错,笑话是那意思。不过,我也知道那教堂。最近刚好有个街头艺术家跟我提起过圣马利亚山上的奇迹。”

古斯塔德讲了那个了不起的街头艺术家是如何把黑墙转变成圣地的,马尔科姆大感惊讶。“跟我去圣马利亚山吧。”他说,“求圣母的帮助,她会治好你的孩子和朋友。每天都有奇迹发生,我自己都看到不少了。”他说先帮他挑只鸡,两人便一同向卖鸡的摊子走去。古斯塔德了解到教堂更多的情况,那教堂原本就对拜火教教徒、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开放,无论种姓高低或种族差别。圣母马利亚帮助所有人,

无论信仰的是什么宗教。穿行于鸡笼之间，古斯塔德觉得又回到了上大学时的那些星期天，那些围绕教堂、牛肉与基督教教义争论的早晨。他一边听朋友介绍，一边查看小贩拿出的鸡。

“等等，等等，”马尔科姆插话道，“看到了吗？”他指着一只坏脚，“肯定是打过架的，别买打过架的鸡。”他让小贩把鸡放回去，警告道：“你觉得我们是瞎子，好骗吗？”他接过了挑选的职权，古斯塔德很开心。马尔科姆令他想起他的父亲，想起当年家境好的时候他在克劳福德市场上如鱼得水的样子。

“这鸡好。”马尔科姆说，看中了一只，“摸摸这里，羽毛下面。”古斯塔德用一根手指马马虎虎地戳了戳，同意买下。小贩拿起刀，去了后面，马尔科姆跟上去，示意古斯塔德也过去，“得紧盯着他们，不然这些混蛋会调包的。”小贩问要不要鸡头，古斯塔德说不要，鸡头被扔到路边的阴沟，给了等待的乌鸦。

“跟我来。”马尔科姆说道，他们返身向公交车站走去，“我们今天下午就可以去圣马利亚山。”

要是过去，古斯塔德肯定马上就会拒绝。卷入其他宗教中既无趣又不敬，对他人和自己的信仰都是一种冒犯。但圣马利亚山不一样，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先是街头艺术家刚刚提起过的奇迹，今天就突然遇到了马尔科姆，听了同样的话，真像是神的指示，也许是善神在对我说什么。

“好的，我们去。”

“好。”马尔科姆高兴地说，“这样，我赶两点钟从沿海线来的车，你在大路站等我。”

“好，”古斯塔德说，“现在几点？”十点三十分。克劳福德市场的正墙上，有一座百年老钟，除了停电的时候，老钟为这巨大屋顶下的所有人忠实地记录着时间，无论是屠户、店主、商贩、黑市商人、顾客还是乞丐，从不厚此薄彼。

古斯塔德目送马尔科姆往托比塔劳方向回家去了，那也是索拉



博曾经上学的地方。从车站,他能看到圣泽维尔中学附近警察局的围墙和栏杆。他们曾经在那里训练警犬。有一次,他和索拉博曾透过栅栏门往里面看,看短毛猎犬撕咬假人,撕咬训犬员厚厚包裹的手臂。

车来了,古斯塔德不安地瞥了一眼自己的篮子。从前害怕血从篮子里滴出来的恐惧依旧在他心中萦绕。过去几个星期,他把篮子好好地收拾了一下,底部和四边都垫上了报纸,还铺上聚乙烯袋——万一聚乙烯袋的接缝漏了,报纸还可以吸点水。篮子可谓滴水不漏,不过,好像要证明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前面座位上的女人转过头,鄙夷地看了看他。她撩起纱丽一角,捂住了鼻子和嘴,眼睛依然上下不离古斯塔德的篮子和脸。

她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她闻出了我的恐惧,像一条狗,猎犬的眼睛,可恶的素食分子,对肉有第六感,坐公交车总倒霉……上次是从霍尔旧货市场回来,撞到了一个大屁股女人,真难堪,可我很快就把她摆平了。

想起这些,他笑了。那吃素的女人却认为这是傲慢,她的眼睛喷出了毒液。

三

“我去看看丁肖基。”午饭后,古斯塔德告诉迪娜瓦兹。他希望能早点回来,去医院停一下,圆一下自己的谎。他有些内疚,占用了原本要陪丁肖基的时间。

两点钟,一列去维拉站的快车停在大路站,人们蜂拥地上车、下车,列车又开了。列车有挤满人的三等车厢,带卧铺的一等车厢,还有女士专用席——有特制铁条的窗户,只有狭窄的缝隙,骚扰与挑逗的手指都无法伸入。站台上,标志牌换到了下一趟车到来的时刻。古斯塔德看着标志牌,想弄清楚它的工作原理。这时候,车来了,马尔科姆喊了他。没过一会儿,到孟买中心站他们便有了靠窗的座位。“慢车,”

马尔科姆说,“供求规律,总是这样。”

站台上的绿白红三色标志时而从车窗前闪过,古斯塔德看着站台名:马哈拉姆希,下佩罗,埃尔芬斯通路,达达尔。“达达尔,”古斯塔德说,“我曾和索拉博一起来过,那时他上七年级,到佩尔韦兹大厅给他取课本。”

“干吗?”

“他们做社工,帮助学生。”他笑笑,回忆起来,“索拉博看到那里的书,很兴奋。他想看所有的书,八年级的,九年级的,十年级的,中学证书的教材,所有书。里面的老太太跟他说,慢点,小孩子,慢慢来,一年看一点,贪多嚼不烂。”他模仿老太太的声音把马尔科姆逗笑了。“我也曾跟他一样,刚开始去我爸书店的时候,想把每本书都读一遍,好像它们马上就要消失了一样。”提起这不该提的往事,他的脸沉了下来,“结果真的消失了,被法院执行没了。”到玛通加站了。

“还记得我们用我叔叔的货车藏家具吗?那天晚上?”

“记得,在可恶的法警来的前一天。”

“还在用那些家具吗?”

“当然,质量真好,我爷爷做的,你知道的,还是很好。”他骄傲地说。列车通过玛新河,河水的臭气混杂着咸涩的海水味道让他们抽了抽鼻子。

“还有多远?”古斯塔德问道。

“下一站是班德拉。”

*

站台上,有位老妇人朝他们缓步走来。她肩上斜挎一只卡其布袋子,沉沉地塞满了蜡烛。她的眼角粘着眼泪一般的分泌物,没法擦掉。袋口磨得很厉害,蜡烛白色的灯芯很滑稽地探出来,像一簇小舌头,无声地帮着老妇人招徕顾客。看到她饱经沧桑、头发斑白的样子,古



斯塔德不由得想起电影《欢乐满人间》¹ 里面那个喂鸟的老妇人,她站在圣保罗教堂的台阶上,真可怜,又老又累,一边喂鸟,还一边唱着歌……首映是在圣泽维尔中学的庆祝晚会上,为新的体育场筹集资金,电影里还有其他的歌,还有一个很长的词,回到家后只有索拉博仍然记得。Superca...superfragi...supercalifragi...²

“你说什么?”马尔科姆问道。

“哦,没什么。”多好的记忆,这孩子的脑子多好啊,可惜都浪费了。

“买点蜡烛上山点吧。”老妇人从卡其布包里拉住一把,小声说道。

古斯塔德犹豫了。“别停下,伙计,”马尔科姆说,“这些人不能相信,他们的蜡烛都不纯,烧不了多久,到教堂那边有很好的。”

轻声叫卖的老妇人跟在他们身后,抗议道:“要是人人都到那边去买,我怎么办啊?我还能吃上饭吗?”她还在嘟哝,可说的话却淹没在了一阵咳嗽声中。

车站外,马尔科姆和一个没有里程表的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要出发了,那司机从座位底下摸出一捆中号的蜡烛,“买蜡烛上山点吧?”他急切地问道。

“不用。”马尔科姆说。

那司机坚持道:“你们想要大点的吧?我那边座位下边还有。”

“不用,我们不用你的蜡烛。”他看了看古斯塔德,用眼睛说我能对付,古斯塔德正在对付摇到一半、吱嘎作响的车窗玻璃。摇把没了,车玻璃既不能上,也不能下。

“我有去圣马利亚山的所有东西,”司机说道,“全套、手脚和大腿、小腿、整个脑袋、分开的手指和脚趾。”古斯塔德的注意力从吱嘎

1 《欢乐满人间》,美国迪斯尼公司于 1964 年出品的音乐电影。

2 电影《欢乐满人间》中出现了一个据说是英语中最长的词汇之一,“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意思是“太棒了,太好了”,下文还会出现。

作响的窗玻璃被引到了这一长串身体部位的名称上，“膝盖、鼻子、还有眼睛和耳朵，你们能想到的所有东西，我这儿都有。”

“得跟你说几遍才记得住？我们不要。”马尔科姆打断了他。快到山脚下了，司机恼怒地换挡，车开始爬山。在树木和建筑中间，他们能看到片片大海，如同镜子的碎片一样闪着光，还能望见布满岩石的海滩，在阳光下呈现出黑色。“我们去那边，”马尔科姆说，“去完教堂以后，坐在岩石上，海潮伴着微风起伏，很安静。”

大门口，孩子们举着蜡烛围住了出租车。司机赶他们走，古斯塔德要付车费，马尔科姆执意不肯，“今天你是我的客人。”他们看到门口有两辆四轮车。一看到四轮车，这个司机兼生意没有做成的蜡烛贩子挥了挥手，猛一掉头加速开走了，搅起的灰土罩住了两个人。“混蛋！”马尔科姆骂道。

四轮车上有进香的人需要的所有东西。头顶上是金属杆撑起的防水油布帐篷，下面坐了个老妇人，一身黑衣，身体肥壮，好似木头座子上的一尊塑像。一个衣着时尚的年轻人看着另一辆小车。他们的货品摆放看上去都一样，念珠、圣像、塑料耶稣像、银链子吊的十字架、桌子上放的十字架、墙上挂的十字架、《圣经》、带画框的圣马利亚山照片、给朝圣的人准备的孟买纪念品。这些货品都摆在小车外围，小车中间专门放各种蜡烛制品。

一排排蜡烛制品摆放得很整齐，有手指、拇指、手、肘、胳膊（带手指）、膝盖骨、脚、大腿、截断的腿。手和脚按左右摆放，有大人与孩子两种尺寸。头颅、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唇也和四肢、指、趾分开摆放。完整的男女蜡人也有，都放在这里，同出租司机所讲的一样，肢解后和再肢解后的四肢和躯体按解剖的样子放在那里。

接骨师诊室的景象又出现在了古斯塔德的眼前，毫无生气的四肢挂在那里，如同这里的蜡烛一样，无力、无助。他的左臀部突然抽搐了一下，被遗忘了的疼痛又袭来了。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看着马尔科姆，希望他能引导自己走出这蜡烛的世界。这没有完工的杜莎



夫人蜡像馆¹，他心想。

“瞧，”马尔科姆解释说，“受苦的人到圣马利亚山来，身上哪个地方折磨他们就献上那个地方，把这儿当成了修理铺，圣母马利亚是所有受苦人的修理工，她能治好一切。”听到他通俗的比喻，古斯塔德微笑了笑，表示赞同。是啊，修理铺，比喻得很恰当，就像佩马斯特医生诊所附近的那些修理工。

“有人是另外的做法。”马尔科姆接着说，“他们先来向圣母马利亚祈祷，等病好了再带着蜡做的各种部位回来献上。但我觉得这是胡扯。假如你的手表坏了，你要是不把表给修表的，他能给你修好吗？”这个结论无法辩驳。那个身体肥壮的老妇人听到他们的话，点了点头。“还有，”马尔科姆接着说，“完全是讨价还价的味道，你不觉得吗？我完全信任圣母马利亚，所以就预先付款。”凳子上的老妇人颤了一下，很难讲她是不是因为开心，她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

马尔科姆挑选了一个女孩子的躯体，递给古斯塔德，“给罗姗，下一个是你在医院的朋友，要是肿瘤扩散了，就最好选个全身的。”他指指最后一排的男性身体。穿黑衣的老妇人不情愿地下了凳子，“还要别的吗？”

古斯塔德犹豫了，“圣母马利亚能治脑袋的问题吗，我是说思想方面？想法有问题的人？”

“哦，对了，我觉得对索拉博肯定也有用。”马尔科姆挑了一个男性头颅，“你的腿呢？”

“不，不，不用了，还好。”

“没事的，伙计，早上你在市场上还一瘸一拐呢，我亲眼看到的。来吧，别不好意思。”胖女人弯下身，在小车上寻找，又看了看古斯塔德，估摸着他的身高。之后，她老练地选了一条蜡腿。“很好，”马尔科

¹ 杜莎夫人蜡像馆，全世界水平最高的蜡像馆之一，原馆位于英国伦敦，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分馆。

姆说,“你会看到起作用的。还有别人吗?”古斯塔德想到了吉米,他曾送给我的求助纸条,吴拉姆说过的那些恐吓的话。吉米的敌人,那些想要除掉他的人……

“还有别人吗?”马尔科姆又问了一遍。

“没了,没别人了。”

肥壮的黑衣女人把每样东西的价钱加起来。“会有用的,”马尔科姆说道,“但你得付钱,我付就没效果了。”

“当然,我付。”

“四支蜡烛。”马尔科姆说道,朝另一辆车走去,“我都是两辆车都买一点,这样才公平。”

古斯塔德付了钱,两人走进又热又挤的教堂。进香的人缓慢地向神坛移动。屋顶的电扇掀起一个妇女的面纱,扫到古斯塔德的脸上。金属托盘里,成百上千根蜡烛猛烈地燃烧着,聚集起橙色的光照在圣坛上。托盘周围丢满了无数的肢体和蜡人,这些蜡制品在为苦难的众生祈求救赎。蜡烛燃烧的热不断吞噬着祭品。古斯塔德学着他朋友的样子跪倒在地,马尔科姆告诉他,要交出买来的祭品,点燃蜡烛,但在蜡烛燃烧的热浪中很难找到一小块地方。马尔科姆四周看看,没有人注意他们,便把别人插的燃烧了一半的蜡烛碰倒,腾出了点地方,动作就像是乒乓球中的反手扣杀一样,古斯塔德心想。“这样行吗?”古斯塔德小声问道。

“哦,没问题,后面的人也会对我们这么干的,重要的是能把蜡烛点着。”他让古斯塔德看中间的圣像,“那就是渔民发现的雕塑。”

圣像身上挂满了金边织物,宝石一般的物件在烛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他们还找到了这些布?”

“没有,那是后来做的,用供奉的钱做的。”古斯塔德在想,塑像刚上岸的时候不知道穿的是什么。

“看到小耶稣躺在圣母马利亚左臂里了吗?有一年,他动了,又过了一年,他移到了右臂上。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真是奇迹。”马尔科



姆没再说话。他画着十字，祈祷起来。古斯塔德也双手合十，低下头，脑子里面想的是罗姗，希望她能早点健康起来，希望丁肖基的痛苦能减轻些，希望索拉博能早点恢复理智。他没提自己的腿疾，那并不是很重要了。

*

海潮正在缓慢、持续地上涨。两个男人选了一块干的岩石，坐了下来。“这地方真美。”古斯塔德说。

“是啊，特别是班德拉这地方。可那些混蛋又有了重建和开发的计划。”

“罗姗会喜欢这里的。我们去乔帕蒂海滩和海滨大道的时候，她就喜欢坐下来看海浪。”

带着咸味的飞沫时不时地扑向他们的脸，如同那女人的纱丽碰到古斯塔德的脸颊一样。过了一阵子，他们不得不重选了一块岩石。“海在把我们往后逼呢。”马尔科姆说道。

他们愉快地聊起过去的日子，大学的时光，古怪的老教授和教士。古斯塔德说他从没忘记马尔科姆一家对他有多好，每个晚上都欢迎他到他们家做客，一起听音乐，还给他一处学习的地方。刚才在克劳福德市场上，他俩的交流支离破碎，还仅仅是个框架，现在，两人在努力填满框架之间的空隙，但却也意识到，想要一下子把吞噬了时间的深渊填满，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在记忆的幽谷中，能顺手摸到或用脚绊到丝丝缕缕的往事，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还记得你和你父亲常弹起的曲子吗？”古斯塔德说，“答滴答答滴登，答答登，答答登，答答登……还记得吗？”

“当然了，”马尔科姆立刻说道，“塞萨尔·弗兰克¹的小提琴与钢

¹ 塞萨尔·弗兰克(1822—1890)，法国作曲家。

琴奏鸣曲,最后一章,A大调,是爸爸最喜欢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古斯塔德说,“有时候晚上天快黑的时候,你们两个会弹起这首曲子,还没点灯,听起来那么美,我眼泪快忍不住要掉下来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觉得高兴还是难过,太难说清楚了。”太难表达了,特穆尔说不清楚,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就算我们的舌头没问题,也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

“你可能会不相信,”马尔科姆说道,“爸爸中风之后,情况糟透了,他没法再拿小提琴,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但那曲子却始终在他的脑子里。他只能用嘴出声,说不出话,但他却会哼那曲子的最后一章。”

马尔科姆打着口哨,吹起了那曲子的主旋律,古斯塔德微笑着鼓励他,“知道吗,我那时总喜欢看你爸往弓弦上擦松香,他皱起眉头,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接着,他会拉起琴来,琴弓轻快地舞动,让我有一种奇特的感受,好像他努力在找什么,却总是没找到。因为那曲子总在他如愿之前就完了。”

马尔科姆使劲点头,他全都理解。古斯塔德继续说:“有趣的是,我父亲眼睛里也有同样的神情。有时候,他读书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伤感,书结束得太快,还没告诉他想知道的一切就完了。”

“这就是生活。”马尔科姆说道。步步逼近的海潮迫使他俩又换了个地方。渐渐地,他俩的话题转到了当下,转到了政治和国家形势上,“看看吧,英迪拉访问了欧洲所有的国家,他们都说他们表示同情,可没人做一点点事情让巴基斯坦规矩一点,最后的选择不是战争又是什么?”

“是啊,这难民税真要命,”古斯塔德说,“把中产阶级逼上绝路了。”因为在银行工作,他描述了越来越多的人如何被迫提取存款。接着,他问马尔科姆,为政府工作感觉如何。

“非常无聊,”马尔科姆说,“不值一提。”他看了看手表,“该走了吧?”



可这步步紧逼的海潮，红蓝之间飘着令人心旷神怡的白云的天空，闪着水光的岩石和舞动的泡沫，轻抚在脸上的微风，这些让古斯塔德的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平静。他想再待一会儿。马尔科姆要赶去上钢琴课，他们握了手，答应对方要保持联系。他谢谢马尔科姆带他来圣马利亚山，马尔科姆说他也非常开心。

古斯塔德独自一人凝视着天边。远处，大海风平浪静，海潮的熙攘只是在海边。视野尽头，海天一处，有无尽的安详。海浪冲刷着他脚下的岩石，他心里有点异样——是开心，还是悲伤？有什么关系呢？如同又听到了那首小夜曲，又像过去的日子里，朝阳金色的光芒洒满院子，院中的树上，麻雀啾啾。

太阳结束了一天的行程，落入海中。人生中所有的幸福往事全都染上了这层温馨的感伤。他一件件地回忆起来。作坊、工具快乐的声音，一天忙碌后的沉静。他坐在爸爸的四匹马拉的马车里，闪光的铜灯，去哪里都没关系，听听马蹄嘚嘚便已是很神奇了。行程结束，马被牵回棚中。爸爸那些美妙的聚会，音乐、美食、好看的衣服、客人和玩具，还有，总是在晚上的某个时刻，他总会想到，好吃的会被吃掉，客人会离去，音乐会停止，他会上床睡觉，灯也都会关上。

那首奏鸣曲开头的一段音乐在他心里挥之不去，此时，强忍的泪水让他的眼睛火辣辣的。一个浪头碰到他的鞋尖，差点打湿了鞋。下一个浪头淹没了他的脚趾。古斯塔德心想，要是有人在海边放声大哭，眼泪便会和海浪融在一起，咸涩的泪水便会和咸涩的海水融在一起。这种可能性让他感到惊奇。他站在那里眺望，直到海水淹没了他的脚下的岩石。后来，他按照马尔科姆告诉他的方向，朝班德拉车站走去。

后来，就在他从大路站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单词“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他轻声重复着。明天要把这话告诉丁肖基，让他也开心一下，算是对今天没去看他的补偿。

第十六章

DISHILIUZHANG

一

迪娜瓦兹没从门眼里看一眼就打开了门，因为这个时候古斯塔德该从医院回来了。门口，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男人吓了她一跳。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叫吴拉姆·穆罕默德，她的第一反应是应该把门哐的一声关上，上锁之后再插好门闩。

“请问，诺布尔先生在吗？”

“他出去了。”这个混蛋少校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痛苦，什么时候才是头啊？“他去医院了，去看一位病重的朋友。”我没必要解释给这家伙听，要是他还有良心的话，应该觉得内疚。

“那我在院子里等他。”很好，她想，不要进我的屋。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人的事，他怎么还会如此不知羞耻地找上门来？

但她又改了主意，“你还是进来等吧。”这样，我可以在门口先提醒一下古斯塔德。

“太好了，谢谢您。”

她守在厨房里，不安地往前屋张望。要是她能告诉这个留胡子的贼，自己是怎么看他的就好了。他冲厨房门口礼貌地笑笑，有点好奇地看着通风口和玻璃上的黑纸。



“古……古……古斯塔德，”特穆尔透过窗户叫道，“快……快点古斯塔德快点。”

“对不起，”吴拉姆说，“有人在喊诺布尔先生。”

她走到前屋：“噢？”

“古……古……古斯塔德快……快点。”

“出去了。”

他抓着腋窝，想起来要传的口信，“电……电……电话，很……很重要的电话。”

“库蒂夏小姐让你来的？”特穆尔点点头，双手在腋下像爪子一样挠着。“别挠了！”她说道，他停了下来，“去说古斯塔德要晚点才回来。”不能把这个大胡子恶棍一个人留在我家里。可谁会在星期天打电话来呢？

她不用想太久，不一会儿，古斯塔德回来了。在门口，她小声告诉他谁来了，“我是待家里还是去接电话？”

“你去吧，”古斯塔德说，“我最好和他单独谈。”

看到他进来，吴拉姆·穆罕默德站起身，古斯塔德没理会他伸过来的手，“我上一次就说清楚了，我再也不想跟你和比利莫利亚先生有任何关系。”

“请别生气，诺布尔先生，我很抱歉打扰您和您妻子。我答应您，这是最后一次。但您曾经说过，您会考虑吉米的请求去一趟德里？”他恳切地说道，甚至有点哄骗，没有恐吓或强硬的口气，“我等您的消息等了六个星期，诺布尔先生。”

“不行，我不可能去，我……”

“求求您了，诺布尔先生，请看看这个吧。”他打开公文包。可别又是一张报纸，古斯塔德想。却真的是。

吴拉姆指指标题，“跟吉米有关的，如果是我说的，您一定会觉得我在撒谎。还是您自己看吧。”

外边天还没黑，但遮住的玻璃已经让屋子里暗了下来。古斯塔德

打开桌上的台灯。

卢比欺诈案即将开审

继调查分析局官员比利莫利亚先生仿声诈骗印度国家银行六百万卢比一案的审判之后，被告要求重新审理的请求昨日被驳回。

据悉，负责确定该案是否需要重新审理的特别调查小组组长曾要求给予更多时间搜集证据。但该人不久前在主道公路上因车祸意外身亡。

新任调查组组长加快了调查进度，并称重新审理并无必要。宣判将在近日开始。

古斯塔德折起报纸，递了回去。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吴拉姆·穆罕默德说，“但法庭被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把持着，那些混蛋认为我们很笨，认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检察官会这么突然地死于一场车祸。”他握紧又松开了拳头，“现在是时间的问题。请在他们干掉他以前去见见吉米吧，求您了。”

“为什么你总在说他要被人干掉？这里又不是俄国。”不过，这国家的确有些怪事在发生。

吴拉姆难过地摇摇头，“不知道该怎样说服您，诺布尔先生，但都是实情。”

“好的，就算这都是实情，他见不见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古斯塔德想让自己的话听起来狠一点，“他并不在乎我啊，对我撒谎，利用我来达到他的目的。”

“你错了，他很在乎你。在他被捕后，他想方设法不让你有什么麻烦。”

“去德里是不可能的啊，我的老板……”

“求求您了，诺布尔先生。”他恳求道，“总共也就三天时间。您坐



火车,第二天早上就能到达,然后去监狱,我会安排探望的事。您第三天就能回来。”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信封,递了过来。

“什么?”

“往返车票,请拿着吧。”

古斯塔德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张周五的卧铺车票,还有监狱的地址。他把信封递了回去,“我不想……”

“求您了,诺布尔先生,为了您的朋友,他依然像爱自己的兄弟一样爱着您。”

像个兄弟,是啊,我是这么爱他的。这么多年了,在这座院子里面,我们早起时的祈祷,孩子们长大的时候,那么多美好的时刻,分享过那么多愉快的笑声,现在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吉米进了监狱,想见见我。我还能说什么呢?

“好吧。”他接过火车票。说了这个“好吧”,他对吴拉姆的憎恨也减轻了不少。

“谢谢您,诺布尔先生,吉米会很高兴看到您的。还有一件事,不要告诉他我说过些什么,如果他依然觉得有希望,就让他心里还存着希望。”

往门口走的时候,他看到架子上有一个大力士朗姆酒的空瓶子。古斯塔德还没把它扔掉。

“这是吉米最喜欢的,从在克什米尔那时候起就喜欢了。”

“我知道,”古斯塔德说,“这瓶子是他给我的。”

迪娜瓦兹从库蒂夏小姐家回来,自己进了门。听到吴拉姆离别时在与丈夫愉快地交谈,她很惊讶,“他来干吗?”

古斯塔德解释给她听。她对这件事心存怀疑,但也没说什么,因为电话里的事很急,“医院打来的,阿拉梅的号码打不通。”

他抬起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丁肖基?”

她点点头,“大约一个小时前吧。”

他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可怜的丁肖基,他走得安详吗?他们怎

么说的？”

“下午的时候他昏过去了。”

他站起身，“我得马上去看看，要是他们找不到阿拉梅，那他就还是一个人。”

“可你下午不是在那里吗，你是几点离开他的？”

他扯的谎、他企图自圆其说的谎，现在掩盖已没什么意思了，“我今天没去看丁肖基，我去班德拉的教堂了，在圣马利亚山。”

她困惑不解：“教堂？突然去的？”

他又坐了下来，手托下巴。“别担心，我还没改变信仰。今天早上，在市场上我碰到马尔科姆·萨尔达纳了，真是巧，我们聊天聊得就好像从没分开过。”他把圣马利亚山的事情告诉了她，“马尔科姆说奇迹每天都在发生。”

她完全明白了。毕竟，古斯塔德和她都在渴望着同一个终点，只不过路径不同而已。

“可有件事是肯定的。”他痛苦地说，“奇迹没有发生在丁肖基身上。”

她轻轻地扶住他的肩膀，“你已经尽力了，不是你的错。”

她安慰他的话却像箭头，在刺他，在责难他。他想起那些非法的存款，劳丽的抱怨，还有丁肖基的沉默。是我的错，自打丁肖基沉默之后，一切都变了，是我让他沉默下来的。

“他病了那么长时间了，”迪娜瓦兹还在安慰他，“记得罗姗生日他来的时候，当时他的脸色？”

“是的，我记得。”咕噜噜，咕噜噜，小车不倒将就推吧，一遍又一遍，他脑子里想着这顺口溜，咕噜噜，咕噜噜，小车不倒将就推吧，好了，现在小车终于停下，流浪的行程到了尽头。一切都安静下来了，我的桂冠诗人。

“哭哭也没关系。”她的身子靠过来，倚在他坐的椅子旁，伸出胳膊搂住他。他抬起头，眼睛滚烫，泪水却滚不出来。他拿眼睛直直地望



着她的脸,让她看看它们是干的,没有眼泪,一眨不眨。这时,他才伸出胳膊抱住她。就在此时,罗姗跑了进来,看到父母拥抱在一起,很兴奋。她用自己瘦骨嶙峋的胳膊想把两个人都搂住。古斯塔德把她抱到膝盖上。

“你觉得怎么样了,我的宝贝?”

“挺好。”她看着他们的脸,“爸爸,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啊?”她咯咯笑着,把手指放在他的嘴角,想拉出一个笑容来。

“我们听说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迪娜瓦兹说,“你生日的时候来过的丁肖基还记得吗?”

罗姗点点头,“他一直逗我,咯吱咯吱咯吱,让我笑。他还说,处你健康,处你有钱,处你家中金银满罐。”

“记得真牢啊,我聪明的乖小妞。”

迪娜瓦兹继续说道:“他病得很厉害,在医院里,今天他过去了,去了天堂。”

罗姗觉得有点难过,“可我也病得很厉害啊,我什么时候去天堂呢?”

“别胡说,”古斯塔德用生气的语调掩盖他的悲伤,“你没有病得很厉害,你好多了。你会长大,结婚,有孩子,他们也会结婚,有自己的孩子,那时你会变成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太太,才会叫你去天堂的。”他用责备的眼神看了看迪娜瓦兹,她不该这么说话。他拥抱了她们两个,出门去了医院。

院子里,卡瓦斯基的声音在回响:“明天是星期一早上,你知道吗?塔塔集团要开董事会,你对他们慷慨,记着对我们也要大方哟!公平一点!够了,真是太……”

帕斯塔吉亚太太也尖声叫着:“闭嘴!你这个老东西!我的头都被你吵裂了!”古斯塔德有点纳闷,这女人的丈夫哪里去了,怎么能让她这样对自己的父亲说话?

二

探视的时间已过。他跟值班的护士解释了缘由,护士陪着他来到病房,“他什么时候过世的?”

她看了看胸前的表,“准确的时间我得去看看记录,大概是两个小时以前。昏迷之前他非常痛苦,我们不得不给他打了很多吗啡。”护士尖厉的声音在冰冷的走廊间回荡。这个还算是爱说话的,通常她们才没时间回答哪怕最简单的问题,都像疯狗一样无礼。“很不幸,没人在这里陪他。”她责备道,“你是他兄弟?表亲?”

“朋友。”多管闲事。不关她的事。

“哦,”护士答道,收回了责备的腔调,但责备的刺却扎在了古斯塔德的肉里。还有他自己良心上的不安,让他难以平静,该是看丁肖基的日子,我却和马尔科姆在一起,让他死的时候还在想,我为什么没来看他。

“我们到了。”那护士说道。

“他还在病房?”

“那怎么办?要是有空房子,病人就放过去了,”她把“空房子”说成了“通房子”,“不然我们也没办法。”古斯塔德觉得有点奇怪,没想到护士还会用“病人”这个词,他以为护士会说“死人”或者“尸体”。“因此我们希望家属早点来做安排。床位太紧张了。”

“他妻子在里面?”

“是的。”护士说道,停在了病房门口。

古斯塔德犹豫地走进门,向丁肖基的床望去。他原以为能看到一个女人坐着守夜的身影,却没有看到。他茫然地看着一排排熟睡的病人,听到他们的呼吸与鼾声。

要是我不知道丁肖基已经死了,他也会是这样睡着的,真是很奇特的感觉。我站在他的床边,他却看不到我,真不公平,好像我在偷看



他,占他的便宜。可谁知道呢?也许是老丁在占我的便宜,是他在天上看着我,冲我笑呢。

床边有一把硬椅子。这么多星期以来,古斯塔德已经在上面坐得很适应了。丁肖基的双脚顶着床单直挺挺地竖在床垫的一头。他朝床下望望,想看看那双十二码的鞋子在不在他的箱子边上,却只看到病人用的便盆,白色的珐琅在黑暗中孤零零的,便盆旁边是长颈瓶模样的半透明的小便器。

不是每个病人都睡着了,有几个正盯着古斯塔德,看着这个下班后总是到这里来、但其实却用不着来的健康人。病房微弱的灯光下,他们眼神带着恐惧,费力地聚焦、游移,又重新聚焦,什么时候轮到他们?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然后呢?眼泪从一个老人的脸上慢慢滑落,静静流到白色的枕头上,如同他头发一样白色的枕头。其他的人则很安静,很安心,这个在他们中间生活了若干星期、跟他们有说有笑的人,已经让他们知道死亡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从温暖的呼吸到冰冷的身体,距离并不遥远,从人变成圣马利亚山门口处兜售的白色蜡烛,又是多么地轻而易举。

丁肖基赖以生存的种种必需之物,都已经被拿走了。床边挂吊瓶的金属架子光秃秃的,冰冷无声地立在那里,像个家用的普通衣帽架。几个星期来,随着病情加剧,各种管子也在不断增加,一根穿过丁肖基的鼻子,两根扎在他的胳膊上,床单下面还有导尿管,现在都撤掉了,好像他根本就没病过。管子是怎么拔出来的?插入的时候,手法熟练而牢靠,拔出来的时候还会是这样的吗?会不会是乱拔一通?就像从我已经没用了的破收音机上拆零件一样?拔下来的管子会不会丢进垃圾堆?会不会像修理铺外到处乱丢的线圈、变压器和电容器一样?

丁肖基被扒光了一切。等送到天葬塔,等祷文念过、仪式办过,兀鹰将完成后面的事情。等骨头被啄干净,等白骨消失之后,没有证据会证明丁肖基曾经生活过,曾经呼吸过,除了对他的记忆。

可在此之后呢？记忆如果也消失了呢？我走了以后、所有的朋友都走了以后呢？那时又会剩下些什么呢？

没有睡觉的病人依然看着古斯塔德。与他们的目光相遇，他觉得有些惊惶。于是，他只盯着丁肖基的病床看。铁架子床刷成奶油白色，油漆剥落的地方露出黑色。三个孔里有三个木制的摇把，第一个是抬起床头用的——丁肖基吃饭的时候，我曾经帮他摇起来过，有曲轴和齿轮，和我小时候的金属插件玩具一样。第二个孔是控制脚下的（我摇错过一次）。第三个是控制中间的。奇怪，为什么要把肚子或骨盆抬得比身体其他部分高？我只能想到一个原因，还不是医学方面的。莫非是实习生和护士要玩什么扮医生、过家家的游戏？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个？可以说给老丁听，他会想出一个更好笑的来，就像他编的医院小调：“哦，给我一个家，那儿有护士乱摸的手……”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他在丁肖基耳边小声说着，然后笑了。

丁肖基的妻子出现在门口。她扫视四周，阔步走进病房，走路的样子像是在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可不是个好糊弄的人。古斯塔德的笑还没来得及收起，被她看见了，她狠狠瞪了他一眼。

阿拉梅个子很高，比丁肖基年轻时还要高很多，一脸吹毛求疵的模样，随时都想挑挑这个世界的毛病，尤其是挑住在这世上的人的毛病。世上要是真的有泼妇的话，她就是其中一个。她又细又长的脖颈倒插在两个总是向上耸着的肩膀之间，背有点驼。古斯塔德在想，这个老丁，没有孩子，妻子又是个像阿拉梅这样的女人，而他却那么富有幽默感。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因为家里的这只老鹰，他才那么幽默的。他想起了丁肖基最有趣的一个段子，忍不住笑起来：“我死了不用送天葬塔。我家的老鹰早就提前把我的骨头啃干净了。”

“阿拉梅，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告诉我。”他表示完吊慰之后说道。

没等她来得及说什么，一个脸上像抹了面糊的年轻人闯了进来。



“阿姨！阿姨！”他的声音很尖，有一部分是从鼻子里传出来的，那鼻子的形状和大小恰好适合传递他的高音。“阿姨！我还在厕所，你怎么就走了？”病房里的病人睁开眼睛。古斯塔德估摸这个年轻人最少也有二十岁了，他是谁呢？

“嘘！蠢驴！赶紧闭嘴！你这个没脑子的孩子，这里睡的都是病人。我走了，你在厕所里会迷路？”面对她的责备，半大不小的男人撅起嘴来。

“过来，见见古斯塔德·诺布尔叔叔，他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她对古斯塔德说，“这是我们的外甥纽斯利，我姐姐的孩子。我们没孩子，所以他跟我们自己的儿子一样，私下里他叫我们爸爸妈妈。我把他带着，看看能帮什么忙。过来，过来，站在那里看什么！跟古斯塔德叔叔握握手！”

纽斯利咯咯地笑着伸出了手。他很瘦，塌肩膀，像个单亲母亲的单薄孩子，古斯塔德握着他潮湿冰凉的手，心里忍不住想，这只老鹰的姐姐怎么会生下一个像纽斯利这样懦弱的孩子，这或许就是命运的捉弄。他又问了一遍阿拉梅：“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纽斯利上厕所的时候，我跟天葬塔那边打了电话，他们说灵车半个钟头就到。”

在阿拉梅让纽斯利闭嘴之后决定闭上眼睛的病人们，此时又睁开了眼睛，因为纽斯利又通过他那能制造高音的器官说道：“我好害怕啊，阿姨！”

“啊？这下你又在怕什么啦？”

“怕灵车啊，”他哭诉道，“我不想坐在灵车里！”

“你这个没脑子的孩子，有什么好怕的？就跟一辆面包车一样。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次，我们大家就是坐面包车跟多拉伯叔叔一家去维多利亚公园野餐的？还看到了那些动物？就是一辆面包车，跟那次的一样。”

“不要啊，阿姨，求求你了，我好害怕。”他退后几步，两只手绞在

一起。

“该死的东西！天知道我把你带来有啥用。还以为你能帮上点忙。天哪，我头都晕了！”她边说边用双手使劲敲打着自己的脑袋。

古斯塔德觉得该说两句了，不然更多的病人要被病房里的这段噩梦吵醒了，“阿拉梅，我跟你坐灵车吧，我能帮上忙的。”

“看看？看看，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听听古斯塔德叔叔怎么说的，他害怕了吗？”纽斯利盯着自己的脚，嘴巴撅得像要吹泡泡。她使劲拍了拍他的背，他向前趑趄了一下，“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要看着我！”

“好了，好了，他也会坐的。”古斯塔德说道，“他会坐在我身边，是吧，纽斯利？”

“好的。”纽斯利傻傻地笑着。

“我可不想听你的傻笑。”阿拉梅说道，可还没等她把话说完，纽斯利又突然爆发出一阵傻笑来。

她把注意力转到床下丁肖基的衣箱，“过来，过来！纽斯利！别傻站在那里，过来帮我把这箱子拖出来。我得看看爸爸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不能相信医院里的这些人。”

古斯塔德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先消失，等灵车到了的时候再出现，“对不起，我等一下再过来。”

阿拉梅正一门心思地盘点东西，不耐烦地对他挥了挥手。他扫见了箱子里丁肖基黑色的鞋子，没有了主人的脚，它们看上去要比实际的大。

他穿过冰冷的长廊，走下台阶，穿过接待区和大厅，走到医院外边的空地上。草坪有点潮湿，有一股刚刚割过草的清香。空地上很黑，只有从走道旁路灯杆上一盏铸铁的装饰灯发出的微光。他朝小花园走去，那里有一张长凳。丁肖基刚住院的时候，许多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都曾在那里坐过。

长凳跟草坪一样，也有点湿。现在不是起露的时候，一定是园丁浇花时洒的水。古斯塔德把手帕铺在上面，坐了下来。他一直抵挡住



的疲惫向他袭来,他感到支撑不住了,被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整整一天,这力气支撑着他去了克劳福德市场,去了圣马利亚山,支撑着他尽量不要跛足,支撑着他去容忍阿拉梅。

树下的长凳凉爽、宁静,如同乡村一般,或者像山村的车站,听得到夜行动物的声息。在马泰兰,我八岁大的时候,爸爸把全家人都带去了:奶奶,爷爷,叔叔一家(是他背叛了爸爸的信任,也毁了他的生活),还有两个用人。他们在中央饭店订了四个房间。从吭哧吭哧爬上山丘的小火车上下来的时候,天正在下雨。一家人坐黄包车到了旅馆,觉得到处都是湿的。旅馆经理是爸爸的私交,他把巧克力热饮送到每个房间。天黑点灯之后,有了蚊子。古斯塔德还是第一次睡在蚊帐里过夜。他从蚊帐的开口处钻进去,妈妈会把蚊帐边缘紧紧压在床垫下面。隔着这层朦胧的薄纱说“晚安,愿神保佑”,然后听她说“晚安,愿神保佑”,那种感觉有点奇怪。她的声音很清晰,可人在蚊帐后面却显得那么虚幻,遥不可及,而他一个人孤独地睡在白色的罩子里面,好似被埋葬在没有蚊子的坟茔中。旅途太长了,他睡熟了。

可那景象,我妈妈的样子牢牢地锁在了我的脑海中。她透过白色的轻纱蚊帐,对我说“晚安,愿神保佑”,她轻柔的、渐渐逝去的微笑,在我蒙眬的睡眼前漂浮。她和蔼、温柔的眼睛,永远在我的记忆中漂浮。当他十八岁母亲去世的时候,他选择这样的景象来记住她。

自那以后,早餐时便再也没有吃过像他在马泰兰时吃过的可口的玉米片,或是抹了奶油和果酱的烤面包。那个时候,棕色的猴子叽叽咕咕地围在周围,不是在争掉下的饼干,就是在捡地上的渣子,胆子大的还敢径直从他的手里夺饼干。他还骑过小马,清晨或傍晚,去回声谷、猴子谷、揽景峰和夏绿蒂湖,会走很长的路。爸爸给每个人都买了根拐杖,刚刚雕好的拐杖,还带着树木的清香。山谷清凉的空气把肺里城市的浊气一扫而光。黄昏时分,天有点冷,他们得穿上套衫。经理跟他们讲了他在山中猎老虎的故事。到最后一晚,厨师为他们做了一种特殊的布丁,吃完之后,厨师出来,跟他们告别,装作他们不满

意他的布丁而失望的样子。他们觉得厨师是在开玩笑,碗明明被舔得一干二净了啊。厨师拿起空碗,当着他们的面打碎了,他们还在惊讶的时候,厨师已经把碎片分到每个人的盘子里,自己也拿起一片,给他们演示该怎么吃。大家笑起来,明白自己被捉弄了,于是嚼起了这个用白糖和明胶做的碗。“看看,这才是甜蜜的一碗呢。”爸爸说道。

可古斯塔德却神情低落,没有说话,他在想,明天假日便要结束了。爸爸想让他高兴起来,说他们明年还会再来的。这时候,碗已打碎,大家吃起来了。这样的举动有一切都完了的意思,他不愿去吃这白糖和明胶做的碗,哪怕只是一片。

书店倒闭、法警到来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只破碎的碗,无助地看着书架被清空、书被搬上卡车。爸爸无可奈何地跟法警求情,没有任何结果。法警鞋子上的鞋钉在石头地面上嗒嗒作响。他们只顾完成任务,拆解了父亲的生活,把拆解下来的碎片喂到卡车的肚子里,一溜烟地开跑了,只留下一股难闻的柴油味。我依然记得在马泰兰的晚餐桌上,吃着打碎的碗,一样地可怕,一样地在说“一切都完了”。

那晚吃的是什么的布丁?柠檬?不是,应该是凤梨,要么就是焦糖味的?也许是吧。即便是记忆,也不是永远不变的,记忆也需要小心翼翼地保存。现在丁肖基死了,明天秃鹰就来了,除了记忆,什么都不会剩下。他的笑话,两个男人和他们妻子的笑话,还有就是自行车打气筒的故事。还有“哦,给我一个家,那儿有护士乱摸的手……”

古斯塔德闭上眼睛,头垂了下去,猛地又抬起来,再垂了下去,又抬了起来。他的眼镜有点往下滑。头第三次垂下之后,他再没有挣扎着抬起来。

*

一声嘹亮的汽车喇叭声响彻黢黑、潮湿的草地,让树林中的蟋蟀和蝉虫全都噤了声,也把古斯塔德从短暂的小憩中惊醒过来。他向上



推了推眼镜。有一辆小轿车挡在了医院的车道上，一辆面包车想通过。他站起身。建筑物里的灯光照出了车身上的字，“灵车”，还有“孟买帕尔西人联合会”几个字。黑夜中，没有刷漆的车身闪着诡异的银白色光。

他赶忙穿过草地。蟋蟀的叫声又在草地中响起，蝉声也又尖厉起来。他在想，灵车可以被车辆和障碍挡住，但死亡呢？死亡任何时候都会来到，想准时来到也行，或者像现在时兴的晚点也行。

拦路的车开走了，灵车接着向前开了一小段路。他到达入口处的時候，有两个男人正从车上下來，走上了通往大厅的台阶。阿拉梅正在等候，“啊！你到哪里去了，古斯塔德？我还以为你忘记了，回家去了呢。”

她以为她在和谁说话？跟她那个娘娘腔的侄子？不过，他表面上很镇静，“我看到灵车刚刚开到，你准备好了吗？”

办完医院的手续，验完、交还了相关的证件，两位运尸工开始工作。阿拉梅在丁肖基的箱子里最后一次翻查时，纽斯利提着她的手提包站在旁边。她尽量甜美和礼貌地问那两个人，“请问，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小箱子捎带上？我们可以顺便到我家一趟，我把它放下？”

“女士，我们是不能那样做的，我们得直接回去，我们只有一辆车值班。”

阿拉梅两只手温顺地握在一起，头歪向一边，说道：“喂，伙计，如果你们能帮我的话，一个可怜的老寡妇会替你们祈祷的。”

但那两个人很坚决，他们早已看出了她真实的样子，“对不起，不能那样做。”

她松开手，怒冲冲地转过身，身体像一根竹竿僵直地朝门口走去，低声抱怨说如果打的自己就得走冤枉路了。“又懒又蠢的东西。”她小声嘟囔，但没有特别冲着谁。纽斯利拿着她的提包，跟在她身后，两位运尸工抬着铁棺架，古斯塔德跟在最后。

在灵车里，棺架被固定在了车的一边，另一边是长座椅，为乘客

准备的。司机发动了引擎,阿拉梅示意让纽斯利上车,他缩着肩膀,双手交叉在胸口,向后退缩,“不,阿姨!我不要先上!求你了,别让我先上!”

“你这个胆小的家伙!永远是个蠢货!”她用手背推开他,“一边去,一边去!我先上!”她没理会运尸工伸出的准备拉她上车的手,自己一跃便跳上了车,“现在,你这个胆小鬼可以上来了,你可以躲在我的衣服下面。”

可纽斯利却转向古斯塔德,他用眼神和手势哀求古斯塔德先上。古斯塔德上了车,纽斯利最后一个上车,畏畏缩缩地坐在最后面。车外的人摇了摇头,关上后门,走向前面,坐在了司机身旁。

一路上没什么大事发生,除了有一截特别不平的路段。每个人都被颠得晕头转向,棺架也颠得上下跳动,死人的头稍微转了过来,吓得纽斯利哇哇大叫。阿拉梅因此也受了点影响。她抽起了鼻子,还拿出一块小手绢擦起了眼睛,古斯塔德觉得很反感。平静一点要比假装好,无耻的虚伪。要是她需要更多的眼泪,她得花钱去请哭丧的人。感谢上天,死后的生活好坏跟眼泪的多少没有关系。

但是他错了。鼻子没抽几下,眼泪没抹几把,阿拉梅便让古斯塔德领教了被他过于低估了的表演才能。灵车刚一开入灵场的大门,开始爬坡,她便突然浑身抽搐,痛哭起来,没有任何前兆。她的身体前后摆动,她瘦高的身躯在狭小的空间里前后摇晃,她的手抓住自己的头,号啕着:“哦,我的丁肖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丁肖基!”如同汤姆·琼斯在唱《黛丽拉》一样,¹古斯塔德想着。丁肖基肯定会挺享受这个样子,他家的老鹰,最终唱起了她的失恋之歌。

“你就这么离开我了?离开我了?为什么啊?”看看丁肖基没有回答,她抽泣得更厉害了,一腔怨气又冲着车顶发去。“哦,神啊!你都干

¹ 汤姆·琼斯(1940—),本名叫托马斯·琼斯·伍德沃德,生于英国威尔士的著名流行乐手,《黛丽拉》是他的成名曲之一。



了些什么？你把他带走了？为什么啊？我该怎么办呢？也把我带走吧！现在就把我带走吧！”她对着自己的胸口，连捶带打地来了两下。

司机开车缓慢地通过了下面的墓园，看看没人说话，便向上开去。阿拉梅还没有办任何手续，古斯塔德要司机往回开，先去办公室。

“这些人，”司机抱怨道，“以为是星期天郊游啊，让我来来回回地兜圈子。”

古斯塔德扶着阿拉梅进了办公室，她依然在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是神的意志，阿拉梅，”他有点厌倦了，想用自己知道的礼节性的话让她安静下来，“丁肖基从痛苦中解脱了，这是神的怜悯。”

“是啊，”她哭泣道，这么瘦小的胸腔却能有如此响亮的抽泣声，真是难得，“他解脱了！他是从痛苦当中解脱了！”办公室里的职员给他们看了收费标准和费用的情况。

“让我们想着丁肖基吧，”古斯塔德说，“给他准备祈祷吧。”他只能在她抽泣停顿的瞬间，见缝插针地说，“你是打算安排一个四天的祈祷呢，在墓园的上层；还是一个一天的祈祷，在墓园下层？”

“一天还是四天，又有什么区别呢？他已经走了！”

“要是在上层，你得在这里住四天，你能行吗？”他觉得一个实际的问题或许能让她的泪水停下来。

果然如此，“啊？你疯了吗？四天？那谁来照看我的小组斯利呢？谁给他做饭？”接着，事情就变得很省力了。葬礼排在第二天下午，阿拉梅同意把消息刊登在第二天早上的报纸《王者世界》上。墓园的工作人员答应，他会赶在报纸付印之前给报社打电话通知的。

他们又上了灵车，司机带他们去了安排好的祈祷场。祈祷场前面有个小阳台，正对着祈祷堂，后面还有个浴室，死者可以在里面接受最后的净身。祈祷前，阿拉梅、纽斯利和古斯塔德依次洗了手和脸。

就在这时，阿拉梅却和人争吵起来。她对要给丁肖基进行净身仪式的人说，不准他们用传统的方法给他净身，即用牛的尿给他擦拭身体。“我们不听这些牛尿的废话，”她说，“我们都是现代人，只用水就

好了。”她坚持说水要用温的,因为用冷水洗澡,丁肖基好像经常要感冒的。

古斯塔德觉得很尴尬,他走到一旁,去做自己的祈祷。纽斯利很高兴地跟在他身后。不过,阿拉梅也很快结束了跟那些人的争执,跟着他们到了阳台上。

在阳台上,纽斯利发现他没有带祈祷帽。“你这个没脑子的孩子。”她咬牙切齿地说道,却因为时间和场合的关系,不能大声训斥他,“到祈祷的地方却不带祈祷帽,那我问你,来这儿有啥用?扫地呀?”

古斯塔德想让他们安静下来,他拿出自己的白手帕,沿着对角把手帕折了起来,告诉纽斯利可以怎么戴在头上。这办法很好,可阿拉梅却又骂开了:“这个该死的东西,是什么火把他的脑子烧坏了,我真奇怪。”然后,才决定让这件事过去。

古斯塔德祈祷完毕后,立刻离开了阳台,他不知道还能容忍这个女人多久。他走进空房间,坐在黑暗中的角落里。两个男人把白衣覆盖的尸体抬进来,放在低矮的大理石台子上,尸体的脸和耳朵没有被白布盖起来。有位司祭走了进来,在丁肖基的头旁边点燃了一盏油灯。

一切进行得如此高效,真是轻车熟路,好像丁肖基每天都要死一回一样,古斯塔德心想。阿拉梅和纽斯利也坐了下来。司祭拿起一块沉香木,在油里蘸了蘸,拿到火前。他把木条放在香炉前,撒了点香,香的气息充满了整个房子。司祭开始祈祷,不知为什么,安静的祈祷却让纽斯利浑身不舒服。他烦躁地扭动身躯,不停地摸着头上的手帕。但很快,阿拉梅靠肘和膝盖在他身上猛戳,不费只言片语就让他安静了下来。

司祭的祈祷很完美,他把每个词都念得清晰而饱满,纯粹得像第一次从人的嘴里说出来一样。刚开始,古斯塔德有点走神,现在也开始倾听起来。祈祷词听起来很让人放松。很好听的声音。就像纳特·



金·科尔在唱“你将永远不会变老”时的声音一样,有如丝绒般温柔而舒缓。

司祭的声音不大,一点一点,声音慢慢升高,逐渐抵达房间的每个角落。时不时地,他会给香炉里面添一片沉香木,或撒点香。阳台外面有只灯泡在闪着微光,灯光很暗,只能模糊地勾勒出门口的位置,门在香雾的后面朦胧可见。屋子里,油灯的光柔和地洒在丁肖基的脸上,灯火会随着拂来的微风跳动,灯光与影子就像玩游戏的小孩子,轻柔地触摸着他的脸,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

祈祷声慢慢充满了房间,慢慢地,祈祷声与黑暗的房子融化在了一起。古斯塔德还没意识到,他像着了魔一样,在祈祷声中忘掉了时间,忘掉了阿拉梅,也忘掉了纽斯利。他聆听着音乐,歌词虽然不懂,却让他觉得心旷神怡。他的一生都在死记硬背地祷告,那是死的语言,他根本不理解其中的含意,直到今晚,在司祭轻柔的音乐中,语词才活了起来,他真正开始走进、开始理解其中古老的意蕴了。

司祭吟唱了一段拜火教的古经,音调和节奏与黑夜的声音融和在一起,与从树林与灌木丛中传来的黑夜与自然的聲音融和在一起,升起在天葬塔四周生长繁茂的植被上。乐声与自然界的种种声音,夹杂着草丛中与树林里动物与昆虫的浅吟低唱,越过灵场,越过天葬塔。种种声音与沉香木和檀香的气息融和在了一起,与屋里祈祷的乐声、与油灯的光融和在了一起,古斯塔德全都听懂了。

三

迪娜瓦兹的头斜靠在沙发上,睡熟了。他用钥匙打开了门,吵醒了她。

“很晚了吗?”她问道。

时钟显示刚过十点,时钟的钟摆静止不动了。他看了看手表,“十一点半了。”他打开玻璃门,寻找钥匙。

“出什么事了？”

他一边上发条，一边告诉她阿拉梅、纽斯利、灵车，还有他们去墓园的事情。“我到了墓园之后，又困又累，我告诉自己，五分钟之后就离开，可祈祷开始了……”他停了下来，觉得有点傻，“那么好听，我就一直听下去了。”

他转动分针，等待十点三十分的钟声，然后把针调向了十一点，“丁肖基的脸，在大理石的台子上，看上去那么平静，你会觉得我有点不对头吧……我把自己的头摇来摇去，转换方向，想着肯定是灯光的问题，可是……”

“什么？告诉我。”

“毫无疑问，他在微笑。”他又看了看手表，调整了时钟的针，“快告诉我，我是不是疯了？”

“祈祷是很有力量的。”

“在医院的时候，我看了他的脸。在灵车上，我又看了，可都没看到微笑。”

“祈祷是很有力量的，祈祷可以让丁肖基的脸上充满笑容，也可以让你的眼里充满笑容。”

他搂住了她，“希望有一天我去那里的时候，脸上也能充满笑容，你的眼里也能有。”时钟还是没有声音，他轻轻拨了拨钟摆，关上了玻璃罩。



第十七章

DISHIQIZHANG

一

没有在报纸上看到讣告的人,可以从银行发的备忘录里看到。经理出了个通知,职员们需要参加两项活动,其一是星期一下午三点三十分的葬礼,其二是星期二下午三点的尤萨姆那仪式¹。备忘录出来之前,只有古斯塔德一个人选择其中一项参加就可以了。梅顿先生决定参加葬礼,他请古斯塔德搭他的车一道前往。

墓园来了很多人,亲戚不多,却有很多朋友和同事。消息很突然,他们没来得及换上白色衣服,也没准备祈祷帽,但大家还是设法做了些准备。女人们把纱丽从头上垂下,男人们要么用手帕、要么从山脚下的商店里借来了帽子。

时间还没到三点三十分,人们仍然在陆续到达。大家被安顿在陵墓旁边的亭子里,来人中有些不是拜火教的信徒。看着静坐等候仪式开始的人群,古斯塔德意识到,丁肖基曾经将笑声带给了他们中的每个人,据说即便是“猫头鹰屁眼”拉坦掌,也曾被丁肖基的笑话逗笑过。

¹ 尤萨姆那仪式,拜火教葬礼仪式,由六位司祭为死者的灵魂祈福。

阿拉梅在第一排面对大理石台子的地方给古斯塔德留了位子。古斯塔德陪着梅顿先生走过来,梅顿先生向阿拉梅表示慰问,她感谢了他,又把纽斯利介绍给他。“这是丁肖基的希望,他曾希望自己在退休以前,纽斯利可以和他一起在银行并排工作。天啊,现在一切都太晚了。”她这么说,是在为她实现帮纽斯利安排工作的工程铲好头一锹土。

她觉得,应该让梅顿先生也坐在第一排,这样才显得有礼貌,于是把纽斯利的位子让了出来。值得赞扬的是,纽斯利居然一声没吭,到后面去了。这个半大孩子穿着白色的外套,戴着祈祷帽,消失在吊唁的人群中,但司祭示意把灵犬带上来的时候,他又冒出来了。天葬塔的灵犬被牵到棺架前面。根据习俗,这是一条具有神力的灵犬,它有神奇的眼睛,可以克制邪恶的死神,帮助好的力量。纽斯利伸长了脖子,使劲瞅着,从椅子上激动地站起来,好像从没看到过狗一样。他嘴里咿咿地叫着,打起了响指,想把灵犬招到自己这边来。

还好,没人注意到纽斯利。灵犬走近棺材架,静静地闻了闻,刚要离开,阿拉梅突然站起身,高举双臂,哭喊起来:“哦!狗啊!你出点声吧!我的老天啊!这狗竟然不叫?现在都完了!哦,我的丁肖基,你真的离开我了!”

她身旁的女人们赶忙去安抚她。古斯塔德和梅顿先生立刻退到一边,看得出他俩在暗自庆幸不用去帮忙了。古斯塔德对这种痛苦的表现摇了摇头,他知道她其实并不懂灵犬是干什么用的。可怜的阿拉梅,可怜她那些现代的想法,看似正宗,却实属误解。

那些女人拉着阿拉梅,拽着她的胳膊,想把她按在椅子上,不让她冲向棺架。当然,要是身材高大的阿拉梅真要想冲上去的话,她完全可以轻松地甩掉四五个喘着粗气的女人。但她却突然放弃了,跌坐了下来。女人们抱着她,拍着她的脸颊,帮她整理纱丽,不断地安慰着她。

“这是神的意志,阿拉梅,神的意志!”



“善神要做这样的事，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冷静点，冷静点，为了丁肖基，不然他去那边的路上会走得不安生的。”

“神的意志！神的意志！”

“安静，安静，阿拉梅！哭得太多会让尸体很沉的。他们抬不动。”

“神的意志！阿拉梅，神的意志！”

司祭耐心地等待着，人群安静下来之后，他又开始念起了祈祷的经文。剩下的过程很顺利。最后，阿拉梅受邀把檀香和沉香木放在火中。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她，女人们随时警惕着，以防她再次情绪失控。不过这一次，她看起来已经很平静了。

家人和亲戚行完礼之后，吊唁的客人也依次上前，弯下腰触地三次。此时，屋子一下子暗了下来，四条阴影遮住了照进祈祷室的阳光。抬棺人出现了。他们站在门口，等着把棺架抬到天葬塔，抬到兀鹰的井中。

轮到古斯塔德了。他仔细看了看丁肖基的脸，鞠了三个躬。我该为他抬棺架，老丁肯定愿意让自己的朋友来做，可是愚蠢的习惯却非得用这些职业的家伙。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些可怜的家伙被人当做贱民来对待。

吊唁仪式结束。抬棺人进场，他们从头到脚都裹成白色，戴着白手套，穿着白色的帆布鞋。人群向两旁闪开，让出一条宽宽的通道，唯恐碰到他们。丁肖基的脸被盖了起来，四个抬棺人抬起了铁架。

出门之后，抬棺人走了几步便停了下来，等着准备跟随他们上去的男人在后面排好队。去兀鹰之井的路上只能让男人走，女人们在墓园等着。

“古斯塔德，看在老丁的分上，带纽斯利去山上吧。”阿拉梅说，“他没我会害怕的，要跟你在一起才可以。”

“当然可以。”古斯塔德说道。他拿出手帕，喊了纽斯利。他们拉着白色的手帕，加入人流。银行来的男人都希望能和丁肖基走上最后

一段路。人群三三两两,手拉着白色的手帕,很多人哭出声来。拉着手绢一起走,这是古老的习俗,据说这样结伴而行就有力量抵御死亡周围蛰伏的邪恶。

梅顿先生拿了块白色的丝绸手帕,走近古斯塔德,“可以吗?”古斯塔德点点头,另一只手拉起了他的手帕。手帕上有昂贵香水的味道。四个抬棺人挪了挪脚步,移了移压在肩头、陷进肉里的棺架杠子。他们回头看了看队伍是否已经排好。灵犬和司祭已经到位,抬棺人出发了。

拉着手帕的男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跟在后面。古斯塔德微笑着鼓励纽斯利,然后望了望墓园。女人们正在那里,看着男人陪伴他们的朋友走完最后的一程。他在寻找阿拉梅,想看看她是怎样对待这一幕的,他期待看到最后一次的出格表演,痛哭流涕,捶胸顿足,说不定还要扯两下头发呢。

但看到她端正地站在那里,紧握双手,古斯塔德有些吃惊(也为自己不厚道的想法感到羞愧)。她正静静地目送着丁肖基,当古斯塔德再次回头望去时,他意识到她真的是在哭泣。她的眼泪总算能安静地流下来了。记忆的深井中,应该是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她,会是什么呢?是快乐、是悲伤、是愉悦,还是懊悔?在他们共同的生活之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记忆,可他只听过那句“我家的那只老鹰”,然而,在这句话的背后,谁又知道掩盖了他们之间怎样的爱、怎样的生活?

蜿蜒的人群走在通向天葬塔的路上。路旁茂密的树林和草丛中,被惊扰的动物簌簌作响。一只松鼠蹿到抬棺人的前方,愣了一下,蹦到了一边。吃腐肉的乌鸦,延展着巨大的身躯,在树顶上好奇地盯着人群。前方,一群孔雀飞到路边,好奇地探望一下之后,又急忙躲进树林安全的地方,只留下蓝色的脖颈在绿色的丛林之间闪着微光。

沥青道走到了尽头,前方是碎石路。人们走上碎石路后,脚步声更响了。随着人群全部踏上了碎石路,脚步声响亮得令人敬畏。嘎吱、嘎吱、嘎吱,锉细,碾平,磨碎,如同死神的磨盘,将每个生命碾平、磨



碎之后,送进死神的口中。

人群走上小山,抬棺人在前面掌握着步调,嘎吱、嘎吱、嘎吱,古斯塔德心里暗想,这声音伴随着死亡,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脚步声庄严肃穆,令人敬畏,如同死亡本身一样,无论我听了多少遍,始终都是那么的悲伤,也始终无法透彻地领悟其中包含的意味。嘎吱、嘎吱、嘎吱,这声音搅动过去,搅起沉睡的记忆,将它们全都搅进当下生活的涌流中,搅到我正在行进的这座小山上,抛撒在这碎石铺就的路上,好像是要把所有曾经的伤逝、曾经的忧患,一个个地锉细、碾平、磨碎,碾成枯干的碎片,磨成虚无,永远地灰飞烟灭。

但记忆却总是回来。太多的碎石要踩,太多的路要走。为奶奶,她曾坚持说吃鸡要吃现杀的,她熟谙香料和摔跤,通晓婚姻与摔跤之间共通的秘密。为爷爷,他做的家具跟他自己一样坚实牢靠,他知道一件足以传家的家具不光是木头和插销什么的,它会让一个家庭更加富足美满。为妈妈,她如晨曦一般纯净,如她的曼陀林一样甜美,她一生都温柔贤惠,从不得罪人,她会隔着纱帐,柔声地说“晚安”、“愿神保佑”,可惜她走得太早了。为爸爸,他喜欢书,想把生活当成书来读,可是却迷失在了书里,彻底迷失了,如同读到最后一卷时突然发现,最重要的几页不见了……

山顶上,路变平了。队伍来到塔下。抬棺人停下脚步,把棺架放在塔外的石台上。他们最后一次揭开了死者脸上的布,站到了一边。该是最后一次道别了。

男人们走近石台,如同走上小山时一样,依旧三三两两。他们牵着白手帕,一齐弯腰,鞠躬致意。抬棺人抬起棺材,爬上石头台阶,朝通向石塔的门走去。进去之后,他们关上了身后的门。送葬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他们知道里面将发生什么。抬棺人会把尸体放在石台上,放在三个同心圆石的最外圈。接着,为了不碰到丁肖基的身体,他们会用特制的钩子,把他身上的白布一寸寸地撕掉,让他光光地暴露在天空的造物面前,就像他刚来这世上时一样。

头顶上，兀鹰任意盘旋，越飞越近，每划过一个圈子便飞得更低一些。它们纷纷落在高塔的石墙和四周的大树上。

纽斯利紧紧地贴着古斯塔德，紧张地嘟囔：“古斯塔德叔叔，兀鹰来了，兀鹰来了！”

“是啊，纽斯利，”他安慰道，“别怕，没事的。”纽斯利感激地点头。

送葬的人群走向旁边的小亭子，仪式的接待递上祈祷用的经书。经书的份数不够，他自言自语道：“得有多少本才够用啊？”

高塔那里，司祭击了三下掌，为丁肖基灵魂升天的祈祷开始了。

祈祷的时候，成群的兀鹰飞了下来，原本姿态优雅地飞翔着，在落地的时候却变成了一个个弓腰驼背、冷酷无声的黑团。现在，石墙上一排排地站满了兀鹰，它们光秃的脑袋和蛇一般的长颈与羽毛丰满的身体并不匹配。

祈祷的书交还了回去，白手帕也叠好收了起来。送葬的人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洗洗脸，洗洗手，祈祷一番之后，下山回到生者的世界当中。也就在那时候，在水流声和祈祷声之间，古斯塔德突然对梅顿先生说：“我星期五和星期六得请个假。”古斯塔德的决定来得很突然，他自己还没想好什么理由。

但梅顿先生以为，他的请假肯定是和丁肖基的丧仪有关。他很理解，“当然可以，我会把这事记在日历上的，明天一早就做。”

到了山下，古斯塔德把纽斯利还给了阿拉梅。她对梅顿先生能来表达谢意，他说这是他的职责。

二

古斯塔德乘坐的出租车开到维多利亚车站时，街灯已经熄了。车站的正面，女王的雕像在晨曦中高高耸立。身穿红衫、缠着厚厚头巾的搬运工冲到出租车跟前，看到只有一个小包，悻悻地走开了。



古斯塔德走到车站巨大的显示牌前，上面还没有车次信息。旁边，成群的旅客围着一位穿白夹克的铁路职员，向他抱怨一大堆的问题，职员不停地用带黑色帽舌的白帽子擦前额的汗。古斯塔德瞅准一个缺口，挤进人群，隔着大家的头，喊道：“请原谅，检票员！”

他的客气在他与被抱怨声包围的耳朵之间，立刻架通了联系的桥梁，一个“请”字对一个不胜其烦的人来说，真是一剂清凉剂。“什么事，先生？”

“怎么没火车？”

“火车从午夜开始罢工了，先生。”

古斯塔德松了口气，现在我可以取消行程而不必感到内疚了，“一趟车也没了？”

“我们也不知道，先生。请注意听广播，他们会提供最新情况的。”

古斯塔德谢过了他，转身去了问讯处。紧闭的窗户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接受退票。列车恢复营运之后才开始售票。”把他的票一退，把钱还给吴拉姆·穆罕默德，会是最容易的事，从此永远忘了吉米。可是，如果我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解释……

卖茶水的摊子生意不错。迪娜瓦兹是不许古斯塔德吃任何未经正规公司包装过的东西的，可现在还太早，没有瓶装的冷饮。那人面前堆起了高高的金字塔般的杯子和碟子，“热茶！热茶！”吆喝的中间，他还兴致勃勃地唱起了自己编的顺口溜：

拿着碟子喝，拿着杯子喝！

忘了你的忧愁，喝光了再说！

不管今天还是明天，火车总会开！

忘了你的忧愁，喝上一杯再说！

古斯塔德放下包，说道：“慢着！”那人正要提起炉子上咕咕沸腾的大茶壶给他倒茶，“杯子是脏的。”

那人斜眼看了一下,“你说得没错,不要担心,马上,它就变干净了。”他冷不丁地给了旁边的伙计一个耳光,“笨蛋,没洗干净?赶快去洗,不然我把你扔出去!”

“水是脏的啊,我能怎么办,你又不让我去打水。”伙计是个小男孩,只有八九岁,嘴里嘟囔着,把杯子又泡进一盆脏水里。

他的另一只耳朵又挨了一下,“蠢猪!还怪水?洗!洗干净,不然把你的骨头打断!”小伙计在脏水里搅着杯子,那人讨好地冲古斯塔德笑道:“现在彻底干净了!”然后挥舞着一块布擦干杯子。那块布有三种用途:擦汗,擦柜台,擦杯子。

古斯塔德端着茶,走到一旁,往碟子里倒了一点,吹了吹,尝了一口。滚烫的茶水很浓、很甜,喝下去的时候感觉很舒服,杯子虽然不干净,味道还不错。啊,在火车站喝茶别有一番滋味,倒不是茶有多么可口,而是能端着茶杯,拥有观察四周的特权。他超脱地看着在车站大钟下安营扎寨的一家四口:父亲躺在摊开的铺盖卷上,睡熟了,计划没有变化快,只得随遇而安;妻子坐在他的脚边,在给婴儿喂奶;稍大点儿的孩子蜷缩在父亲身旁。这家临时住所的四周是行李圈成的墙。不远处,一个女人点燃手提的煤油炉,炖起了咖喱饭。她的家人端着闪光的不锈钢饭盒,正吃着辛辣的早餐。

铁路保安走近炉子,一声不响地弯下腰,关灭了火焰。“嘿!”那女人叫道,“你干吗?”保安没有说话,傲慢地指了指墙上的禁止标示。

“我是个穷人,”那女人说,“我会认字吗?”

保安不情愿地开口了,念了上面的条例。“这是什么法律啊?”那女人抗议道,“连给孩子做点吃的都不行?”

“你给孩子做吃的,要是整个地方着火了,怎么办?”

喇叭咝咝嚓嚓地响了,然后是一阵刺耳的啸声。整个车站顿时安静了。茶摊上的乒乓声停了,卖报娃的吆喝声没了,这突如其来的安静也唤醒了那个躺在铺盖上的男人。他猛地坐了起来。每个人都等着头顶上的喇叭里传来解救的消息。咝咝嚓嚓的声音终于没辜负大伙



的期待：“检票检票检票。一二三四号站台。检票。一二三四站台。”一阵刺耳的啸声之后，又传来沙哑不清的声音，带病坚持的喇叭吞噬了一句话的大部分，几个幸存的单词从喇叭的网罩里挣脱出来，像是被随意吐出来的葡萄籽：“旅客需要……离开……等待火车到达……时间……有票的乘客可以……站台……”

一小股人流离开了站台，但大多数人还带着行李等在那里。车站保安四下奔走，想把他们赶回站台。背枪的士兵来回巡逻，眼睛盯着铁轨和信号灯。

古斯塔德还了空杯子，买了一份报纸。报纸头条写的是罢工的事，铁道部长承诺，依靠铁路管理层和军队，基本的铁路运营能够得以维持。

古斯塔德心想，这就是说，孟买到德里的铁路还可以运行。他认真地看着报纸，自从和那个养狗的白痴吵架之后，自从精心计划的家庭收支难以为继之后，这是他看的第一份报纸。

*

车站广播通知说，第七站台开往新德里的火车可以上了，列车不按座位卖票。

古斯塔德折起报纸，匆忙走向第七个狭窄的站台入口。他只有一个小包，比其他乘客要方便多了。那些乘客带着行李箱、铺盖、炉子、厨具、摇篮、木箱，还有装水用的易碎的陶器。火车还没停进站台，穿红衫的搬运工在人群中穿梭。“座位！座位！十卢比一个！”有人凑近古斯塔德，“先生，要座位吗？”

“这是不按座位卖票的车吗？”

“是的，是的，可我能给您找个座位。只要付我十卢比就成。”搬运工说。

古斯塔德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足够塞满五列火车的人群。“好

吧。”他说。那人带他走到站台,让他等在那里。

“您的车厢会停到这里,”他说,“就站在这里好了。”他指了指自己的铜制臂章,“记住,三八六号。”说完便向调车场走去。

不一会儿,火车开了过来,每个窗户都能看到一个个穿红衫、扎白头巾的人。车还没停稳,人们便争着把自己的行李往车上塞,争抢着上车。红衫们发话了,把他们已经占好的座位抢了回来,“座位!十卢比一个!”

向古斯塔德推销座位的搬运工朝他挥挥手,指指自己的臂章,“三八六!别着急,先生,慢慢来,您的座位已经准备好了。”

车厢早已经满了。“三八六”坐着把包塞到座位下面,古斯塔德拿出钱包,给了他要的钱。搬运工站起身,古斯塔德坐了下来。

“我们都得听他们的,是不?”上面有人说话。一个三十多岁、衣着整洁、躺在行李架上的男人从上面探出头,笑道:“这地方搬运工说了算。铁道部以为它说了算,罢工的人以为他们说了算,其实搬运工才是真正的老板。我付了二十卢比,才买到这个豪华卧铺。”

古斯塔德透过行李架的格档笑了笑,冲他点点头。半小时以后,汽笛鸣响了,车厢中、车门口和走道里已经塞满了人和行李。古斯塔德用一只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手帕已经拿不出来了。行李架上的男人说:“要差不多二十四个小时呢,不过,等会儿肯定会松一点的。”

他说得没错。随着时间的推移,车厢里好像没那么挤了,想多占点地方的侵略行为已经缓和了许多,装食物的袋子都已打开,午饭也吃起来了。卫生间也能用得上了,如果有人要给卫生间派人体其他器官的用途,待在里面的男乘客也会让出地方来。

“第一次去德里吗?”行李架上的男人问古斯塔德。

“是的。”

“运气不好啊,碰到罢工。不过现在去德里观光还真不错,现在的天气很宜人。”

“我是为个人的事去的。”古斯塔德说。



“哦，我也是为个人的事去的。”他觉得这巧合很有趣，“我父母住那里。他们说，我这年纪该结婚了，到了他们那年纪，要是看不到最大的儿子结婚就去世，会太让他们伤心的，所以我去挑个老婆。”他在上面平躺着说道。

“祝你好运。”古斯塔德说，并没因为自己成了这人倾吐隐私的对象而感到高兴。

“非常感谢你。”他坐直身子，却碰了脑袋。

车停站的时候，古斯塔德从窗口买了一杯茶。差不多快七点的时候，他才打开迪娜瓦兹给他准备的三明治，是煎蛋三明治，丁肖基的最爱。我原来都是怎么逗他的，三十年，每天两个三明治。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火车穿过暮色向北奔驰。古斯塔德慢慢嚼着三明治，望着窗外旷野上星星点点闪烁的灯光。这趟长途值不值？人生艰难，每个人的旅途到底值不值？

他又想到了丁肖基，思绪漫无目的地展开，跨越他们生活过的那些年。新来的，他曾这么叫我。他会举起胳膊说，藏在我的翅膀下，你会很安全，虽然有点味，但是安全。他给我指出谁可以信任，谁喜欢打小报告，谁会在背后插你一刀，谁会是头头的线人。还有点名时他把外套挂在椅背上蒙混过关的把戏。不论是午饭还是茶歇，甚至是上班中间，他怎么逗大伙乐，时不时地总有一句俏皮话。是啊，能把人逗笑真是一种奇妙的天赋。丁肖基的旅途也很漫长，但值得。

火车呼啸着穿过黑夜。天凉了很多。他打起了瞌睡，脑袋碰在窗玻璃上。

三

古斯塔德早上走了以后，灾祸一个接一个地跟上了迪娜瓦兹。先是牛奶溢出来，接着是米饭蒸糊了，她往炉子里灌煤油的时候，煤油又漫出来了，整个厨房一团糟。

她为古斯塔德担心,希望他不要去,但这也是唯一了解真相的办法,不然他心里不会安生的。老实说,我也不会安生。可是,一想到古斯塔德要去监狱,即便是作为访客探监,她也觉得很害怕。

还有,库蒂夏小姐给罗姗治病的规定步骤,她还没完成。罗姗现在好多了,可是库蒂夏小姐提醒过她很多次,不要被这种安全的假象给蒙蔽了,黑暗的力量异常狡猾,会像毒蛇一般隐蔽自己,趁人不防的时候,扑上前来咬你一口。其他所有的事我都照她说的做了,没有理由半途而废。

可是,为什么一提到索拉博,她总是让我耐心些,再耐心些呢?为什么她这么犹豫,不愿把最终的办法告诉我呢?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每晚我都睡不着觉,担心索拉博,这也影响到了古斯塔德,尽管他自己不承认,他总是说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可是每次我看他的时候,都会看到他眼睛里面的痛苦。

如果要实施库蒂夏小姐的指令,现在正是时候。可她依然犹豫不决。晚上,拉巴迪先生在院子里遛完狗后,按响了古斯塔德家的门铃。迪娜瓦兹一开门,那条波美犬便不住嘴地尖叫起来。“闭嘴,小酒窝!”拉巴迪先生呵斥道,“对诺布尔阿姨要有礼貌。”他怯生生地问:“你丈夫在家吗?”

“不在。”

“噢。”他有点失望,但也感到了一丝轻松。按响门铃之前,他还暗自背诵了一段巴利雅祭师给他的激励勇气的经文,“我能跟你谈谈吗?”

“我听着呢。”

她的回答很生硬,让他很不自在。“你看,我对打架啊、吵架啊不感兴趣,我们住在一个院儿里,这样也不好看。我直话直说,我也希望你能听得进去,让你儿子赶紧停手。”他的话说得越多,信心就越足了。

迪娜瓦兹歪了歪身子,“让我儿子停手?停什么手?”



“请不要装着知道了。你的儿子抓着自行车座,跟在我女儿后面,整个院子都看着呢,那可不好看啊。”

“你说的是什么白痴、神经之类的话?”古斯塔德的口头禅用在这里还真合适,她心想,“你说的是什么废话,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明白?”

“废话?去问问你儿子吧!以为我是傻子啊?他抓着自行车座,整个院子的人都看到他跟在我们家的茉莉后面,手都摸到她屁股上了!这可一点也不好看,让我现在清楚地告诉你!”他挥起的手指让小酒窝兴奋地又大叫起来。

达柳斯从屋里出来,看看他妈妈是否需要帮忙。古斯塔德一大早离开家的时候,曾经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听着,我的大力士,这里归你管了,照看好你妈和你妹。”

“他在家啊!”拉巴迪先生喊道,“现在就问问他!问问他有没有把手放在她的屁股上!现在就问,当着我的面!”

够了,够了,迪娜瓦兹心想。“要我说,你最好还是现在就走!我们听你说了太多废话了!”她想关上房门。

“你要关门?”拉巴迪先生顶着门说道,“尊重一下你的邻居!我还没说完——”

达柳斯牢记着父亲的信任,一下子把门顶上了。外面,后退的拉巴迪先生被小酒窝绊倒在了地上。他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隔着大门威胁说要去警察局控告,罪名有两项,第一是伤害,第二是骚扰他家的茉莉。他心里还暗自记了一笔,一有空就要去找找巴利雅祭师,把今天的挫折好好讲一讲。

“你不该那样关门。”迪娜瓦兹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很高兴,“他说他家的胖女儿是怎么回事?”

达柳斯有点羞愧,“她也没多么胖。她需要有人帮忙学自行车,骑的时候有人帮她保持一下平衡,其他的男孩子跑了一圈就累了,没有耐力,所以她才总找我。”

“你知道爸爸跟你说过的话。拉巴迪是个怪人,我们不想招惹

他。”不仅是个怪人,而且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她心里想,“答应我,别再招惹她或者她爸爸了,特别是她的爸爸。”刚才达柳斯走过去的时候他那眼光,我的天啊,多可怕的眼光。

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罗姗会变得越来越瘦,她的健康和体重,要是没去那个养狗白痴的女儿身上,还能去了哪儿?谁一天天长得越来越胖了?库蒂夏小姐说得没错,明矾的所指恰恰就是拉巴迪!

迪娜瓦兹的怀疑终于圆满地结了案。她做好了计划,首先,要准备一盘糨糊,这个容易,但库蒂夏小姐说过,得用糨糊把他的头皮打湿,这个就有难度了。

四

午夜刚过,有只手拍在古斯塔德的肩膀上,叫醒了他。“对不起,”行李架上的男人说,“你想在上面躺躺吗?”

“那你怎么办?”

“我睡够了,我坐你的座位。”

“谢谢你。”古斯塔德说,他的四肢还没睡醒,关节还隐隐作痛,爬上卧铺还真不容易。那男人帮了他一把,古斯塔德爬了上去,伸直了身体。睡意之中,他觉得那人四处探摸的双手有点奇怪,但能躺下可真舒服,僵硬的骨头可以放松了。列车摇啊晃啊,让我记起了另一次火车旅行。很久以前了,和迪娜瓦兹度蜜月的时候。

半梦半醒之间,他回到了二十一年前,和迪娜瓦兹在去度蜜月的火车包厢里,是婚礼过后的第二天,狭小的包厢里面,他俩等不及了,不愿再等到终点的旅馆……

一只手摸上了古斯塔德的大腿,停在了他的胯部,发现了他梦里半硬的家伙,看看没有阻拦,又探索起来,手指摸到了他的裤裆纽扣,解开了一个纽扣,又在解第二个。古斯塔德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

古斯塔德假装睡熟般地哼了一声,一翻身,胳膊肘挥了挥。晚上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被人打扰了。

黎明时分,天气凉了下来,火车已经驶离了温暖的低纬度地区。古斯塔德好想有一条毯子,好希望自己是在家里的床上,他两只胳膊环抱在胸前,膝盖顶到了肚子上,又睡熟了。

阳光透过通风口,唤醒了他。照在脸上的阳光让他觉得又回到了另一个时空。他对自己来德里的疑虑一下子都不见了,就好像黑夜被甩在了铁轨那头的什么地方。吉米和我在院子里,一起祈祷,沐浴着第一缕阳光。最终,我们之间的问题都会解决的。

古斯塔德已经不满意火车头吞噬剩余里程的速度了。到下一站的时候,古斯塔德爬了下来,搓着冰凉的双手。有些乘客已经在夜里下车了,车厢里有了些空位子。“早上好!”他问候坐在行李架上的男人,他的眼睛却青了一块。

“怎么回事?”

“哦,没关系,晚上我去厕所的时候绊在了行李箱上,撞到了脸。”

“这么拥挤的火车,有什么办法,非常感谢你让我睡你的床,我睡得真不错。”古斯塔德说。

有个小贩走过来,他端着的金属架上放着正冒热气的茶水。古斯塔德拿了两杯,坐在行李架上的男人要掏钱,古斯塔德抢先付了。热茶杯暖和了他的手。可怜的家伙,他心里想,为了让父母高兴,强迫自己去娶个老婆,还有那可怜的女人,不管她是谁。

开车的汽笛声响了。小贩回来要他的杯子。古斯塔德还没喝完,却伸出了手。“喝吧,喝吧,”小贩说道,“还有时间。”汽笛再次鸣响,火车动了起来,小贩跟着跑起来,“喝吧,喝吧,还有时间。”古斯塔德赶紧又嘬了几口,急着要把杯子还上,比那小贩还急。在站台的尽头,杯子终于换了手。

第十八章

DISHIBAZHANG

一

左右左,左右左,啊,终于又能走路了,虽然腿疼,但挺舒服的,古斯塔德心想。可吉米在监狱里一定感到……这儿又有士兵,左右左,左右左,他们在车站行走,身背巨大的背包,身体前倾以保持平衡,真像直起身子的大乌龟,还好背着枪,不然看起来真滑稽。

古斯塔德用手指捋捋头发,头发硬得像铁丝。他又瞅瞅身上满是红褐色灰尘的衣服,那是火车从农村穿行了数百里之后的印记。他想把灰尘掸掉,却发现尘土无处不在,领子下面、袖口里、袖子上、表带上;鼻孔里也塞满了,又干又硬,像一大块鼻屎。他喉咙发涩,浑身上下到处都痒得要命。袜子里,背心里,泥沙犹如爬虫,在忙着乱爬,无数的小脚在皮肤上探索,抓啊、挠啊,要让我知道它们无所不在,就像我脑子里有关吉米的疑问一样。

他进了候车室,走到尽头的厕所里。绕过管子漏水、马桶漏水和工作敷衍而形成的脏水潭,他排队等着用洗手盆。

12 月份的德里,自来水冰冷刺骨,却也很提神。“早早起,脸儿这



么洗；早早起，头发这么理；早早起，手儿这么洗……”¹他清了清喉咙，吐了口唾沫，“……早早起，灰尘这么洗……”迪娜瓦兹没让我拿手帕，让我拿了毛巾，她做得对。古斯塔德用毛巾擦了前胸后背，真不错，使劲擦掉了粘在身上的尘土。他穿上新背心，换好衬衣，离开候车室，上了一辆机动三轮车。

三轮车在车流中穿进穿出，在车道间拐来拐去，肆无忌惮，甩得他左倒右歪。紧张了四十分钟后，他们停在了一座很不起眼的灰色建筑前。这一路颠簸，把他肚子里的东西全翻腾了起来，还有他的思绪，他对吉米的记忆，“是这里吗？”

“是的，先生，就这里。”司机答道。古斯塔德下了车，付了钱，有点想吐，还站不太稳。机动三轮车嗒嗒嗒地开走了，他觉得非常孤独。希望我还在车里，回车站去了。

在接待处，他看了吴拉姆给他的纸条，提出要见卡斯亚普先生。接待处的人让他等着。

半个小时后，有个传令员过来跟他说：“先生在叫你。”古斯塔德跟着他走过石头铺就的走廊，经过两旁肮脏的黄色墙壁，到了一个门口，门上的牌子写着：S.卡斯亚普。门半开着。

“进来吧，诺布尔先生。”那人站起身，伸出手，“比利莫利亚先生很多星期以前就盼着你来。”卡斯亚普先生身材粗短，无论别人说什么，脸上都带着想笑的样子。

“我一直很忙。”

“可惜，比利莫利亚先生已经不在这里了。”他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容让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恶毒。

“不在这里？”

“不，不是，我是说，他目前不在这幢建筑里面他的监号里，我们把他送到监狱医院去了。”

¹ 引自儿童英语歌曲《就这么洗》。

“出什么事了？”

“高烧，很虚弱，可能是丛林病吧。”他依然咧着嘴，毫无意义地笑着，“职责所在，他得经常去丛林。”

“我能见他吗？”

“当然，当然可以，无论是医院、监号、禁闭室……哪儿见我我都会同意的，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可以去了。”

一条寒冷阴森的走廊连接着大楼和医院。卡斯亚普的鞋上钉着掌，脚步声回响在石头地板上，也激起了古斯塔德的回忆。一种怅然若失、与世隔绝的感觉笼罩住了古斯塔德，他觉得心里空空的。

医院的大厅里，卡斯亚普跟警卫说了几句话。“好的，”他对古斯塔德说，“请在这里等一下，有人会出来的。”

“谢谢。”

“别客气。”卡斯亚普说完，朝肮脏、黄色的墙笑了笑，离开了。很快，一位穿白色夹克的官员便陪着古斯塔德上了楼。他们经过空荡荡、臭烘烘的病房，还经过了几间门外有警察站岗的单人病房。

“你是比利莫利亚先生的朋友吗？”古斯塔德点点头，“非常非常不幸，原来是犯了法，现在又是传染病，他有时候神志不清。要是他犯病了，你不要害怕，我们正在给他治呢。”

古斯塔德点点头，觉得难以置信。吉米的头脑锐利得犹如不锈钢刀片的刀锋，神志不清？根本不可能。

“你准备待多久？访问只有三十分钟。”

“可我是从孟买来的，我的火车下午四点走。”

“卡斯亚普先生跟我说，你这是个特殊情况。”他想了想，“到下午三点？”他们停在了一间病房的外面。一个警察坐在一把木凳子上，手里端着一把又长又重的步枪，很明显已经拿得累了。医院的人给了指示，古斯塔德有点犹豫地进去了。

屋子里很压抑，唯一的一扇窗户还上了销。床上的人脸朝向里面躺着，似乎在睡觉。古斯塔德听得到费力的呼吸声，他不想一下子吵



醒吉米,便慢慢走到床脚边。这一下他看得很清楚了,而且他看到的情景让他想哭。

床上躺的人跟影子差不多,是那位体格强壮、曾经住在霍达达德公寓楼院子里的军人的影子。现在,他的发线向后退去,双颊深陷下去之后,颧骨凸出的样子显得很古怪。那庄严的八字胡没了,眼睛深陷在眼窝里,能看到的一段脖子,也跟垂死时候的丁肖基差不多,枯干瘦弱。被单下面,哪里还有那么强壮的肩膀,那么坚实的胸膛,那是古斯塔德和迪娜瓦兹教育孩子的榜样,他们曾指着他,敦促他们走路就要像少校叔叔那样,挺胸收腹,腰板笔直。

一年半的时间就成了这个样子?这个男人曾像抱婴儿一样抱起我,把我送去接骨师的诊所?曾经常跟我互有输赢地扳手腕?

吉米的右手露在被单外面,如同他的脸一样干枯。手动了两下,他慢慢睁开了眼睛。他看着有点迷糊,又闭上了。从他的唇间挤出一声虚弱干涩的声音:“古斯……”

哦,上帝,我的名字都叫不出了。“是我,吉米。”他重复道,拉起他的手,“我是古斯塔德。”

“注……注……注射,”他挤出几个字,口齿非常不清,“等等,等下……好点……好点。”

“是,是,慢慢来,我在这里,吉米。”他往前拉了拉椅子,没有放开吉米的手。他得的是什麼病啊?他们对他干了些什么?

愤怒、责骂、要他解释,原来的这些打算全都从古斯塔德的脑子里清空了。只有恶魔才会为了答案去折磨一个病人膏肓的人。他应该等待,听听吉米想要什么,安抚他,帮助他。其他的都该忘记、都该原谅。

三十分钟,他坐在那里,拉着吉米冰冷颤抖的手。最后,吉米睁开了眼睛,“古斯塔德,谢谢你,谢谢你能来。”他小声说道。口齿清楚多了,但声音还因为费力而颤抖。

“不,不,我很高兴能来,出了什么事?”接着,他想起了刚才的决定,“别着急,你慢慢来好了。”

“注射他们给我……因为传染,有点困难……讲话,但是,过了一小时……好些了。”

这些话像风中的烟一样成型、消散。古斯塔德又把椅子拉近了点,“什么病啊?他们知道在治什么病吗?”

“知道一点。是在孙德尔本得的,开始是……黄热,他们说,然后是斑疹伤寒……疟疾……伤寒……鬼才知道,但我……好多了,注射……很难受……”

他停了一下,胸口起伏着。“谢谢你能来,”他又说了一遍,“你会待久一点吗?”

“他们允许我待到三点,”古斯塔德看了看表,“所以我们有整整四个小时。”

“要抓紧……”

“听着,吉米,等一下再聊。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但我想说,我心里不安,总想着……想着……你心里会怎么想。”他小声道。

“没事的,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跟我说说你自己吧……迪娜瓦兹和孩子们……”

“大家都很好。你不见了,我们都很担心,也就这些,接着你的信来了,我们又都很高兴,你一切平安。”古斯塔德小心翼翼地选着词,不能听起来像是在抱怨。他想起了那被砍了头的老鼠和猫,那段“偷了比利莫利亚的米”的童谣,还有花丛被夷为平地的事。他没有提到索拉博,也没提罗姗的病情,不要让吉米再担心。

“我多么怀念霍达达德公寓楼啊……真希望我没接德里的职务,但我回不去了……四年之内。”

“四年?”

“是的,我的刑期。”

古斯塔德想起了吴拉姆·穆罕默德的话:要是他还抱有什么希望的话,别让他失望,“你还可以运用你的影响力。”



“不行，古斯塔德，这事影响力也没用了，牵扯到最高层……见不得人的事。”失望又充满了他的双眼，“但是……你知道我最怀念什么……自我走后？”

“什么？”

“每天早上，在院子里一起祈祷。”

“是啊，”古斯塔德说，“我也一样。”

吉米一只胳膊撑起身子，去拿床边桌子上的水。他抿了一小口，“我跟你说说都发生了些什么……真是很难相信……”

注射后的麻木渐渐消退，他的吐字也清晰起来，可也只能费力地喃喃低语，经常的咳嗽也会打断他。无论是病毒的还是人为的，他身上的伤害显而易见，这让古斯塔德不忍心听，也不忍心看。

“那职位太让人激动了……很难加入的地方，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的电话。”

“你在那里工作？”

“我的信从那里寄的，调查分析局……直接负责。”

古斯塔德有点糊涂，“你直接负责调查分析局？”

“不是，她才是，”他悄声说道，“我觉得很惊讶。”

过了开始的这阵子，古斯塔德这才习惯了把吉米缓慢而不连贯的话语重新连接起来，理解他的意思。他很难过地回想起来，少校侃侃而谈的故事曾经让索拉博和达柳斯几个小时沉浸其中。

“在调查分析局……新的身份，管理顾问，我不能对你……撒谎，就走了，我很抱歉，古斯塔德，很抱歉……孩子们怎么样了？”

“很好，很好，一切都好，吉米，”他说着拍了拍他的手，“你去了德里，加入了调查分析局。”

“太出人意料了……她把调查分析局当成自己的私人部门，监视反对党，监视部长们……监视所有的人，搞敲诈，我觉得恶心，甚至监视自己的内阁成员，有一个……喜欢小男孩，还有一个自己给自己拍照……跟女人胡搞，贿赂，盗窃……太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古斯塔

德。调查分析局都有记录,无论是她的朋友还是敌人,他们去过哪里,见过谁,说过什么,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吉米停了下来,大口地喘着气。尽管他身体不好,还是喜欢把故事讲得生动一些,不能只说个主干就完事,有些肉是要留着的,就像他当年坚持要古斯塔德买的好肉一样——恰当部位的脂肪可以增添味道。

“她的朋友变成敌人,敌人变成朋友……太快了,太经常了,她就是靠敲诈来控制局面……让他们都听她的。真让人恶心,我受够了。这不是我来德里的目的,我申请调离。”

他又多喝了点水,用枕头撑起头。古斯塔德托住他的腋窝把他往上拖。被单滑落了些许,他看到吉米的胸膛陷下去的样子,就好像肺已经塌了。

“记得去年的飓风……在东巴基斯坦?死了几千人……西巴基斯坦的混蛋却袖手旁观。彻底暴露了孟加拉人的本性。西巴基斯坦人只想要他们流血流汗。12月的选举中,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以绝对多数胜出。”

“是的,”古斯塔德说,“布托和他的将军们是不会让他组成政府的。孟加拉人开始骚动的时候,叶海亚派了军队。”

“士兵们屠杀了数以千计的示威者,难民来了……上司告诉我说,我们的政府要帮助孟加拉自由战士,我马上说我很感兴趣。总理办公室就叫我去面试……她对调查分析局控制得很严啊,这女人厉害,古斯塔德,很厉害……很聪明,人们说是她爸爸的声望让她当上了总理,或许吧,但现在,她实至名归……”枕头溜了下来,他没有想去抬起来。他虚弱地清了清喉咙,“索拉博,索拉博怎么样了?”

“很好,很好。”

“还有达柳斯,还在健身?”

“肌肉很结实了。”古斯塔德说。

吉米听出了他在提醒他。“她来了,她说……你的经历无可挑剔,比利莫利亚少校,你也了解我们的目的。她的声音……很镇定,充满



自信,不像她的政治演讲……大喊大叫的。很难想象她竟然这么奸,或许是她身边的人……谁知道呢。”古斯塔德想问问何为奸,但等了等,还是按吉米的节奏慢慢来吧。

“她让我掌管、训练和装备自由战士……勇敢的战士,孟加拉人,学得很快,破坏工厂……炸断桥梁……铁轨……”

吉米突然瞪着古斯塔德的肩膀后面。他的声音没怎么变大,但比较刚才虚弱的耳语简直就是喊了起来,“蠢猪!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厕所!”

古斯塔德知道是怎么回事,他靠上前去,拍拍他的肩膀。“没事的,吉米,没事的。”他说道。吉米的思绪又回到了轻松愉快的过去。

“古斯塔德,现在几点了?”他喘着气,刚才的一下让他耗费了不少气力,“祈祷的时间到了吗?”

“没有,吉米,歇歇吧。”他拍着他的肩膀。他又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了。

“有个庆祝仪式……孟加拉成立,请了媒体到库什蒂亚¹,离我们的边境不远……村子重新起名叫姆基布纳加尔,新的旗帜……绿色,红色,金色,在芒果林里,唱歌……《孟加拉之歌》,巴基斯坦炮兵就在不远。《孟加拉之歌》,……大家都觉得很骄傲,但可恶的外国媒体却把村庄的名称刊登了出来……第二天巴基斯坦的空军就摧毁了它……”

一个尖脸的护士进了病房,没有敲门。吉米又该打针了。她的前臂肌肉突起,暴起的静脉像辫成麻花一样的绳索。她粗暴地把他翻到一边,打完针,没说一个字便离开了。

“又来了,我怎么跟你说话啊?”

“别担心,”古斯塔德安慰他,“还有很多时间,休息吧,我等着。”

¹ 库什蒂亚,孟加拉地名。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东巴基斯坦(以后的孟加拉国)曾在此与巴基斯坦爆发了较早的武装冲突。

他看了看手表,有点诧异,差不多快一点了。说了这么点话,吉米得花多少时间和努力啊,好像每个字都是费力雕刻出来的,从坚硬的花岗岩上雕出,每一刻都会让他的锉刀滑开,让他的锉刀钝掉。但他总在坚持,努力把一个一个刻好的字送给古斯塔德。古斯塔德恭敬地把每个字都接收下来,痛心疾首,因为这些字都是在痛苦中产生的。

“钱。钱是孟加拉自由战士最关心的,没有钱,就没有装备,没有弹药,没有枪……什么都没有,我们需要经常性的援助,需要一份预算。开会的时候我告诉了她……行动要停止了……我们孤立无援,但她并不关心……好像在梦着其他的事情,奇怪的女人……很厉害的女人……”

“我想她可能失去兴趣了,孟加拉自由战士完了,我把完整的报告给了她。突然,她说,我知道现在的局势,我会安排更多的资金,她去了里面……去了她里面的私人办公室,给了我指示,第二天早上去国家银行,找总出纳,要六百万卢比。”

“她解释说,等援助正式批下来,再把钱还进去。我想,为什么……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又不关我……我……我的细。”

针药的药力又像镊子般夹住了他的舌头。古斯塔德希望他能停下来歇一歇,他凑得更近了,耳朵离吉米的嘴唇只有几英寸远。

“她说……不要告诉总出纳名字以及你是调查分析局的人,就说,是孟加拉的……来取六百万卢比。”

“第二天早上,拿到了七……七……钱,太不可思议了……六百万卢比,就这么拿到了。接下来,她给我命……命……命令,现在,仔细听着……她的计……计……计划,她是怎么策划的,保护她自己……把……把……把我陷进去……”

吉米闭上了眼睛,嘴巴还在微微动着,却没有声音出来。他好像在睡觉,却睡得并不踏实。古斯塔德拉过被单,给他盖好,精疲力竭地走出房间。吉米费力挣扎的样子让他也感到疲惫。

警察问道:“他怎么样?很痛苦?”



“是的,但现在睡了。”警察说楼下的餐厅里有茶和吃的。他说“吃”的时候,发的音像是“蛇”字。

二

卖牛奶的小贩不愿意让迪娜瓦兹多买半升的奶,“哎呀,你该昨天就告诉我,突然说,哪儿去挤?”

其他人很快加入其中,帮她说话,“别装了。只要你一离开,我们知道你会往奶里兑半升水的。”常有的那阵慷慨激昂的否认之后,他多打给她半升奶。

迪娜瓦兹拿着牛奶回了家,把多买的分出来,做糨糊用。首先是前门顶上的那串护符。她把柠檬切成小片,把辣椒剁碎,然后把它们磨成细碎的糊。她拉着圆圆的磨石,在石槽里滚过来、滚过去。

牛奶和糨糊融合得很好,有一种好看的淡绿色。下一步,她把量好的各种各样的籽放到捣钵里,有小茴香,羊角芹,罂粟,大茴香,芥末——把它们都捣成了粉。下面的这些调料早已是粉末或者液体了:朱砂、姜黄、辣椒面、胡荽、盐、藏茴香、桂皮、丁香、胡椒粉、醋、什香粉、生姜、大蒜。她轻快地搅拌着,都得搅匀了才行。库蒂夏小姐就是这么要求的。

现在该放老鼠屎了。迪娜瓦兹相信自己能找到足够的分量,这还多亏了古斯塔德的黑纸,就算是这么讨厌的东西最终也能派上用场。在房角搜寻了一下,她很快就找了一调羹的屎。在盘子里,无论她怎么搅,这些黑黑的小点还是浮在那里。她放下糨糊,去找最后一样东西,蜘蛛白白的、圆圆的卵鞘。奇怪,库蒂夏小姐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

迪娜瓦兹在天花板旁边黑纸遮挡换气窗的地方发现了一只棕黑色的蜘蛛。她用长扫把一捅,纸破了,蜘蛛顺着丝线一截一截优美地滑落下来。她等待着,判断蜘蛛会掉到什么地方,打算用拖鞋完成最

后的一击。

但恶心的部分还在后面。死蜘蛛的几条腿牢牢地抱在肚子上,而圆形的卵鞘是在长着黑毛、网格状的腹腔下面,这黑毛让她想起巡官班吉毛茸茸的腿,那个时候他还没提升,总穿着短裤。

她从古斯塔德的桌子上找了铅笔和纸,把蜘蛛的腿一条条地掰开。有些伸出的腿又合拢了,又得重新掰开。有些是在胸腔处断开,有些是半截断开的,包着卵的茧软软的,有点黏,但没有蜘蛛网那么黏,她小心地用铅笔挑了出来。

她把盘子放在炉子上。糨糊加热之后,变成深棕色的一团,就连顽固的老鼠屎也很配合,与其他东西融到了一起。最后,那块精心保留的明矾被捏碎,放了进去。

迪娜瓦兹就等着那个养狗的白痴了。

*

每个周六,拉巴迪先生都要在中午的时候带着小酒窝在院子里兜上一圈,以补充早晚各一次的散步。注意到这一次额外的兜风之后,迪娜瓦兹对自己的策略做了演练。她把黏稠的糨糊又热了热,里面加了一调羹牛奶。嗯,这样黏度正好。

刚过一点钟,小酒窝的尖声吠叫便隐隐约约地从院子的那一头传来。迪娜瓦兹有点紧张。现在只要有运气,楼梯上也没人,把握好时间很重要。她等着拉巴迪先生走近花丛,然后一溜烟地爬上了楼梯。

她的计算准确无误。她越过阳台向外偷看,小酒窝叫着要停下来,到处嗅着,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拉屎,拉巴迪先生在一旁赞许地望着。迪娜瓦兹伸出胳膊,把盘子翻了过去。

拉巴迪先生的吼声响彻整个院子。她敏捷地跳下楼梯,从后门回到家,还不能确定是否干成了,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的头皮被涂上了油——无论那东西掉到哪儿,拉巴迪先生都会大叫起来,就算没有砸



到他,落到了他身边也不例外。她很想看看,但却只能小心地听着。

“没教养的!”他吼道,“像畜生!”听到主人在吼叫,小酒窝也跟着叫了起来,“那么多人都在挨饿!竟然把咖喱饭倒在院子里!”迪娜瓦兹变得乐观起来,起码那东西掉到了离他不远的地方,不然他不会闻出味来的。

随着辣椒面、生姜、大蒜、什香粉和其他辛辣刺鼻的香料从拉巴迪先生的头发和前额上滴滴答答地流到他的眼睛里,愤怒的咒骂声里又添加进了痛苦的尖叫声,“啊!要我的命了!啊!要死了,我要死了!”现在,迪娜瓦兹确定她正中目标。

“哦!真要命!瞎了!彻底瞎了!看看,你这无耻的畜生!不管你是谁!看看我吧!在院子里眼睛被人弄瞎了!被你的咖喱饭!要你也变成瞎子!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孩子也都成了瞎子!”他一边往回走,一边大声咒骂,希望让全世界都来为他不公的命运评评理。小酒窝在他身旁高兴地跳跃着,欣赏着他这并不常见的激动时刻。

迪娜瓦兹回到厨房,进展得如计划一样。她一边把盘子上剩下的糍糊洗掉,一边觉得,库蒂夏小姐会以她为荣的。

“是那个养狗的白痴在大喊大叫吧,妈妈?”罗姗问。

迪娜瓦兹惊了一下,她没听见她走过来,“是的,但你不该这么说话,你干吗起床了?”

“我不想整天躺在床上。我能干点别的事吗?”

“好吧,坐在沙发上看你的书。”她把盘子上的糍糊用炉灰和锯末擦洗干净。盘子在水里发着光。这可能吗?这么快?这简直是个奇迹啊!要么就是巧合,不管它是什么,结果都一样。另外,这世上还有谁会彻底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呢?

*

没等库蒂夏小姐品完胜利的滋味,迪娜瓦兹便提出了下一个要

求，“我知道我应该耐心些，”她说，“但你必须帮我，我不能这样下去了，我的脑子里尽是一些令人担心的事。”

“你在说什么？”

“索拉博。我脑子里转呀转呀，尽是一些担心的事。你曾说过还有个法子，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我们现在就做，求求你。”

“做啥？”库蒂夏小姐哼了一声，“这种事你懂个啥？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做！”

迪娜瓦兹又温顺地求她：“我从没想过要告诉你该做什么，但对我来说，好像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你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她眯起眼睛，声音变得阴郁，似乎充满了不可言喻的东西，“事后你再怎么难过或后悔都晚了，一点都改变不了了。”

“难道我的儿子再也回不来了？”

库蒂夏小姐对于丧子之痛并不陌生，“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坚持，我们就干。但你要在脑子里权衡整个后果。”

迪娜瓦兹打了个寒战，“为了我的儿子，我愿意承担后果。”

“那就解决了，等着。”她的口气好像是在做生意。她从身后的一堆纸盒、锡罐、报纸和旧衣服堆里翻出一个旧的鞋盒子，“这个就可以了。现在我们需要一只蜥蜴，你能找到吗？”迪娜瓦兹的脸上没有自信的表情。

“没事，我去捉一只来，你等等。”库蒂夏小姐打开身后上锁的一扇门，进去之后又关上了。里面传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她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了出来，一边喘着气，一边递过来一只盒子，“小心点盖子，不然蜥蜴会跑掉的，等一下，最好绑一下。”她从身后刚才翻出鞋盒子的旧货堆里又翻出一根绳子，“好了，把这个放在原来索拉博睡觉的床下面，放到太阳出来以后，放在头睡的位置底下，明天再拿来。”

“接下来呢？”



“一次一步,先把这个干好。”

她知道库蒂夏小姐是不会满足她的好奇心的。“放到十点怎么样?”不能再晚了,古斯塔德中午过后随时都可能回家,就看火车什么时候到了。

“十点、十一点,都行。把盒子带来,把特穆尔也带来。”

“特穆尔?”

“当然啦。”她愚蠢的问题惹恼了库蒂夏小姐,“没有他,蜥蜴就一点儿用也没了。”

迪娜瓦兹在院子里碰见拉巴迪和他的小酒窝时,她的脑子里还在琢磨把特穆尔和蜥蜴弄到一起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挠头皮的时候,她觉得自己闻到了一股大蒜的气味。看来他并没有什么大碍,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的眼睛没受伤,看她的时候里面好像冒着火。

她把鞋盒子放在了索拉博的枕头下面。自从他卷起铺盖从达柳斯的下铺搬走之后,已经过了好久了,她心里在想。我心里的伤痛没有好。听不到这两兄弟每天晚上一起的呼噜声,我这伤就好不了。

三

古斯塔德从餐厅回来的时候,针药对吉米的影响还没过去。他轻轻地把椅子往前拉了拉,等他醒来。这一次,还是手先动了动,“古斯塔德?”

“在的,吉米。”他轻抚他的手,“我在这里。”

“注射……让我觉得口渴。”他伸手去拿水,“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总理又把你叫到她的办公室。你说她早有了保护自己的计划。”

“保护自己……是的……陷害我。”找到地方之后,吉米又开始讲了起来,好像中间不曾中断过一样,“她说,钱的事我做了安排……因

为必须要帮助孟加拉自由战士……但是……我考虑再三,她说,我有敌人……到处都是。如果他们知道了钱的事,肯定会用这事来对付我。即便钱是花在正道上,对他们来说没两样……政府要是不稳定,国家就要遭殃,边境局势很糟糕……中央情报局,巴基斯坦特务……”

“有道理。我是不是该把钱送回去,我问道,她说不用,自由战士不能遭罪……肯定还有别的办法。”

“她说,唯一的问题是我曾给总出纳打过电话……他也许会说出去,必须防止这一点,可怎么防止呢,我问道,他听到了你的声音啊。她说,是的,但他没有看到我说话……我们可以说是有人模仿了我的声音。”

“非常聪明的女人,古斯塔德,她说,如果我的敌人来找麻烦,你就是……是你模仿了我的声音,我笑了……谁会相信这个?但她说,只要有合适的场合,人们什么都会愿意相信的,她答应……说我不会有事的。”

“我像个傻子,就答应了……太信任她了。接着她说,或许我们该把计划搞得更严密些……你写上几句话,相当于声明一样,说你模仿我的声音是为了帮助孟加拉自由战士,这样,她就取得了先手……要是有其他政客想找麻烦,不管别人怎么说,她总可以在议会里挺住,只要有一张手写的声明书,说明她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说明政府依然控制着局势。”

“我能说些什么呢?古斯塔德?就连这个要求……我也同意了。她给我拿了张白纸,还有她自己的墨水笔,我写了声明……像个傻瓜一样,我对她的崇拜……那几个月不断地增长,这么厉害的女人,我完全地信任她。”

古斯塔德没什么话说。他认识一个既老成持重又愤世嫉俗的吉米那么多年了,他的人生信条是:有怀疑的时候就继续怀疑。他真的做了自己说的那种蠢事吗?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啊?



“对不起，古斯塔德……讲得太多了，你还没吃饭吧？你要去吃饭吗？”

“不用，你刚才睡觉的时候我去吃了点。”

吉米笑了笑，可笑容在他消瘦的脸上却变成了愁容，“我总是想起迪娜瓦兹做的帕尔西午餐……在星期天下午吃的。”他看着前方，眼睛变得浑浊了。他努了把力，又开始小声讲述起来。

“我的行动开始全面展开，我觉得……给孟加拉自由战士的指挥官送去了好消息。但几个星期以后……我去那里的时候，他的脸上却只有失望的表情。他说，增加的经费怎么没到？他带我去视察，让我亲眼看。军队的条件糟糕透了……士兵光着脚，衣服都是破的，没有钢盔，只有几个人有枪……其余的人只有棍子、树杈。行动出了大问题……我急忙赶回新德里……”

“通过私人渠道，我查了查。吴拉姆也查了，从他那边查……他们想在他骑车的时候把他干掉，这是他们喜欢的方法，制造交通事故。他问了太多的问题。可我们发现了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我又查了一遍……吴拉姆也查了一遍，可没道理啊……为什么用这样的办法，她只需跟我说就可以了……”他哽咽了，开始剧烈地咳嗽。古斯塔德扶住他的头，直到他不咳为止。他端起杯子，但吉米示意让他放下。

“我看到太多的……贿赂，两面派，敲诈，这次……”他停了停，拿起了杯子。

“那钱是怎么回事？”古斯塔德问道。

“我去购买装备的钱……被中途截留了，被总理办公室，被转了账，到了私人账户。”

“你肯定吗？”

吉米做了个绝望的姿势，“我希望我不肯定。”

“但为什么呢？”

“我也不太清楚。一种可能性——给她儿子的汽车厂提供资金，或者是当成了选举资金，或者……”

“你当时怎么做的？”

“没做自己该做的事……做了蠢事，应该把整件事都揭露出来，告诉媒体，告诉反对党，开始调查。但我想，调查分析局、法庭、电台，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都会替政府掩盖的……”

突然，吉米尖叫起来，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停下！请停下！”他挥舞着双手，两只脚也四处踢着，“停下！”古斯塔德想要按住他，但被推开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自己慢慢地平静下来，躺在床上喘着粗气，冷汗从脸上流了下来，双膝抱着顶在胸前。

震惊中，古斯塔德意识到这番讲述又让他想起了监狱中的噩梦。他伸手抱住他，“没事了，吉米，没人会伤害你，我还在这里。”

吉米慢慢放开了拳头，伸直了双腿，但他的全身依然在颤抖。古斯塔德安抚着他，直到一切都平静下来。他睁开了眼睛，“古斯塔德，水。”古斯塔德又把枕头垫了起来。

“整日整夜，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什么都没干……就是在想，这个国家有什么希望？有这么无耻的领袖？整日整夜……我坐在那里想，我这一生碰到的人……军队里的，那些好人，还有我的吴拉姆·穆罕默德，霍达达德公寓楼……那里住的家庭，你和迪娜瓦兹，孩子们，你对他们的期望，还有那些混蛋，那些部长和政客，那些讨厌的水牛和猪……越长越肥，都是在吸我们的血……”吉米气愤得发起抖来。

“一想到这里我就快疯了，但我决定了——如果他们能从六百万卢比中得利，我们干吗不能？她的儿子，他的汽车工厂，不管他们是怎么用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你，你的家人，吴拉姆，我，干吗不用呢？我拿出一百万来，告诉吴拉姆等着邮包……我们常用的管道是霍尔旧货市场。”

古斯塔德尽量轻柔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呢？”

“古斯塔德，我了解你……你做人的原则，要是我告诉你实情的话……你会同意吗？我的计划是把任期干完，然后退休，回到孟买之后，把钱一分，你，吴拉姆，我。这事是错的，我知道，我再怎么说这也



是错的。但我实在是受够了,我也非常确定……只要五百万卢比到了总理办公室……没人会管剩下的一百万到了哪里,每条管子都会漏水。”

“可是……我错了,他们找到了我……逮捕了我……用我的声明给我立了案,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那一百万卢比,你知道,在我们的监狱里,要是你不愿意合作的话……”

“你不愿合作。”

“得保护你和吴拉姆……不想让你们扯进来,只要钱还回来,就都没事了,转到了医院里,待遇还不错……”

吉米沉默了下来,古斯塔德感觉出他想听听他的反应,“我该说什么呢,吉米?受了这么多苦,但你不能去和律师或是媒体说吗,告诉他们这一百万卢比的真相,告诉他们那些无耻的……”

“古斯塔德,我试过了,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法庭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唯一的办法……静静地过完我这四年……然后忘了这件事。”

“每个人都知道里面的腐败,”古斯塔德说道,“但是有这么严重?难以置信。”

“古斯塔德,腐败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范围,这些掌权的人干的事情。但我找你来不是让你担心的……也不是让你来为我难过,事情出了也就出了,我就想告诉你,让你知道我没有欺骗过你,你肯定很生气,吴拉姆告诉过我……我要是你,也会生气的。但我希望……你现在能原谅我。”

古斯塔德盯着他,他看到了朋友恳切的目光,乞求他谅解的目光,“你能原谅我吗?”

只能说一句话:“废话,原谅什么?吉米。”

吉米伸出他的手,颤抖着想抓住古斯塔德的手。古斯塔德坚定地握住他的手,“谢谢你,古斯塔德,谢谢你能来,听我说这些……”

有一阵子他们都没说话,然后他们又聊起了过去的日子,孩子们

那时还小，少校叔叔教他们怎么正步走，左右左，左右左，怎么举枪，用尺子代替步枪。

古斯塔德离开之前，那护士又进来打针。强壮的护士把吉米翻了个身——这次换了一边——把针头扎了进去。

药力发作之前，他们赶紧把话说完，彼此道别。古斯塔德又在床边小坐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吉米受阻的呼吸声。他拉起被单，把被角掖好，弯下身，在他的前额轻轻地亲吻了一下。

*

火车上，古斯塔德被乘客挤在中间，坐着睡着了。总理通过紧急的广播插播告诉全国，巴基斯坦空军刚刚轰炸了印度在阿姆利则、帕散科特、斯利那加、焦特布尔、昌迪加尔、安巴拉和阿格拉的机场。她说这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其直接结果就是，印度现在和巴基斯坦处于战争状态。火车接近孟买的时候，车上的每个人都听到了这个广播，还有从一路过来的车站上听来的各种消息。在维多利亚站，古斯塔德想买一份报纸，但仅剩的几份报纸却是平常价钱的五倍，他没有买。



第十九章

DISHIJIUZHANG

一

为了保险起见,太阳出来以后,迪娜瓦兹把蜥蜴在索拉博的枕头下面多放了三个小时。等到要去找库蒂夏小姐的时候,她拿出盒子,小心地摇了摇,里面传来的窸窣声让她放心了。

她还没来得及去琢磨,难道把蜥蜴和特穆尔放在一起,就能把索拉博带回家?可是,真奇怪,一到了库蒂夏小姐面前,一到了她的公寓里,所有的疑虑便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她的方子就变成了明智而审慎的选择。嗯,我肯定是脑子有问题了,竟然也会求她做这个。

她推开前窗看看特穆尔在哪里,他在等她,“柠……柠……柠檬……柠檬水,很……很……很好喝。”

“没了,没有柠檬水了,不过库蒂夏小姐那里倒准备了很好的东西,来吧,她在叫呢。”

“电……电……电话在……在楼上。”

“没错,就是放电话的地方,走,我也去。”

“走……走很好喝。”他咧嘴笑着上了楼梯,右手夹在左胳肢窝下面。她等他上去两分钟之后,捧着装蜥蜴的盒子也上去了。

库蒂夏小姐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她匆匆地把他们拉进屋。“快,

快,把门关上,”她嘟囔道,“这样的事情,你们以为可以在楼梯上做啊?”

迪娜瓦兹等着她的指示。到了这一步,她觉得自己已经身陷其中,没有退路了(没办法,她想,就像鞋盒子里面的蜥蜴一样)。事情已经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她只能看着它们的势头越来越猛,预示的结果越来越明显。在石碾子里碾香料,她可以想停就停,可想让发生的事情停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需要不同类型的力量才能办到。

茫然间,她看见库蒂夏小姐朝屋里那总锁着的两扇门中的一扇走去,从脖子上一大把的钥匙当中找出一把,打开了门。这老妇人眼中闪过一丝光,如同艺术家要揭幕自己生平最得意的作品一样。她推开房门,招呼他们两个进入这曾经的禁地。

房间里面的窗户关得很严实,还拉着厚厚的窗帘,里面有股潮湿霉变的气息。但迪娜瓦兹不愿去探究这屋子里的秘密。听了多年的谣言和传闻之后,真相虽然触手可及,她却有点胆怯地等在入口。特穆尔则眼睛圆睁,浑身冒汗,紧张地抓挠着。

库蒂夏小姐有点不耐烦这对犹豫二人组。“你们要是在门口站一天,我们就什么也别想干!”她把两人推了进去,伸手在墙上按了灯的开关,亮起了一盏微弱的灯。

迪娜瓦兹喘着气,不知道是该看还是不该看,两种欲望都很强烈。于是,她干脆什么也不做,等着房子裡的物件(都已经很久没有人看过了)一样样慢慢地自行展现在她的意识之中。

屋子里的物件尽罩在灰白色之下,除了几件幽灵般的家具,遍布的蜘蛛网和经年累月积下的灰尘让人很难辨识还有些什么。但是,随着她的感觉慢慢适应了这诡异的静态,还有从尘土遮蔽的灯泡里发出的微光,这间屋里影影绰绰的物品开始不情愿地泄露了其中的秘密。她现在能看清,衣服架上的布片应该曾经是一个男孩子浆洗过的衬衣和短裤,或许是校服。下面的杆子上,悬着两片满是窟窿的黑布,有点像神秘的爬行动物蜕下来的皮,其实是两只袜子。还有一条好像



是皱巴巴的皮革,其实是一根质量上乘的蛇皮腰带。是的,没错。

是的,她现在看清了,这里应该是库蒂夏的侄子法拉德曾经住过的房间,他曾经让她的生命之杯充盈过,却又和他的父亲一起死于一场山间公路上的交通意外。当他们破碎的尸体从山谷里拉上来的时候,库蒂夏小姐的生命之杯也破碎了,破碎得犹如他们的尸体一样无法修复,再高明的接骨师也修补不了,即使有奇迹发生,也不行。

但是,自那以后,库蒂夏小姐却没有放弃,依然在用她独特的方法修补。三十五年来,她虔诚地与世隔绝,放任热带天气成就眼下的霉变和毁坏。三十五个季风季的潮湿,喜欢潮湿而无处不在的真菌,还有其他无数种的霉菌,都在这腐烂和分解的过程中扮演了湿冷黏滑的角色。那边,一张男孩的书桌,上面是摊开的练习册,页面已经卷曲发黄,旁边还有一摞教科书,最上面一本的封面是棕色的,《高中英语语法与写作》,雷恩和马丁编写,男孩子用还不成熟的笔迹写的书名,墨迹因为岁月都褪了色。钢笔和墨水瓶早已干涸。一根翻卷起来、裂了口的尺子,几支铅笔,几块小木头疙瘩一样的橡皮。一件绿色的雨衣斜搭在椅背上,上面覆盖着毛茸茸的、灰色的东西。椅子下面有一双黑色的雨鞋,也覆盖了一层毛茸茸的灰色。在床上,床垫里的填充物从床单上一个一个的洞里显露出来,一代代的飞蛾在这里吃了一万个晚上的大餐。但是被单和毯子却还是叠放整齐,枕头也摆在位置上,等待着主人的归来。

通往旁边房间的门也开着,迪娜瓦兹可以瞥见一部分里面的情形,肯定是那孩子父亲的房间。他那律师的长袍,用晾衣架挂在门后,不再是黑色,而是变成了一条条的灰色的布条。一叠叠的法律文书,一捆捆的法庭文件,都用粉色的布条扎着,整齐地堆放在一张金属的桌子上。一把梳子,一只刮胡刀,一个公文包,几本杂志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到处都是密密的蜘蛛网,电灯周围,窗帘上,门框上,窗户上,橱柜上,衣架上,吊扇上,如同吊唁用的挽帐和花环。蜘蛛网伸出无数的胳膊,拥抱着这些让库蒂夏小姐的过去充满悲伤的遗物。

“站到一边去，特穆尔，”她不知为什么有点生气，“别老挡着我的道。”她从迪娜瓦兹手里接过盒子，放在法拉德的桌子上，打开一条缝。蜥蜴吐着信子从里面伸出头。库蒂夏小姐用卷曲的尺子狠狠地打在蜥蜴头上，然后把盒子反过来，捏住蜥蜴摇摆的尾巴，操起一把生锈发钝的剪刀，一刀剪下了约莫两英寸长的一段。

迪娜瓦兹脸色发白，她和特穆尔一样，都有点吃惊。库蒂夏小姐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间屋子里了。剪下来的尾巴被当做普通的棉线灯芯，一头夹在灯头上，浸了油，一头漂在油碟里。夹着这么一根奇怪的东西，这么一根继续翻腾、扭动的尾巴，灯头在灯油当中摇晃，但没有沉下去。

“现在，”她拿起火柴对迪娜瓦兹说，“你现在出去，到门外。你，”她对特穆尔说，“想不想来点好玩的？”

“好……好……好玩好……好玩。”

“坐在这儿，看着这油灯。”

特穆尔盯着扭动的尾巴傻笑，坐了下来。早已腐烂的柳条椅立刻陷了下去。他身子一沉，屁股从椅子下面露了出来，让他动弹不得。他伸出两手像溺水的人一样无助地叫喊：“倒……倒……倒了倒了。”

迪娜瓦兹把他从椅子上拉出来，然后走了出来。一股刺鼻的硝烟味告诉她，库蒂夏小姐已经擦着了火柴。没过几秒钟，库蒂夏小姐也出来了，随手带上了身后的门。

“看那东西烧起来很危险，”她说，“所以我让你赶紧出来。”

“那你怎么办啊？你肯定看到了。”

“没有。你以为我疯了？我知道点燃的时候怎么不去看。”大约五分钟，透过烧焦的蜥蜴尾巴的气味，她们听着特穆尔的傻笑声。库蒂夏小姐打开门，喊他出来。

特穆尔有点不愿意，“扭……扭……扭烧……烧……烧着。”

“够了，”库蒂夏说，“到院子里玩去。”她小声对迪娜瓦兹说，她要等一下再清理油灯，她也不愿冒险，即便是烧焦的尾巴也可能带来意



想不到的后果,就像这样——她打了个响指——你或许会疯掉的。

迪娜瓦兹当即看了看特穆尔,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变化。“别傻了,”库蒂夏小姐说,“要过几天时间的。”

“噢。”迪娜瓦兹有点放心,也有点失望。

“扭……扭……扭。”特穆尔说道。他走下楼梯,好的腿先下,坏的腿在后面拖着,“扭……扭……扭烧烧……烧着,好……好……好玩好玩。”他一摇一摆地消失在视线之外,声音却依然从楼下传来,“着……着……着了着……着……着了。”那尾巴跳出了油灯,掉到了法拉德业已破碎的练习本上,这个他却没有说。

二

古斯塔德从维多利亚车站开出的那辆公交车上走了下来。他发现在他离家的这段时间里,院墙的空白处已经画满了圣人、先知、哲人、导师、预言家、圣徒和圣地的图像,油彩和珐琅涂满了墙壁的每一寸空白。早晨的阳光下,明亮的颜色闪着光。

人行道上摆满了信徒们献上的花,有一朵一朵的,也有一束一束的,还有密密的花篮,有玫瑰花、百合花,空气中弥漫着极乐世界一般的芬芳。在下车的地方,他就闻到淡淡的香气,如同圣马利亚山上那女子的面纱拂过。越是走近,芳香越是馥郁。百日草、金盏花、茉莉花、木兰花、菊花、葵花、紫苑、大丽花,各种香味和色彩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让他犹如做梦般微笑起来,也忘却了火车上两个夜晚的颠簸劳累。

跟原来的样子比起来真是神奇啊,他想。很难想象这里原来是一个大小便四溢的地方,善神啊,你真神奇,没有了苍蝇蚊子的嗡嗡声,现在是各种美丽的色彩在阳光下跳跃,没有了恶臭,现在是芳香的天堂、地上的天国。

自从他上次仔细看过这堵墙,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星期。粉笔画的已经擦去,都已经换成了油画,包括三相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的诞

生,真是神奇的变化。神在天国之上,而霍达达德公寓楼这里就可以一切安然无恙了。

古斯塔德想起两个月前的一个夜晚,他曾惊讶地看到路旁的缝隙里插着一炷香。今天,一束束的香插在香炉里,冒出一阵阵清香。眼前的一个香炉里,还有一束香正在散发让人心旷神怡的气息。有时候,有人点上蜡烛和油灯。在查拉图斯特拉的画像前,有人甚至插了一束檀香。整个黑墙成为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的圣地。

“您的想法棒极了,先生,”街头艺术家说,“这是全城最好的地方。”

“不、不,这都要归功于你的才能。新的油画比原来的更好看,角落这个是什么啊?”古斯塔德指了指墙的远端,那里竖着几根竹竿,放着几块波形铁皮、厚纸壳和塑料板。

“我想给自己搭个小棚。您同意吗,先生?”

“当然,”古斯塔德说,“但你原来说你喜欢睡在垫子上看星星,怎么变了?”

“哦,没事,”艺术家有点尴尬,“就是想有点变化。来吧,我给您看看我的新作。”他拉着古斯塔德的胳膊,“看这里,戴着花环的雪山女神在等着湿婆神,哈努曼神猴修了去兰卡的桥,罗摩杀了魔王拉瓦那,旁边,罗摩和他的妻子重聚了。这里,尤帕萨尼圣师、卡姆圣师,还有高达瓦里圣师,还有这座世界文明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米开朗琪罗设计的,您肯定听说过。”古斯塔德点点头。

“还有一些基督教的画像在这里,婴儿时的耶稣躺在马厩里,旁边有三位智者,圣母马利亚和小耶稣,山上宝训,这里是旧约的摩西和燃烧的灌木,红海分开,诺亚方舟,大卫王和歌莉娅,参孙推倒了非利士人的柱子。”

“画得不错,真不错。”

“这里是著名的蓝色清真寺,旁边是伊斯兰的圣人墓,这里是麦加的圣堂,这边有两位融合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诗人卡比尔和圣人那南克。”



“那些是什么,这一面的? 你没提到。”

“哦,抱歉,我以为您以前看过呢,这是火神阿格尼,世界之母卡利,还有女神叶蓝玛。”

“叶蓝玛?”这名字似乎有点熟悉。

“是的,您知道的,他们把她叫做妓女的保护神。”艺术家解释道。古斯塔德有点想起来了。很久很久以前,还是在学校的时候,他从槟榔老头讲的故事中听到过这个名字。

“还有这个,您应该认得出来。”街头艺术家狡黠地笑了一下。

古斯塔德仔细看了看这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像是我们的墙啊?”他有点迟疑。

“没错,现在是圣地了,不是吗? 所以也可以被画到墙上,和那些圣人、圣地在一起啊。”

古斯塔德弯下身子,仔细看着墙上画的这堵墙,墙上又画着一堵墙,墙上又画着一堵……

“差不多了,”艺术家说,“还差一个,我留到最后画。”他领着古斯塔德到了原来画查拉图斯特拉、库卡达伽祭师和马哈吉拉纳祭师的地方,已经填上了第四个人,也穿戴着拜火教祭师的长袍和头饰。

“这是谁?”古斯塔德突然问道。

“这可真有趣,您是拜火教教徒,我想您也会觉得这事很有趣。您看,几天前,有位住在您院子里的绅士——带着一只白色的小狗……”

“拉巴迪。”古斯塔德说。

“他告诉我,看到我在画圣人和先知,他也有个要求。我说没问题,这里就是为他们准备的。他给我看了一张黑白照片,说那是杜思徒吉·巴利雅祭师,拜火教里面的大圣人,施了许多奇迹帮助病人和穷人。而且还不仅仅在信仰方面帮助别人,因为拜火教的哲学鼓励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成功。”

“我知道这些,但我不想告诉他,我除了艺术学院的文凭,还有古代与现代宗教的学位。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以学点什么新的东西,

所以我就听着。他说杜思徒吉·巴利雅祭师很有名,他帮助了许多出了问题的人,有健康问题的,宠物问题的,股市问题的,商业伙伴问题的,找工作问题的,商业银行问题的,有尊贵的公务员出问题的,委员会主席出问题的,工业大佬出问题的,小承包商出问题的,等等。

“好,我说我被说服了,留下照片,开始画了,框架画好之后,我开始涂油。可就在那天晚上,那个住在附近的警官开着车……”

“巡官班吉。”古斯塔德说。

“他路过这里,看到了这幅新画,突然停下车,掉头回来,冲我大喊让我停下来。我有点吓着了,您看看,我跟警察的麻烦还真不少。他们根本不懂艺术,把我当成了流浪汉或是要饭的。我很尊敬地告诉他,先生,是那位养了一条白色小狗的先生请我画的,因为这也是一位拜火教的圣人。

“那警察笑了起来,圣人?他说,这人是个骗子,是败坏了拜火教声誉的败类,欺骗无知的人,把相框和其他没用的东西卖给他们,这种事情拜火教是绝对不会鼓励的,那警察说。”

“后来呢?”

“拉巴迪先生出来遛狗,他听到了警察的话,与他争论起来,说杜思徒吉·巴利雅祭师从没用过他的神力为自己赚过一分钱,那些说这种话的人都是一些嫉妒的狗,那些游手好闲、不思劳作的骗子。另外,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每个人都有信仰的自由,杜思徒吉·巴利雅祭师跟其他人一样,也有权被画到墙上。

“他说的最后一点我也同意,警察因为在公开场合大声争执,有点尴尬。他说,你愿意画你就画吧,即便你把骗子画在先知和圣人身边,骗子终究还是骗子,然后他走了。

“拉巴迪先生告诉我,有很多人像这位警官一样怀疑和中伤杜思徒吉·巴利雅祭师,但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真相的,他说他有证据证明杜思徒吉·巴利雅祭师的神性。他的大狗老虎几年前死的时候,他屋子里画像上的杜思徒吉·巴利雅祭师流下了眼泪,神奇吧。”



“但你相信吗？”古斯塔德笑道。

“您看，我不想打击任何人的信仰，奇迹、神迹、魔术、巧合——只要它们有用，真实不真实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一定要分析想象的力量、暗示的力量、自我暗示的力量、心理压力的潜力呢？看得太仔细会毁了这些的，让事情分崩离析，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干吗还要把它弄得更不容易呢？还有，谁有权力说这是一个奇迹而那是一个巧合呢？”

“这倒是真的，”古斯塔德说，“这堵墙是我喜欢看到的奇迹，既有用也真实，比相框里的眼泪要强得多。一个又脏又臭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美丽芳香的地方，每个人都觉得很不错。”

“还会变得更好的，现在战争开始了，这种时候，人们会更加愿意相信宗教。”

“没错，”古斯塔德说，“看，那束檀香灭了，你有火柴吗？”

街头艺术家有一盒火柴，古斯塔德正要擦火柴的时候，一辆消防车响着铃铛在路口减低了速度，转个弯，进了院子。古斯塔德放下檀香，急急忙忙走进院子。他到的时候，消防队员正在摊开水管。

特穆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他冲古斯塔德兴奋地挥着手，“古……古……古斯塔德古……古斯，叮叮叮叮叮叮，好……好……好玩，扭……扭……扭着……着火了。”

“现在没空，特穆尔。”他不耐烦地说。烟从库蒂夏小姐的公寓楼里冒出来，他担心她是否安全。

三

消防队员走了以后，大家一致认为，库蒂夏小姐的房子能在这么一场大火中没受多大损失，真是奇迹。冒的烟远比火焰多的事实就没人提起了。

经过人们的传来传去，本来的小火灾被说成了烈焰熊熊、几近失

控的场面。霍达达德公寓楼濒临被来自地狱的烈焰与浓烟吞噬的边缘。但是,大家热切地确信,肯定有神力相助,公寓楼才幸免于难。

许多人把这次的好运归功于那堵墙:有那么多的人来此祈祷与感恩,毫无疑问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善的力量,要不是这墙上聚集的善和美德,谁还会这么持续地关怀这被提升了的地方呢?

在庫蒂夏小姐的公寓里,损失只限于锁着的几间屋子。侄子与兄弟留下的那些让她无限悲伤的器物,都在这犹如珍藏圣骨一样的砖墙密室中消失了。一层浅浅的灰泥覆盖了地板和家具,与三十五年间积下的灰尘混合在一起。到处都是湿透的灰土,就好像是从卖炉灰和锯末的贩子那里买来,然后被高明的匠人东一块、西一块地涂抹在了两间屋子里。

庫蒂夏小姐和迪娜瓦兹估摸着损失的情况,迪娜瓦兹说一定会让达柳斯来帮忙收拾屋子。她惊讶地发现,庫蒂夏小姐似乎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事实上,她觉得庫蒂夏小姐似乎还有点开心,期待着接下来收拾房间的苦活,同时享受着人们同情的目光,那些人已经决定要忘掉她尖酸刻薄的名声。人们现在反而默认:要是有人能如此奇迹般地逃脱死神的火焰,那就一定有善的力量支撑着她。

只有庫蒂夏小姐理解为什么这火没有那么凶狠。过去的三十五年中,所有保存的物品就像药膏一样在安抚她心中深深的伤痛,暗暗地抚慰她心中的痛苦。庫蒂夏小姐太了解这一点了。

但她也知道是什么让这些东西如此特殊,让它们在主人留下的灵气下发光,而这种状态却并非永久。有一天它们会失去光泽,变得毫无价值,如果真到了这一天,她也可以恢复她自己的生活了。

现在,有了这场火灾,很明显,这一天是真到了。火灾的情形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她的财富中能够疗伤止痛和给予生命的东西,都被她吸收了,剩下的是一些轻如鸿毛的空壳,已经没法供火焰吞噬了。对庫蒂夏小姐来说,这场很容易就扑灭了的火灾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

迪娜瓦兹一会儿帮库蒂夏小姐收拾屋子，一会儿又忙着做自家的饭菜和家务，其间还听古斯塔德讲吉米的事情。几个月来，她第一次觉得开心，觉得心情愉快起来，。所有和库蒂夏小姐私下讲的那些事，那些让她觉得恐惧、耻辱和负罪的事都随着那场火灾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库蒂夏小姐的过去。

古斯塔德真希望她能坐下来听他讲。他想告诉她，目睹吉米受折磨的样子，他有多痛苦，“你知道路边卖果汁的小贩用的木锤吗？榨果汁用的？我走进吉米的房间，看到他的样子，我感到自己的心就像是被木锤砸扁了一样。”他的声音在颤抖，但迪娜瓦兹却没有注意到，一是因为她太忙，二是因为继蜥蜴尾巴惹的祸之后，她终于如释重负，这两个原因犹如轻柔的纱幔，模糊、扭曲了现实的真相，慷慨地呈现出令人开心的后果。

她很肯定，吉米会康复的，四年之后他会回到这里的，“你不觉得吗？”

古斯塔德决定什么都不说。他转向罗姗，“哦，我的小猴子，你现在觉得好点了，那也不能天天在地上跑啊。你得一点点地来，等身体好点以后。”他起身，伸了伸四肢，“太困了，火车上睡了两个晚上，但还有这么多的事要做。”

“你不用过去帮库蒂夏小姐。”迪娜瓦兹说道。

“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仗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你又能去做什么呢？我丈夫要去扛枪打仗吗？”她搂住他的脖子，笑着把脸颊贴在他的肩膀上。罗姗在康复，古斯塔德平安归来，库蒂夏小姐完全变了一个人，她还能不满足吗？阴郁忧愁的日子已经过去，除了索拉博还没回来。但是，她觉得这事也总有一个解决的办法的。

“你怎么变得怪怪的？”古斯塔德严肃地说，“今晚开始就是整夜的灯火管制了。我得做点准备，还得为空袭做准备。”

“他们总不会打到孟买这么老远来吧？”她还在笑。

“这么老远？有现代的喷气式战斗机，巴基斯坦人几分钟内就能打到这里来，你知不知道？你觉得他们投炸弹之前，还会给你来一张明信片通知一下吗？”

“好了，好了。”她还是心情很愉快，“你觉得该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吧。”

他说当年没把贴窗户的纸取下来，是很明智的，至少现在可以少干一件事。他提醒她，她是怎么为这事从九年前就开始抱怨，自打跟中国人打仗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了。但是到了1965年，跟巴基斯坦打仗的时候，窗户上贴了纸不是很方便吗？“一回事，历史总是在重复。”

“好啦，好啦，你是对的。”

他拉了一把椅子去前屋检查遮光纸有没有撕破的地方。她拿了一把长扫帚和其他短短长长的扫把、刷子准备出门。“让达柳斯留下，”他说，“我需要他帮我一会儿。”有些地方需要补一下，达柳斯站在他旁边，给他递锤子、钉子和纸片。古斯塔德爬上椅子，想起来今天早上十点的时候空袭警报没有响。从现在开始，只有真正有空袭的时候它才会响了。

前屋补好后，他们把椅子拉到黑桌子旁的窗户下面。“我来吧。”达柳斯说。他爬上桌子，伸手要锤子。但他父亲却在抚摸着锤柄那深棕色的木头，脸上挂着梦一样的微笑。

“喂？”达柳斯想让他父亲注意到他。

达柳斯手握锤子的木头柄的时候，古斯塔德突然觉得非常骄傲，“你从没见过你爷爷的爸爸，但这是他的锤子。”

达柳斯点点头。古斯塔德原来教索拉博木工活时，他早听过。他手握这稳稳实实的锤柄，举起圆圆的头，敲起钉子来。他把锤子递回来的时候，古斯塔德觉得把手有点湿。他想，是达柳斯手上的汗，我的



祖父也爱出汗。就算是日子过得还不错的时候,即便有人可以帮他做事,他还是喜欢自己做重活。一道道的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流下,流过脸颊和脖子。要是工作干得久了,腋下就会湿出两大块,马甲的背后也会湿透,粘在皮肤上,湿的部分好像一个大大的“心”形,湿透了以后衣服就会脱掉。汗水会一道道地淌下来,滴在木头上,滴在工作台上,滴在四周的工具上,滴在周围层层锯末上面。汗水浸湿的地方变成了黑色,就像是赋予生命的甘露,就像是一位园丁在耕耘焦渴的土壤。祖父手上出的汗,也浸透了这把锤子的柄,木头因此变得色泽深沉、外表光滑了。先是他的双手,然后是我的,让这把手变得越来越光滑。索拉博原本应该……现在达柳斯接上了,他会为这木头柄添上自己的釉色。

这样一把代代相传的锤子意味着什么?它让人心的最深处觉得满足,颇有成就感,这也就够了,没有必要再去探究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含意。

他们转到下一扇窗户,下一个通风口,把破损的地方修补好。他给达柳斯讲过去作坊的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动工具,全都得靠工人的汗水、肌肉甚至有时候还得流血,才能把木头变成有用、好看的器物。他讲他祖父的事情。他高大健硕、心地善良,且很正直,有很强的正义感。有一次,他把他自己的工头提着衣服领子给拎了起来,那人双脚都离了地。祖父说要把他扔到街上,因为他虐待了一个木匠。

他们从一扇窗户修到另一扇窗户,从一个通风口修到另一个通风口,古斯塔德一边回忆,一边将自己生命中的扇扇窗口为达柳斯打开。达柳斯曾经听过这些故事,但是,这次手里拿着曾祖父的锤子,故事听起来就不太一样了。

窗户上的纸补完之后,他们又用硬纸板为头顶上每盏裸露的灯做罩子,然后开灯,检查每盏灯的灯光只在地上投下明亮的光圈。接下来,古斯塔德决定,那张四角床的下面应该是空袭来临时的避难处。床有纯乌檀木做的架子,有一寸宽的缅甸柚木做的板条,万一有

最坏的事情发生,它能够抵挡住瓦砾的重量。

“两个人用锯子锯了一天,整整一天,才把床架上用的乌檀木条锯好,因此这张老床的框架和铁做的一样结实。”他说。可床是在窗户的一边。“这不行,我们得把它搬到那边去。”他们把橱柜和梳妆台搬开,然后两个人开始挪床,床太重了,只能一寸寸地移动。

迪娜瓦兹从库蒂夏小姐家回来,正好看到他们在气喘吁吁地搬床,“你们在干什么?停下来!你们的肠子和肝会挣断的!听我的,停下来!”

“你知道你儿子有多壮吗?达柳斯,给她看看你的肌肉。”古斯塔德说道。

“快摸木头,快摸木头。”她赶忙伸手去摸了摸床架,让他们把床移好。

从索拉博床上掀下来的床垫被塞到了床底下。迪娜瓦兹摸着索拉博的头曾经枕过的地方,古斯塔德冲她皱了皱眉头。他卷起两张毯子,把毯子放在床下,还放了一支手电筒和一个水壶。在一个旧饼干盒里,他放了一小瓶碘酒,一瓶红药水,一管青霉素软膏,一些卫生棉球和胶带,还有两卷外科用的薄绷带。“从现在开始,”他说,“只要响起警报,我们就钻下面去。”

真像个孩子,迪娜瓦兹心想,还真喜欢刺激。看他心情不错,她趁机说:“如果你这儿干完了,库蒂夏小姐那儿需要人帮忙。”救火员把她关了三十五年的窗户给打开了,现在没法关上,三扇都关不上,现在她担心要是灯火管制了怎么办。

古斯塔德和达柳斯拿了一把凿子、一张砂纸、两只螺丝刀和那把锤子,立刻就去对付那几扇被水泡胀的窗户了。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回来的时候,古斯塔德说库蒂夏小姐已经变了,“冲我笑,还开了个玩笑,说这次我该送玫瑰给她。这老太太跟过去是有了天壤之别。”

你也一样啊,迪娜瓦兹心里高兴地想。



*

这个晚上,天比往常黑得早,大门口的路灯没有亮。太阳落下的时候,街头艺术家把所有蜡烛、香和香炉都熄灭了。大街上像是实行了宵禁似的。有一辆出租车开过,车内空空的,没有乘客,车的大灯也没有亮,跟闭着眼睛梦游的人一样,古斯塔德心想。就连往常叽叽喳喳的麻雀和乌鸦,现在也被这座没有灯光的城市搞得不知所措了。

灰蒙蒙的院子散发出忧郁、无望的气息,把黑黢黢的公寓楼包围了起来。古斯塔德从外面检查了他家的窗户,没有缝隙,没有一丝光线透出来。他又走了几步,去查看特穆尔家的窗户。特穆尔的哥哥去了城里,他已经做了必要的准备,但明天他又要出差去推销。为预防特穆尔没钥匙进不了家门,古斯塔德手上有他们家的备用钥匙,这钥匙隔壁邻居不愿意再拿了,说都快被他折磨得疯了。

“喂,老哥!有什么消息?”巡官班吉叫道,“做好准备了吗?”他正在往车灯上涂煤烟,只留了一条窄缝。

古斯塔德走了过去,“值夜班?”

巡官班吉点点头,“这就是为什么把他妈的什么都弄黑。”他用一片布擦了擦手,“混蛋们想打仗,现在有他们好看的了。狗日的混蛋,觉得他们可以随意过来轰炸我们的机场,他们怎么想的,我们的飞机会放在外面等他们?我们的小伙子多聪明,真的很聪明,都在地下结实的机库里呢。现在他们要被清扫出局了,要被打趴在地上。”

古斯塔德指了指楼房,“看来我们的邻居执行灯火管制都还不错。”

“是啊,”巡官班吉说,“可是,第一天大家都热情很高,慢慢地就没那么仔细了。我们警察局也会接到投诉,六五年的时候也发生过相同的事,只要能看到一点光,就有巴基斯坦的间谍。”那块湿布没能擦去他手上的烟灰,他回了家,去用别的东西试试。

第二十章

DIERSHIZHANG

一

梅顿先生就空袭和防空警报的事发布了应对指令。每个部门都安排了警卫，首先确保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正在处理钱款的人要锁好钱款才能离开。雇员按要求必须躲在桌子下面，一张桌子下面躲一个人。作为例外，如性别相同的两个人共用一张桌子的话，也可以躲在一起。但如性别不同，他们则必须分别躲在相邻同性别同事的桌子下。警卫负责配对是否合适。梅顿先生可不想听到有任何桌子下面的风流事发生，给他银行的声誉抹黑。

这样的指示，还有其他很多东西，都让古斯塔德想到了他死去的朋友。如果老丁还在的话，他肯定会在餐厅里大展才能，模仿梅顿先生。他肯定会设想，和穿超短裙的劳丽一起躲在桌子下面，会有多刺激。

如今，餐厅里听不到笑话，也没有歌声。有的只是人们无休无止地谈论战争，重复边界那边发生的可怕事情。无论是谣言幻想，还是事实真相，人们谈论起来都是一样的热切。

据说，敌方嗜酒放纵的总统总是在组织他的部长和将军们饮酒作乐，他担心万一让他们停了下来，便会有人恢复理智，把他驱逐出



境。这个疯狂的梅毒病人在酒精的迷惑下,好像在目睹着虫子正心满意足、不断地吞噬他的大脑,于是他紧紧抓着手里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孤注一掷。

有关孟加拉被占区的暴行的故事跟印度军队光荣战绩的报道一样地铺天盖地,不分上下。广播和新闻纪录片里,印度士兵解放城镇村庄,击溃敌人,抓获成千上万的俘虏。群众慷慨支援的报道更是连篇累牍:有个八十岁的农妇坐车到了新德里,捧着结婚时候的两个金手镯,要为了这场战争献给印度母亲(有的报纸写成了英迪拉母亲,这也没大的关系——总理负责宣传的官员高瞻远瞩,很快便看到这其中的界限可以模糊一下,以便将来的竞选需要);还有学校的孩子们捐出他们的午饭钱,他们的脸擦得很干净,与一个大腹便便的国大党议员合影留念;还有农民们高呼“农民万岁!士兵万岁!”的口号,发誓要努力劳作,以更多的粮食回报国家。

当然,在这些新闻短片中,绝对不会提到湿婆神军党的那些忠于职守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五花八门的法西斯分子,这些人拿着石头在街上巡逻,只要看见谁家的窗户没按他们的标准搞好灯火管制,便以爱国的名义上去给砸烂;还有那些不幸被当成了敌方间谍的人,被有私仇的人痛打;还有那些被假装空袭检查员的人上门抢劫了的事。总之,新闻只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这个国家是多么的强大与团结,士气又是多么的高昂。

士气的确很高昂,乃至当战争开始六天以后,美国听从叶海亚将军的要求,派第七舰队进入孟加拉湾的时候,人民摩拳擦掌,准备要与更强大的美国人干一场。“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率领着第七舰队驶出东京湾,通过了马六甲海峡。舰队的光荣使命是恐吓这块被飓风蹂躏、又被战争摧残的地方,使它屈服。没有人感到惊讶,强大的美国总是喜欢和军事独裁者称兄道弟。随着舰队日益逼近,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名字也变成了遭人诅咒的对象,谁要是提起他们的名字,接着肯定是吐了唾沫又吐痰。不认识字的人没法知道最新的流氓行径,

不过他们也都从报纸上记住了这两个流氓的样子：那个总皱眉头的家伙长着一双老鼠眼，另一个戴眼镜的家伙，脸长得就像拉不出屎的公牛。

临时工老比姆森每天都把贫民窟那边发生的新鲜事告诉古斯塔德和银行的其他人。他住在锡安附近棚户区里的一间草棚里。端茶倒水的间歇，他会把贫民窟里的孩子在报纸上拉屎的事情告诉大伙（孩子还太小，不能自己出去到巷子里或水渠边拉屎）。当妈的会很开心地到处寻找印着老鼠眼和便秘公牛的旧报纸，给孩子垫到屁股下面。第七舰队开得越近，想找到一张没被这么用过的报纸就越难。老比姆森想帮助贫民窟的邻居，继续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厕训练。他希望所有银行员工都能把印着尼克松和基辛格照片的报纸给他。没人拒绝他，大家都很乐意出手帮忙，保持高昂的士气。

但对付第七舰队的还不只是高昂的士气。紧跟在美国人的船只后面，有一支苏联的巡航舰和驱逐舰舰队也急切地驶来，兑现《印苏友好条约》这一纸公文。但他们严守条约的精神，没有动粗，甚至连一句狠话都没说。苏联人只是想提醒美国人，让他们想起自己长久以来在重要的国际舞台上反复彩排的角色与身份：美国人民是善良友好的民族，是正义与自由的捍卫者，是全球各地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斗争的支持者。

苏联人的提醒起了效。美国人果然没有忘记。在孟加拉湾，随着黎明的曙光把12月蔚蓝的大海和天空染成了粉红色，美国人想起了他们全球著名、闪闪发光的美德，一个字都没忘。眼中含着爱国的热泪，他们把防尘罩重新罩在了强大的美国枪和美国炮上。

*

天色渐渐暗下来，古斯塔德回到家。他知道卡瓦斯基的血压又上来了。对抗疗法不如卡瓦斯基以往戴的薄荷花环那么有效。卡瓦斯基



探出身子,冲着黑色的天空挥舞着拳头。古斯塔德担心,要是这老头再激动点,可能会摔下来。

但卡瓦斯基站得还稳当,只有那灯光像是冲出来责备人似的,从开着的窗户直射到院子里,衬出他抗议的身影。“我警告你,现在警告你!如果你要在这儿扔炸弹,也给贝拉家族、马法特拉尔家族扔一颗!你太不公平了!太过分了!要是霍达达德公寓楼遭难了,塔塔酒店也得遭!不然的话,一根香也不给你烧,一根也不烧!”

古斯塔德犹豫着要不要上楼去,跟人说说他违犯了灯火管制。但有个人出现在了卡瓦斯基的身后,是他的儿子。他扶住他的胳膊,小心地把他带走了,然后关上糊了纸的窗户。

二

空袭警报连续三个晚上响彻全城。第三天是在半夜刚过,警报声立刻吵醒了古斯塔德和迪娜瓦兹。头一次,他过了一阵子才意识到这不是梦,不是原来上午十点的空袭警报预演。

“该不该叫醒罗姗和达柳斯?”迪娜瓦兹问道,“会不会又和昨天一样,五分钟之后就没事了?”

“不能冒险。”他打开零瓦夜灯,让大家钻到床底下,然后拿着手电,找到电源总开关,把电关掉,这也是政府要求做的。

他钻回床下以后,空袭警报声停了。罗姗拿过手电,放到自己的下巴下面,向前一伸,“鬼——啊!”她一阵大笑,接着被外边的枪炮声吓了一跳。

枪炮声把每个人都吓了一跳。“高射炮。”古斯塔德很有把握地说道。他拿回了手电,“我们的高射炮。”

“一定是巴基斯坦的轰炸机来了。”达柳斯说。

“哦,希望索拉博安全!”迪娜瓦兹小声说。

“他怎么会不安全呢?他又不傻,跑到大街上去。不过,我们的高

射炮会把那些飞机赶走的。”但一想到巴基斯坦的飞机就在天上，古斯塔德还是感到不安。要是院子里哪个白痴听到炮声害怕了，开了灯或者打开窗户看看外面怎么回事，那怎么办？他抬起头，却撞在了缅甸柚木做的床板上。

“你去哪儿？”看他打开手电准备钻出去，迪娜瓦兹害怕地问道。枪炮声响了四次。

“到外面，去院子看看。”

她想让他待在这里，待在床下，但也知道他不会听他的，“小心点！”

“我跟你去。”达柳斯说。

“不行，你跟她们待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拖鞋和钥匙，把电筒照得低低的。他一只手拉开门闩，关了手电，走了出去。

天空中有一轮新月，月牙儿像纸一样薄。这样的月亮帮不上巴基斯坦人什么忙，他心里挺满意。炮声又响起来，过了几秒钟，一道亮光划过天空，接着又是一道，又是一道。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交叉、搜寻、扫射。他站在树下，望着这一切，差点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出来。

又是一阵密集的炮声，比刚才的还要持久，也提醒了他。他向院子大门大步走去，窗户都是黑的，卡瓦斯基家的也是。他朝院子里的那棵树往回走，想看看另一半楼房的情况。他自己的房子，楼上的库蒂夏小姐，巡官班吉，养狗的白痴……都不错。但是，透过大树的枝条，有一道灯光在风中的枝条间忽隐忽现，那一头有扇窗户没关。特穆尔的窗户！这个笨蛋！他这么晚还不睡觉，在干什么？

古斯塔德跑起来的时候，他的一瘸一拐变成了剧烈的踉跄。他跑上楼梯，举起拳头准备狠狠砸门。突然，他转念一想，特穆尔的哥哥把房子钥匙留给我了啊，他在自己的链子上摸索，摸到了那把陌生的钥匙，把它悄悄地插进了钥匙孔里。吓他一下也好，他得学着小心些。

他走了进去，然后停下脚步，听了听，里面微弱的声音让他迷惑，像是喘气声，很重的呼吸，低声叹气，静了下来，然后又是喘气声。特



穆尔？他在干什么？古斯塔德想悄悄关上门，但门闩掉了下来，金属的碰撞声像针一样刺穿了过道里的黑暗，他退了一下，站住了。

声音又响了起来。他穿过过道，蹑手蹑脚地向亮着灯的卧室走去。开着的门上挂着一道黄色的薄门帘，已经破旧褪色了。他能透过这薄纱一样的门帘看到屋子里面，像梦境一样虚幻，像在马泰兰的时候，妈妈透过蚊帐跟我道晚安一样，那么远，我触摸不到，渐渐逝去……

他勉强地掀起门帘。立刻，虚无缥缈的感觉消失了。没了纱帘的遮挡，眼前的这房间变得实实在在，肮脏、恶臭。门帘上的环与黄铜的金属杆相互碰撞，发出叮叮的声音。

特穆尔什么也没注意到。他背对着门，正弓着腰伏在铺着白床单的床上，全然不知四周发生了什么。一条脏兮兮的浅黄色毯子，四周绣有红色和黑色的花纹，堆在床垫中间。他全身赤裸，只穿着棕色的交叉带的皮拖鞋。汗水在他的背上闪着光。

“特穆尔！”古斯塔德厉声喊道。这一下可把他吓得不轻。特穆尔尖叫着跳起来，他的右手正握着自己勃起的巨大阴茎。现在古斯塔德可以看到床上是什么了。特穆尔还在机械地继续着，伴随着一声呜咽，他射精了。

那堆毯子的下面半露着的是罗姗的洋娃娃，跟特穆尔一样赤裸。她的婚礼礼服、背心、面纱、头巾、花束、袜子，还有其他的饰物，都一件一件整整齐齐地挂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

“不知羞耻！停下来！马上！”古斯塔德又气愤又尴尬，“你真该遭鞭打！”除了这些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看见地上特穆尔带条纹的睡衣。他捡起睡衣，向他扔过去，“穿上衣服！马上！”睡衣飞过去之后，他闻到了一股很重的酸味。

特穆尔哭了起来，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古……古……古斯塔德古……古斯塔德，很……很对不起很……很对不起。”

“闭嘴！穿上衣服，听到没有？”他走到窗前，关了窗。特穆尔笨拙

地穿着睡衣。他本来手脚便很笨拙,现在抽泣着穿衣服,便更显得困难。他想把衣服系上,却总把衣服上的带子翻来覆去弄不到一起,他刚刚自己打好一个结,要往一起系的时候,却又自己把它给拽开了。

最后,他还是穿上了衣服,古斯塔德让他去洗手,然后厌恶地查看罗姗的洋娃娃,基本上没有损坏,但它粉色的腿、腰和腹部沾上了一块块的精液痕迹,有的已经干了,有的还没干,多少个夜晚的东西,他想。倒可以很容易洗干净,罗姗也不会注意到什么不同,但有什么用?他不能把洋娃娃还给她。一想到他孩子玩的洋娃娃被特穆尔这么糟蹋过,他就觉得恶心。算了,把它拿走,捐给孤儿院。

从卫生间出来后,特穆尔还在哭泣。他伸出手,“古……古……古斯塔德,手干净了,古……古斯塔德干净,干……干净洗得干……干净用……用力士非……非常干……干净力士。”他把手举到鼻子上,闻了闻,“非……非常好闻。”然后伸出双手,让古斯塔德检查。

古斯塔德粗暴地推开他的手,特穆尔踉跄地退后几步,缩着头,又痛苦地哭了起来,“你不知道羞耻吗?偷了罗姗的洋娃娃,拿回来干这么肮脏的事?”

“古……古……古斯塔德,”他哭道,“古……古……古斯塔德她……她们不……不愿意做。”

“她们是谁?”

“她……她们那……那些女人,古……古……古斯塔德两……两个卢……卢比我……我给两个卢……卢比,不……不行她……她们说不……不行。”

他明白了。美凤苑,那个夜晚,特穆尔在那些妓女当中,她们戏耍他,嘲弄他。

特穆尔指指洋娃娃,“想……想擦擦,很……很快很快,很……很好很好,很……很快擦……擦擦。”

古斯塔德的怒气在慢慢消退。可怜的特穆尔,孩子的心智,成人的需要,被妓女拒绝了,绝望中只得找洋娃娃,看来也是个办法。他想



象着特穆尔每天晚上脱掉洋娃娃的衣服,轻柔地抚摸它。古斯塔德想起来,那天他乘出租车从康斯坦斯嬷嬷那儿回来的时候,在院子里遇到了特穆尔。他很轻柔地拍着洋娃娃的脸,摸着它纤细的手指,出神地望着它深蓝色眼睛的样子。

可怜的特穆尔,他以后会怎样呢?古斯塔德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严厉些,“你干吗要开着窗户?你哥哥告诉过你,让你每晚都关窗户的。”

“很……很……很对……对不起古……古斯塔德,太……太热……热了,太……太……太热……热……热了,打……打开窗户凉……凉快凉快凉快,很……很……很对不起古斯塔德。”

古斯塔德真希望自己有魔法,能治好特穆尔,能让他拥有一个正常人的权利与德行。特穆尔还站在那里,眼泪从羞愧的脸上流下来。古斯塔德觉得自己不能把洋娃娃拿走,那样一来的话,对特穆尔的损失要比对罗姗的大得多,等到有一天,罗姗长大懂事以后,或许他可以告诉她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我要走了,”他清了清喉咙,想让声音听起来严厉一些,“记住,就算你觉得热,也不能开窗户,拿一张报纸,自己扇扇。晚上一定要把窗户关上。”

“一……一定古……古斯塔德,一……一定关……关上一定,很……很对……对不起古……古斯塔德。”他看到古斯塔德要走,有点迷惑不解。他指了指床上,“娃娃,古斯塔德娃娃。”

古斯塔德摇摇头,“你留着吧。”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特穆尔的眼睛睁得很大,似乎有点不敢相信,“娃……娃娃,古斯塔德娃娃。”

“是的,娃娃给你了。”

现在特穆尔算是明白了,也相信了。他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往前走了两步,伸出双臂,抱住了古斯塔德。“古……古斯塔德古斯塔德,”他紧紧抱住他,“谢谢你古……古斯塔德谢谢你。”然后他捧起古斯塔

德的右手,在他的指关节处使劲吻了一下。

古斯塔德被他的行为感动了,同时也对自己手上亮晶晶的口水感到恶心,他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局面。但特穆尔还不愿意放手,等着他的回应,他看上去也有点迷惑,不知道为什么古斯塔德会感到尴尬。

古斯塔德小心地伸出一只胳膊抱住他,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又跟他说了要记得听话,把窗户关好,然后便离开了。掀门帘的时候,他偷偷地用破旧的门帘擦了擦自己的手指关节。

特穆尔家的门关上了。回到院子里,古斯塔德觉得很轻松。夜晚的空气洗去了刚才填满他鼻孔的汗酸味。炮声已经平息下来,但探照灯的灯光像篦子一样还在天空中梳来梳去。他进了家门,打开手电。“古斯塔德,没事吧?”迪娜瓦兹的声音从床下传出,空空的,显得陌生而遥远。

“没事。”他走到脸盆前面,用力地洗着手。

“出什么事了?你走了这么久,我们一直在担心。”

“特穆尔家的窗户开着,我上去看了看。”他希望她别再问了。

“这么久啊?出了什么事吗?”

“当着孩子的面不便说。”古斯塔德用古吉拉特语说道。接着,响起了警报解除的声音。

三

随着印度军队逼近达卡,人心也变得越来越乐观。人们已经适应了灯火管制的生活,夜晚的城市即使在熄灯以后,也不再显得压抑。古斯塔德觉得自己该去佩马斯特医生那里看看,告诉他罗姗的病已经好了,再问问他需不需要停止用药。在治疗的过程中,两个人是有些分歧,不过古斯塔德还是很喜欢这位他小时候的大夫。

“好消息啊,太好了!”佩马斯特医生说,“另一位病人也在康复,



太好了。”

“另一位病人？”

“孟加拉。”候诊室没有人，他有时间，“正确的诊断是战斗的一半，正确的处方，是另一半。我说过，印度军队就像注射的针剂，现在，最关键的时期已经过去，该恢复了。”

他放下百叶窗，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要是能像治疗外伤一样，很快把我们的内伤治好的话，我们便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健康的国家。你刚进来的时候闻到臭水沟的味道了吗？”

“太臭了。”古斯塔德抽了抽鼻子。

“无法忍受啊，我跟你说。市政府听到了吗？是的。它又做什么了吗？没有。多少年过去了，你去四周看看，问题依然放在那里。破损漏水的水管，污水横流，检查员来了，检查员走了，可是臭水始终到处流。警察从上面开始，都在腐败，他们尽想着从路人身上每周搜刮些黑钱。卫生检查员也来骚扰，他们总是从美凤苑那里要钱，尽管都是合法注册过的。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已经受够了，已经没有耐心了。”

“你有药方医治这些内伤吗？”

佩马斯特医生扬起了眉毛，嘴角往上翘了翘，笑道：“当然了。只有一个问题，药方可能会太剧烈，可能病没治好先把病人给治死了。”古斯塔德点点头，即便不知道大夫具体的疗法，他也能懂他的意图。

突然，从窗外传来了锣声。槟榔老头的铜盘？他还在给他的顾客讲那些老故事吗？古斯塔德有点好奇，他趁聊天中断的当口离开了。

在美凤苑的外面，围在槟榔老头周围的人比平常更多，他们丝毫不在乎让古斯塔德用手绢掩住口鼻的臭气。但槟榔老头并没有在讲他擅长的美凤苑的那些老生常谈，那些撩拨新手们的情欲、增强他们的自信，同时也能提高他的春药销量的故事。没有，这阵子他没有讲这些。为了国家现在的需要，为了应付外来的威胁，也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槟榔老头发挥了自己的天才，运用他讲故事的才能，编撰出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学题材或类型的故事，既不是悲剧、喜剧或历史

剧、田园诗、悲喜剧、历史田园诗、历史悲剧，也不是史诗、讽刺英雄诗、歌谣、词颂、假面具剧本、反假面具剧本、寓言、挽歌、戏仿或悼词。如果详细分析一下，也可以看出它又具备上述这些类型的一些特征。但是，文学理论根本就不是这些听众关心的事，对槟榔老头的讲述，他们仅以自己认为有意义的方式作出反应：全神贯注地听。他的字字句句在黄昏中弥漫，变出了这段故事，像是在变魔术，他们都能看到、听到、闻到和感觉到。怪不得他们都对臭水沟散发出的臭气可以全然不顾。

古斯塔德错过了开头的部分，但这没多大关系。“这个时候在西边，”槟榔老头说道，“那个醉鬼的家伙上因为长满了蛆，都萎缩得没用了，就算是最好的春药也没法帮他治好。他主管性事的国务大臣，还有他负责组织饮酒纵欲活动的副手，还在搞这些淫乱的活动。但是，那个醉鬼已经没法参与这种交尾的狂欢了，就像是一条毒蛇被自己的毒液给噎住了一样，他看着别的人找乐子，喝着他的威士忌。只有威士忌，大量的威士忌。”

“他邪恶的愤怒，他有毒的情绪，还有他恶魔般的习惯让他周边的人都有点受不了。这些人绞尽脑汁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怎么让那个醉鬼开心起来？怎么让那个醉鬼情绪高昂起来，然后他们也能得到好处？”

“新的办法一个接一个地试，他们给他玩蛇梯游戏棋、大富翁和跳棋，但是他总也记不住规则，没法玩这些游戏。进出口部的部长甚至给他买了花花公子拼图游戏，上面的外国女人长着粉红色的奶头和金色的阴毛。但这个他也玩不了，没有空间感。他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放到嘴里，又吐出来，沾满了臭烘烘、湿乎乎的有毒的唾沫，吐在他的那群马屁精的面前。大家都快绝望了。”

美凤苑的女人向外张望，想看看有没有什么顾客。她们很失望，如今的男人更想听槟榔老头的故事，听完后回家，而不是进去。

“军队里的人给出了个主意，用枪吧，他们说。怎么用呢？有人问。



军队里的人解释说,那个醉鬼自己的手枪烂掉了,不能用了,那就干脆提醒他,他还有其他的枪啊,喷火枪,喷铅的枪,杀人的枪,他愿意用什么就用什么,只要让他忘了自己那可怜的小口径短手枪就行。

“一点也不奇怪,军队里的人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毕竟那个醉鬼也是军队里的人,他们也都知道该怎么治他们自己人的病,特别是治疗办法又跟他们自己的计划一致的时候。治疗很快就开始了,因为条件都已经具备,正好在东边。

“那个醉鬼检查了自己的枪炮,有轻型火炮、中型火炮、重型火炮、高射炮、迫击炮、榴弹炮、坦克、火箭炮,这些枪炮也触碰到了他的某个敏感部位,让他回忆起一些高兴的事情。他的口水流了出来,脸上出现怪异的狞笑,那些献媚拍马屁的人都重重地出了一口气。把我的屠夫叫来,他说,他们赶忙七手八脚地赶去找他。

“我亲爱的屠夫,那醉鬼说道,我给你在东边找了件事。孟加拉人忘了他们的位置,那些黑皮肤的矮子正在用一些很大的词,像什么正义啦、平等啦、民族自决啦,让他们觉得自己长高了,皮肤变白了,还觉得跟我们一样有权力了。去那里,消灭他们。

“那醉鬼自己不会到东边去,但是他又想随时知道自己的枪炮使用得怎么样了。屠夫答应他,他会照很多照片,还会经常写信,出了总统的宫殿,屠夫激动得屁颠屁颠的,一路舔着他的屠刀走了。

“开始的时候,屠夫和他的人有了真正的野餐。多么有趣啊,那么多的枪炮可以玩,有那么多活靶子。他们每天每晚都没有什么变化。接着雨季到来了,他们笔挺的制服就像他们的脑子一样,糊上了泥巴,大大的蚊子也开始咬他们了。

“把正义、平等、民族自决的想法从孟加拉人脑子里清除出去,要比他们想象中的困难。无论他们砍下了多少孟加拉人的头颅,一百万,二百万,还是二百五十万,总还是有更多的脑袋需要考虑。正义、平等、民族自决这些麻烦的想法,还在更多人的脑子里开了花,散发出的香气快把屠夫的人折磨疯了,因为他们的鼻子只能闻得到暴君

和独裁者的卑鄙与猥琐的气味。”

美凤苑那里,女人们都等得不耐烦了。这场战争让生意难做了,难民安置税让她们提高了价格,灯火管制让男人们都早早回了家,现在又是这种故事,挑起的只是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却不是本能的欲望。

槟榔老头清了清喉咙,吐了口痰,擦了擦嘴唇,“所以,我的兄弟们,”他向封起的窗户挥了挥手,“还有姐妹们,最后,尽管还有许多妇女没有强奸,许多坟墓没来得及填上,屠夫和他的人要逃回家去了,去他们的马球俱乐部、板球场和游泳池,特别是印度的军队已经逼近了,他们已经听到印度国歌唱响的声音了。”

听众们欢呼起来,拍手叫喊着:“说得好!”“印度母亲万岁!”

掌声消退、人群安静下来之后,槟榔老头的双手又忙碌起来。他最近引进了一种新产品,卖得非常好,叫做“爱国帕安”。这药不是通常那样把萎叶折成三角形,而是折成了四边形。他在里面放上了烟草和其他一些材料,把颜色块做成了三个直条,有橘黄色、白色和绿色,中间还放着一颗小圆种子,象征印度的三色国旗。

“现在,我亲爱的同胞们,”槟榔老头说,“让我们牢记,”他停下来,嘴里塞了根雪茄,“这不是结束,这也不是结束的开始,这是开始的结束。”¹ 那些听懂了这个笑话的人又爆发出一阵掌声。太好了,太好了,他们说。但许多人从没听说过那个叼着雪茄的胖老头丘吉尔,因此不知所云。

古斯塔德看了看手表,不太情愿地离开了人群。从灯火管制开始以后,迪娜瓦兹就变得很絮叨,尽管他反复解释,说因为没有灯光,车子在黑暗的街道上要比平常开得慢。

¹ 此处在模仿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一次著名演讲。



*

特穆尔正跪在院子里，双手忙乱地在布满碎石的棕色土地上摸索，“古……古……古斯塔德古……古斯塔德，黑……黑暗古……古斯塔德黑暗，黑……黑暗黑暗。”

“出什么事了，特穆尔？”

“丢……丢了古……古斯塔德，丢……丢了在黑……黑暗中。”他还在刨着土，失望地自言自语。古斯塔德按亮了手电。

手电的光迷住了特穆尔，他脸上显出灿烂的笑容，忘了自己的烦恼。他依然跪着，伸出一根手指，摸索着伸向发光的地方，轻轻地碰了碰玻璃，“古……古……古斯塔德亮……亮闪……闪古……古斯塔德，古……古斯塔德光……光真亮。”手电光在他的笑脸上荡漾，映亮了他那张纯真得因为看到一个生锈的旧电筒发出的那一点点光线就快乐无比的脸。悲伤和爱怜充满了古斯塔德的心。他想，他这个姿势，他这张极乐的笑脸，可以画到那堵黑墙上去，会很合适的。

在手电光的帮助下，特穆尔很快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是洋娃娃手腕上戴的珠子手镯。“找……找到了找到了，找……找到了古……古斯塔德找到了。”他满是感激，“谢谢您找到了古……古斯塔德，非……非常感谢非……非常感谢。”

古斯塔德关了手电。“光没了，”特穆尔伤心地说，“光……光没了黑……黑暗黑暗。”古斯塔德拍了拍他的肩膀，拖着疲惫的双腿从他身旁走过，迈上了台阶。

四

在彩旗飘飘、横幅漫卷和胜利游行的兴奋感过去之后，在人群为印度士兵和总理的欢呼声消退之后，在敌人的无条件投降扫去了九年前败给中国人所带来的耻辱感之后，还有扫去了因为总理夏斯特

里,那个伟大的小个子在塔什干的死造成的尴尬之后,在告示板和广告牌上不再有战争时期鼓舞士气的宣传口号之后,在灯火管制解除之后,城市又重新恢复了光明。长时间的黑暗之后,这光明让人想起了国庆日。在这些之后,古斯塔德还是没有把窗户上糊的纸揭下来。

他和达柳斯把家里的防空棚拆了,把床搬回原处,小瓶的碘酒和红药水也和纱布一起,放回橱柜里,空的饼干盒放回厨房,电灯泡上的罩子也都卸了下来,但是窗户和通风口却没有碰过。

迪娜瓦兹又耐心地坚持了一天,终于问道:“那些黑纸怎么办?你还在等下一场战争?”

“着什么急?等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弄好的。”古斯塔德出了门,看见街头艺术家在墙的另一头搭好了他的小棚屋,里面有几件衣服、他的睡垫、油灯,还有画画用的几样东西。他的旧粉笔盒也在那里。对这些东西,这些过了时的古董,虽然他早已不屑一顾了,但仍然挺喜欢它们的,一直没舍得把它们扔掉。

他现在得让一堆堆的供品保持相应的秩序。一拨上供的人刚走,又会来一拨,从没有空着手的。他看见古斯塔德在看他。他疲惫地摇摇头,但很明显,他挺享受现在这种繁忙的节奏,还有这个圣迹管理员的角色。他曾经无忧无虑、四处闲逛的日子已经彻底成了记忆中的一部分,“孟加拉的胜利让我也加班了。”

“很好,很好。”古斯塔德没怎么用心听。迪娜瓦兹让他把糊窗户的纸拿下来的唠叨声还在他的脑子里,好像过去的蚊子和苍蝇叫一样,令他心烦。不过,没过一会儿,墙边芬芳的气味逐渐袭来,让他忘记了烦恼。

接下来的几天,报纸还在分析战争的得失。有关于重要战役的情况,有孟加拉人是怎么在达卡动情地欢迎第一批开进的印度士兵的报道。古斯塔德在餐厅里读着他能借到的每一张报纸。还有迪娜瓦兹,自从拉巴迪先生的那次火烧报纸之后,这几个月来她也在借库蒂夏小姐的《王者世界》看,每天早上都看,从不间断,特别是讣告那一



栏。她觉得,要是他们漏登了什么亲戚的葬礼文告,无论是多远的亲戚,都是不可原谅的。

*

午餐时间结束后,餐厅里已经空了,只剩下一个擦桌子的服务生和还在读报纸的古斯塔德。他想把剩下的一点读完。报上有关于投降仪式的详尽报道,还有投降书的全文。像其他人一样,古斯塔德也觉得爱国情绪在心中跳跃。每天,他都一页一页、一栏一栏地读,幸亏这样,不然的话,他肯定会错过报纸内页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中的那条信息。

那条信息只占了不到一寸宽的空间。他读完之后,心中升起的爱国情绪又掉了下去,像一件湿雨衣被扔在了地上。他再也没有往下翻报纸。

服务生拿着湿抹布走了过来,“先生,擦一下桌子。”

古斯塔德手里拿着报纸,机械地举起了胳膊,服务生很快拿湿抹布擦了擦。古斯塔德的双臂猛地落在桌上,他没有看到服务生正好奇地盯着他,也没在意湿漉漉的桌子浸湿了他的袖子。

他坐在那里,盯着报上的句子,一遍遍地看着,那段话宣布说,J. 比利莫利亚先生,前调查分析局官员,在四年刑期期间因心脏病不治在新德里身亡。

他把这一页撕了下来,叠成小块,放进了口袋里。

第二十一章

DIERSHIYIZHANG

—

佩马斯特医生的诊所和附近的店铺都关了门，连美凤苑也不开门接客了。上街游行的这一天来了。

这个社区的居民准备游行到市政府，去抗议四溢的污水、破裂的水管、满是坑洞的人行道、恣意蔓延的鼠害、强索贿赂的官员、堆积如山的垃圾、没有盖子的窨井、破碎的街灯。一句话，要去抗议影响城市正常运转的种种腐败和堕落。他们的陈情状和请愿书总是过了太久而得不到答复，现在，这些官员该顾及一下人民的棍棒了。

原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商人和小贩，现在却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他们在等着一起游行。修理工、商店主、不知疲倦的饭店服务员、大话连篇的卖翻新轮胎的、弓腰驼背的修收音机的、罗圈腿的裁缝、贼眉鼠眼的生育结扎奖品¹的倒卖者、斗鸡眼的药剂师、面有菜色的电影院引座员、声音粗哑的彩票销售员、蹲着的布商、美凤苑里见人就熟的女人，成百上千的人聚在一起，热情高涨，手挽手，肩并

¹ 生育结扎奖品，印度为控制人口，推出了一系列控制生育的政策，如男性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后可免费领取的收音机等奖品。



肩,打算以游行示威来减轻这个社区的困苦。

就连佩马斯特医生和槟榔老头都报名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点犹豫,特别是佩马斯特医生。他想给大伙描绘更大的一幅图景,让大伙消消火气。他说市政府的腐败其实只是这个国家核心当中蔚然成风的贪婪、虚伪和种种有悖于善良道德的微观表现。他仔仔细细地跟大伙描述,腐烂的脓水从这个国家顶层权力汇集的地方流了出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每个阶层。

但佩马斯特医生的朋友和邻居们却都一脸茫然地看着他,让他觉得自己描绘的新德里的罪恶与卑鄙是不是过于抽象。他又试着说道,想象一下,我们亲爱的祖国就像一位生了恶疽的病人,情况挺严重,往上面涂药或是洒玫瑰香水想掩盖腐烂的组织发出的臭气,已经无济于事了,说点好话,许点承诺,也治不了病了。腐烂的地方必须切除。你们看看,市政府的腐败其实只是散发出的臭气,只有把得了坏疽的政府除去,臭气才会马上消失。

说得对,他们答道,但是我们总不能捂着鼻子过一辈子吧,我们得想办法除掉那臭气。等截肢手术得等多久?我们还得生活呢,我们的鼻子不能一辈子都堵着吧?他们的热情又一次被搅动起来,佩马斯特医生和槟榔老头心软了,也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朋友、邻居和顾客都希望他们能领导这次示威,说他们的贡献对这次活动非常重要。他们德高望重,佩马斯特医生受人尊敬,槟榔老头又是首长一般圆胖的样子,他们的出现将使这次示威更加重要、更加受人尊敬。

很自然,佩马斯特医生会穿上他的白大褂,戴着听诊器,背着黑包。这样,旁观的人和当局便能很容易辨认出,示威的核心中有多么重要的人物。同样,槟榔老头不多不少也会穿着他卖帕安时的行头。他会袒胸露怀,腰里只系一条腰带。槟榔老头有神态庄严、目视一切的肚脐眼,有神圣庄严、遍布皱纹的胸膛,他宽阔硕大的额头仿佛被犁过一般,布满了象征智慧的沟壑,一定会让围观的人们心生敬畏的。

示威的组织者也为佩马斯特医生和槟榔老头两个人的榜样而感动,下令说所有参与者都必须身着工装,展示平日的劳动工具。修理工会穿着满是破洞的马甲,遍布油污的裤子,带着扳手、扳钳、棘轮和拆轮胎棒;卖彩票的小贩答应说,他们会在脖子上挂上彩票箱参加示威;理发师会挥舞着发夹、梳子和剪刀。如此种种。

另外,还有四辆手推车,上面放着大桶,里边分别装着从臭水沟里取来的、又湿又黏的烂泥和污物;从破碎的人行道上拿来的碎成片的水泥、沙子、灰泥;从如山的垃圾堆里取来的恶臭腐败的垃圾;还有一桶老鼠,有的死了,有的半死不活,有的都生了蛆。他们打算把桶里的东西倒在市政府办公楼的大厅里。

一连几天,大伙都忙着做横幅和标语,练习口号,还通知了警察示威的路线,以便让他们提前安排,疏导交通。示威将从美凤苑出发,约摸两小时到达市政府,然后把市政府包围起来。示威的人会采取非暴力方式,把市政府的进口、出口都堵住,直到邻里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后才会撤走。

*

佩马斯特医生打开他的黑包,想把里面的东西清一清。毕竟,只是一次示威,东西少点比较轻,好拿。他盯着里面排列齐整的物件,看了一会儿,行医以来,这不是第一次不用拿那么多的药瓶,还有注射器、手术刀、刺血针和血压计。他转念一想,却没有把东西拿出来。

他夹好听诊器,锁了办公室的门,和他忠诚的配药师一道出了门。他心里在想,我们两个真像堂吉诃德和桑丘,只是不知道今天会干出什么样的荒唐事与聪明事,他那双疲惫的老眼又会目睹什么样全新的闹剧呢?

两个人一出现,等候的人群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现在后悔,太晚了,佩马斯特医生心想。他懒心无肠地冲人群挥了挥手。槟榔



老头系着他最鲜亮、最好的腰带，是栗色的，上面有绿色和黄色的竖条，已经走在了人群的前列。佩马斯特医生赶了上去，和他并排走在一起。配药师跟在他们身后。

二

灌满水桶、买好牛奶之后，迪娜瓦兹打开库蒂夏小姐的《王者世界》，她翻到中间，浏览了一下讣闻专栏。没有看到任何熟悉的名字，她紧张的情绪放松了下来。

接着，她又看了报纸第一版上的临时消息栏目，那个小方块里往往是空的，现在却刊登了几行字。她有点诧异，竟然读到J. 比利莫利亚少校的葬礼将于今天早上举行的消息，却没有更多的说明。在征得库蒂夏小姐的同意后，她把报纸借回家，给古斯塔德看。

他也很奇怪，“谁会把他的尸体从德里运回来？”他们没听说过吉米有什么亲戚，谁又给他安排在天葬塔的葬礼呢？

他们想，或许是个同名同姓的人吧，也就没有再说下去。古斯塔德心里轻松了一些，再为这个动感情又有什么意思呢？那天，他把报纸从办公室带回家，结果他只得想法哄她，不让她哭个不停。

“但万一是我们的吉米怎么办？”迪娜瓦兹过了一阵子说道。

这种可能性让人坐立不安。看来只能去一趟墓园了，古斯塔德暗自决定。“要真是我们的吉米，我又错过了他的葬礼，那是无法原谅的。”如果是另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参加一个陌生人的葬礼也没什么罪过。

他出了门，冲天葬塔去了，一边走，心里一边还在想着，不到三十天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两个朋友都走了。古斯塔德像卡瓦斯基一样抬起头，他想冲天高喊，把心中的情绪发泄出来，却什么也没做，只是默默地上了路。

*

祷告做完了,下山的时候,古斯塔德还在纳闷,不知道是谁安排的葬礼、支付的费用。无论是谁,他都很感激他。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吉米可以安生了,不会再有人折磨他了。

想想吧,我竟然差点儿没来,那就没人来参加吉米的葬仪,没人能看到燃烧的炉火,没人会听到祭师的祈祷,没人会给他敬献香烛,也没人会给他香炉上面撒香了。香粉燃烧起芬芳的火焰,发出的光像银帛一样跳跃,乳香、没药和檀香也都烧红了,像初升的红日,吉米的脸在缭绕的烟雾之后显现。在德里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可奇怪,死亡又让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他躺在大理石床上,又重新成了我们院子里的少校。还有最后的一段山路。丁肖基那天,来了很多人……碎石路上,聚集了那么多的人。但是,今天却只有我一个人陪着吉米。沙石被踩得窸窣作响,宛如同处一室的朋友正在低声细语。

古斯塔德从天葬塔下来,祭师已经找不到了。古斯塔德希望办公室的登记处会知道是谁安排了葬礼。

*

对于古斯塔德的询问,办公桌后的男人很不耐烦。总是回答别人的问题,让他不胜其烦,他怀疑地抬起头,眼睛紧张地环顾四周。对他来说,吉米·比利莫利亚的葬礼已然完结,他讨厌找他问问题的人,特别是死者的家属,因为他们总有些稀奇古怪的要求。

比如说,上周有两个女人,矮小瘦弱,走路与摇头的样子真像两只小麻雀,结果却像两只鹰一样厉害。“我们忘了从奶奶手上取下钻戒,”她们说,“我们想去天葬塔里把钻戒取回来,你能不能先把那些兀鹰赶走几分钟?”



对这种人,他能说什么?怎么对付这种又自私又任性的家伙?他解释说,搬尸工离开天葬塔之前就清理过所有的衣物和物件,因此,即便在祈祷室里没看见,在进入天葬塔之前也会发现的。

可两个女人还是一个劲地催他,唯恐昂贵的钻戒进了兀鹰的肚子。她们说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感情的价值,“我们才不相信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搬尸工呢。”他一再强调外人是不会进到天葬塔里去的,她们依然不依不饶。最后,他说只能去请示高级的司祭了。司祭把两位女士领到一旁,一边听她们的要求,一边点着圣人般聪明的脑袋表示回应。

如果这些只是这位职员遇到的一个问题,他还不至于变得怨恨和怀疑。但是,最近围绕着墓园绿地修建起来的高级公寓大楼,却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的问题。

“你的兀鹰!”那些住户抱怨道,“把你的兀鹰管好!总往我们的阳台上扔垃圾!”住户们总是在投诉,说这些从天葬塔飞出的兀鹰,明明已经吃饱了肚子,却还总是最后抓一点食物带到外面来最后解决。而如果兀鹰爪子里的食物掉落下来,就会掉在私人的阳台上。气愤的住户说,一想到为了这高层豪华公寓付出的天价房款,他们就无法容忍这种状况的发生。

当然,也没有人能确切地证明,那些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小块东西就是人肉。但是,不久之后便有死者的家属听说了从高层公寓出来的传言。死者家属说,自己支付了丧葬的费用,不能看着死去的亲人被肢解成小块,撒在时髦的阳台上。死者家属坚持说,帕尔西人联合会应该有所行动,“应该好好训练这些兀鹰,”他们说,“要么就再引进一些,把所有的肉都消化了,我们不想还有肉被带出来,丢到不洁与褻渎的地方。”

与此同时,改革派和正统派之间也起了争论。这两派之间早有论战的历史,无论是在报纸专栏上、在给编辑的信中,还是在居民大会上,只要他们能够登台亮相,便总会唇枪舌剑地吵成一团。他们曾经

就牛尿¹的化学分析进行过争论,后来,又曾为拜火教圣典的吟诵问题吵过。兀鹰的问题一经出现,改革派和正统派又立刻兴奋地投入论战之中。蛰伏很久之后,终于又有机会可以互相撕咬了。

正统派坚持认为,这种古老的智慧是一种简单的办法,不会污染土地、水、空气和火这些上帝的造物。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科学家,如果运用现代卫生标准检测一下这种方法的话,都会承认它的益处。但是,改革派却支持火葬,还说古老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于 20 世纪的今天。改革派还声称,这是一种残忍的办法,对于追求进步声誉、具有前瞻态度的社区而言,已经成了痼疾。

正统派阵营(或者也叫兀鹰派,这是对手对他们的称呼)反击道,改革派想要将火葬合法化的背后,其实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在国外的亲戚不可能回到天葬塔里来。另外,争议也是被那些想要在火葬场里获得股份的人炒作起来的。他们反击说,肉块都是从单引擎飞机上面扔下来落到阳台上的,飞行员都收了别有用心的改革派的好处。

每个人(包括正统派的部分普通成员)都觉得,这么说有点扯得太远了。他们说,的确,有人或许会看到或者听到飞机低飞,但那是为了运送货物。(在这场争论中居然没人想到滑翔机。)

但是兀鹰派拿出了书面证词,是世界知名的鸟类学家写的,上面说吃饱了的兀鹰、爪子抓着东西或者嘴里叼着肉的兀鹰,是没法飞的。身处困境的职员看到专家的证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尽管没有卷入论战,他也立刻复印了这份文件,用来应付前来抱怨的高楼住户。

但是,只不过把飞机的嫌疑排除了,事情却还没完。如果鸟类学家是对的,他们要求职员说出阳台上的肉到底是哪里来的。如果不是人肉,那又是什么?牛肉,羊肉?他们是不是得相信现在的屠夫都飞上

¹ 拜火教教徒认为圣牛的尿液具有神秘的力量,祭师往往喝下或用它来擦拭身体。



天卖肉了,在城市的天空中挥舞屠刀?他们是在云里骑着自行车,往阳台上送货而不是走后门了吗?

可怜的职员再也回答不出了。他总听到人们无休无止地申斥和责备他和他的同事,甚至无意的谈论也会被他当成谴责和指摘。

古斯塔德刚问了他吉米·比利莫利亚的事,他便拍着桌子,生气地瞪着充血的眼睛说道:“告诉?告诉什么?你觉得这里是信息台?”

后来,古斯塔德再想起这事的时候,有点惊讶,自己竟然没有回击,竟然让这混蛋这样跟我讲话。我是老了。

吃了一惊之后,古斯塔德疲惫地又试了一下:“我想你或许知道,谁安排了葬礼的手续。”

职员有点得意。这是他第一次成功地把一个提问题的人(或许还是一个提意见的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中。“谁知道呢?”他谨慎地说,“尸体是送过来的,现金支票、死亡证明和其他证明都是送过来的。我们的司祭说,只要有一位去世的拜火教教徒,我们的职责就是操办葬礼。我们不打听人家的事情。”

“谁在《王者世界》上发的通告呢?”古斯塔德还在坚持。这家伙没指望,不像丁肖基的那次,那个值夜班的很能帮忙。

“《王者世界》上的讣告都是死者家属发的。”职员简短地答道。职员的尊严有所恢复,他觉得让自己回答这种琐碎的事情实在没意义。

“这个男的没有家人。”

“那又怎样?”难道我该为比利莫利亚的无依无靠负责吗?这些天来,职员碰到的这些疯子什么事情都想得出来。

古斯塔德只好作罢。“谢谢你的帮助。”说完以后,古斯塔德便下了山,他的脚步随着斜坡不断向下而不断加快。

在墓园的门口,一辆出租车正停在树下的阴凉处,车上的牌子上打出“暂停服务”几个字。出租车的司机戴着一副墨镜。古斯塔德心想,这司机的胡子和吉米的真像。古斯塔德又走近了些,他觉得自己好像认识这个人。

三

马尔科姆仔细地看了看方案和图纸,复核了几个计算的结果,然后大致浏览了文件袋里的其他文件。这个项目在他的监管下今天就要开工了。他接连打了两个哈欠,无聊透顶的市政管理,他太不喜欢这份工作了,但也没办法,工作给了他稳定的收入,多亏了他叔叔的安排。这倒霉的城市正在变成一个残酷无情的地方,一份固定的收入就已经能捆住人的手脚。教钢琴课没有保障,不知道什么时候学生就不来了。现在的孩子都被娇生惯养得不行,太自由了,纪律早都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跟纪律一样,美好的音乐也渐渐消失了,如像目睹自己亲爱的人正慢慢死去一样。真该感谢上帝,要不是有时间与天才俱乐部,要不是有德国文化中心、英国文化协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中心、美国新闻处,音乐早就消失了。但是,这只是苟延残喘,西方古典音乐在这个城市里的黄金时代已经毫无疑问地完结了。还有昨天那个可怜的家长,无比尴尬地说他的儿子想要买健身器,不想学钢琴了……

马尔科姆心里一惊,坐直了身子。“拆除”两个字跳入他的眼睛,犹如警钟敲响。到现在为止,这可恶的文件还都没什么特别的,最好再专注一点。以往那位工程负责人的故事广为人知。那倒霉的家伙理解错了指令,拆错了建筑,想拿退休金的梦想也随之灰飞烟灭了。

马尔科姆停下白日梦,从头看起来。他仔细地看,一步一步地,没有想当然地接受所有东西,在重要的问题下面画上线,在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写下字,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起活来之后,就没人再会注意这些地方了。

现在该到库房去跟工人见面,然后带着设备出发。好了,快到时间了,还有五分钟到餐厅去喝杯茶。仿造皮做成的桌布散发的霉味钻到他的鼻子里。他把碟子举到唇边,吹了吹。吹起来的热气模糊了他



的眼镜,在成堆的术语中,施工的地点显现了出来。建筑的名称在他起雾的眼镜上时隐时现。

那地址在他脑子里掠过,有点熟悉,却没有与重要的记忆联系起来。霍达达德公寓楼。走在去库房的路上,他默念着这个名字。霍达达德公寓楼。

卡车出发了。马尔科姆的脑子也很快被即将开工的工程细节填满了。

四

跟往常一样,索拉博确信父亲是在上班,他才回到家。迪娜瓦兹看到他,高兴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赶忙抽身去淘米,开小了火,然后又回到前屋。迪娜瓦兹用力拥抱他,双手捧着他的脸颊,说他营养不好,人都变瘦了,“都多久了啊!你现在还不回来吗?你还没把我折磨够吗?”

索拉博摇摇头,转向窗户,每次都重复一样的话,有什么意思呢。他想说,这就是为什么他每次回家的间隔越来越长的原因。

“房间里空荡荡的,我求求你,”她摸摸他的前额,往后理了理他的头发,“爸爸一会儿就回来,跟他好好说说吧……”

“马上就回来了?”以为要马上面对面地看到父亲,索拉博有点惊慌,但他也有点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这么早就下班了。

迪娜瓦兹想起来了,自打索拉博上次回来之后的几个星期,丁肖基、吴拉姆·穆罕默德和吉米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她给他讲了起来,讲到后面,看到他的脸色也变了。“是的,”她说,“我们都吓坏了。”

重复细节又让她难过起来。她抽噎着继续道,每个字都显得很愤恨,“真是无耻邪恶的行为,政府干的可怕恶毒的事,”她的声音颤抖,“杀人犯!他们杀害了少校叔叔!”她的嘴唇抽搐,颤抖起来,有点想哭,却又强压住泪水,“老天会看着一切的!”

“爸爸现在去哪里了？”

她跟他说了葬礼通告。“我们觉得可能是同名同姓的人,但谁知道呢?爸爸就去看看。”她看了看钟,“我得进去给罗姗做午饭。她上学第一天的午饭,我不想让她吃得太干。但爸爸可能马上就回来了。跟他好好说说吧,求求你了。”

索拉博摸了摸脖子后面,他不确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习惯这样,“没有用的。我把他的梦想给毁了,他对我也没兴趣了。”

“别这么说!”她厉声打断他,然后又缓和下来,“他是你父亲,他一直都是爱你的,也希望你好。”

“你知道我们肯定又得吵起来。”

“不会的!”她摇摇头,“别那么固执。”她拉起他的手,“你走之后,出了好多事情。爸爸也变了。会不一样的。”

他还是盯着窗户外面,不愿看她的眼睛。自尊心太强,太固执了,她心里想,又是一个古斯塔德,“相信我吧,我以前没这么求过你,可现在不一样了。”

“好吧,”他说道,还是没有看她,“只要能让你高兴。”

五

古斯塔德走近出租车的时候,心里不再疑惑了。他马上认出了那个人,这让他有点吃惊,是他安排了吉米的葬礼!

尽管有点惊讶,古斯塔德还是问了这个问题,让他知道他了解情况,并且心存感激,“你……”他指了指身后的天葬塔。

“是的。”吴拉姆·穆罕默德说道。

“谢谢你……谢谢……我……”

“别说了,”吴拉姆很快地挥了挥手,打断了他,“祈祷都结束了?”他的声音听起来紧绷而压抑。

古斯塔德点点头。他见过这个男人的很多面,有快乐、恐吓、无



情、诱骗、尖酸的样子,但还从没见过他这样动感情。

吴拉姆扬起脸,看着山头,看着兀鹰盘旋的地方,然后又低下头,闭上了眼睛。古斯塔德等着。几秒钟之后,古斯塔德再目视他的时候,吴拉姆抽泣了起来。古斯塔德移开视线,静静地站在一旁。

吴拉姆用手背擦了擦泪水。他的声音平稳下来,“你们拜火教教徒不许像我这样的外人进去。”

古斯塔德有点内疚地点了点头。我也感到难过,他想说,但我不能哭。他伸出手,吴拉姆拉住他的手,把他拉到跟前拥抱,吻他的面颊。“谢谢你能来,诺布尔先生,”吴拉姆小声说道,“不然的话,吉米就只能一个人了。非常感谢你。”

“别这么说,”古斯塔德说道,“可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告诉我一切呢?要不是我妻子看了报纸,我都不知道。”

“我得找机会,上次给你火车票的时候,我答应过你,说是最后一次打扰你了。”

“那不一样,这个我不可能拒绝。”

吴拉姆掏出手帕,擤了擤鼻子,然后戴上墨镜,指了指出租车,“我把你送回去吧,免费。”他笑了笑。

“谢谢。”古斯塔德跟他一起坐在了前排。吴拉姆转了个U字弯,在大门旁等着驶入车流,“九年之后,你又开起了出租?”

“哦,这在调查分析局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卖书,有时候卖肉,有时候当园丁。为了把活儿做好,什么都得干。”

古斯塔德听后,相信了他的坦白,“你还要在调查分析局干吗?他们把吉米都弄成这样了,他们还想杀了你啊,在你骑车的时候。”

“你知道这事?肯定是吉米告诉你的。不过,对我来说,待在调查分析局里要比我出去安全得多。”他轻声说道,“吉米待我像兄弟一样,有人害死了我的兄弟,我当然不高兴,有人要付出代价。”他微微点了点头,“是的,一定要。待在调查分析局,我才有可能把欠的账收回来。”他的话像冰冷的指头一样划过古斯塔德的脊椎。这可

不是空话。

“时机很重要,也就这么回事,不用着急,我或许会明天收账,也许明年,也许十年之后。无论是谁,总要付出代价。如果是那个造汽车的干的,他也要还账,有很多机会,比如说,他的汽车会爆炸。他还可能坐飞机,砰,炸了,完了。就像我说的,为了把活做好,什么都能干。”

古斯塔德无力地笑了笑,算是回应了他。吴拉姆继续说道:“他老妈自己也有很多敌人,她每天都在树敌,从旁遮普邦到泰米尔纳德邦,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干的。我有耐心。她的命和吉米的命一样容易取,我告诉你,就像这样。”他在古斯塔德的鼻子下面打了个响指。

听吴拉姆这么说,古斯塔德有点害怕了。他觉得自己还是愿意记住他悲伤时的样子,这时出租车在警察伸出的手臂下面停住了。十字路口被车流堵住,警察正在指挥车辆绕道行驶。“好的,”古斯塔德说,“已经不远了,我可以走走。”他们握了握手。古斯塔德心里十分清楚,他们是永远不会再见面的。

车门砰地关上了,出租车驶进了车流。他站在那里,看着车子消失在拐弯处。



第二十二章

DIERSHIERZHANG

一

马尔科姆坐在头一辆卡车上，到了霍达达德公寓楼，他看到满是图画的黑墙，才想起来为什么这名字听起来如此耳熟。马尔科姆一边想着古斯塔德可能住在几楼，一边走上前去张贴法院驳回房东要求的判令。他把判令贴到早已成碎片的市政府公告上面，那公告也是几个月前他来张贴的。

街头艺术家坐在他的小棚子里看着这些不祥的卡车、工人和机器。马尔科姆把坏消息告诉了他，他一下子崩溃了。他收起画笔、颜料、盒子和其他东西，丢到院子里，然后自己盘起腿坐在地上，没法聚集起哪怕一点点的气力。在过去的日子里支撑他到处游荡的气力都没了。

尽管有点犹豫，马尔科姆还是给工人下达了开工的指令。简陋的小棚子被拆除了。经纬仪、三角架和水平仪架了起来，要在这里划出需要施工的区域。那棵楝树正好处于市政府最近划定的区域范围内，阻碍了工程，两个人就被派去砍树。越来越多的机器设备从车上卸了下来。测量员透过仪器眯眼看着，东指指西指指。马尔科姆四下转悠，想找一家可以供应茶水的伊朗餐厅。

与此同时,示威队伍举着标语和横幅走进了巷子。口号声和呼喊声逐渐湮没在了城市的喧嚣声中。示威队伍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人群聚集起来,在一旁看着热闹。

示威队伍差点没能得到许可携带工具游行,因为负责管理游行示威事务的副警长认为,劳动工具或许会成为武器。但是,最终还是示威组织者的意见占了上风。槟榔老头说,甘地就曾和他的纺车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总是在纺纱。如果英国殖民地时期的警察都可以允许甘地这样,为什么到了自由的印度,一个副警长还要说不行呢?示威人群拿的工具和甘地的纺车一样,并没有危险。

于是,游行队伍被允许继续前行。一组人齐声高呼:“不许再这样!不许再这样!”另一组人高声呼应:“市政府欺负人,不许再这样!”

每次示威都会喊的口号“国大党是大流氓,大街小巷都在讲”依旧盛行,但这次还有几句新口号。开小裁缝店的双胞胎费南德斯兄弟深知重复的修辞价值,举着两块相同的标语牌:“今天给我们供水!”修理工们更加滑稽,他们拉起一条又长又宽的横幅,模仿那条著名的“不自由毋宁死”,上面写的是“无自来水毋宁死”。

电影院的职工拿的是一张老电影《恒河流过的土地》的海报,他们把海报改成了“恒河流过的土地——污水遍地”,主人公的脸也被稍稍改了改,鼻子上夹着一个衣服夹子,把两个鼻孔夹上。男女主人公、制片人、导演、编剧和音乐制作人的名字也都贴上了标签,换成了那些市政工程承包人和政客的名字。

随着示威队伍渐渐走近霍达达德公寓楼,“不许再这样!”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不断响起。马尔科姆、他的工头、工人和测量员都放下工具,站在了路边。人们从办公楼里探出身子,顾客和商店主离开了商店,整个街上的生意因为示威都暂停了。

示威队伍走到了黑墙跟前,口号声中有了新的活力。看到这些入了迷的听众,示威者的脚步更加铿锵,手臂挥舞得更加有力。

突然,示威的组织者用三声锣响下达了止步的信号,他用的是槟



榔老头卖药的黄铜盘。铜盘是从很多竞争物件中脱颖而出被选中的，其他的物件还有用拆轮胎棒敲打的轮毂罩，佩马斯特医生桌上的银铃，耍猴人的鼓，耍蛇人的笛子，这些都无法媲美槟榔老头洪亮而庄严的铜盘，当然都没能入选。

停止的三声信号在空中回响，如同从天堂里飞来的鸟儿一样，在示威人群的头上盘旋。“兄弟们，姐妹们！”激动的示威组织者挥舞着双臂，希望大家安静下来，“兄弟们，姐妹们”。人群静了下来。

“你们一定会问，为什么还没到市政府，就要在这里停下？我来告诉你们，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座神圣的奇迹之墙更适合我们停下步伐，考虑一下我们行动的目的的？这座神的墙！这座属于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拜火教和佛教的墙！这是座神圣的墙，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都可以在此礼拜与敬奉！让我们感谢过去取得的胜利！让我们为未来的努力祈祷！让我们祈祷，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可以达成目的！让我们祈祷，真理和非暴力的理念将帮助我们打败敌人！”

示威队伍高声应和着，涌向黑墙。市政工人退到一旁，看着人们在每幅画像前排起了队。在查拉图斯特拉的画像前只有佩马斯特医生一个人，财富之神的面前队伍最长。跪拜的、俯卧的、鞠躬的、双手合十的、紧闭双眼的、祈祷的、供奉的、崇拜的，全都热情地跟随着。许多人走的时候还扔下一两个硬币。

有个市政工人随口说道：“省省吧，伙计，这墙马上就拆了。”

墙要拆了！这几个字渗过示威的人群，流进旁观者的耳中。墙要拆了？迷惑变成义愤，义愤又变成恼怒，怒气涌过人群，掀起大海中奔向岸边的层层波澜，地面都颤抖起来。

不可能！波涛般的人群愤怒地呼喊，不许拆毁神的墙，我们要看看，有哪根指头胆敢去碰这些神灵！如有必要，我们要用血来保护它们！

局势迅速恶化，示威组织者马上找到了马尔科姆。“是真的吗？”他们问道，“你的人要拆了这座墙，毁了上面的众神吗？”

马尔科姆从不知道怎么去搪塞,他点了点头。示威的人群怒吼起来,风暴骤起——没有误会,这恶毒的计划已经被证实了!但示威的组织者敲响了一声哀婉的锣声,要求人们安静下来。

“我的朋友,”示威的组织者对马尔科姆说,“你说的太愚蠢了。之所以愚蠢,是因为不可能做到。这里是祈祷与供奉的地方,寻找自我的地方。无论是人的意志还是政府的命令,都不能改变这些。看看梵天、毗湿奴、湿婆,看看罗摩和希达,看看迦梨,看看财富女神,耶稣基督,佛陀,圣巴巴。对每一种宗教来说,这儿都是神圣的地方。”

人群欢呼起来,旁观的人群也鼓起掌来,示威的组织者又有了动力。“看看舞王和萨拉斯瓦提,那纳克导师,圣方济,查拉图斯特拉,还有这些清真寺和教堂,你怎么能摧毁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呢?”他偷眼看到马尔科姆银项链上的小十字架,“你是个好人,跪倒在这座墙的前面吧,祈祷上帝,说一声万福马利亚,承认你的罪吧,如果你愿意,可以祈求奇迹的发生,但不要想毁了这座墙。”

“真的,我没那么打算。”马尔科姆终于能说出话了,很不自在。人群欢呼起来。“但是,”欢呼声刚落,他接着说,“我和我的工人不拿事,我们的老板是市政府,我们得听市政府的命令。”

市政府!又是这个可恶的名字!示威的人群就像一头趴在路上的疯狂野兽,重新聚集的愤怒和仇恨又让它一跃而起。市政府让我们不得安宁!他们不给社区供应自来水,不修下水道,阴沟臭气熏天,只知道拿贿赂,掏空我们的口袋,养肥他们自己!现在,又要拆毁我们神圣的墙!“不许再这样,不许再这样!市政府欺负人,不许再这样!”喊声四起,一遍遍地从每个人的喉咙里发出来。

忠实的工头觉得他得站在马尔科姆一边,帮他说说话,他冲着喧闹的人群喊道:“我们也是信教的人!但我们跟你们一样穷!要是我们不听命令,我们就得失业!我们失业了,我们的老婆孩子谁养活?”

其他工人也附和着他的声音喊起来:“没错!要是市政府把我们解雇了,你们来雇我们啊?”



又高又壮的液压机海玛穿着她最好、最紧身的外套，从美凤苑的队伍中走了出来。她从轮胎修理工那里拿了一把修轮胎面的剪刀，挥舞了一下，用沙哑的嗓音对着马尔科姆、他的工头和工人们说道：“你们看到这幅画了吗？叶蓝玛，妓女的保护神？”

马尔科姆和他的工头紧张地咽了咽唾沫，点点头。

她挥起剪刀，在这两个男人的肚子前面画了个圈，阳光照在短小污秽的刀锋上，“你们要是毁了这画，你们敢动这墙一点点，我跟你们说，我就让你们变太监！”她又嗜血般地挥了挥那剪刀。

两个人退后了几步，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短裤和腰带。他们感到尴尬，不知该如何回击。寂静，如同槟榔老头的铜盘声一样宝贵，在他们的头顶上短暂地停顿了片刻。

二

吴拉姆的出租车消失在车流中以后，古斯塔德从头上摘下黑色丝绒的祈祷帽，急急忙忙地想赶回家。他想换掉身上的衣服，去银行上班。但街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和警察？他感到奇怪。街上吵闹的样子就像到了犍尼萨节或是黑天诞辰日¹，街道上都是人。

他走到院子大门的时候，正好看到液压机海玛挥舞着锋利的剪刀。马尔科姆看到了他，“古斯塔德！古斯塔德！”他挥着手，声音却被恐吓之后人群的骚动盖过了。受到威胁的工人纷纷拿起了撬棍和镐头，警察赶忙握紧警棍，变化步伐，显示出警惕的样子。副警长不敢怠慢，赶紧让他的吉普车驾驶员用无线电呼叫总部，要求紧急增援。

古斯塔德不耐烦地伸长脖子——马尔科姆跑到吵嚷的示威人群里面干什么去了？他看到了他，却一下子又不见了，但他不想穿过人群去找他。等会儿吧，等事态平息以后。

¹ 犍尼萨节和黑天诞辰日，印度的两个传统节日。

接着,古斯塔德看到了坐在大门后面愁眉苦脸的街头艺术家。特穆尔也在那里,兴奋地看着这出正在上演的戏,“古……古……古斯塔德古……古斯塔德。大……大……大机器。砰砰砰砰。大……大响……响机器大声响大声古斯塔德。”他兴奋地站立不稳,身体摇晃,激动地挥舞双臂,兴奋地摇摆身体。这么多姿多彩的示威人群,工人和他们迷人的工具,警察和他们的警棍,特穆尔简直太兴奋了。现在,到了激动的顶峰,他崇拜的古斯塔德又回来了,“古……古……古斯塔德古斯塔德。太……太……太好玩太……太好玩。”

“是啊,很好玩,”古斯塔德说,“你很聪明,待在院子里面,很好。”古斯塔德拍拍他的背,放心地看到他没跑到人群的漩涡中去。看看现在人群的情绪,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要是那些花枝招展的妓女把他的欲望逗引起来,又该怎么办?对了,这些妓女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街头艺术家正等着开口,他绝望地说道:“求求您了,先生,他们说让我不要管这堵墙了。”古斯塔德从柱子上的新通告、水泥搅拌机和等候的卡车那里,已经明白了这事。在最短的一刻,他为即将的失去而痛心,时间和记忆都将不再了,黑墙的倒塌会毁了过去与未来。在噪声和骚乱面前,他感到无助,他也想说点什么安慰一下街头艺术家。突然,他瞥见了佩马斯特医生,在一群暴民之中?先是马尔科姆,现在又是医生?他走入愤怒面孔的海洋中去找他。

特穆尔立刻跟了上来。“不行,特穆尔,乖一点儿,非常危险,待在里面。”特穆尔有点气馁,但还是听话地回到院子里。

喊到第四声的时候,佩马斯特医生才回过头来。挤过人群还真费了些力气。“我们的示威多么有力!”医生用力摇着古斯塔德的手,他早先的迷惑和遗憾已经被信念与信心取而代之了,他现在愿意去挑战任何一座风车了,“眼见为实!这是我们城市有史以来最有力的示威!”

古斯塔德从没看到医生这么兴奋、这么激动,天知道已经封藏多久的感情,突然一下子都爆发出来了,就如同他的诊所后面落满灰尘



的绿色烧瓶,里面的药剂迸开了软木塞,喷发出来。

“我们所有的邻居几乎都在这里!”医生骄傲地宣称,如同一位起义领袖,成功地劝降了一支军队,让他们掉转枪口去反抗暴君,“我们要往前走!要去市政府!我们要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老板,是我们人民!”

古斯塔德设法把他从情绪激动的人群中慢慢地拖出来,走到人行道上,佩马斯特医生边走边跟他解释,为什么示威人群会和施工工人发生冲突。“这不是我们的计划,这可以称作天意。”他咯咯笑道,“或是艺术之作,其实是一回事。”他挥挥手又焦急地加入到他的战友中间去了。

古斯塔德回到大门口,院子里的邻居已经被示威吸引过来了。巡官班吉、拉巴迪和他的小酒窝、帕斯塔吉亚太太,还有库蒂夏小姐正激烈地辩论事态会怎么发展。增援的警力还没有到。古斯塔德不想加入他们的辩论,他瞅了个空,问巡官班吉:“喂,你觉得要是你出面劝劝这些人会怎样?用你警察的权威?”

巡官班吉笑着摇了摇头,“老哥,跟这些马拉地的混蛋们打交道,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尽管说‘这不是我的管辖范围’,不用感到内疚。”索拉博从公寓楼出来,走向人群。他飞快地看了他父亲一眼,便转过身去。

看到他,古斯塔德觉得很意外。七个月了,他第一次正视他父亲的脸,他还有勇气来……

“老哥,你在听我说吗?”警官拉了拉他的袖子,“回答你的问题,我从不在下班后还工作。上班的时候,已经有太多他妈的混蛋让我头痛了。”接着,他想起了在场的女士,玩笑似的用手指遮住嘴唇,好像是要把说出来的脏话塞回去,“女士们,对不起。”他微笑道,却没有后悔的意思,“这是我的坏习惯,总是骂脏话。”

库蒂夏小姐斜眼瞪着他,帕斯塔吉亚太太哧哧地笑着,表示原谅了他,拉巴迪先生局促地笑了笑。他不太适应听脏话,却使劲装作没

事一样。

特穆尔看着他们的表情,仔细听着他们说的每一个字。沉默了一分钟,大伙都忘了巡官班吉的粗话,特穆尔突然冲着大家一笑,高兴地说道:“他他妈的混……混蛋他……他妈的混蛋他……他妈的混蛋他……他妈的混……混蛋。”要不是帕斯塔吉亚太太惊骇地看着巡官班吉,他还会继续下去。

警官在特穆尔的脑袋上敲了一下,打断了他,“炒鸡蛋!把你的臭嘴闭上!”

特穆尔揉着脑袋上被打的地方,退却了。古斯塔德把他对巡官班吉的不屑换了个说法讲了出来:“可怜的家伙,他又没有脑子,他只知道重复别人的话。”

巡官班吉像往常一样厚着脸皮答道:“这会让他知道,学人说话对他的健康没好处。”

古斯塔德刚想说点有力但又不失礼的话回敬一下,马尔科姆又出现在了人行道上。古斯塔德赶忙过去,“你去了哪里?我刚才看见你,你却不见了。”

“去找部电话,”马尔科姆说,“得让办公室知道这儿怎么回事。”

“什么办公室?”

“市政府啊。瞧,是我在负责这项倒霉的工程。”

这就是马尔科姆的命运。我的大学同学,曾经玩音乐就像玩魔术一样。从醒来到睡着,喜欢肖邦的小夜曲。那些美好的夜晚,那么久以前了。现在居然负责监管镐头和搅拌水泥?“那办公室说什么?”

“市政府不能在一群暴民面前退却,市政工程必须继续。蠢货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形有多危险。”

“你最好待在院子里,安全些。”

“哦,我没事的。”马尔科姆说,“一会儿见。”古斯塔德还没来得及说服他,他便回到了人群中,冲着卡车走去。

老卡瓦斯基正从二楼的阳台上静静地看着他。接着,他把脸转向



天空,半瞎的眼睛不在意耀眼的阳光。“你们就再也找不到其他地方了?总是在这里找麻烦?黑暗、洪水、火灾,还要打架?为什么不到塔塔宫去?为什么不去政府大楼?”巡官班吉和其他人都消遣似的看着他。令人血脉贲张的叫喊声突然从街道传来,淹没了他接下来的抨击。示威群众和施工工人之间一直在进行的言语责骂、种族羞辱和信仰挑战突然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野蛮的群殴。

“哦,我的天。”古斯塔德小声说道。他在担心马尔科姆和佩马斯特医生。

“练习结束,”巡官班吉说,“比赛正式开始。”

三

施工工人的人数处于劣势,却因为有着镐头和撬棍而显得装备精良。示威群众中,有些人的劳动工具可以马上用做近战武器,其他人则在路边寻找可以投掷的东西,石头、砖头,还有破酒瓶,只要能找得到,什么都行。那些离四辆手推车近的人,用桶里装的东西做了武器。警察们靠着警棍,等待增援。

特穆尔傻傻地看着。他的心跳随着飞起来的投掷物在加快,他的头从一边摆到另一边,不想错过任何一个飞起来的东西,他慢慢地往门口蹭过去。

“特穆尔!”古斯塔德告诫他。

特穆尔兴奋地挥挥手,往回走了一步,双拳紧握,“古……古……古斯塔德古……古斯塔德。看……看……看大石头古……古斯塔德大。飞……飞啊飞啊。”

“是啊,我知道。”古斯塔德严肃地说,“因此你必须待在院子里。”

“里……里面我……我知道古……古斯塔德我知道。是……是……是古……古斯塔德。”他双手在空中挥来挥去,像是在跳失了控的孔雀舞,“哈哈哈哈哈。”

但是,外面实在是太刺激了。特穆尔又慢慢向门口挪去,古斯塔德还没注意到,他又溜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那里观看飞行物的角度要比里面好得多。他激动得颤抖起来。太好玩了。多么壮观的接球比赛啊,有成百上千人参与游戏,甚至比院子里的孩子们玩的都好玩。淘气的孩子会捉弄他,把球扔在他面前,笑着看他追过去摔倒在地。

一块石头飞到门口,他开心地拍起手来,去捡一块多好玩啊,能自己去捡一块,太好玩了,就像孩子们捡网球一样,太好玩了。

他摇晃着向路中间走去,站好位置等着下一块石头。这时,古斯塔德转过身,看到了他,“特穆尔!回来!”特穆尔咧嘴一笑,挥挥手不要他担心。特穆尔像被催眠了一般,一定要去捡一块飞过来的东西。

“特穆尔!”古斯塔德大吼道。

一块砖头向特穆尔飞来,他却一片茫然。他喜欢飞行的东西,喜欢可以高飞、骤降、俯冲的东西,喜欢灵活地在天空滑翔、疾飞、急转的东西,喜欢敏捷掠过、一闪而过的羽毛和轻如游丝般的翅膀,这样的东西总让他着迷。特穆尔趑趄着向前,想抓住那块砖头,如往常一样,他扭曲的身体又让他摔倒在了地上。

那块砖头砸在他的额头上,古斯塔德听到了碎裂声。特穆尔一声不吭地摔在了地上,身体优雅地折在了一起。舞蹈结束了。

一时间,古斯塔德站在原地,像瘫痪了一样。接着,他大喊“特穆尔!”,冲向大门外。一块石头擦过他的后背,但他却没有感觉到。他弯下身,把失去知觉的躯体抱在怀里。把特穆尔拖回院子里的时候,他的祈祷帽掉到了地上。

“快找医生!快!”他冲巡官班吉和那些女人喊道,对了,“佩马斯特医生!快,索拉博,在示威人群里!”索拉博跑过去的时候,听到了父亲在后面的喊声,“小心点!”

“肯定需要救护车。”巡官班吉说道,库蒂夏小姐跑去打电话。血从特穆尔的前额涌出。古斯塔德想用他的白色大手帕止血。宝贵的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四下绝望而愤怒地看着,可恶的医生怎么还



不来？都是他和他可恶的示威。血把手帕浸透了，巡官班吉递上了他的手帕。隔着手帕，古斯塔德能感觉得到头骨已经塌下去了。

索拉博带来了气喘吁吁、汗流不止的佩马斯特医生，他新近的全部热情已经融化掉了。热情在他的生命中来得太迟，却走得太早，淹没在了黑墙边上粗暴人性的潮涌之中。热情消退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以往职业的矫饰、幽默和玩世不恭。被剥光之后，他的痛苦人人都可以看得到。

他绝望地摇着头，“哦，我的天！这有什么意思？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太糟糕了！”他艰难地跪下，从黑箱子里拿出一块大的白色纱布，让古斯塔德压在前额上，准备进行注射。“流血太多了，太多了。”他自言自语道。他这副忧虑样让其他人惊惶不安。医生应该让人觉得安心，应该能妙手回春，而不是像常人一般，因流血和痛苦而烦恼。这算是什麼医务人员呢？

佩马斯特医生给特穆尔包扎前额的时候，他的眼睛忽闪着睁开了。他小声说道：“古斯塔德。谢谢你，古斯塔德。”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眼睛又闭上了。

医生还在包扎。古斯塔德等得有点焦躁。他看看特穆尔的脸，又看看医生的脸，想看出点鼓励的信号。“我们已经叫了救护车。”他突然冒出一句，想打破沉默。

“好的，好的。”佩马斯特医生嘀咕道，并没听见他在说什么。包扎完了伤口，他摸了摸脉搏，然后急忙用听诊器去听。“快点！解开衬衣！”医生准备第二针的时候，古斯塔德撕开特穆尔的衬衣，把他的胸膛露出来对着长针头。医生打完针，把注射器扔到一旁，又检查起血压。

他收起听诊器，扔回包里，慢慢地摇摇头，回答了古斯塔德正要问的问题。

“送医院去？”

“现在没用了。”

古斯塔德转身走到黑墙那里。他看着外面路上那些疯了一样互相叫骂与打斗的人。佩马斯特医生把他的东西收回到箱子里,费力地想站起身,然后伸出一只手给索拉博,让他把他拽起来。医生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当然,我会给死亡证书的。”他把手放在古斯塔德的肩膀上,“不要担心……”

“好的,好的,谢谢你。”古斯塔德的身后,已经有人在为特穆尔做打算了。他觉得这是很难接受的冒犯。难道就不能等一等吗?

库蒂夏小姐说:“是不是应该让救护车不来了,打电话叫天葬塔的人来?”

巡官班吉的建议是还得让救护车来,“外面有很多伤员,会有用的。”可特穆尔怎么办呢,就这么摆一两个小时等灵车来拉?

“尸体就这么摆在大门口,这样不好。”库蒂夏小姐说。人们站在街道两边办公高楼的窗前观望。本来是看骚乱场面的,现在有人也在盯着院子里看。“我们得干点什么。”库蒂夏小姐坚持道。但把这么沉重的尸体搬回到特穆尔二楼的家里,显然不容易,而且他哥哥还没回来。

“或许先把他挪一挪,放到树那里,树荫下面。”帕斯塔吉亚太太说,“我可以拿条白单子盖住他,等灵车来。”

“好主意。”巡官班吉说,“太阳太晒人了。天葬塔的人可能得很长时间才能来,外面这么乱。”

树在仅仅五十码开外的地方,比爬两层楼要轻松得多。佩马斯特医生也点头,表示同意。巡官班吉看了看古斯塔德,但他一动不动的宽脊背却没有动的迹象,巡官班吉有点不敢问,又看了看拉巴迪先生,“喂,你能抬脚吗?”

拉巴迪的脸因为自尊变红了。这将是全院子的人第一次看到他做遛狗以外的事情。他把牵小酒窝的绳子递给帕斯塔吉亚太太。

巡官班吉和拉巴迪先生慢慢地卷起袖子,准备搬运尸体,心里感到恶心。可没等他们动手,古斯塔德转过身来,蹲在特穆尔身旁。两个



人相互看了看,不知所措。

古斯塔德没说一句话,他一手伸到特穆尔的肩膀下,另一只手放在他的膝盖下面,猛地一使劲,一把抱起了还有余温的身体。特穆尔包着绷带的头无力地垂在他的前臂上,他弯了弯自己的肘,把他的头放正。

“等等,老哥,等等!”巡官班吉说,“很重,我们来帮你,不要……”

古斯塔德没理他,而是朝院子那头走去,把大家抛在身后,径直向特穆尔的公寓走去。他们都木然地看着,不好意思跟上。索拉博既害怕又敬佩地看着他的父亲。

人们站在窗前,看着古斯塔德大步走过,没有步履的蹒跚,仿佛这世界只有他和特穆尔两人。这个成年男子的身体在古斯塔德的臂膀里像个孩子一样轻。尸体经过的时候,有些邻居掩住他们的头,双手合十。

古斯塔德不瘸不跛、不磕不绊地从院子的这头走到那头,走过靠近大门的公寓,走过那棵孤零零的楝树和他自己的房子,走过巡官班吉的车,走到院子的尽头。来到楼梯口时,他停下脚步,第一次转过身,看了看院子这头的人群,接着登上楼梯。

上楼的时候,双臂上的重量让他的每一步更加沉重。汗水从脸上淌下,流在特穆尔血染的衬衣上。走到楼梯的拐角,他能感觉到人们正从家里的门眼中向外窥视。

特穆尔家的房门关着。锁了吗?他有钥匙。但隔壁家的门打开了,一位女士快步出来,推了推特穆尔家的房门。门没锁。她赶紧跑了回去,她的勇气耗尽了,觉得还是隔着门眼看更好。古斯塔德听到她再次拉开遮盖门眼的木板的咔嗒声。他侧身进了门,留意不让特穆尔的头碰到门框上。他用脚把身后的门踢得关上,直奔卧室。

特穆尔悬着的双脚碰到褪了色的薄纱窗帘上,黄铜铃铛响了起来。光着身子的洋娃娃横放在床上。他把特穆尔放在床垫的边缘,腾出一只手把洋娃娃拨到一边。他扣上特穆尔的衬衣,放直双腿,折好

双臂,他意识到他身体的温度正在慢慢消失。他解开特穆尔的鞋子,脱掉鞋袜。两张折得很小的钞票掉了出来。他把钱放在枕头下面,用床单把特穆尔盖了起来。

洋娃娃的衣服堆在椅子上,就像空袭那晚他看到的一样。他俯身把洋娃娃拿过来,给它穿上婚礼的全套衣服和饰物。洋娃娃涂了颜色的石膏身体跟特穆尔的身体一样冰凉。给它穿好衣服后,他把它塞进床单下面,放在特穆尔的身边。他把椅子拉近床,伸出一只手想整理一下自己的祈祷帽,可手指摸到的却是自己的头发。他想起来了,帽子掉在了路上。他环顾四周,想找点什么东西戴在头上。什么都没有,只有特穆尔的睡衣挂在床栏杆上。不用睡衣,就得用他血染的手帕。他拿起睡衣的帽兜。

头上戴好以后,他坐了下来,右手放在特穆尔的头上。他的手指下面,特穆尔的头发僵硬,干了的血让头发纠结在一起。他闭上眼睛,开始轻声祈祷。他念了五段火教经,然后又念了三段,他血染的手放在特穆尔的头上,像一片叶子一样轻。苍蝇闻到了味道,在屋子里嗡嗡叫着,但也没有让古斯塔德分神。他眼睛依然闭着,又开始第二轮的祈祷。眼泪从他闭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他的声音轻柔而坚定,他的手也轻柔而坚定地放在特穆尔的头上,泪水流下他的双颊。他又开始了一轮,又是一轮,眼泪依然止不住地流。

五段火教经,接着是三段。一轮又一轮。五段,三段,不断重复,他的手始终放在特穆尔的头上。眼睛里咸涩的泪水,既是为了特穆尔流的,也是为了他自己,既是为了特穆尔,也是为了吉米,为了丁肖基,为了爸爸和妈妈,为了爷爷和奶奶,为了所有等候了那么长时间的人……

他在那里坐了多久,诵了多久,他已经说不上来了。这时,他觉得屋子里还有个人。他没有转身。他没有听到帘子上的铃铛响,褪了色的薄纱帘依然死沉沉地挂着,过滤掉阳台外耀眼的阳光。他沙哑地问道:“谁?”



没有人回答。他又问了一句：“谁？”

“爸……是我，索拉博。”

古斯塔德转过身。他看见他的儿子正站在门口，他们正看着对方。他依然坐着，看着他的儿子，索拉博也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直到古斯塔德慢慢地站起身来。他走过去，伸出双臂抱住他，“是你？”古斯塔德血染的手指捋过索拉博的头发，“是你？”他说，又一次紧紧地拥抱他。

四

拉起了警戒线的施工工地上，示威人群倾倒的污水、烂泥和垃圾依旧散发着臭气。马尔科姆的双手挥舞着，像断了翅膀的鸟。他浑身颤抖、语无伦次，“你能相信吗！发疯了！太可恶了！我说都发疯了！”

古斯塔德拍了拍他的肩，“进屋来吧？喝点茶？”

“想想看！恶心的东西砸到了我脸上！又大、又臭、又长毛的东西！想想看！发臭的死老鼠，砸在了我脸上！呃！呸！恶心！”马尔科姆紧紧按着自己的脑袋，好像要爆炸了一样，“要是我得了瘟疫怎么办？”

古斯塔德让他先去洗洗，他没听。“我是立刻找了龙头。我也答应要给圣马利亚山献上一根蜡烛。有些可恶的老鼠还活着呢！”他又颤抖起来，“我还得去找我的医生。”

但他先得等着有人来接替受伤的工人，“混蛋警察，自己跑一边去了。我跟你赌什么都行，这肯定是政府的阴谋。这帮骗子总是一伙的。”

“我相信你，”古斯塔德说，“政府啥事干不出来？我们这种普通人，反对他们是没用的。”

工人们开始铲去石条之间的灰浆。马尔科姆赶忙过去，大声地监督：“喂！伙计，抬边上！小心，抬边上！”工人们喊起了号子，铿锵有力：“嗨哟嗨哟——嗨哟嗨哟——嗨哟嗨哟——”有人正在把碎石和

泥沙从卡车上卸下来。嘎吱、嘎吱、嘎吱，熟悉的碾压声盖过其他声音，直传到古斯塔德的耳朵里。嘎吱，嘎吱，嘎吱，工人们扛着铁锹在碎石上践踏。这声音让古斯塔德战栗。

不一会儿，墙上的第一块巨石，就是那块画着三相神的巨石，被铁棍撬了起来，轰的一声倒在地上。尘埃落定之后，街头艺术家从他的失神中醒了过来。他站起身，走向古斯塔德，“非常感谢您，给了我这堵墙。现在，我得走了。”

“走？去哪里？你打算好了吗？”

“去哪里都不要紧，先生。”掀翻了的三相神让他恢复了哲学家般的超然。“在这个世界上，路边的茅厕会变成庙宇和圣迹，而庙宇和圣迹又会变成尘土与废墟，去哪里又有什么区别呢？”他开始收拾东西，“先生，只有一个要求，我能不能从您的树上取些枝条下来？我想控制一下我的牙齿的创造、保护与毁灭的过程。”

“想拿多少都行。”街头艺术家从树上折了七根小小的枝条，放进袋子里。“祝你好运。”古斯塔德握着他的手说。

“运气是神嘴里吐出的唾沫。”艺术家答道，光着脚向门口走去。

古斯塔德发现装油漆和刷子的大盒子还在那里，靠在门柱上，“等等，你把东西忘掉了。”

街头艺术家转过脸来，笑了笑，摇摇头，又走了两步，“一路上要拿的东西我都拿好了。”他拍拍自己的袋子，“我的粉笔盒子在里面。”他弯下腰，捡起了什么东西，“这是您的吧？”他把那东西扔了过来。

“谢谢。”古斯塔德接住了。是他的祈祷帽，被人踩踏过，黑色的丝绒边塌下去，上面都是污泥。他没有戴上。

艺术家消失在了视线之外。时过中午，空气里充满了柴油机的废气味道。孤零零的大树下，缩小了的阴凉投在一边。树下，两个工人在锯树干。

古斯塔德离开了阳光直射的院子，走进公寓。从阳光下走到黑暗中，他的眼睛需要适应。他把帽子在腿上拍了拍，一片干泥巴掉了下



来。他把帽子扔在桌子上,拿了把椅子,关上了前门。

喧嚣的声音被关在了外面,只有踩在碎石上的嘎吱声持续不断。他站到椅子上,揭开糊在通风口上的纸。揭下第一片的时候,一只受了惊的蛾飞了出来,在屋子里转圈。

后记

HOUJI

在漫漫长路的尽头,那只被惊起的飞蛾并不在意古斯塔德·诺布尔,人生旅途上这位精疲力竭的行者。他曾经计划、曾经设计的一切,到头来却只是一场幻梦。有因必有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行动与意图之间的逻辑,影响不了周边的世界,也影响不了世界上的人。如同那只飞蛾一般,古斯塔德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在世界上留下印记。

或者,他留下印记了吗?

“记忆从彻底失去的时候开始。”诺布尔曾经说过。阅读进展到最后,在小说之中,虚构的诺布尔的故事结束了;在小说之外,实实在在的一本书也结束了。在这两种结束之间,记忆开始了构建的过程。读完最后一页的读者开始回忆小说内容的时候,会意识到已经有所收获,读者从对小说的回忆之中,可以收获一种清晰可辨的模式,一种观念:无论对人,还是对一只飞蛾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段旅程,而旅程本身便是目的。

阅读小说或许可以同时包含至少两种方式。其一是为了故事去读,也就是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听闲谈”,打听什么人出了什么事,为

什么会出这样的事,谁对谁说了些什么,最后他们又都怎么样了,等等。第二种读法则不是为了有所教益,读者会将自己的生活融入小说的世界中,在小说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之间进行对照。我们都远离印度,远离诺布尔的社会,但我们也可以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与诺布尔一道踏上旅程,或判断比较、或感悟体会、或臧否是非。

我们会将古老的隐喻带入小说阅读之中。读《伊利亚特》,我们会说人生是一场战争;读《奥德赛》,我们会说人生是一段旅程。负重前行的古斯塔德自己所希冀的生活,不会对外在世界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但他人生迁延的历程,却如同一面摆在一面镜子前的另一面镜子,可以映射出读者面临的多重世界。

这也就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可以经历的重重世界。第一重,是古斯塔德个人寻求过程中经历的生活;第二重,是家人和朋友满是希望与失望的生活;第三重,主要发生在古斯塔德所居住的院子,即袄教社区的生活;第四重,印度社会的多重面相;第五重,这个世界本身。

按照亚里士多德式的定义，古斯塔德·诺布尔是一位上下求索的悲剧人物，在幸运的时候上路，却在失望之中结束旅程。他的命运也是每个人的命运：想要获得人生之中无法获得的善。在古典的故事中，即便主人公能达到目的，比如阿尔贡可以获得金羊毛，俄狄浦斯王可以导致斯芬克司之死，但主人公自己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在现代社会，即便是这样的胜利，主人公也没法得到：亚哈船长没法杀死白鲸，K 永远也到达不了城堡。求索变成了故事本身，而不是读者所期待的目标的实现。古斯塔德的故事里，求索是一个无所适从的过程，充满受挫的希望、欺骗、家人和朋友的背叛、经济的困顿与政治的动荡。

诺布尔遭遇的背叛可以从两个层面上理解，第一是肉体层面的，他所爱的人所经受的病痛折磨和后来的死亡；第二是精神层面的，家人或朋友不愿或者无法继续遵循传统、习俗或操守惯例。

诺布尔小女儿的病情和老朋友丁肖基的病情都是第一种。罗姗的病情让诺布尔操心了许久，让他不断地自责、内疚，也耗费了家庭的资财（迪娜瓦兹不得不卖了结婚时的镯子去买药）。而丁肖基的病

情使诺布尔有机会表现感情,但却于事无补,最终错过了与朋友最后相处的机会,让他一个人开始了另一段孤独的旅程。这样看起来,承受病痛折磨的小女儿和老朋友好像是给诺布尔提出了一个他无法满足的要求,要他帮她恢复健康,要他始终守护在他的身旁,而对于诺布尔来说,完成这样的目标不仅困难,而且完全没有可能。

精神上的背叛更加严重,但情况也有所不同。诺布尔的长子索拉博背叛了父亲的愿望,而父亲囿于家长的权威,不愿让步,两人的矛盾越发严重。但是,在小说的结尾,父子两人达成了和解。与此不同的是,吉米的背叛却只有通过他的死才能化解。之所以如此严重,原因在于吉米的背叛几乎摧毁了友谊的基础:信任。索拉博的背叛,却因为发生在家庭这个范围内而不显得那么严重,毕竟儿子是无法抛弃父亲,而父亲也是不能忘记儿子的,而且这个家庭本来就有背叛亲情的记忆——诺布尔的父亲遭到弟弟的背叛,因此,索拉博的背叛有了家族传统的荫庇,显得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与此相对,家族事件中还有另一根链条,诺布尔脑海里曾经闪现过的锤子传递的画面,锤子从

诺布尔的父亲手里传到了他手里,又从他的手里传到了达柳斯手里。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扮演了不同的传统家族角色,一个浪子,一个孝子。但两个儿子的两条路径对于古斯塔德来说,不是多样性的体现,却是混乱的征兆。背叛家庭的儿子和忠于家庭的儿子让诺布尔感到困惑,而他原本为人生设计的是一条清晰、笔直的路。

用这种环环相套的观念来看,这些身体与精神的背叛也反映到了社会这个更大的层面上。吉米的故事暴露出的政府的腐败、导致与巴基斯坦战争的种种诡计等等,都说明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肌体而言,病症的传播已经相当广泛,而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

在诺布尔的小说世界中,个人存在于社区中,社区存在于国家中,而国家存在于世界上,因此,小说所涉及的伦理,不限于个人,而是扩展到了民众以及他们创造的社会结构上。无论是看个人的行动,还是看社会机构的行为,这一重一重对于道德原则的背叛都使得高尚的人无法在世间存活。此时此地,古斯塔德·诺布尔的悲剧已然注定。

小说题目取自 T. S. 艾略特的名诗《东方智者之旅》。传统上认为,这首诗在死亡的最后承诺了生的希望,但是诗中也问道:“我们是去生还是去死呢?”小说最后,无论是个人的愿望、政治的前途与社会的进步,似乎都已经结束了。尽管索拉博回来了,但是诺布尔却失去了养子一般的特穆尔。他与妻子的关系是加强了,但其他的关系,他的几个朋友,死的死,亡的亡,都已经结束。如同街头艺术家一样,诺布尔认识到了,无常才是“生活的常态”。小说从头到尾,无常始终是一条蓝色的线,最终使人知道,没有什么可以留下。世间万物,芸芸众生,社会万象,终归与飞蛾无异,这是小说最后的意象。

也是最后,还是这个街头艺术家,他给了诺布尔一种抵抗无常所带来的绝望感的办法。诺布尔问他到哪里去,他重复了乔伊斯·凯利的小说《马嘴》中另一位街头艺术家古力·吉姆森的话:“这个世界上,路边的茅厕会变成庙宇和圣迹,而庙宇和圣迹又会变成尘土与废墟,去哪里又有什么区别呢?”

加拿大作家、翻译家 阿尔布托·曼谷尔

译后记

YIHOUI

前几年,针对华裔美国作家、波士顿大学文学教授哈金关于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的论点,国内学界曾众说纷纭。译者无意在这场热议过了几年之后再来炒冷饭,只是注意到作为对照,哈金还曾提到过“伟大的印度小说”,甚至还列举罗辛顿·米斯垂 1995 年出版的《恰好的平衡》,认为这部作品“渊源于一种宏大的意识,即伟大的印度小说的意识”。

正是带着领略“伟大的印度小说”的好奇心,译者开始接触罗辛顿·米斯垂,阅读他的作品,选译其中之奇葩。《长路漫漫》绵绵几十万字,在译者的阵阵唏嘘慨叹、感同身受中收笔。《恰好的平衡》洋洋洒洒八百余页,是译者下一个翻译的对象。这两部被视做“伟大的印度小说”的鸿篇巨著之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它们对人物和生活的描绘如此恢宏、深刻、真确并富有同情心,译者觉得每一个有感情的读者都有可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有评论认为《长路漫漫》是一部政治性较强的小说。但译完这部作品之后,译者觉得,作品中虽然不乏作者对于印度政坛和国际政治

的调侃与嘲讽,但政治其实仅仅是这部作品的背景而已。在这个背景之下,小说的主人公古斯塔德行走在自己心灵的漫漫长路上,表达着艰难旅途上的彷徨、绝望、愤懑,还有依稀的愿景。作为长路上的社会人,他深陷于政客险恶的圈套而难以脱身;作为长路上的少数族裔,他被羁绊在本族人狭隘的自闭意识和守旧的习俗中很难自拔;作为长路上的家长,他逃脱不出自己家庭传统观念的藩篱,始终为恢复门楣、光宗耀祖的梦想所累。如此沉重的包袱压在这位行路人的身上,他何以能潇洒?旅途何以能轻松?

行走在这条漫漫的人生苦旅上,古斯塔德遭遇了朋友的欺骗、亲人的背叛、邻居的欺辱、他人的歧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威胁,还有作为少数族裔客居他乡、寄人篱下的尴尬与窘迫。曾经被他视做兄弟的好友吉米·比利莫利亚少校因为个人的抱负和一己私利而辜负了他的信任,在自己身陷囹圄的同时还差点把他搭了进去。他曾经殷实的家庭因为他叔叔对他父亲的背叛而家道中落,害得他们家破人亡。还有他的大儿子索拉博,毫不领情地背离了他作为一家之长的意志,打

碎了他望子成龙的梦想。邻居拉巴迪夫妇对他的傲慢与不敬令他愤懑万分。种族主义者对他及其族人的威逼和恐吓,让他这样的帕尔西人顿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不安全感。一路走来,古斯塔德经历的是欺骗、背叛、白眼、威胁,他备感折磨,几经绝望。对他来说,生活的这条长路犹如那条通向天葬塔的碎石路,人走在上面发出嘎吱、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如同死神的磨盘在将每个生命碾平磨碎之后,送进死神的口中。

这条漫漫长路始于他们居住的那幢自我封闭的居民楼,那棵孤零零的印度楝树下,终点也是那幢居民楼,那堵画了众多宗教的神灵和圣地却最终被推倒的黑墙之下。这里的象征意义极其丰富。作为侨居在印度的波斯人后裔帕尔西人,其人数大约只有十万左右。如今有三万之众已迁徙他乡,留在印度的只有七万来人。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个少数民族在金融业颇为得意,深得英殖民主义者的器重。但印度独立后,这个本来就讳莫如深的古老族裔在容忍度越来越差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变得更加自闭、排他。他们坚守自己拜火教的教义和古

老的伦理道德,把自己囚禁在那幢自成一统的居民楼院里,靠那堵黑色的石墙来承受世人的玷污,抵挡现代文明的冲击。就连古斯塔德家的窗户也始终用纸糊上,终年不见天日。还有库蒂夏小姐的公寓,就如同福克纳笔下艾米丽小姐(《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住处一样幽深、隐秘,像囚笼一样将她禁锢其中,直到那场大火把她解脱出来,使她忘掉那些“恐惧、耻辱和负罪的事”,让她“恢复自己的生活”。那堵横亘在居民楼和繁华大街之间的黑墙,其象征意义更加耐人寻味。从人们随意撒尿的肮脏角落,变成人人敬仰的宗教圣地,这里面好像包含着丰富的寓意,似乎在表达作者对于宗教、伦理、信仰的不同胸襟,对自己族裔狭隘思维方式的反思。

行走在漫漫长路上的古斯塔德并不孤独。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和他亲如养子的瘸子特穆尔,一个是那个玩世不恭的街头艺术家。其实,面对人生苦旅,这三个人物的态度截然不同。古斯塔德为难以维持自己的人生常态而哀叹不已,这常态包括友情和亲情,包括忠诚和虔诚。他始终因朋友的背叛而耿耿于怀,因亲人的叛逆而备

受折磨，因自己对本族人宗教信念和道德原则的疑虑和不专而忐忑不安。于是，小说中最苦闷、最痛苦的人物就是他。瘸子特穆尔则不同。他因为脑子受损而智力低下，走路跌跌撞撞，说话语无伦次，思想单纯可笑。他因为不谙生活的陈规陋习而天真朴鄙，因为不知人性的奸诈狡猾而无忧无虑。就连最后他被示威者的石头击中濒临死亡时，他还是那么的纯真、可爱。他是在懵懵懂懂的快乐中走完这条长路的，没有肩负道德的沉重负担。书中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那个居无定所的街头艺术家。他是古斯塔德的反面，从不受制于任何定势，永不因循任何常态，绝不追求任何一成不变的永恒和成色十足的纯粹。他在把那堵肮脏的黑墙变成宗教圣地的同时，也在表达他对于光怪陆离、变幻无常的人生的态度。他曾一度为生活的常态、物质的舒适所诱惑，但很快，随着那堵墙的拆除，他又回到最先的那种自由和变化的状态中。他是小说中最潇洒、最无忧的行路人。

米斯垂的创作不像萨曼·拉什迪的作品那样关注叙事技巧，他的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跌宕起伏，只有慢条斯理的从容。他不慌不忙地

推动着故事的情节,用他最擅长的细腻的观察和绵密的文笔,在人们习以为常或不曾留意的细枝末节中揭示着生存的尴尬和内心的不安。读他的作品,需要平静,需要耐性,需要感悟于心的本事。在快餐文学盛极一时、眼球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下,但愿依旧有人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像《长路漫漫》这样的作品。

赵 伐

2009 年秋于甬城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Conseil des Arts
du Canada**

We acknowledge the support of the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which last year invested \$ 20.1 million in writing and publishing throughout Canada.

Nous remercions de son soutien le Conseil des Arts du Canada, qui a investi 20,1 millions de dollars l'an dernier dans les lettres et l'édition à travers le Canada.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长路漫漫

作者=（加拿大）罗辛顿·米斯垂著

页数=379

S S 号=12515445

出版日期=2010.0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前言&赵伐	戴维·斯坦斯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后记	
译后记	